每冊三角

旅行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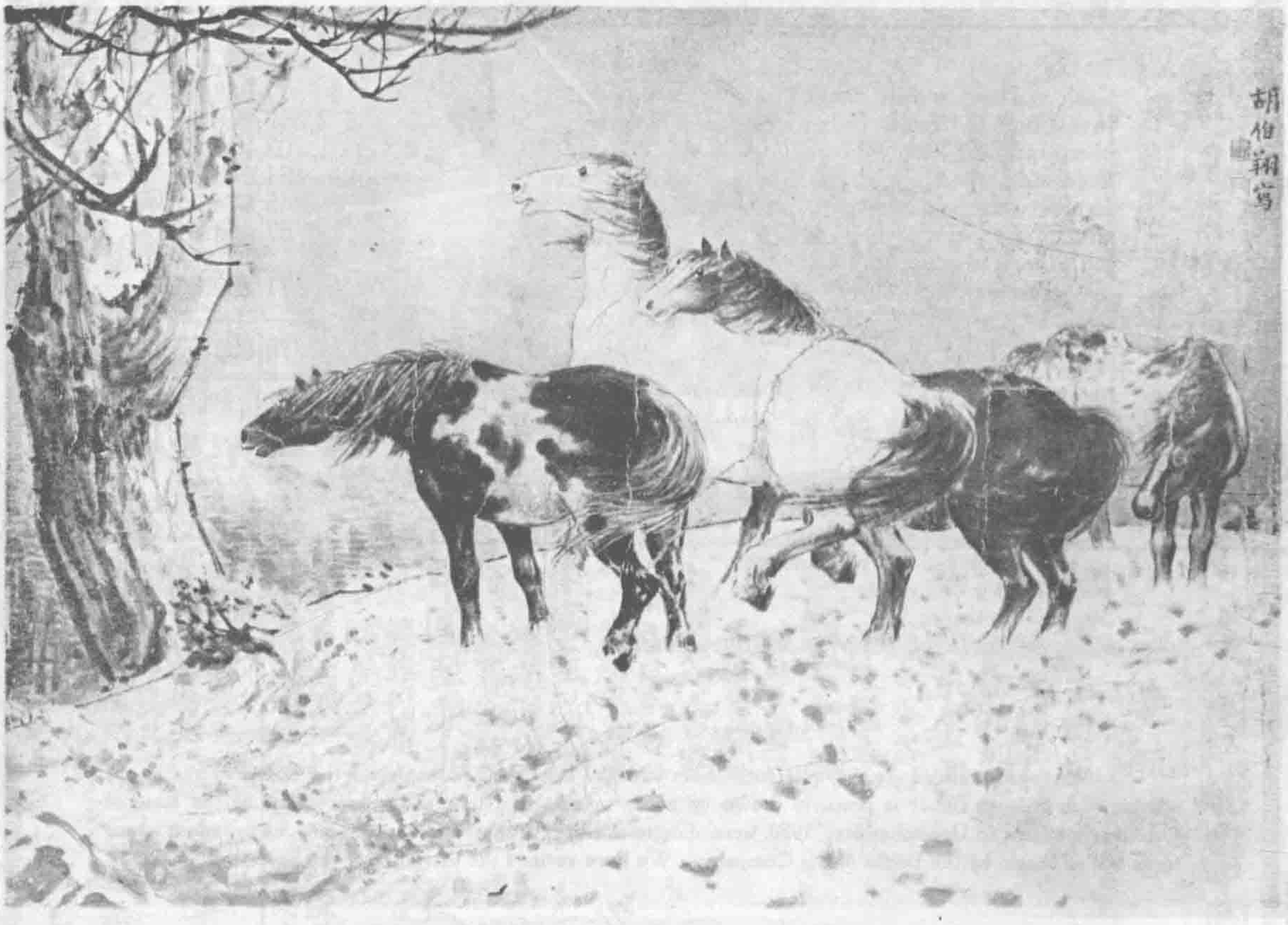
第四卷
第十二號

駿馬嘶風圖

Horses of the North

胡君伯翔名畫師也顧不常作畫然每畫必極神妙駿馬嘶風圖係胡君舊作曾陳列於全國美術展覽會備受社會人士之讚賞今承胡君以原稿移贈本誌借印公諸同好當爲讀者所喜也

駿馬多來自北地讀杜甫房兵曹胡馬之詠知驊騮入中原自古已然而杜甫之詩與胡君斯畫狀寫馬匹神駿姿態俱皆妙到毫巔尤稱雙絕



房兵曹胡馬

杜甫

胡馬大宛名
鋒稜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
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
眞堪託死生
驍騰有如此
萬里可橫行

上海四川路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4 No. 12 December 1930 30 cts. a copy.

司公限有份股 壽保羣合安華

THE CHINA UNITED ASSURANCE SOCIETY, LTD.,

SHANGHAI

1929 BALANCE SHEET

ASSETS

Cash in Hand and in Banks	$ 77,848.48
Investments, Bonds, Debentures, Real Estate	2,559,848.15
Mortgages and Policy Loans	1,202,965.75
Deferred and Outstanding Premiums Less Reserve	151,048.75
Interest Accrued, Deposits for Leased Premises, etc.	45,674.27
Branch Agency Balance	67,008.41
All other assets including sundry debtors, furniture, stationery and equipments, etc.	171,237.86
Total	$4,275,631.67

LIABILITIES

Capital	$ 273,972.60
Sinking Fund for Depreciation of Property	93,777.00
Currency Reserve	33,836.44
Deposits Savings Department	265,900.33
Interest Received in Advance	29,135.70
Premiums in Suspense	2,973.23
Sundry Creditors, etc.	36,866 07
Reserve Funds for Security of Policyholders	3,539,170.30
Total	$4,275,631 67

We have examined the above Balance Sheet with the Books and Vouchers of the Company and in our opinion such Balance Sheet is properly drawn up so as to exhibit a true and correct view of the state of Company's affairs on December 31st, 1929, according to the best of our informations and explanations given to us and as shown by the Books of the Company. We have verified the existence of the Securities.

Thomson & Co
Chartered Accountants

17th., June 1930.

Since the Society was founded the following sums have been distributed to the families of deceased policyholders or to the policyholders themselves :—

Total Death Claims Paid	$ 2,564,170.51
,, Matured Endowments and Surrender Values	2,167,890.30
,, Bonuses to Policyholders	232,809.67
,, Policy Contract Payments	$ 4,964,870.48

日本郵船公司

敬啓者本公司為便利水路交通增進社會福祉起見自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以来經營海運事業現共有大輪船一百五十隻総噸數八十七萬五千噸船身堅固巨大房間寬濶清潔行駛穩妥快捷烹調精美適口招待周到懇切均為本公司之特色近復編輯中文游歷日本指南如欲一讀請函知東京日本郵船會社本店當即奉上不取分文



梅蘭芳博士乘秩父丸自美回華
長途漫漫輒披閱旅行雜誌消遣

本公司輪船由中國開往各地

主要航路

中國至日本 經長崎至神戶聯絡特別快船 (上海開) 每四天一次

中國至金山 經日本各口岸及檀香山 (香港上海開) 每二星期一次

中國至南美 經日美墨巴至秘魯智利 (香港開) 每月一次

中國至舍路 經日本各口岸及温哥華 (香港上海開) 每二星期一次

中國至歐洲 經南洋印度及馬賽倫敦 (上海開) 每二星期一次

中國至澳洲 經非利賓木曜島至雪梨 (上海開) 每月一次

香港至上海 上海至香港 赴歐美巨船每兩星期内三次以上

頭等特價

上海丸、長崎丸 …… 上海至長崎神戶 日金四十五圓 七十八圓 (來回九折)

三島丸、日枝丸、氷川丸、平安丸 …… 香港至舍路二百六十美金 上海至舍路二百四十美金

本公司在環球各大商埠均設有支店及代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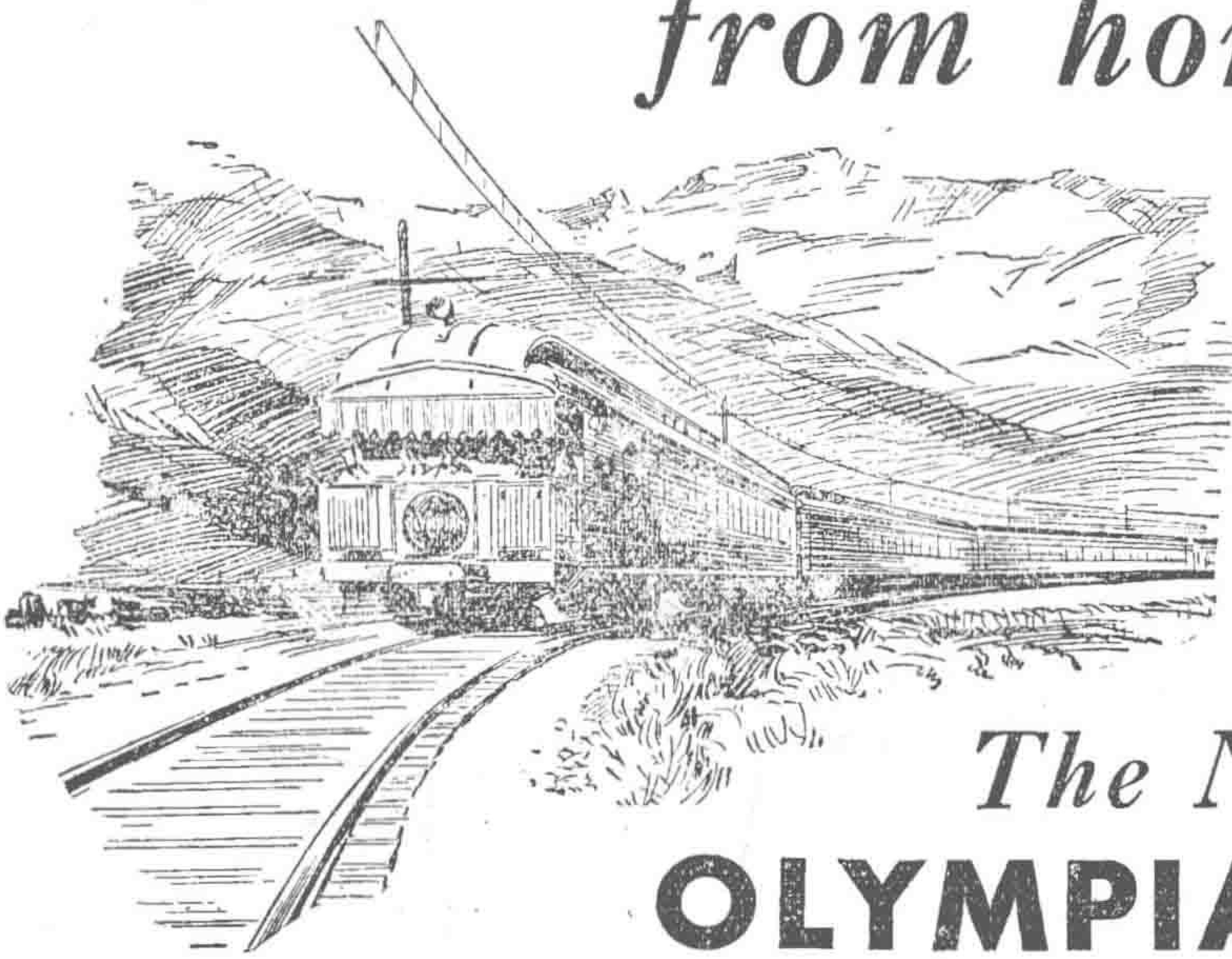
上海支店 外灘三十一號

香港支店 干諾道八號

代理處 中國旅行社 上海及各埠

中國官商貴客搭船附貨加意照料務請惠顧為盼

A HOME *away from home*



The New OLYMPIAN

中國總代理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一一四號

It is not the luxurious conveniences, although the Milwaukee has them, that make a train a temporary home. It is the freedom and the all-pervading friendly atmosphere. Travelers find these rare qualities on the new Olympian and they call it "a home away from home."

For complete information, call on or write 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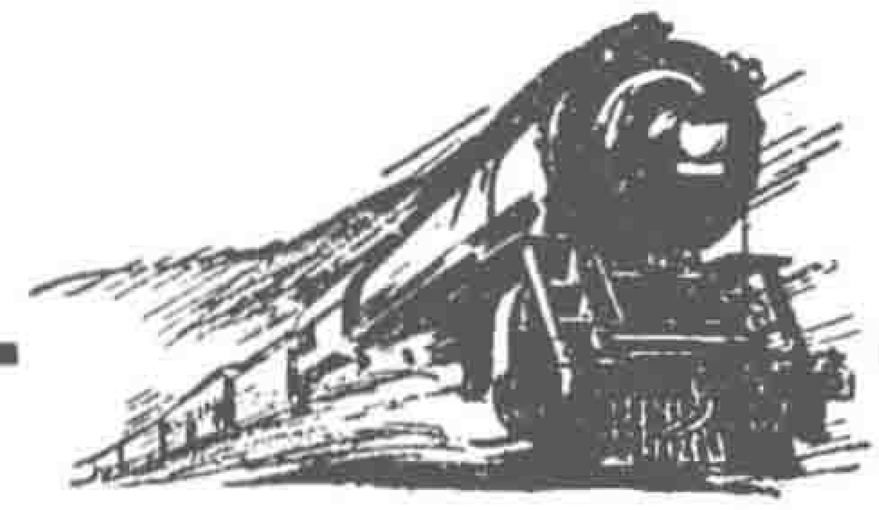
China Travel Service

114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ICAGO MILWAUKEE ST. PAUL AND PACIFIC

The MILWAUKEE ROAD

The Electrified Way



FAST SERVICE
EASTWARD

UNION PACIFIC SYSTEM
THE OVERLAND ROUTE

Excellent service across America from Pacific ports. Convenient connections at Chicago, Kansas City and St. Louis to all points farther east. Observation cars and excellent dining car meals on all trains.

From SAN FRANCISCO

Overland Limited (Extra fare)
Fastest train to the East.
Lv. San Francisco . 10.20 p. m.

San Francisco Limited (No extra fare)
Lv. San Francisco . 6:00 p. m.

Gold Coast Limited (No extra fare)
Lv. San Francisco . 9:00 p. m.

Pacific Limited (No extra fare)
Lv. San Francisco . 12:00 noon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Limited (No extra fare)
All-Pullman.
Lv. Los Angeles . . 6:05 p. m.

Continental Limited (No extra fare)
Lv. Los Angeles . . 9:40 a. m.

Gold Coast Limited (No extra fare)
Lv. Los Angeles . . 8:00 p. m.

PORTLAND SEATTLE TACOMA

Portland Rose (No extra fare)
Maid, barber, valet, bath.
Lv. Seattle . . . 12:00 noon
Lv. Portland . . 9:30 p. m.

Continental Limited (No extra fare)
Past the Columbia by daylight.
Lv. Seattle . . . 11:15 p. m.
Lv. Portland . . 9:40 a. m.

For reservations and further information, call at any of the following offices:

SEATTLE
Room 204 Union Station
4th Ave. and Jackson St.

PORTLAND
628 Pittock Block
385½ Washington St.

TACOMA
114 So. Ninth St.

SAN FRANCISCO
673 Market St.

LOS ANGELES
732 So. Broadway

Cable address for Union Pacific Offices at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Portland or Seattle: UPARAILCO.

THE OVERLAND ROUTE

UNION PACIFIC

金山門內美國工作之忙碌



美國聖太飛鐵路公司

中國旅行社經理

聖太飛鐵路每日由舊金山行駛橫渡大陸列車二次速度高而設備全且與羅斯安奇斯城及全美各大城相脈貫

乘聖太飛火車過美國西南部斯處風景幽勝興趣絕佳沿途名勝世界稱美

哈維名庖沿聖太飛路供應食品其法之善甲於全球而曾經嘗嗜之旅客尤能道之

聖太飛鐵路因有平行雙軌自動信號列車避險機等而所有職員均幹練謙讓故旅途之舒適及安全可保無憂

聖太飛鐵路每於輪船將抵舊金山時特派代表上船迎接旅客藉備有所咨詢并代定車位襄辦旅行各項事宜

綜上所述未能詳盡如承詢問一切請投函中國旅行社通濟隆運通公司及其他航行太平洋間各輪船公司當奉告一切如須畫片小冊子等可逕函下列地址索取幷不收費

W. J. Black,
Passenger Traffic Manager,
CHICAGO, ILLINOIS.
U. S. A.

Jas. B. Duffy,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543 Kerchkoff Building,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 S. A.

L. R. Everett,
Asst. Gen'l Passenger Agent,
601 Marke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 S. A.

NEW



Faster Across America

61 Hours
Seattle to Chicago

A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representative meets all steamships from the Orient on arrival at Victoria, Vancouver and Seattle . . . He will gladly assist you with baggage and take care of sleeping car reservations to all poi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R. J. TOZER
Assistant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200 Smith Tower, Seattle

Seattle to Chicago

The ONLY All-Pullman Train

NEWEST and finest sleeping cars . . . coil spring mattresses.

Roller Bearings.

"Famously Good" Meals.

Observation-lounge car with barber, valet, maid, shower baths, card room, library, ladies' lounge, radio, buffet and large observation platform.

NO EXTRA FARE

E. E. BLACKWOOD
General Agent
912 Government St., Victoria, B.C.

OSWALD CRAWFORD
General Agent
501 Granville St., Vancouver, B.C.

NORTHERN PACIFIC
YELLOWSTONE PARK LINE

NORTH COAST LIMITED

七一四二一

京滬杭甬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京滬綫

◉上行車

▲上海北站開
上午七・〇五（快車）
上午九・〇五（特快車）
上午九・三〇（三四等車）
下午十二・三五（快車）
下午二・四五（特快通車）
下午十一・〇〇（夜特快車）

▲崑山開
上午八・二七（快車）
上午十・二〇（特快車）
上午十一・二六（三四等車）
下午二・〇三（快車）
下午四・〇四（特快通車）

▲蘇州開
上午九・二三（快車）
上午十一・一五（特快車）
下午十二・四八（三四等車）
下午三・〇五（快車）
下午四・五九（特快通車）
上午一・二四（夜特快車）

▲無錫開
上午十・三〇（快車）
下午十二・一七（特快車）
下午二・二六（三四等車）
下午四・〇七（快車）
下午六・〇五（特快通車）
上午二・三三（夜特快車）

▲常州開
上午十一・三九（快車）
下午一・一八（特快車）
下午三・五五（三四等車）
下午五・一五（快車）
下午七・一三（特快通車）
上午三・三七（夜特快車）

▲丹陽開
下午十二・四五（快車）
下午二・一四（特快車）
下午五・一六（三四等車）
下午六・二四（快車）
下午八・一〇（特快通車）
上午四・三三（夜特快車）

▲鎮江開
下午一・四二（快車）
下午三・〇〇（特快車）
下午六・二三（三四等車）
下午七・三一（快車）
下午八・五七（特快通車）
上午五・二四（夜特快車）

▲南京到
下午三・三〇（快車）
下午四・二五（特快車）
下午八・三〇（三四等車）
下午九・一〇（快車）
下午十・一五（特快通車）
上午七・〇〇（夜特快車）

▲南京江邊到　接運平津浦通車
下午四・二四（特快車）

◉下行車

▲南京江邊開　接運平津浦通車
下午十二・三〇（快車）

▲南京開
上午七・四〇（快車）
上午九・三〇（特快通車）
上午九・五〇（三四等車）
下午十二・五〇（快車）
下午四・三五（特快車）
下午十一・〇〇（夜特快車）

▲鎮江開
上午九・四四（快車）
上午十一・一二（特快通車）
下午十二・一五（三四等車）
下午三・〇一（快車）
下午六・一八（特快車）
上午〇・四九（夜特快車）

▲丹陽開
上午十・三〇（快車）
上午十一・五三（特快通車）
下午一・一八（三四等車）
下午三・五二（快車）
下午六・五九（特快車）
上午一・三四（夜特快車）

▲常州開
上午十一・四五（快車）
下午一・〇八（特快通車）
下午二・四四（三四等車）
下午五・〇五（快車）
下午八・一〇（特快車）
上午二・四一（夜特快車）

▲無錫開
下午十二・五八（快車）
下午二・一三（特快通車）
下午四・一〇（三四等車）
下午六・一五（快車）
下午九・一〇（特快車）
上午三・四八（夜特快車）

▲蘇州開
下午二・〇三（快車）
下午三・一二（特快通車）
下午五・四三（三四等車）
下午七・二〇（快車）
下午十・〇八（特快車）
上午四・五五（夜特快車）

▲崑山開
下午二・五七（快車）
下午四・〇一（特快通車）
下午七・〇〇（三四等車）
下午八・一三（快車）
下午十・五二（特快車）

▲上海北站到
下午四・二五（快車）
下午五・〇五（特快通車）
下午八・四五（三四等車）
下午九・二五（快車）
下午十一・五五（特快車）
上午七・〇〇（夜特快車）

滬杭綫

◉下行車

▲上海北站開
上午七・〇〇（快車）
上午九・〇〇（特快車）
上午九・二〇（三四等車）
下午三・五〇（快車）
下午五・五〇（特快通車）

▲上海南站開
上午七・一〇（快車）
上午九・〇五（特快車）
上午九・三五（三四等車）
下午四・〇〇（快車）

▲松江開
上午八・三四（快車）
上午十・二九（特快車）
上午十一・一一（三四等車）
下午五・二三（快車）
下午六・五七（特快通車）

▲嘉善開
上午九・二四（快車）
上午十一・一四（特快車）
下午十二・一六（三四等車）
下午六・一三（快車）

▲嘉興開
上午九・五八（快車）
上午十一・四六（特快車）
下午十二・五三（三四等車）
下午六・四七（快車）
下午八・一〇（特快通車）

▲硤石開
上午十・三六（快車）
下午十二・二一（特快車）
下午一・三八（三四等車）
下午七・三二（快車）

▲長安開
上午十一・二二（快車）
下午十二・五六（特快車）
下午二・二六（三四等車）
下午八・一一（快車）
下午九・一七（特快通車）

▲杭州開
下午十二・三〇（快車）
下午一・五五（特快車）
下午三・四六（三四等車）
下午九・一五（快車）
下午十・一五（特快通車）

▲閘口到
下午十二・四五（快車）
下午二・一〇（特快車）
下午四・一五（三四等車）
下午九・三〇（快車）
下午十・三〇（特快通車）

◉上行車

▲閘口開
上午六・四五（快車）
上午九・二五（特快通車）
上午十・一〇（三四等車）
下午三・五〇（快車）
下午五・四〇（特快車）

▲杭州開
上午七・一五（快車）
上午九・五〇（特快通車）
上午十・五〇（三四等車）
下午四・一五（快車）
下午六・〇五（特快車）

▲長安開
上午八・二三（快車）
上午十・四四（特快通車）
下午十二・一三（三四等車）
下午五・二七（快車）
下午六・五九（特快車）

▲硤石開
上午九・〇〇（快車）
下午一・〇〇（三四等車）
下午六・〇三（快車）
下午七・三一（特快車）

▲嘉興開
上午九・四七（快車）
上午十一・五三（特快通車）
下午一・五四（三四等車）
下午六・五〇（快車）
下午八・一三（特快車）

▲嘉善開
上午十・一一（快車）
下午二・二二（三四等車）
下午七・一五（快車）
下午八・三七（特快車）

▲松江開
上午十一・〇五（快車）
下午一・〇四（特快通車）
下午三・二八（三四等車）
下午八・〇八（快車）
下午九・二六（特快車）

▲上海南站到
下午十二・二〇（快車）
下午四・五五（三四等車）
下午九・二〇（快車）
下午十・三〇（特快車）

▲上海北站到
下午十二・三〇（快車）
下午二・〇五（特快通車）
下午五・一〇（三四等車）
下午九・三〇（快車）
下午十・四〇（特快車）

注意（◉）表內特快通車係京杭直通特別快車
◉本表時刻如遇更改恕不預告

商。戰。利。器。
莫如登
京滬
滬杭甬
兩路
站外
車內
站內
各種廣告
效力最大
取價最廉

詳章請向上海北站車務處索取

本期目次

石孟潭紀游……況又韓
妙峯進香記……汪　定
大連採風錄……楊渭北
隴海路上一點常識……武道中
西北萬里長征日誌……吳紹璘
新西蘭試車記……秦理齋
加拿大旅行事業……沛　甘
車中雜記……張少微
可歌可泣……周瘦鵑
革命外史……李涵秋遺著　漱六山房評註

編者絮語

本誌與世人相見。至於此期。已有四年之歷史。初爲季刊。嗣承讀者盛意。屬爲每月發行一次。時日匆匆。茲者又告卒歲矣。此四載中。讀者予無限之同情。同人竭多量之精力。雖無若何之成績。然能進行勿墜。至於今茲。此固讀者之所喜。而亦同人所相與慰勉者也。惟是定期刊物。貴在出版以時。始足表現其精神。本誌以排印悉假手於他人。出版之日。往往後時。同人深用仄心。自來歲起。竊願有以更革之。

名小說家張恨水先生。應本誌之請。爲撰一長篇小說。曰「逝水流年」。以纏綿之筆。寫悱惻之情。讀者雖未及讀其內容。然翫味「逝水流年」四字。必知爲一雋永之作。茲特預告。又文學家劉鳳生先生。近譯英吉利名小說家米德氏說部一卷。曰黃金影。全篇關鍵所在。在薄黃金而重愛情。爲今之青年兩性痛下鍼砭。劉君文筆清麗。不同凡響。讀者於治小說而外。兼可一研究其文字也。

此外本誌於內容外觀。均作一度之更革。於此亦難作詳細之說明。讀者試觀其後可也。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内容華麗設備完美内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温度一律平牀并無高舖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户　小呂宋　新加坡

中國銀行廣告

銀行公會
會員銀行

資本總額　二千五百萬元

已收　二千四百七十萬零二百元

公積金　壹百零二萬六千八百十七元零二分

營業　辦理國內外滙兌及銀行通常業務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幷受政府之委託辦理下列各項事務（一）代理政府發行海外公債及經理還本付息事宜（二）經理政府存在國外之各項公欵並收付事宜（三）發展及扶助海外貿易事項（四）代理一部份之國庫經理公債及鹽稅關稅事項

總管理處及上海分行　外灘二十二號

虹口辦事處　北四川路一千二百七十號

南市辦事處　小東門大街五十七號

八仙橋辦事處　麥高包祿路一百五十號

公用電話　六〇三七一　轉接各處

總分支行　『國內及分支行辦事處及收稅處』（江蘇）南京 下關 上海 蘇州 鎭江 揚州 板浦 新浦 無錫 徐州 南通 常熟 （浙江）杭州 甯波 餘姚 沈家門 紹興 華舍 嘉興 盛澤 溫州 湖州 蘭谿 海門 （安徽）蕪湖 安慶 蚌埠 （河北）北平 天津 保定 邢台 唐山 石家莊 秦皇島 （綏遠）歸綏 （察哈爾）張家口 （山西）太原 （山東）靑島 濰縣 濟南 烟台 （湖北）漢口 （湖南）長沙 （河南）鄭州 （四川）重慶 成都 自流井 潼川 五通橋 （江西）南昌 九江 吉安 （廣東）香港 廣州 汕頭 瓊州 （福建）廈門 鼓浪嶼 福州 泉州 （遼甯）南滿站 營口 大連 安東 開原 公主嶺 通化 錦縣 （吉林）長春 黑龍江 綏化 呼蘭

國外經理處　『國外經理處』（英國）倫敦『國外通滙地點』英法德意荷奧 瑞士 捷克 巨哥 羅馬尼亞 芬蘭 臘非亞 愛司統尼亞 土 西 葡 丹 瑞典 挪威 波蘭 美 墨 加拿大 秘魯 巴西 智利 亞非利加 日本 印度 南洋羣島以上各國各埠均可通滙

醫生對于韋廉士紅色補丸之實驗



孫大愕西醫



辛金西醫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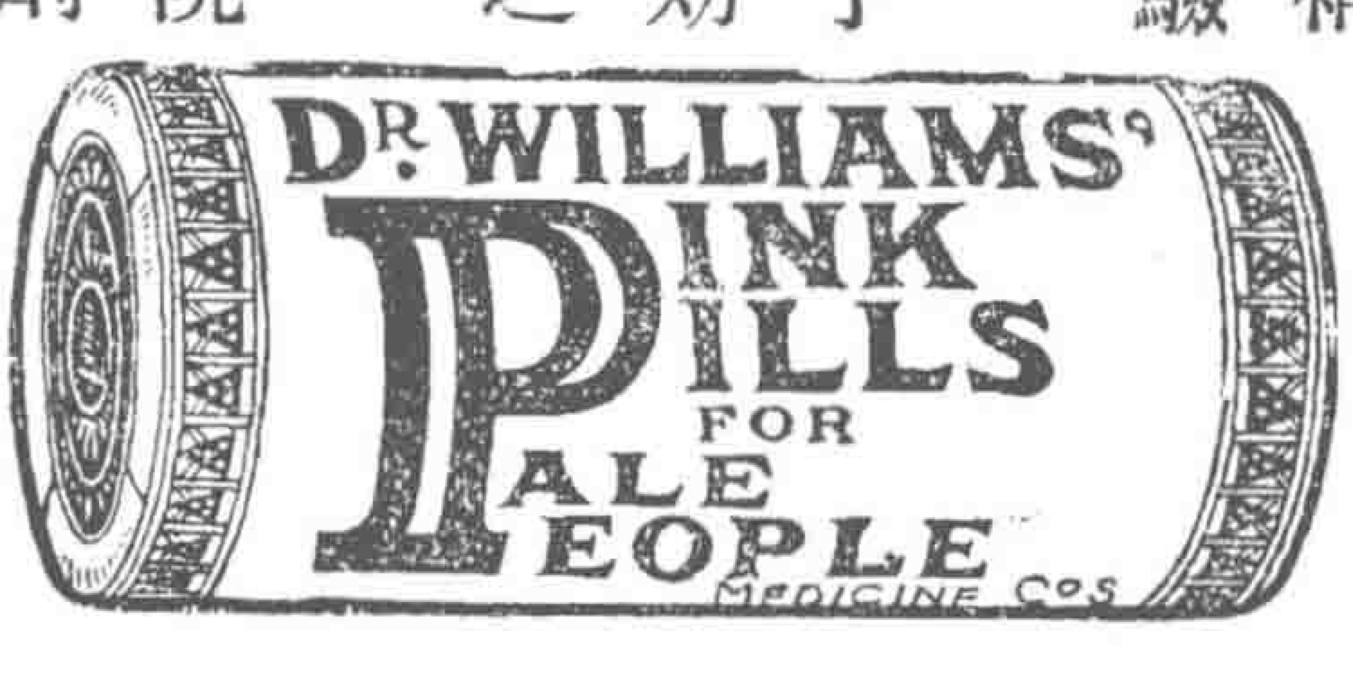
葛柱寰軍醫

各地醫生以韋廉士紅色補丸處方奏効者其數甚多自服見功者爲數亦夥故醫界中人讚羨斯丸者踵相接也茲又有江西山東浙江三醫士投函敝局述其實驗如左

(一)國民革命軍第十八師軍醫處長葛柱寰醫生云『鄙以奔走軍界勞頓身心以致身體虛弱常服韋廉士紅色補丸確能補血健腦强胃壯身凡虛弱各症服之均宜予己屢試屢驗矣眞不愧良藥也』

(二)前青島醫藥研究會會長中醫辛金西先生云『予因操勞過度腦力不足精神困倦服中西各藥均鮮實効惟韋廉士紅色補丸確有奇功現予身體壯健皆斯丸之賜病家有須滋補者投以斯丸亦莫不如响斯應焉』

(三)浙江楓涇博愛醫院院長孫大愕醫生云『鄙因院務多勞腦力精神均感不足致身體日形萎頓雖進補劑終難見効後試服韋廉士紅色補丸數瓶卽覺精神煥發思相敏捷足證斯丸實補劑中之特効藥也』



遠東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

韋廉士藥局

各藥房均有出售

特別警告

若遇經售家以廉價影射紅丸兜售愼勿上當其丸外雖紅色中則劣質也必得眞正韋廉士紅色補丸方奏治疾之神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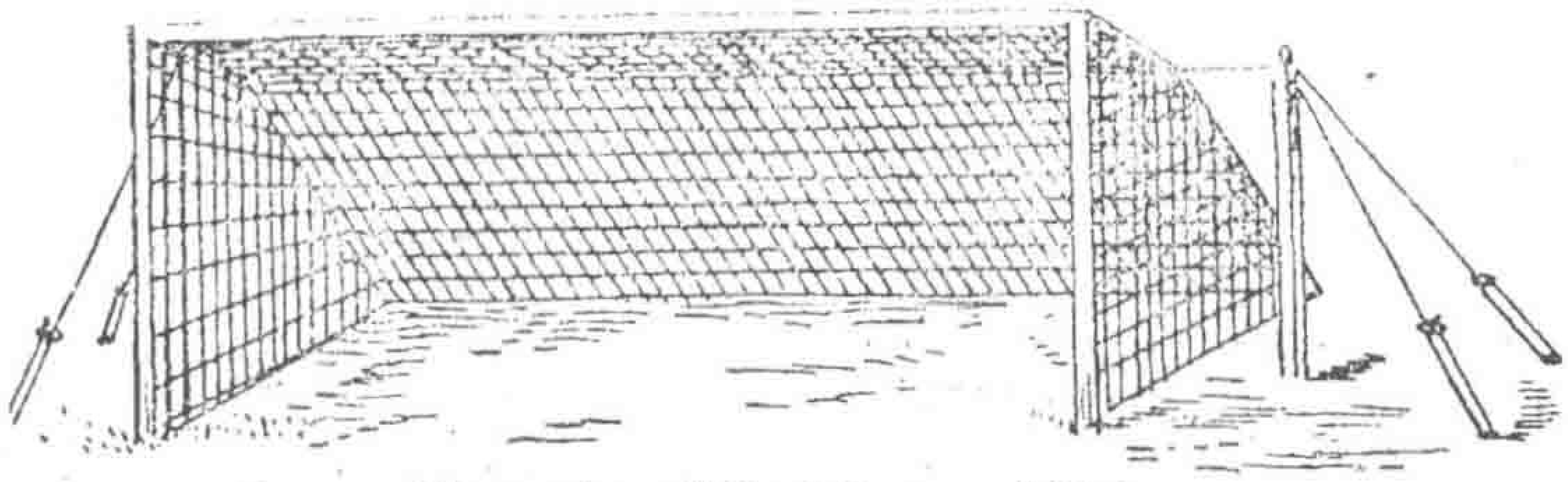
再版 內國公債要覽

本行證券部出版之內國公債要覽一書。於公債之種類性質保證。均已分別詳載。故購者甚多。初版早經售罄。惟初版爲去歲刊行。所有十九年本年所發之各種公債。尚未列入。特於再版中一概補列。對於公債之研究。可謂詳明簡潔。鉅細靡遺。更將初版中未及列入之各種表說。亦於再版中一律補入。故曾購初版者。不可不購閱再版。以期詳盡。每册實價大洋六角。郵票十足代現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證券部發行

上海先施公司發售

運動器具



○ Illustration of Goal Posts and Nets

FOOTBALL NETS

凡個人健身團體運動及學校中所需一切器械本公司羅致齊全且均係著名廠家出品精良耐久用之必能增加興趣技術銳進印有詳細目錄函索請寄郵票一分本公司設有郵寄部凡郵局能寄之物均可通信現購迅速穩妥

上海先施公司郵寄部

上海郵箱第四零七號

石孟潭記遊

況又韓

琴館主余盛明。函約赴杭訪書畫家王孟平正淵兩君。並遊石孟潭。九月十三日。遂偕看雲樓主曹靖陶。聯袂乘車。於午後一時許抵杭州城站。換乘湖杭路長途汽車至上柏鎮、距杭州數十里。車抵該鎮。已下午二句鐘。盛明在站相候。久別重逢。欣慰不已。旋至茶樓啜茗片時。復乘長途汽車至彭公嶺。悉孟平因事去滬上。正淵訪友往石瀨。石瀨距彭公嶺三四里。盛明靖陶與余步行而往。沿途桑蔴遍野。頗饒興趣。半小時間抵該地。至翁君少山家。坐正淵等均由盛明介紹相見數年渴思。一旦得促膝暢叙。其樂也爲何如耶。少山善書法。喜藏名人書畫。堂前懸有黃小松山水立幀甚精。又唐太宗書屏風碑一軸。拓片精舊可喜。杭人俗稱缺角碑。石在餘杭縣。聞現已禁搨。余篋中藏有兩紙。均非精拓也。是日因天色垂暮。少山遂止吾輩宿其家。晚間互論書畫。少山嗜篆刻。出盛明製小印一方見示。刀法奇古。直追秦漢。盛明才藝雙絕。令人不勝欽佩。正淵少山盛明靖陶均夙善歌曲。閑音律。餐後酒半酣。伊等遂相與抗聲作高歌爲樂。至十時後始各就寢。翌日凌晨。因時間尚早。未克與少山揖別。偕正淵盛明又步行至彭公嶺。乘長途汽車至瓶窰鎮。訪丁蔚然段子敬諸君。途中遇孟平乃翁肇周先生。相談甚暢。此翁清健有林下風。車至瓶窰鎮。肇周丈因事暫別。余儕進就近茶肆小憩。有頃。正淵約丁段諸君至。聚談極樂。盛明云。此鎮有南山景尚幽。可游也。盍一往。丁君蔚然亦欣然相隨。是山距鎮三四里。小徑盤折於叢莽之間。行抵牛山。亂石夾道。崎嶇不易行。攀登百餘步。忽見一巨洞。三面石壁。一面臨空。高約三四十丈。下有水甚清澈。有戲以巨大石塊擲之者。水石沖激。發聲如洪鐘。洞之左右石壁凹凸處。雕鑿佛像甚夥。龕中如來一尊。尤精緻。正淵云。此洞係歷年石工採用山石開鑿



石孟潭



況又韓畫山水



況又韓畫山水

而成。石工之意。只用其石。不在洞也。而轉得深曲幽窈之洞。雖出人工，謂之天然。亦無不可。余儕徘徊許時。乃囘茶肆。丁段諸君出蒲作英山水花卉多幀見示。悉係佳品。盛明所藏之作英橫幅竹石。筆墨尤穷極精妙。作英手筆贋僞極多。今得飽覽眞蹟。眼福洵不淺哉。是日午餐於市肆。同席數人縱談彌暢。餐畢與諸君別。步行至汽車站。又與肇周丈遇。候車約半小時。始啓行往王家村。瓶窰鎭去村三四十里。每日汽車往來數次。下午一時登車。約三時可抵王家村山麓。沿途望去皆山徑原隰。絕少村落。經過小站多不停車。因汽車有官辦商辦之分。所以有停不停之別。余儕所乘者乃商辦汽車。行駛疾速如飛。山路高低不平。有時極形顚播。近塘埠嶺路旁有廟一所。矮屋數間。廟邊有大楓樹一株，高數丈。枝幹拳曲。密葉濃陰。占地約一畝。云此樹近根處有一孔。孔中有水。水可治病。時有鄉村婦女持香燭向神求此水。病者飲之。屢著神效。事雖屬迷信。靈驗如此。不可謂之不奇矣。車行有頃。抵一茅亭。卽王家邨山麓也。余儕相率上車。以天時尚早。入山僅四里。卽可達孟平正淵家。便欣然步行上山。不數武已覺身在萬山之中。遠近峯巒。起伏迎人。崢嶸突兀。層出變換不窮。最奇者。時近深秋。而山間



況又韓畫山水

草木莫不油然煥發。宛然春夏間之景色。毫無秋中慘淡氣象。余與靖陶素居溷濁塵囂市廛之中。思欲飽餐山色。徒作夢想而已。今日到此幽境。不覺神情爲之一爽。行將



況又韓畫山水

半里。見石橋一座。非用整塊山石建築。係此碎石堆砌而成者。石級甚平坦。橋孔作半圓形。野花亂草。叢生兩旁。一種天然狀況。似非人工所能爲。正淵云。郁山故多澗。所架之橋。大率類此。製極堅固。即遇山洪暴發。亦不爲損壞。余儕凝視久之。贊嘆不已。及過此橋。叢林幽麗。山徑迴環。幾令人不辯方向。只聞蟬聲若瑤珮。流空與泉聲琮琤。互相應和。不絕於耳。復行二里許。又豁然開朗。左右溪澗曲折。泉水雜沓。與亂石相擊。水沫上飛。如拋珠玉。沿澗叢竹濃森。並無雜樹。青麗幽篁。滿望都是。四面峯巒。隱而不見。余等由山麓行至此處。所經路徑。多依山脚。此徑雖居兩山之間。獨可數人並行。此時吾儕佯興浡發。正淵盛明靖陶放聲作長嘯。聲震山谷。肇周丈亦健步如飛。覺此身不復在人世間。却如天空飛鳥。濠中游魚也。行又有半里。迎面山勢更突兀離奇。大有西都賦所云。崇山隱天。幽林窮谷之概。此地至孟平正淵家僅半里。兩峯矗峙。崖壁作古銅色。倒懸數十丈。空靈峻峭。令人望而怯胆。松竹掩映。天日爲之驟黯。下臨一巨潭。

七—四三一

名石孟潭。闊十數丈、深四五尺。奇坡怪石。錯雜其間。上有石橋一座。潭與山澗相通、泉水經過清澈如鏡。水中魚蟹。歷歷可見。魚身長三四寸。身有黑色花紋。美味也。惜未得一嘗耳。水旁蘭蕙菖蒲叢生。野花紅白相映、最可異者。爲一種蜻蜓與一種水鳥。往來其間。千百不絕。蜻蜓四翼作墨色。翼之下半截作寶藍色。身尾作老金黃色。眼足作紫黑色。曾捕得一枚細玩。愛其光燦眩目。不忍加以殘害。旋卽釋去、水鳥身短尾長。羽毛似孔雀文雉。鳴聲清脆。飛度疾速。往來忽忽不定。不能逼視。文綵何如。難以詳喻也。肇周丈云。此潭橋上原建有一亭。燬於紅巾之亂。今擬重築。擬請朱彊邨先生題石孟潭三字於崖壁之間。乙卯年秋。名宿王病山先生。游天目山會到此游覽。有詩四首書贈云、其一。東天目山垂虹亭觀瀑作。飛溜破崖扃、穿騰怪石青。風掀萬珠玉。日鬥百雷霆。趣下知難挽。憑高信有靈。余懷盟止水、視爾益惺惺。其二。鳥聲歡客至。家釀醉芳醅。醅族立村古。四時皆竹春、地無新莽歷。人是葛天氏。余亦山農耳。因之欲卜鄰。其三。分經臺昭明太子故迹也。高鉅一峯尊、臺空氣自春。地供泉作籟。天選月爲鄰。見佛緣爲此。分經迹已陳。此來款舊侶。不逑洗晴人。其四。游石孟潭宿肇周家。烟磴路盤紆。山深萬綠腴、人因泉架屋。天作石爲孟。茗水分流出。桃園勝此無。吾宗避秦至。久絕問津徒。余儕在潭側縱目觀賞。約半小時。覺處處皆詩材。畫本恨無倪黃妙筆。描摹其一二也。

時日將晡。拾級而上。長松古木。夾徑蜿蜒。四顧峯巒環障。村宇隱藏於叢綠之中。竹籬柴扉、四無人聲、雞鳴犬吠。庶幾羲黃上人矣。孟平正淵家踞邨之最高處。修竹環其居。畫堂深靜。小齋幽敞。四壁羅列名人書畫。如彊邨老人·十髮居士·袁君次安等諸作。皆精品也。而次安花卉。筆墨高古。意境超逸。脫盡烟火習氣。令人拜服之至。旋又至正淵從兄孟平家坐。又與孟平乃弟仲立兄相見。肇周丈亦出坐相陪、煑茗見款。高談轉清。未既晚餐已俱。洌酒山肴。倍形歡暢。十五日晨。復往石孟潭游。吾儕登潭中大卵石坐臥。游目騁懷、意趣橫生。正淵盛明朗聲高歌、益增興味。靖陶口占游石孟潭詩一首云、地有蘭亭竹。人如葛嶺松。西湖多舊雨。東道部高蹤。瀑濺石千仞。雲蒸山萬重。岩泉同立語。還我豁然胸。過午方回家。餐後靖陶作書、余作山水。盛明作梅石數幀。十六十七兩日、天雨未出游。只作書畫終日。十八日雨仍不止、靖陶與余俗冗羈身。不能久離滬地。是日卽爲話別期矣。孟平適由滬歸。獲敘極暢。午後同車至杭州。晚餐於酒肆。同宿逆旅一宵。翌晨、孟平·正淵·仲立·盛明·相送至車站。汽笛一聲、遂與諸君作別。數日漫游。識良友如王君昆仲。誠不負此行。畫家袁次安。因目疾去紹興就醫。未能把晤。不無悵惘耳。因泚筆記之。

妙峰進香記

汪定

(1)淸華園到北安河

平西妙峯山。自從不久有幾位文人爲之介紹以來。卽如遠處江南的我。也早印着「虔誠」「帶福回家」的影象。恰巧我來北方後這第一個夏天。就有文珉梧封昌華堅白四位老大哥說着要去。於是我也願來隨喜加入。十九年五月十日下午一時。我們五人進香團在南院登上洋車出發。過了頤和園就折北走小道。經三岔口。達安河橋。一條極寬坦的石橋。再向西行一程。又入大道沿山平行北去。便到黑山扈，附近半山上有中法大學男附中。前面有一座山峯。峯頂處蓋着一座廟的是望兒山。傳說是大宋年間楊老令婆佘太君望乃兒六郞的所在。過後到一小村。路轉去處有一草棚，中坐着些河北省路局收路政捐的人員，當由五位洋車夫獻上銅元五十枚後。才准通行。再前去卽抵黑龍潭。我們下車。走進了龍王祠。東首入門。四周一帶走廊。下臨深潭。枝葉覆映。水從西處石罅處來。向東流一直出牆外田間。這時正有二十幾個婦女在牆外，日光中承着流水澣衣。此後過了溫泉村。前去便到北安河。我們經人引到人和店去打尖。現在我們是開始活動了。最先就是店家打開幾間房子請我們歇下。但都異味過來。不敢領敎。於是沒法子就搬出幾個櫈兒在庭中權坐。還有我和堅白兒看到了槽房並且昌華兒還找見有一頭毛驢在吃草。還有我們耐不住再坐敎店家叫一個背東西的來。一時來了有辮兒的老王。條件講妥。明日歸來。一共給他八毛錢。經我們略進些帶來的點心而後就在五時動身直奔妙峯中北道來。



黑龍潭

(2)夜奔澗溝



在天泉寺前

提着棍兒帶着壺兒。同大哥們乘着迎面的斜陽直走上山來。碰到了二三起倒坐爬山虎的游客二三個背上負東西的小販經過響福觀。到朝陽院休息一刻。我用鉛筆在院前碑上印下了傻佛爺三個字。今天正當陰曆四月十二日。雖是香汎自初一起到十五才止。然而現在一行茶棚等等竟都關門大吉。傻佛不得見。「虔誠」沒有聽到。「參駕喝茶」和着音樂的調兒祇好向前人游記中領略。一切都靜悄悄呢。經過了金山汽水公司再向上去。一路行來早走得熱。我把大褂脫下纏在腰間努力的走。先前還與大哥們一起。後來索性一個人鑽往前擋。渴了喝着水壺的水。倦了平臥在石上。辜負了山中落日。辜負了白雲迷了的遠峯。辜負了嶺下的青松。一路不留停的前進。達到了妙爾窪這是前山的最高處。那時日已沒月東出。茶棚內空無所有。

鎭着一座堡壘



道旁的幾間屋頂。已有破漏。有幾只大缸。靜放着在石上。對面屋中有一個人蹲着做飯。我立着歇了一會再向前進。順着下坡的路。月光映在青石築成的山道上。是平坦的道呀。路旁有紙條寫是圓明園正白旗老道修過的。旁着兩旁陰森森的樹木走向下去。那「眞靈」等黃紙條兒顯出路由牌的功用。倘我要疑心以爲迷了路時。「眞靈」的榜帖。又明明現在路前石上。想不到「眞靈」竟來做我的領道者呢。迷途的思想已去。接起的便是「土匪」所以一聞對面人聲不覺又要疑躊不前。可幸來者却是一批香客。問訊之下知道雖山頂的娘娘廟還有十八里。並且他們還說前面也有人去這就使我膽壯了。趕前一步碰到了清華車站的李先生等。於是我們就慢

慢閒談起來。一直到了澗溝。接着我們的隊伍也趕到了。大衆奮其餘勇扒上這八里遠的娘娘廟。過了牛山靈官殿人困腿乏。在那裏老道處喝了些水再上去。山路崎嶇。只好用棍支着踏着松影向亮光所在走上。九時許。我們到了娘娘廟了。廟裏和尚引到他們廟前的款客所。雖五人衹有一間房。然而房中頗稱整潔。足使我們滿意了。吃過飯後走至南向的軒。倚着短墻。月光斜照萬山陰晦。遠山間有燈火在望。有一個小和尚陪我們談話。我同文珉兄練着坐蒲團的姿勢。文珉兄等並仰天觀星。當找到北斗和附近的紫微。十一時我們就此睡也。

（3）關於娘娘廟



我們在六郎塔

娘娘廟。靈感宮已有三四百年香火。爲北平奶近已由上帝封爲慈善引樂聖母廣濟菩薩。

一帶民衆信仰的中心廟。並不大。裏面也沒有奇景。可供流連。前後二殿及東西配殿。一共也衹幾十間屋子。我在十日清晨一刻兒都走徧了。入門是有高馬楊王四元帥把門。進去便是靈感宮大殿。殿前兩傍有好多的石碑。殿中望着三位娘娘。居中是天仙聖母碧霞元君。左爲眼光聖母明目元君。右爲子孫聖母佑渡元君。正殿兩傍有地藏殿。藥王殿。東配有廣生殿。五聖殿。五聖殿內有文昌。天王。庫神。增福財神。娑竭羅龍王。隨方普應行雨龍王。本主。還有蕭曹二公神像。西配有財神殿。殿北有王奶奶殿。殿爲新建。金漆莊嚴。正殿後有石突出。四周圍以短墻。上有二柏樹。絕高。或以爲即妙峯之山頂也。後爲觀音殿。門關不能進去。然從窗隙望過去。覺亦甚破落。王奶

我們從白石上滑將下來



本來是一個着藍布衣纏足的村嫗。因生前施藥行善。遂得了道。近由幾位亂壇信徒爲之宣揚。於是竟有與三位娘娘並立之勢。關於這王奶奶的年代前有人說是清朝人。我在這裏也找到一個史料。就是王奶奶殿的香鼎。是道光十三年置的。可見王奶奶在妙峯至少也有八九十年的歷史了。王奶奶前有求仙方的籤。男婦兒科都有現抄一方如下「三十九籤　男科　你不食藥却問神。堪笑君子乃俗人。速去休污吾之地。蒼天斬爾命兼身。無方」當我正在注意王三奶奶時。我們的進香團已虔誠地進來上香。於是我就跟了去。因他們誠心的緣故。罷他們在娘娘處都得上上籤。第二第五十三。都得到了。我得的雖是第四籤中平。可憐解曰以下。無字二個。末字一個。不字二個。還有什麼不必講了。文珉團長又在子孫娘娘座下領得大娃娃一個。於是我們的團務就此告畢。大衆退出門來。



靈感宮大殿

（4）滴水岩

在廟裏吃過了早點。出了五塊錢。離別了娘娘廟。我們帽上都新戴着幾朵絨花。走下來看過神氣倒灶的關帝廟。再下折到大雲寺。寺是遼時所建。現在已甚荒涼。倒碑破窗。不再留連。繞過數座峯在山坡看到了滴水岩的界石，從小道下去。走進一條蔭着薔薇花的曲徑。我們拂開前的枝葉。各獨捱身而行。下去到了一處山谷。泉流從石壁罅隙洩出。承杯接之。清洌可飲。再向左走去。早見得羣峯四抱。中鎮着一座堡壘。雉堞森然。下據深谷。走着林道似的路。迎去有一小門。當途題名梅花山天泉寺。入門有短懸橋。再曲折前行達寺前。旁有一亭中懸大鐘。旁置籐椅凡四。於是我們就相將休息下來。看廟的說起錘古洞。於是我們就去找。還以爲洞內定涼深而且奇。馬上穿起夾衣。還不夠帶了絨單。隨着小童。火把當前。電炬照後。進

去一看，原來是一個大石屋。石壁上那種石鐘孔的沈澱。於是演出臥龍等玩意兒來。梧封兄還隨着小童。進北面的葡萄洞。出來說裏面石質潮潤。故甚滑膩。回亭來喝過水後。遂向廟後上去看滴水岩。所謂「巨靈覆掌。橫掩天空。」水在上突出的崖石上滴下來。下盛鐵缸。旁置一瓢。後有千手觀音殿。

(5)下走南莊

時從寺出發。下來沿着乾涸澗道。踏着石子向前走。兩旁峭壁兀立。澗道蜿蜒其下。光滑的白石。時來阻止我們的去路。我們從白石上滑將下來。並過去溪澗越流越寬。小石舖道。溪旁間種着杏樹櫻桃等樹。這時杏子已青。我摘了些。嚼覺得其味雖酸。不改青梅滋味。十二時許步上了南莊。各人肚子餓了。而一家小店。又沒有東西給我們吃。於是鷄子。涼水做了我們的午餐。並且由梧封兄的先見。在妙峯帶走的幾個饅首。這時也都大口的嚼下。吃過午餐奔往六郎塔去。走過一程崎嶇的小道。一小壺的水早不夠吾們喝。於是這生的杏子，就是唯一用以聊以止渴的東西，攀登着鳥徑。結果在近二點鐘。走到六郎塔，斯時只好都在塔邊歇着了。六郎塔本是元代的尊勝塔。而從老王口裏說來。「所以稱六郎塔者。宋朝楊六郎一日敗得一人一騎上山來。天黑追兵將至。於是六郎在馬首尾點上亮子繞着塔轉。追兵見了上面燈火不絕。知有救兵。於是解圍而去。並且這裏附近還有馬跑泉。六郎渴了。馬給踐出水來。六郎喝的是甜泉。馬喝的是苦泉呢。」歇了一會。我們再走下山來。崖削路狹。我就有些畏葸不前。本來下此身要直走。而我卻嚇得早俯下。於是我就做了落伍者。夠不上老大哥們健步如飛。早向前去。近山麓時我又會見了他們。但是我們已迷了道。經數番問訊。才達到大覺寺。

(6)帶福回家

滿了大覺寺。一道清流由上流下。想我們起過涼水荒的。對此大加歡迎。於是我就牛飲了幾次。飲後就順着水源走上去。上有一塔。塔後一潭。那時正有某校哥姐兒們正大唱讚美之詩。歌功上帝。「對。你們練會了。將來要請你們到這寺中來大放餤口呢。」在寺前買了花藍。涼帽。龍舟扇等麥稭編的東西。順着大道回到北安河（現在土人都讀白成了北案後）在八和店稍息了一會。給了九吊錢。才打道回校。麥稭編物一路在車上隨風飄轉。到了溫泉參觀了中法大學的女附中。黑龍潭旁又吃了幾個鷄子。帶着月亮到清華時。已是九點了。文珉團長打發了二天的車費共大洋九元。再賞了一塊錢。當我回進宿舍。除下帽子上的福兒。放下小扇脫了開花的鞋時才知已從妙峯回來了。

大連採風錄

楊渭北

近頃悉以事由津至大連。小住十餘日。覺其人工建設。實有與天然形勢。堪相輝映。令人發生無限感慨者。客窗無俚。撫今思昔。作大連一瞥記。藉備輯吾華痛心史者之採擇焉。

由渤海東航。直達大連岸。其停船處。作一湖汊狀。直徑可十餘哩。蓋兩旁以人工砌成海底城垣。而獨開其一。而使船隻往來其間。實防海政策中之偉大建設也。

舟抵海口。即在水面停輪。有日本水警員三人。乘小筏來。登船檢查乘客。殊嚴厲。其類似傳染病者。皆禁使登陸。惟於日人則無此項手續。

受檢查畢。縱舟泊岸。岸以約厚三尺寬一丈之巨石。累叠而成。碧波澄澈。可由水而透視石級。逾二十餘層。沁心浹髓。煩渴頓消。大陸城市中。人無此福澤也。

停船處。地曰埠頭。屬大連市第二十一區。日人所劃分也。捨舟登岸。不數武。即郵務總局。極目北視。有修闊馬路一道。其長度爲目力所不能達。寬約十餘丈。可四倍於上海南京路。地面勻鋪細沙。膠以薄油。既適步履。雖大風驟至。亦無塵土起於空際。

大連市絕鮮西式樓房。商店住宅大率如雞栅之列伏於馬路兩旁。然屋宇極清潔精雅之致。人行路甚寬。普通多擺列浮攤。售拖鞋及兒童玩具。完全爲日本風味也。

馬路上車馬自由往來。並無警捕指揮其間。然無碰人碰車之事。晝間亦無當街鬥毆。入夜亦無綁票行刼者。

電車較華式稍矮。然闊則逾於華式半倍。坐椅極精美。乘客列坐兩旁。售票人往來於正中部。殊綽有餘裕。車窗上無某路字樣。以車身油漆色彩別之。有紅白黃綠藍諸色。爲通至何路之標識。在五六里外。即可望見。車價無遠近貴賤之分。一律五錢。但以日金爲限。華幣不收。（日幣一錢。爲中有圓孔之銅元一枚。較華式銅元稍小。價則三倍於華幣。）蓋由極南之郵務總局。至極北之沙見橋。價五錢。僅坐一站。亦五錢也。

馬車極輕小。爲兩輪車。僅可坐一人。價甚廉。

人力車較華式大。馬路上不多見。

郵務總局附近。有鉅大之鐵橋一。上鋪細沙。等於通常馬路。車過其上。不注意俯視。竟不知爲鐵橋。其實橋下有鐵路七八道。火車時由其間通過也。

濱海處有大商場一。屋宇宏敞。內容整潔。吾國內地無此佳境也。

郵局所用郵票。概爲日本式。平信三錢。合華幣銅元九枚。

大連有一特殊境地。大堪爲中國內地之模型者。曰敷島廣場。爲一坦闊之空地。位於大連市正中部。小販貿易。三教九流。色色俱備。恰堪與北平之天橋天津之三不管。相映成趣。蓋華人俱樂部也。其處有測字者。看相算命者。說大鼓書者。賣藝者。演魔術者。理髮者。賣糖菓稀飯點心酒菜者。以抽籤爲賭博行爲者。在此場合。則概行使華幣。金吾不禁。

紙烟價極賤。不貼用印花。

香蕉荔枝芒瓜等物。較中國內地。可取半値。令人有錢重物賤之感。

大連爲軍閥政客末路時寄跡之所。使彼日人。年獲巨利。此中怪聞軼事。層出不窮。余在大連時。忽發生一案。其事頗趣，因發生於日本浴室之內。瞬卽閧傳全埠。茲縷述如次。

日本式浴堂。皆係男女同池。僅於中間隔一薄紗而已。曲線美之呈露。固已司空見慣。不足爲奇。大連街上。泰半爲日本商店。置身其中。幾不知尚在中國版圖以內也。

日本浴堂。不啻一賣淫所。身入其境。如進魔宮。日本所設之浴堂。價甚昂。客於入浴時。旁有侍女伺候。充擦背之勞。其餘隨客所爲。無不遵命。非老於此途或稔客。除擦背外。不得作非非想。此中蓋有底蘊在焉。彼侍女者。皆爲青春子女。能操華語。甚嫻熟。除腰部隱蔽外。其餘皆赤裸裸表現其天然美。

浴池陳設極華麗。每室一池。盆爲雲白石製成。光澤晶瑩。四壁塗青漆。嵌玻璃柱於壁中。四角懸西洋最著名之模特兒照片。盆旁置一氣榻。橫臥其上。遍體麻醉。此種佈置。在在均足以引誘其性之表現。

彼粉白黛綠之侍女。受浴堂主人雇用。每月薪金不過日金十元耳。實則生財之道。其來有自。蓋若輩於裸體客擦背時。常利用此機會。而實行其生財之道。客有情不自禁者。可以眞個消魂矣。蓋遇稔客。略索小賬而已。若遇生客。恆指爲重大汚辱。强索若干。客以顏面攸關。故終被其砍一斧頭而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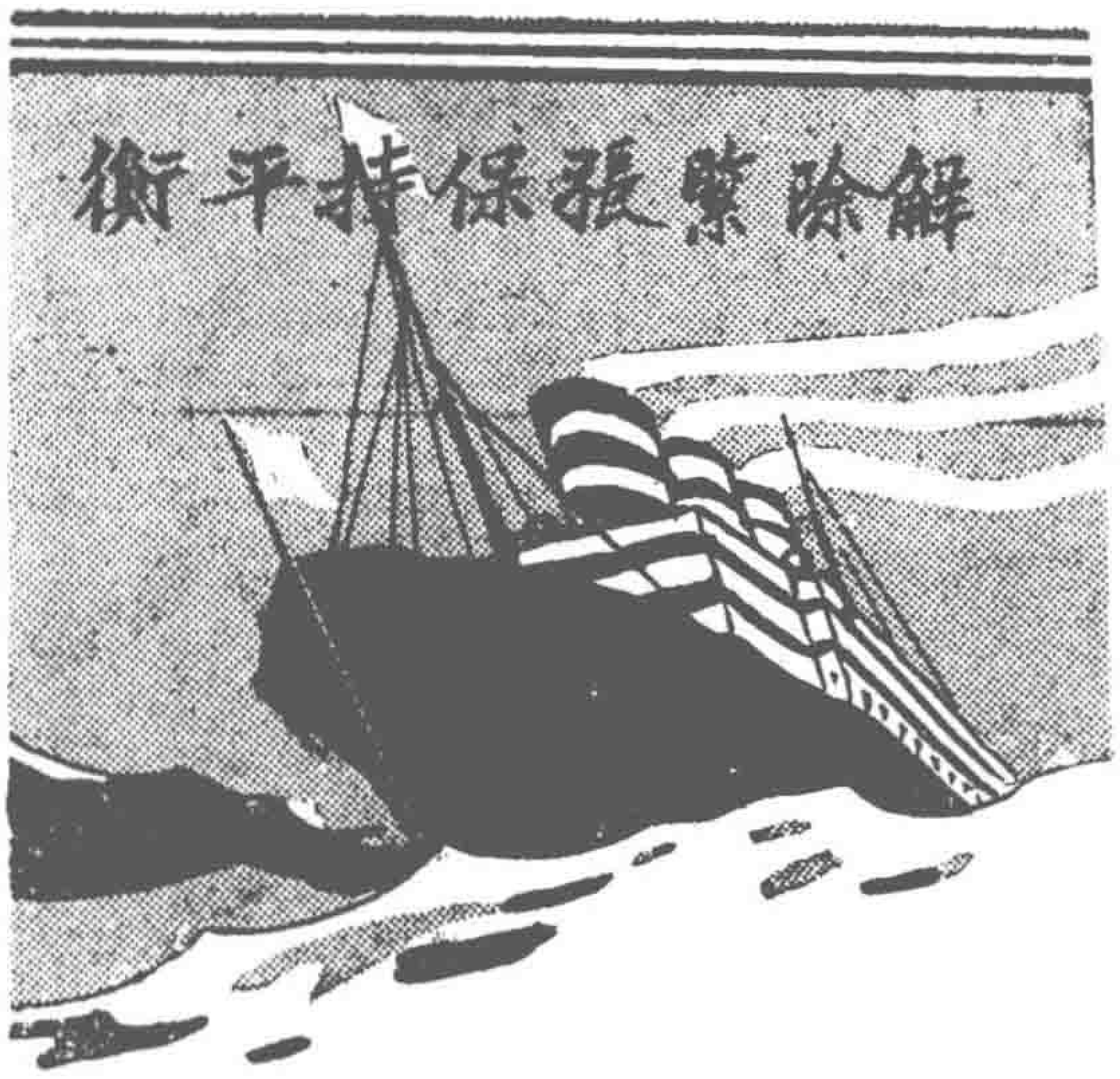
有某浴堂。一日來一體態魁梧之華人入浴。此華人舉止闊綽。侍女輩見之。卽設法使其走入圈套。日本浴堂。向例客於入浴時。侍女卽將房門扃閉。是日該客入浴時。侍女卽閉戶。客固一急色兒。睹此活動模特兒。不能自制。卽滿足其性的要求。

客何人乎。蓋新來大連。固舊日北方煊赫時之軍長。近已富擁百萬。來作寓公。而不知一度入浴。卽成笑柄。

侍女出客不意。忽操華語。狂呼救命。茶房侍女。聞聲咸集。開鎖而入。女乃淚如雨下。泣謂衆曰。彼汚我矣。衆聞言。怒氣勃勃。咸曰。何來暴客。當繩之以法。客聞言而大窘。正忐忑不寧之時。忽有人排闥入。

顧衆人曰。姑恕之。願客以萬金爲壽。否則拘將有司。須知汚辱之罪甚重。幸勿再慳吝也。客嫌爲數太巨。輾轉論價。自五千金。客不得已。即簽五千金之支票予之。此一幕滑稽强姦案。至此始行閉幕。

愚於大連之遊。所最縈繞於腦際者。厥爲初抵岸上之一事。時於大連情形。茫然不解。擬發一家函。報告行縱。粘中國郵票四分於信封上。顧不悉郵筒所在。乃就一華人問之。彼着布馬掛。似是商店管帳者。彼注視愚上下久之。概然曰。君由內地來耶。此間不用中國郵票。貼日本郵票三錢方可。愚曰。然則需錢幾何。何處可購。彼殊撫然。探手於懷。出皮夾以郵票一張相贈。且曰。祖國同胞也。聊以表意。歸幸爲我語人曰。大連者己屬日本國土矣。愚乃倉皇而退。



舟車顛簸不定。則各機官神經中樞緊張。於是頭昏，目眩，臥憊，諸病並作。莫愁暈船片，服之能解除緊張。保持其平衡狀態。海陸空行。無不舒適。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倫敦 紐約 莫愁製藥公司監製

(二)

MOTHERSILL'S SEASICK REMEDY

隴海路上一點常識（下）

武道中

義井鋪　是從前周朝畿內的土地。漢後屬雒陽縣境。明後是偃師的西境車站距離偃師車站西二十四里。此地名勝無多。只有白馬寺是很關係中國文化的。因爲據說當初漢明帝時。他半夜夢見大人徧體金色。次日問臣屬們都說是西方佛顯應。明帝遂卽令蔡愔往天竺卽今的印度請經像四十二章。用楡楠之類的木頭作匣裝了。令白馬負載着。與胡僧摩騰竺法蘭一同回到中土。是爲佛經東來之始。最初本來供奉在鴻臚寺。後來又另建房屋儲藏。遂名這房屋爲白馬寺。又據酈道元說這個寺是後世遷來的，如今在義井鋪西十五里。有宋蘇易簡重修的碑記。出白馬寺東走一里多地。有狄仁傑的墓。從前本尙有一祠。今已毀圮。

偃師縣　是帝嚳時代作都城的西亳。如今縣西十餘里辛寨等處都是。湯自商邱遷此。後八世仲丁遷隞（卽今的滎陽地方）。到了盤庚時又搬回來作京都。周朝此地遂變成劉子國及尸氏的地方。戰國是韓國的緱氏地。漢是偃師・緱氏・平三縣境地。皆屬河南郡管轄。後漢廢平縣。晉除偃師。宇文周移緱氏於鈎鎖壘（今縣南境）。隋復置偃師。唐宋未改一仍舊貫。不過亦是廢徙無常。直到金代歸幷偃師縣。元明清均未動。今爲偃師縣。車站就在縣城北門外槐廟寨。離黑石關三十里。縣城宋漢兩代起始建築。明朝又爲廣大修築。周約六里。有東西南北四門。縣署及警察局都在西門內敦化坊。郵政局在東門大街。少林寺在縣城南支路五十餘里外五乳峯下。此寺係在北魏孝文帝時替胡僧跋陀所建的。後來到了唐代。當太宗還作秦王的時代。那寺中的和尙助王破敵。得賜地四頃。授廟中僧曇宗作大將軍。少林寺的武力由此馳名。至今在偃師車站附近的。如伊尹墓在站西五里。軌道的南面。從先還有廟及明李瀚的碑。商湯陵在縣東北七里。伯夷叔


鄭州城外街道

齊墓在站西北十五里山上。萇宏墓在縣東十里化村西北山上。魏王弼墓在縣東五里。有碑大書『偃師伯王輔嗣之墓。』又如杜元凱的祠及墓。顏春卿的墓。等。亦都離站不遠。更有值得我人憑弔的。一是大詩人杜甫的墓。一是烈士田橫的墓。杜工部墓在當陽侯西南。有碑文是『御題藎臣詩史唐工部拾遺少陵杜文貞公之墓。』田橫墓在車站西四里的赫田砦。離伊尹墓不遠。想當時漢高召他至尸鄉而自殺，以及他的門客二百人齊齊拔刀自刎的氣概。至今黃土一坏。能不發生許多感慨哩。潘來有詩，『齊胄寧甘作漢臣，便邀封爵亦危身。樹功將相猶葅醢。何況同時逐鹿人。五百人同地下遊，何如堅臥海東頭。高帆大舶爲徐市。瀛島何方不可留。』田橫墓旁邊尚有田客墓。土人統稱作『長冢。』別有碑。鐫道光八年（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四川人宋之睿古風一首。亦極悲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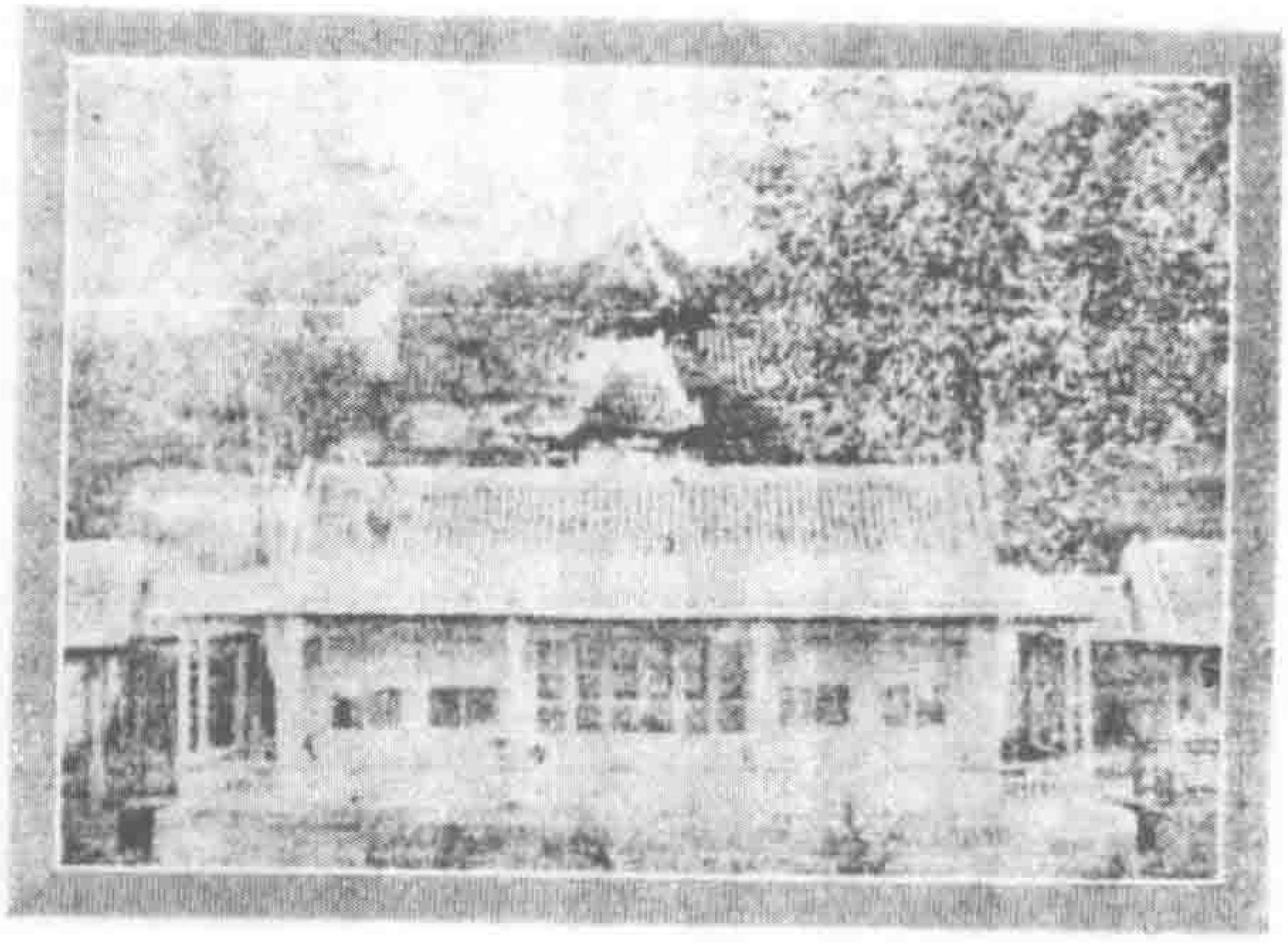


開封相國寺羅漢殿

黑石關　因黑石山而得名。本宋永安軍的東境。是現今鞏縣西邑一小鎮市。關址在洛水東岸。竹綠水清，風景極爲佳勝。但地勢都極險要。屢爲古今兵家爭奪之地，當隋末王世充與李密相爭在此酣戰次多。元代致和初年。陝西諸王闊不花討燕帖木兒。在此戰敗河南的兵馬。遂攻下虎牢關。民國胡景翼與劉鎮華關玉崐對岸相持月餘之久，後來兵退。戰壕內遺留的屍首互相枕藉。大雨之後。肌肉靡爛。血水流到河中。竟將河水變成紅色。可以想見當日戰爭的慘烈。那末此地形勢的險要亦可知了。又洛水上的鐵道大橋，亦是每次戰爭必要遭受刼運的地方。車站在洛水的西岸。東北距鞏縣車站三十多里。站南三十里。羅水西北有袁公塢。是三國時袁公路與

中牟南湖殘碑





開封禹王台

曹操對壘時所築的。至今尚在。又續齊諧記（梁吳均所著）內所述田眞兄弟三人分家財。只餘一株荊樹。無法分配。打算將樹鋸作三段。各得一段。不料第二日荊樹忽然枯死。弟兄因此感動。大家仍然合好同居。荊樹亦復活。這段故事主人翁的故里。就在車站東北十二里的孝義村。如今尚有荊樹遺跡坊。凡是旅行到此的不可不一看呢。至於宋代帝王的陵墓。此地亦極多。近的十里。遠的數十里。不等。如宋太祖永昌陵。及太宗永熙陵。都在牛首山北。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都是在羅水的一左一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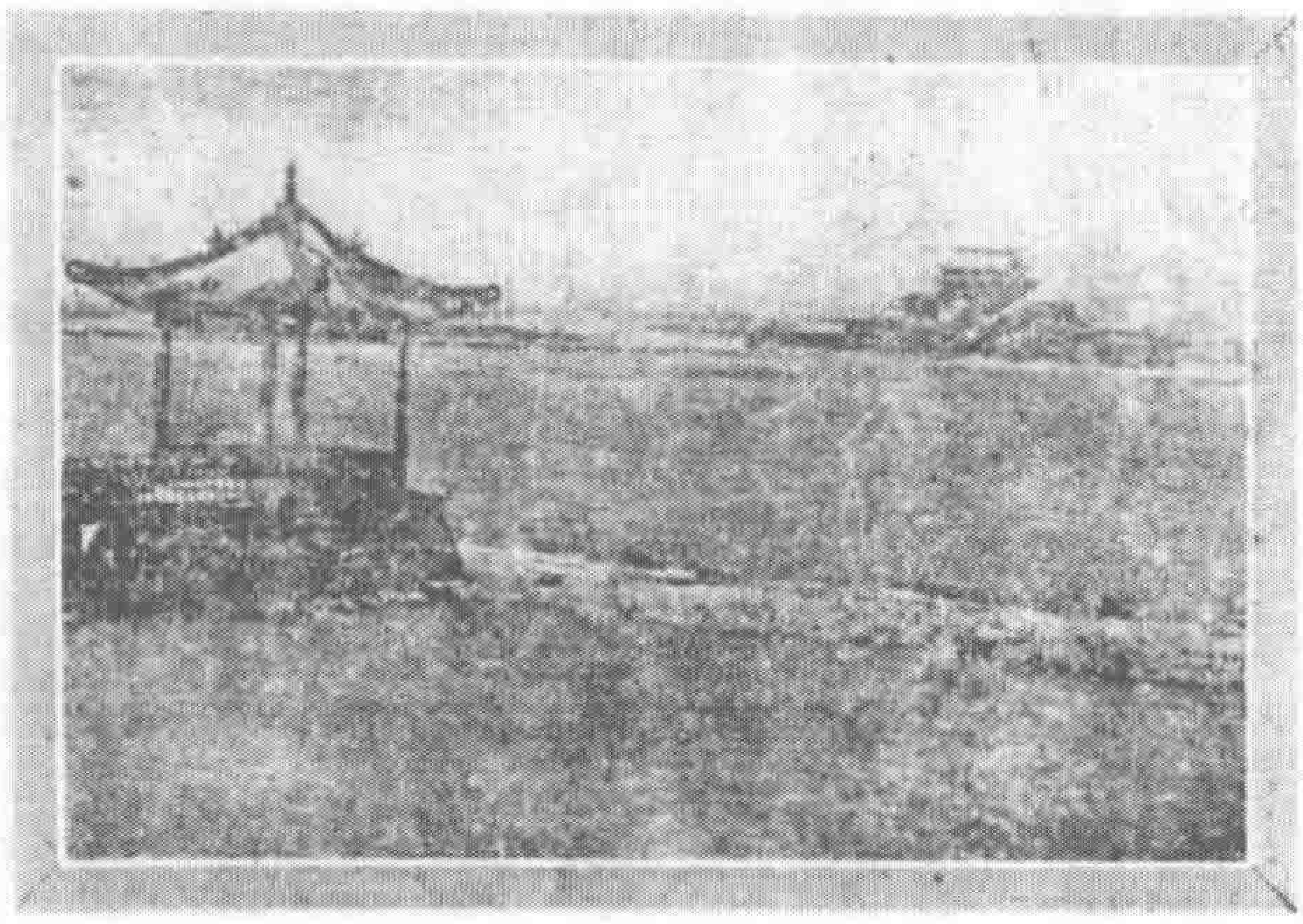
鞏縣　是周代的王畿內鞏伯國。鄩伯國。滎邑。訾城。東訾。坎氏。等的地方。顯王時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此。號東周。戰國有一半屬韓。秦屬三川郡。至漢始置鞏縣。相沿至今。縣城是在明朝景泰年築的。正德七年被流賊攻毁。嘉靖二十二年又被大水沖壞。但是不久亦即修好。城門共有五個。東是迎恩門。西是通函門。南望嵩門。北是納洛門。東南是小東門。與洛水相近。大雨之後。常有水災。所以在明萬歷及清康熙的時候。都曾在城東北築過土隄防水。車站離東門有

開封鐵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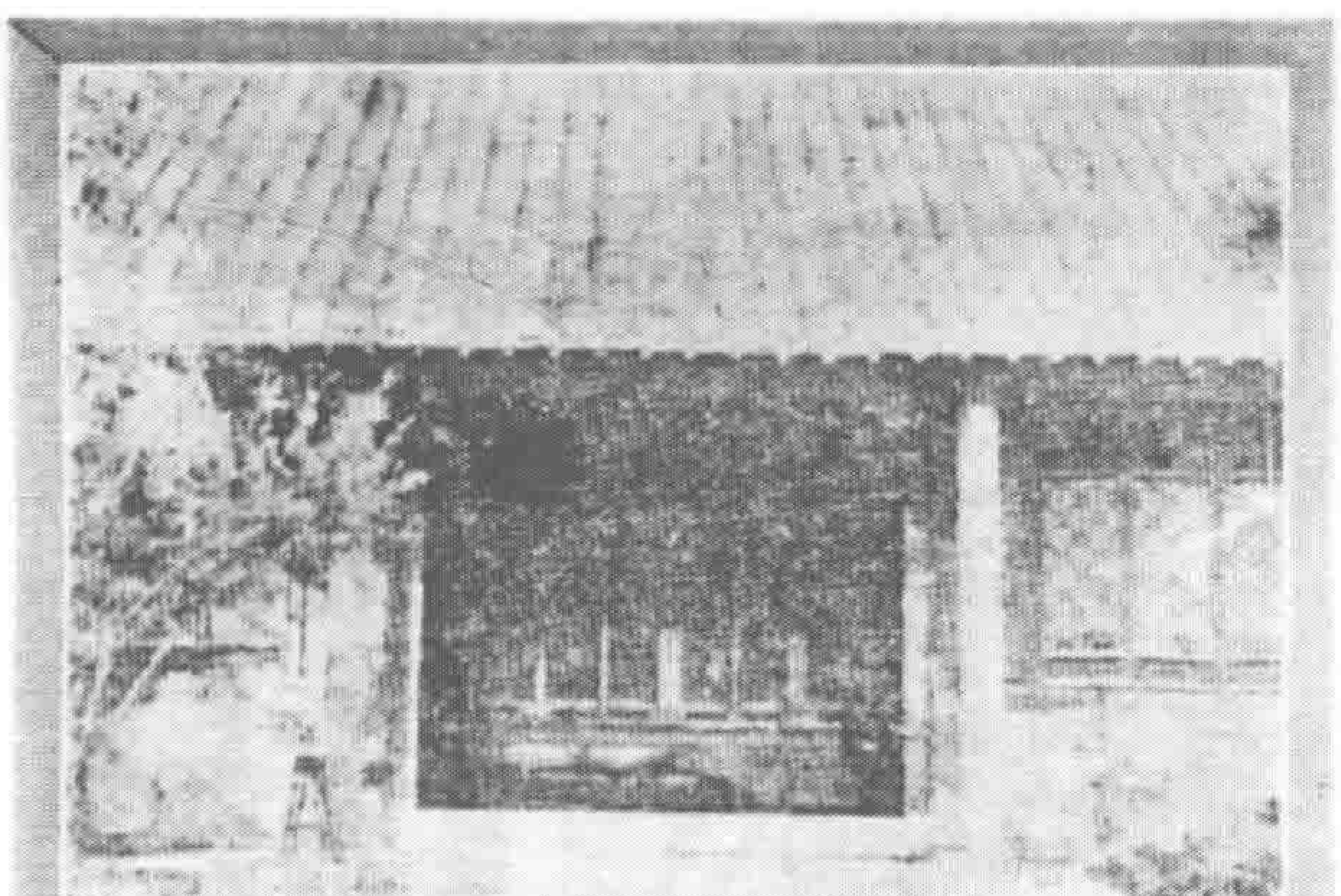


三里。離汜水三十八里。車站東北五里有龍船洞。相傳是清德宗從陝西回鑾。造船渡洛水。後來船用過之後。就盡數藏在此洞。因此得名。石窟寺在縣西北七里洛水的北面。是後魏景明年建築的。就山巖石鑿成四洞。在裏面刻千佛像。所以叫石窟寺。有唐開元及後唐

長興年石幢。幷中和二年將仕郎韋薰所寫的碑。又縣城西南約九十里有轘轅山。山田雯作的轘轅關歌。所謂『轘轅關自何代始。崎嶇犖确迴羊腸。石子大者似輪囷、小者彈丸如珠光。禹行治水錯伐鼓。塗山氏女來相將。野語創自淮南子。搜神述異何譎狂。五乳峯巒但咫尺小椒叢紛神低昂……』就指的是此地了。侯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王元弈隱此。漢景帝徵他不就、遂就此山封爲侯山。從侯山往東南走有石城山。崗嶺重疊。蜿蜒猶如城牆。故名。上有石洞。是隱君子的遺跡、瀑布懸瀉。下有濫泉。引而爲河。名石城水。又叫玉仙河。從先本汜水。現今東北入黃河。山北麓名趙封山。出產「茗茶」。山口小村就名「茶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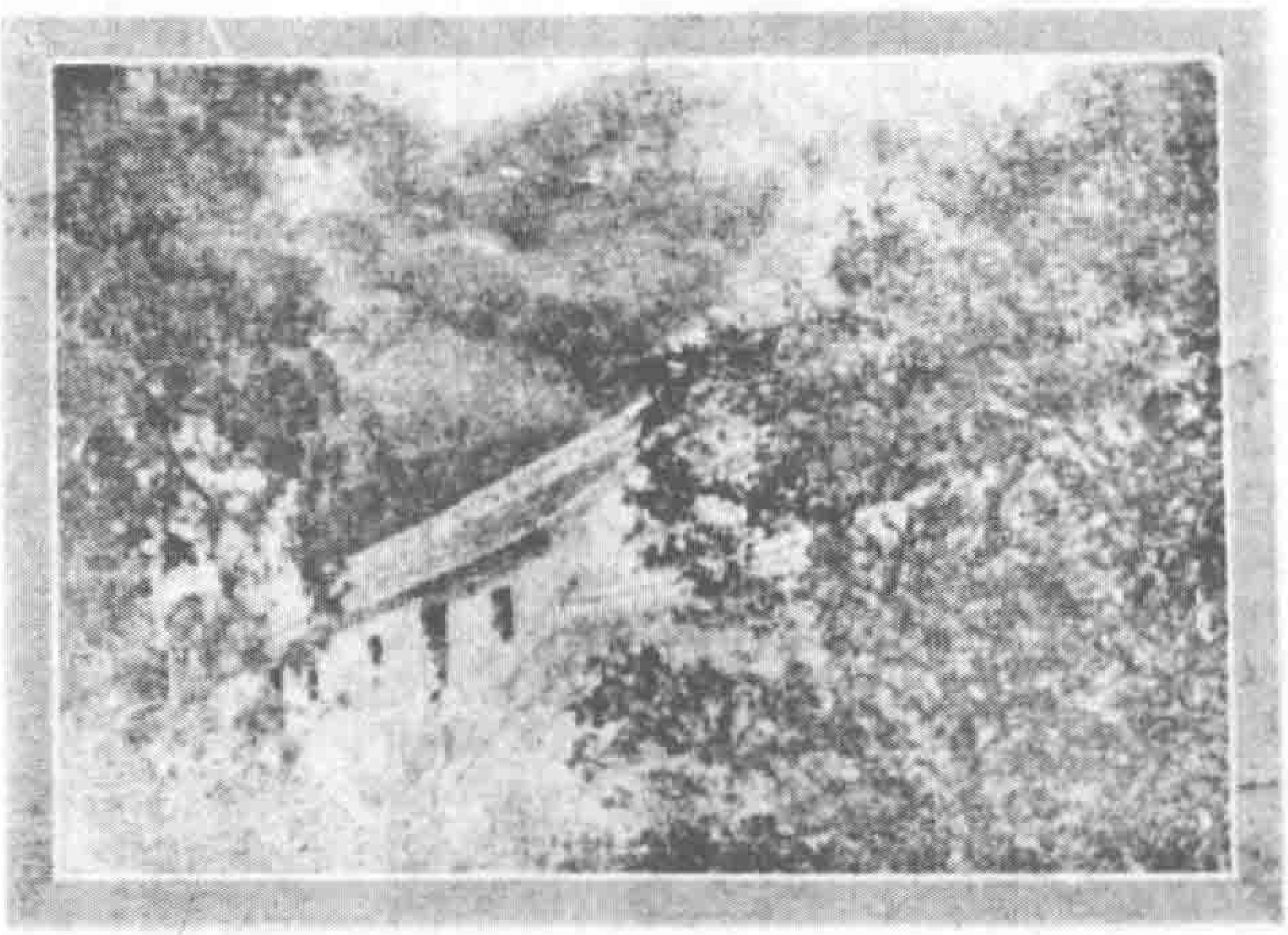

開封二曾祠

汜水縣　在開封西北二百五十里。周朝時代是東虢國的虎牢。後歸鄭。漢置爲成皋縣。屬河南郡。隋改汜水縣。金屬鄭州。元明未改。清屬開封府。從先的虎牢關故址在縣西北二里。只有一碑。大書虎牢關三字。別無所見。其旁有三義廟。南城內有案山。明季禹待御避賊。曾在此築堡：此城內有太和山、城牆即環繞山下。俗傳漢高祖遊成皋台。就是此處。山後有老子堂。元武廟。縣城東南四十里有方山。面積極大。周圍數百里。跨踞五縣、左邊是滎澤密縣。右邊是登封鞏縣。有馬跑泉•龍窩•抱螺峯•環翠峪•半巖•仙人洞•等勝跡。縣東北二里有等慈寺。唐時初破竇建德、下詔在戰場立寺樹碑紀功。顏師古撰碑文。文有句『左顧轘碻右通汜鄭。』車站在縣城東南二里。離滎陽縣三十里。車站北三里石底山有漢文學家屈伯彥的講學台故址。本有屈子祠。後改玉仙廟。今名玉清宮。


商邱宋氏祠堂

滎陽縣　周初屬東虢國。春秋時是鄭國京邑索氏地。戰國時代韓國方有滎陽的名字。漢置爲滎陽縣。屬河南郡。晉太始初年置滎陽郡。北

齊曾一度改名成皋。僞周改滎陽爲武泰。但不久仍又恢復原名。屬鄭州。自五代以至前清均沿因未改。今爲滎陽縣。縣城建築始於北魏。自明洪武天順以至清順治康熙乾隆等朝代有修築。城門凡五。除東南西北四門之外。尚有一小西門。在西南角上。城內街道都是大石鋪成。縣署。警所。男女學校。工廠等等。都很齊備。車站在曹李寨。離縣城西南五里。東距鐵鑪車站三十里。縣南三十里有大周山。宋仁宗時曹皇后在上面建有一塔。往北二里有石腦泉。湛清碧綠。山外就是賈峪鎮。有朝元觀。白雀寺等名勝。縣城內迎暉門有紀信祠。楚漢爭戰的時候。楚圍劉邦於滎陽。形勢緊急。紀信遂假裝漢王模樣投降。暗地放走漢王。項羽大怒。將紀信燒死洩憤。如今紀信的墓就在滎澤縣南的古城西面。明正統三年追封紀信爲滎澤侯。謚爲忠烈。李瀚曾有詩弔紀信道。『漢祖東征志未伸。滎陽失律紀生焚。當時天下方龍戰。誰爲將軍作誄文。』很覺沉痛。東門外的步青菴。前有深谷。後倚高崗。層階百尺。古木千章。風景極佳。每在舊曆重陽。常爲本地人登高所在。又大海寺。亦在東郊。這個廟是唐高祖在隋大業年間作滎陽郡守的時候。因太宗患目疾。祈禱我佛而建的。後來李密破張須陀。就在這廟的北面設過伏兵。


楊樓皇藏峪


徐州快哉亭

滎陽縣的物產很爲豐富。假使不鬧兵的話。就以柿餅一項而論。每年出產約四十多萬石。瓜子亦有十八萬多斤。又本城內有紡織工廠。每年所出綾絹可得四千多疋。此外雜糧煤炭每年輸出更不知其數。

鐵鑪村　是滎陽縣東須水堡所屬地。人民多穴土而居。內如船篷。外似冢墓。詩所謂『陶復陶穴』就說的是這個了。車站在村北一里。東去鄭州二十餘里。車站南三十里有洞林寺。是金大定初年

所建，山幽水深。景物清奇，又京水東岸東面四十里。鄭城陂西北。正是古時候的滎澤。周穆王曾在此泛舟奏樂。東漢時堙爲平地，滄海桑田却實有其事哩。

鄭州　是上古祝融氏境地。商爲近畿，周初是管叔及鄶兩國的地方。在春秋爲鄭國。戰國時代被韓所滅。地東與魏境相連。秦置管縣。漢併入中牟。分屬於滎陽縣。晉屬滎陽郡，宇文周方始置滎州改鄭州。治成皋。隋初又置爲管州。不久改爲鄭州滎陽郡管城縣，唐沿襲未動，宋廢郡。金元又未改。明廢管城。清初以鄭州屬開封府。雍正二年（一千七百二十四年）升爲直隸州。領滎澤•滎陽•河陰•汜水四縣。十三年復舊。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又升爲直隸州。但少領河陰一縣。只有三縣，今改爲鄭縣。民國十一年自行開放爲商埠。縣城在唐初始建。明宣德八年又修築一回。崇禎將全城換爲磚城，城門有四。縣署在北門內。城內不甚繁華。全市熱鬧區域都在城外車站附近。城內東街有吾國古代大外交家公孫子產的廟。有石坊。上刻『古之遺愛』四字。按當時鄭國彈丸之地。介於晉楚兩大強國之間。所謂弱國無外交，鄭國在那時代。似乎應當怎樣受兩大的欺凌。但是子產。他獨能運用他的外交靈敏手腕。對於兩國不卑不亢的卓然不失自立的精神。宜乎他的遺愛在民了。我們現今受帝國主義者壓迫。而無告的小民。走到這廟門前。很有恨不生於子產時代爲鄭民的感想呢。縣城東五里堡南有僕射陂，旁有雷家潭。與八里灣相連。北魏孝文帝以賜僕射李冲，夏季多蓮花。天寶初年改名廣仁池。不許民人採蓮打魚。那時潭周圍有十八里。如今名城湖。但已不及從先的深廣了。與僕射陂相近的。尚有東湖鳳凰台。在明朝時代勝景極多。如今只賸荒煙蔓草。無從想像當年的繁華綺麗了。又縣東北有唐開元建的十丈高塔。如今尚完好峙立。又縣城東外有魏尚賢祠堂。魏是本地人。作御史，魏璫想與他聯譜。被他拒絕。又上疏請誅凶邪。不聽。遂辭官歸里。後來崇禎末年守城殉難而死。現今他的坟墓在城東南二十里。魏家河南岸。

白沙村　白沙這個名字。史書上後唐時方見。或者那時尚是沙海亦未可知。金兵兀朮率兵南犯。宋大將宗澤曾在此打退了他。如今車站在村的西北三里。東距中牟三十里。車站東十八里地名丈溝。有九女坟。相傳五代之亂。有趙氏九女被寇兵所逼。不受辱同時自縊而死，葬在此地。

中牟縣　是漢時開始設置。元魏分置廣武郡於此。北齊廢郡。移中牟於圃田城。（從先中牟本是春秋鄭國的圃田，隋改內牟。又改圃田。唐復爲中牟縣。相沿至今。縣城北五里有中牟山。是三國時袁紹抗拒曹操所起的土山。如今山上有牟山廟。又南湖中有蒲蘆亭，因明代有本地人有張民表字林宗的。常常在湖中泛舟飲酒。後遂

築此亭。康熙間王漁洋到此地遊賞。惜其名不雅馴。改名為『墊巾』。題詩道。『南郭孤亭野水濱。菰蒲獵獵水鱗鱗。林宗未遠風流在。不愧亭名是墊巾。』在雍正二年時。黃河忽然決口兩次。湖塞亭亦毀。十年知縣魏某重建。與前所有景況大不相同。僅僅引城濠的水略具規模罷了。道光後常遭河患。亭台全廢。如今只存一碑。四面一望。全是黃沙。迴想當年的煙波縹緲景況。眞不可同日而語哩。車站在北門外三里。離開封車站六十里。

開封縣　是禹貢豫州境。周為鄭杞地。戰國時是魏的都城大梁。漢為浚儀縣。開封縣。魏晉因之。北魏徙陳留郡。治浚儀。東魏分立梁州開封郡。北齊罷開封。宇文周改作汴州。隋將浚儀屬滎陽郡。又另置開封屬鄭州。唐汴州治浚儀。廢開封。五代朱梁為東都開封府。唐降為汴州宣武軍。北宋為京畿開封府。改浚儀為祥符縣。金名汴改為南京。元屬汴梁路。明為河南省開封府。廢開封縣并入祥符。清仍之。今裁併為開封縣。城在元代被毀。明又重築。周廣二十里。城門有五。東名仁和。俗呼曹門。西名大梁。南名南薰。北名安遠。東北名麗景。又叫宋門。車站在南門外二里。東距興隆車站三十里。

開封的名勝眞是指不勝屈。二曾祠在刷絨街。祠內祀的是文正忠襄兩公。前河督許仙屏所建。正樓名瓣香。廣有十間。樓前疊石作假山。古木森森。後面可看東湖。足洗塵囂。旁邊有屋名擬峴山館。沿隄左右各有一亭。一叫疊波。一名光滌。如今設有圖書館。任人遊覽。不過略收小費。南門內有老五龍宮。正殿塑眞武祖師像。後面是宋太祖臥像。北門內甘露寺。原是宋朝的上方寺。元代被毀。明又重修。改名佑國寺。後來黃河決口。寺又破沖毀。清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再重修。改如今的名字。但是到如今這廟又頹廢了。如今廟旁只有一鐵塔。尚巍然獨存。這塔是宋慶曆年造。或謂是明初周王所建。高有十三層。甎色黃赤。砌成門戶窗牖。不用一點木頭。牆壁嵌着小佛像。石磴很滑。最高的去處有一鐵像。把門能以遠望黃河渡口。城北隅有宋朝的故宮。明是周王府。築土山別館為遊憩的所在。清順治曾改作貢院。康熙中年築萬壽亭。即俗所謂龍亭。有宋殿故址。如今改名中山公園。左右階陛都是五十級。高有數丈。殿裏面有立方形的青石一塊。前後雕有五個盤龍。左右是雙龍。殿四周石欄左右柱鐫四龍一鳳。又有白柱四。上刻着獅子。左右顧盼很有神氣。東院是離明宮。有碑刊着五岳眞形圖。殿下甬道前有坊。就是宋時的午門。今還沿稱為東西華門。坡下有很直而且長的大道。氣勢格外覺得雄壯。道的一左一右各有一湖。東名潘湖。水濁。西名楊湖。水清。一道之隔。便有清濁之別。遊人到此。很能發些感觸哩。宮的西邊是臨猗亭。下有信陵君館。明李維貞建祠記。論信陵之才在春申孟嘗之上。清初湯文正斌有重修祠記。說信陵的墓在城東楊州門外。

但是已竟湮沒無從查考了。如今信陵君祠堂改爲女學堂。將信陵神牌遷到偏院去了。城東南有繁塔寺。是五代周顯德元年建造的。名天清寺。明改國相寺。洪武十七年重修改稱繁塔。崇禎被水。圮毀。清初又重建。俗名白塔寺。大殿是道光九年所修。不過已竟傾毀。只餘青松兩棵。塔在殿後。宋太平興國二年所造。原名興慈。當初本有九級。極爲高廣。明太祖因聽信妖人說這塔在開封過高。王氣太盛。遂將牠削去六級。如今只有三級。但是尙有九十多尺高。假如那六級不削去。其高大更可想而知。塔是六角形。各面都是用嵌有佛像的甎砌成的。離此地不遠。有古吹台。今稱禹王台。是春秋時晉師曠的遺址。漢梁孝王修築。故名平台。晉末乞活憑削減餘兩層。上基有四十平方步。世人稱之爲乞活台。後來因爲有繁（音婆）姓的人家住在台的旁邊。故又稱繁台。唐宋以後故址久湮。近代常在此祀夏禹。所以現在有禹王台的稱呼。如今改作警察署。附近景物異常清幽。有坊題古吹台三字。其外尙有一個相國寺。在開封亦是很有名的地方。這相國寺原底是北齊天保年間的建國寺。唐始改稱相國。明又改名崇法。明末闖賊將黃河決水灌城。相國寺沒入水中。僅僅露得一點殿頂。清順治重新修築方得煥然一新。廟內有羅漢殿。藏經樓。工程都很偉大的。現在改爲中山市場。當初的和尙佛像統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大雄寶殿改作河南革命紀念館。館的門上懸着潘鴻鈞尸身婁伯羣首級的照片。說明他倆反革命的罪狀。殿裏面陳列着許多戰爭品物。以及爲革命而犧牲者的遺像。那被子彈穿過血衣的血蹟。使人慘不忍睹。經藏樓現改作實業館。陳列着各種工藝貨物。登樓一望。城南景物盡來眼底。足曠心身。至於那富有美術價值的八角琉璃羅漢殿。現已改爲美術館，還保留着一尊木製的千手千眼佛。

開封的郵政局在城內北書居街。分局在南土街。南關旅店多在南北土街以及西大街一帶。稍爲潔淨的。要數馬道街的羣賢。山貨街的文明。鼓樓街的金台。華商等家。尙可差强人意。

興隆村　車站在村西北潘樓。東距羅王站三十二里。黃河在站北三十五里。西南霍赤岡。是遼主耶律德光滅石晉屯兵的所在。

羅王村　居陳留縣的東北境。車站在村南。東離蘭封站二十四里。本站出產有藍靛。爲特品。當初後漢時趙岐有事路過陳留。看見藍田偏野。很不爲然。說是遺本植末。作賦專爲感慨這個事。可見中國有藍靛由來已久。如今洋藍充斥市面。本國藍靛求售而不可得。假如趙岐有知。不曉得他又當作怎樣一個感觸呢。

蘭封縣　戰國屬魏。漢置東昏縣。屬陳留郡。王莽改東明。魏廢爲鎭。宋又置爲東明縣。金元明清等朝屢有更革。蘭封的名字是宣統元年方改定的。縣城建於明洪武元年。崇禎八年改的甎城。車站在

城南一里半。與內黃相距三十一里。縣東北有東昏城，傳係秦始皇東遊到此昏霧不能進城，因此得名。離儀封鄉北二十多里有金花營。是元季兵亂有一女郎練兵。號稱金花軍。曾在此抗盜。地方治安賴以維持。所以如今尙有金花的名稱。留作紀念。眞是一功在民。便能流芳千古呢。

內黃集　屬杞縣東北境人和社。車站在村北。東與李壩車站相距四十一里。杞縣城北從先有祖刺史廟。晉永嘉末豫州刺史祖逖治雍邱。常破石勒軍。保衛地方。功在閭閻。故杞人給他建祠以誌感念的意思。可惜如今這廟已荒廢多時了。內黃出產很是豐備。雜糧如豆•粱•粟•麥。蔬果如桃•李•杏•梨•蘋果•花紅•金針•萊菔•芋薯•等等。樣樣都有。只是近年因內亂鬧兵的關係。人民不能安處。所以亦就荒涼滿目了。李壩集車站在壩東南八里田莊。東離柳河站三十五里。

柳河集　是甯陵縣的北境。車站在集東南楊河莊。站西北十里有于忠肅的坟墓。

小壩集　古葛國的地方。今屬商邱縣西北境。車站在王邱與石莊之間。在歸德站西北三十六里。

商邱縣　舊爲歸德府。帝嚳高辛氏的都城所在地。周封微子爲宋國。漢屬梁。宋爲南京應天府。金設歸德府。明先降爲州。後又升爲府。置商邱縣。淸沿之未改。民國廢府存縣。車站在城北十五里朱集之南。位在馬牧站的西北四十里。舊城內三仁街有微子廟。明改築在城內西北。有墓在城西南二十里的靑岡廟。西門內有宋氏先賢祠。有享堂五間。當中三間三個神龕。中間是明吏部尙書莊敏公纁。右邊是明福山令沾。右邊是淸大學士文康公權。商邱的產物。麥爲大宗。其次桃•李•柿•花紅•花生•以及枸杞•香附•瓜簍•白蠟•蜜蜂•等。均有相當的數額。郵政局在城內估衣街。電局在北門內紅閣。

馬牧集　屬商邱縣東北境。車站在集北楊和樓。東南距劉隄站三十里。年來屢經戰亂。一帶市面簡直毫無生氣了。

劉隄圈　屬虞城縣的南境。車站在村西北六里江樓地方。車站南五里八吉村。有王家廟。是明萬歷十二年王增建築的。裏面供的是道釋兩家。還有關公的祀主。可笑之極。車站西南二里的王堌寨中有銅奶奶廟。像高四尺左右。銅鑄極精工。傳說這銅像是由土中掘得的。

楊集　車站在市集東六里小張莊地方。

碭山縣　在秦屬碭郡的碭縣。漢改碭郡爲梁國。自漢以後遷移更改無定。明屬徐州。車站在城西南三里。縣南五十里有碭山。雖不甚大。然而歷來隴海路上爭戰。此地實爲必爭的地方。山有陳勝及梁孝王的墓。

李莊　車站在莊西南。東距黃口站三十九里。本站有一個悲壯

的古跡。就是王孝子的墓。在站東北四里的石樓村中。王孝子名世耀。據說康熙五十五年的時候。孝子的鄰人失火。延燒孝子家。孝子奮身跳入火焰中。將他的老母救出來。可是他的全身肌肉因此灼爛。幾無完膚。最不幸他母親亦因傷重身死。孝子哀號終日。亦就絕粒而亡了。

黃家口　本是漢秄秋縣的轄境。東晉廢。歷代都是蕭縣西北境的孝義鄉地方。清咸豐曾築寨。如今車站在村東南四里。

楊家樓　是蕭縣北一個小村市。車站在村南東南離郝家寨車站有二十四里。

郝家寨　古彭城縣西境。如今車站在寨的西北徐家灣。

銅山縣　夏為徐州境域的大彭國。在商代為崇國。周是呂國。春秋時是宋國的彭城。秦置楚郡。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時候。曾以此地作他的都城。漢武以後時有更革。清雍正十一年為徐州府。置銅山縣。今廢府留縣。縣城明時曾加修築。在明天啓經過河決。在清康熙經過地震的患害。雖然損毀。但是不久即已修復。咸豐九年更大加修理過一次。並加築南郊外城。所以如今城池方得依然完好。至於徐州的名勝古跡。蕭梅性君曾有一篇彭城訪古記。述說極為詳盡、在本雜誌上已竟發表過。那末無需我這裏再去狗尾續貂了。

附隴海及汴洛鐵路載客運貨章程摘要（注意本摘要只能供參考用）

客票價　乘客在車站買票者。每一啓羅密達（約二里）頭等座價三仙六厘。二等座二仙四厘。三等座一仙二厘。其各站相距之道里。須查道里表。客人如在車上補買票。每一啓羅密達頭等作五仙四厘。二等作三仙六厘。三等作一仙八厘。倘在車上越等而坐。應補票費亦按此價核收。各種票價至少以十啓羅密達起算。

小孩未及四歲。尚在懷抱者。不取費。自四歲以至十二歲者收半價。若包房或包車均算全價。

行李　頭等客准携行李一擔。（即六十啓羅）不取運費。二等客准携四分之三擔。（即七十五斤）三等客准携行李半擔。或三十啓羅。幼童買半票者。無論頭二等。亦准携半擔。三等准十五斤。小孩無票不在此例。

凡行李除准免之費外。如有過重。均當算費。如下。每擔（不及一擔亦作一擔計費一擔有餘則兩擔餘類推）運一啓羅密達。在車站掛號者。價一仙。在車上掛號者。價一仙五厘。有逾額之行李。當先付運費掛號。將所買客票示掛號處。由該處給行李票為憑。無論重量若干。須納洋一角。為過磅標籤費。倘在車上掛號。除照章納運費外。無須付過磅費。凡銀錢財寶及凶險犯禁之物。不得作行李報運。如有故違。財寶照頭等貨運費罰價三倍。凶險犯禁之物即充公究

治。

金銀銅幣及金銀器皿每一啓羅運費如下。 銀幣起碼四百兩。費三厘五。或五百元。費三厘。或二十五斤。費三厘五。銅幣起碼五十斤。費一厘半。金器二十五斤六仙。銀器。二十五斤三厘半。此項運費至少以二十五啓羅密達起算。客人隨身旅費每人限帶四百兩或五百元。如過此不報運。當按上開價單加兩倍補費。

客車載棺木每一啓羅密達運費。 空棺每具費五仙。靈柩每具費一角。護送人坐載棺之車納三等票價

客車載車轎走獸等一啓羅密達運費。 馬牛騾費三仙。小牛馬驢費二仙。二十五斤以上之猪費一仙二厘。羊狗小猪一仙八啓羅以下之猪八厘。四輪兩輪車八仙。大車一角。大轎一角。涼轎可拆卸者二仙。不能拆卸者四仙。人力車四仙。腳踏車手車一仙五厘。

汴洛段各站相距道里表

	開封	中牟	白沙	鄭州(鄭縣)	鐵爐	滎陽	汜水	鞏縣	黑石關	偃師	義井	洛陽(河南府)
開封	〇											
中牟	三〇	〇										
白沙	四五	一五	〇									
鄭州(鄭縣)	六五	三六	二〇	〇								
鐵爐	七七	四八	三三	一二	〇							
滎陽	九二	六二	四八	二七	一五	〇						
汜水	一〇四	七八	六三	四三	三〇	一五	〇					
鞏縣	一二六	九六	八一	六一	四九	三四	一九	〇				
黑石關	一四一	一一二	九七	七七	六五	五〇	三五	一五	〇			
偃師	一五六	一二七	一一二	九一	七九	六五	四九	三一	一五	〇		
義井	一六八	一三九	一二四	一〇三	九一	七七	六一	四三	二七	一三	〇	
洛陽(河南府)	一八五	一五五	一四〇	一二〇	一〇八	九三	七八	五九	四八	二九	一七	〇

洛觀段各站相距道里表

	洛陽(河南府)	慈澗	新安	鐵門	義馬	澠池	觀音堂
洛陽(河南府)	〇						
慈澗	二〇	〇					
新安	三三	一三	〇				
鐵門	四七	二七	一四	〇			
義馬	六〇	四〇	二七	一三	〇		
澠池	七四	五四	四一	二七	一四	〇	
觀音堂	九三	七三	六〇	四六	三三	一九	〇

里數用啓羅密達不及一啓羅者亦照全啓羅算

開徐段各站相距道里表

	銅山(徐州)	郝寨	楊樓	黃口	李莊	碭山	楊集	劉堤圈	馬牧集	商邱(歸德府)	小壩	柳河	李壩	內黃	蘭封	羅王	興隆	開封
銅山(徐州)	〇																	
郝寨	一九	〇																
楊樓	三二	一三	〇															
黃口	四六	二七	一五	〇														
李莊	六五	四六	三四	一九	〇													
碭山	七九	六〇	四八	三三	一四	〇												
楊集	九一	七三	六〇	四五	二六	一三	〇											
劉堤圈	一〇七	八八	七六	六一	四二	二八	一六	〇										
馬牧集	一二二	一〇三	九一	七六	五七	四三	三一	一五	〇									
商邱(歸德府)	一四二	一二三	一一一	九六	七七	六三	五一	三五	二〇	〇								
小壩	一六〇	一四一	一二九	一一四	九五	八一	六九	五三	三八	一八	〇							
柳河	一七六	一五七	一四五	一三〇	一一一	九七	八五	六九	五四	三四	一六	〇						
李壩	一九四	一七五	一六三	一四八	一二九	一一五	一〇三	八七	七二	五二	三四	一八	〇					
內黃	二一五	一九六	一八四	一六九	一五〇	一三六	一二四	一〇八	九三	七三	五五	三九	二一	〇				
蘭封	二三〇	二一一	一九九	一八四	一六五	一五一	一三九	一二三	一〇八	八八	七〇	五四	三六	一五	〇			
羅王	二四三	二二三	二一一	一九六	一七七	一六三	一五一	一三五	一二〇	一〇〇	八三	六六	四八	二七	一三	〇		
興隆	二五八	二三九	二二七	二一二	一九三	一七九	一六七	一五一	一三六	一一六	九八	八二	六四	四三	二八	一六	〇	
開封	二七三	二五四	二四二	二二七	二〇八	一九四	一八二	一六六	一五一	一三一	一一三	九七	七九	五八	四三	三一	一五	〇

七—四五五

西北萬里長征日誌（下）

吳紹璘

天

一月二十六日　住哈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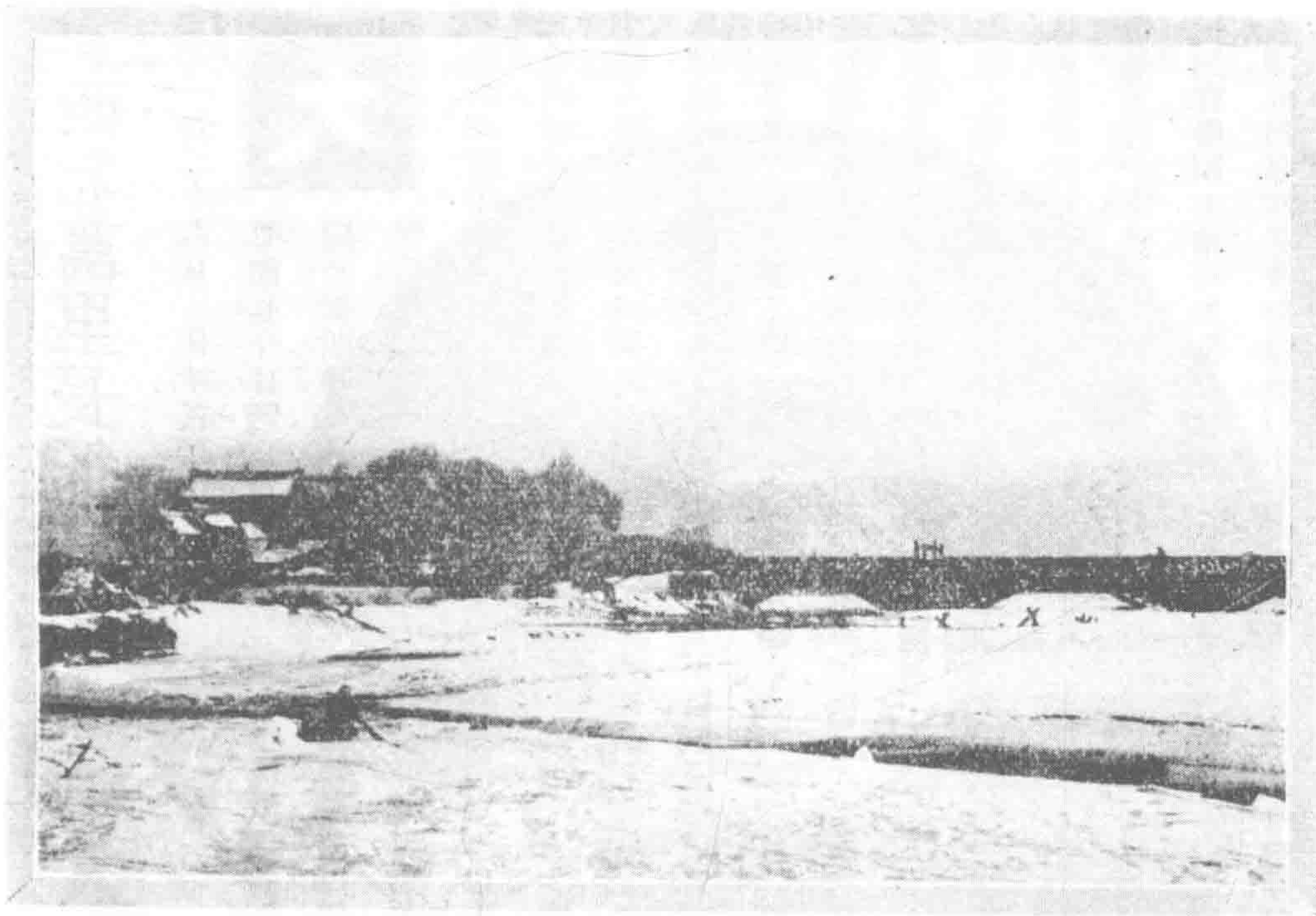
明卽起。今日何日。乃舊歷之春節日也。洗漱進食後。閒步街頭。眺覽景況。祗見家家桃符換舊。處處爆竹聲喧。商肆無不閉門休息。六街人靜。所可見者。無非穿着新衣履往來之賀年客耳。此外則街頭巷尾。賭攤林立。或以牌九。或以骰子。或猜紅黑。或賭大小。人則三五爲組。多者數十人。少亦十餘人。呼盧喝雉。興緻彌高。斯亦足徵無相當娛樂者。流弊所及。必入岐途。彼智識淺陋之邊氓。又烏足責哉。若夫小兒。則僅吃糖果。吹叫叫。手舞足蹈。歡樂不窮。此乃漢人之新年。與回人無關。回人之新年。在四月間。故一切擧止。均無變更。照常營業。惟與漢人見面時、亦知拱手爲賀。午前電報局田局長設宴相邀。堅辭不獲。席間共十人。酒饌均豐美、新疆距海遙遠。故魚翅海參。價均不貲。田君長於交際。咸與盡歡。始返。晚得省電。謂楊省長增新。已飭沿途官員。妥爲招待矣。惟聞另有一電。致星星峽張營長。責其入口時。何以未去電呈報。請示。詞旨嚴厲。非常可知。當局注意之切。非同內地可比。然而均屬國人。並非異邦。爲開發新疆計。似不宜太嚴。使人裹足不前也。嗟乎。秘密之鄉。終不可久。閉關政策。亦難合於潮流。此則新省當局應顧全大局。萬勿陷於異族之手。使神州改色始可。

二十七日　住哈密。

御者以草料未辦好。決明日行。余因前途有窮八站之稱。飲食用品。決予補充。以免臨渴掘井之譏、忙忙半日。各事始妥。下午。策馬偕方硯農遍覽全市。歸而瞑目斂神。綜結幾日來之耳聞目擊。復草哈密一瞥。以便研究西北問題者、對茲富鄉樂國。得一具體之忠實記錄。

哈密有城三。舊城。卽漢城。爲官署所聚。凡縣公署電報局郵政局等。皆在此。新城卽滿城。僅居民房。兩城鮮街市。故不繁盛。無何足觀、此外尙有回城。盡屬纏回所居。回王亦在此。相習已久。雖感情和孚。來往頻繁。終以種族不同。風俗各異。不能相强。繁盛市街。則在新城郭外之西關。商肆林立。中外雜處。堪稱哈密精華所萃。哈密氣和土沃。爲新疆東部一大埠。出入關內外者。莫不由此焉。

哈密因歷史上之關係。故行政上。可稱爲漢回分治制。新省各處回王。幾已殆廢。惟哈密仍未裁去。故漢人之事。由縣知事治理。回人則均由回王主之。現回王沙木胡索特。已逾花甲。精神矍鑠。爲回人所信仰。故其權力。足以操縱一切。回王府在回城之西。高處土阜。有花園亭榭之屬。建築甚佳。頗具歐美風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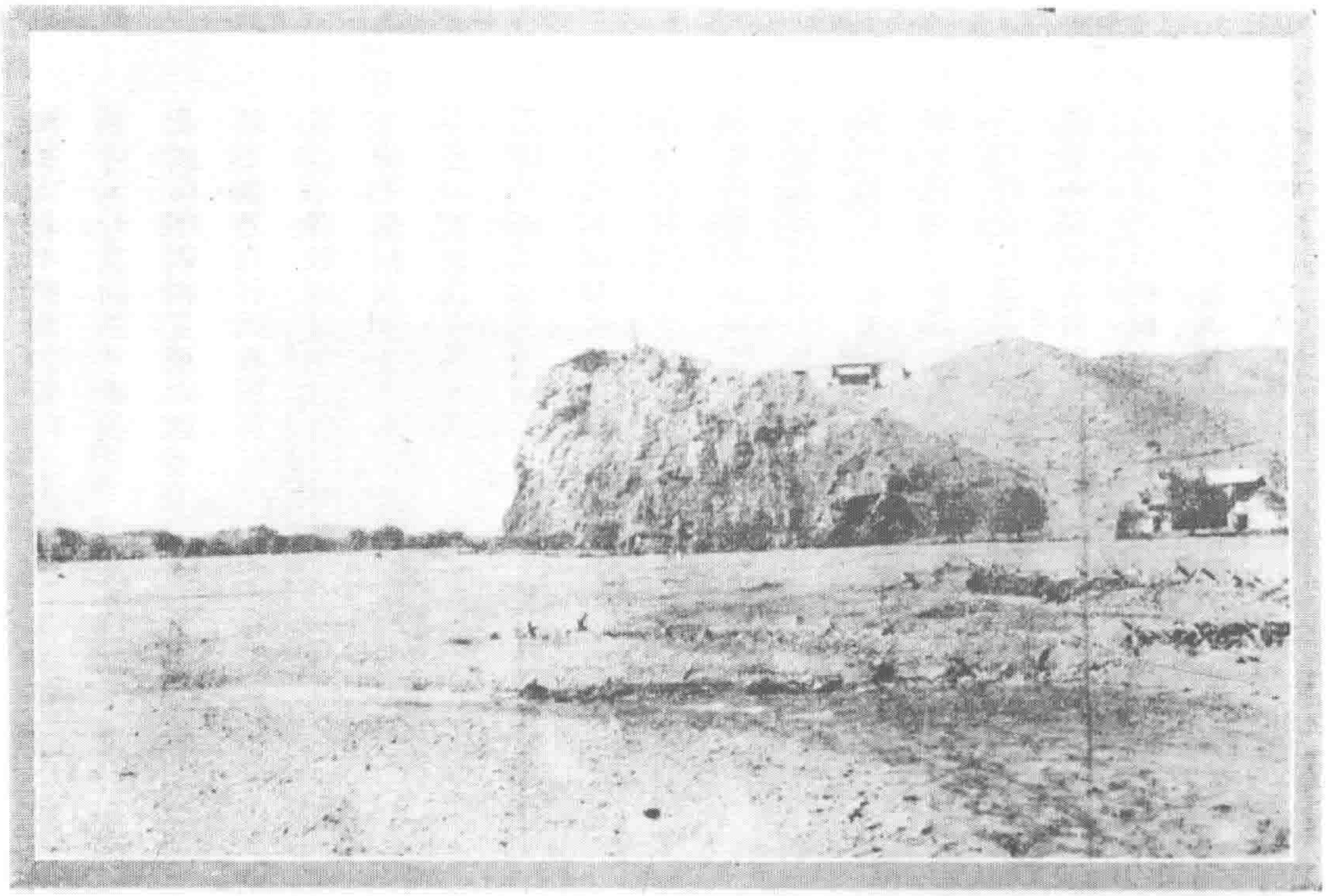


迪化蜿蜒如帶之西大橋

然漢回兩方。感情融融。毫無糾紛。新省當。追爲籠絡回人計。故亦任之。此乃情勢特殊。不得不如是也。

吾人初臨其境。忽如置身異邦。言語習俗。都是兩樣。然細考之。種族亦頗繁雜。但滿人現已失勢。式微不足道。蒙人游牧性質。遷徙無定。亦不足述。茲欲論者。乃漢回二族而已。漢人均來自天津湖南。經營商務。耕種土地。根基較固。但好利多懶萎靡不振。眼光短小。團結不堅。無精神可言。若夫回人。頗有西洋風味。地面頗有勢力。較爲有希望。余所稱之回人。俗名纏回是也。其人多來自南部喀什噶爾。頭戴皮帽。普通以黑紫羔爲之。富有者則以狐皮貂皮不等。足履革鞋。衣着西服。惟均以布製。身高多髯。精神充滿。生計殷實。孩童面目姣好。活潑可愛。纏婦衣長袍。色尚外紅內綠。雙辮垂。後出時頭覆白巾。不能見其面目。狀如印度婦女。哈密之漢回二族。成四與六之比例。故回較漢爲多。

漢人鮮大資本之商號。均屬小鋪。專售日用布匹雜物。以駱駱自綏遠包頭運來。或由省垣轉此。惟以交通不便。輸運爲難。且近年關內洋行。停收羊腸。致不若往時之易獲利。若夫俄商纏回等。久處是邦。一切有素。專運俄貨。價廉易售。故遍覽市廛。一切布匹器皿紙張皮革。幾如置身俄國。纏回大商店。均與住



迪化紅山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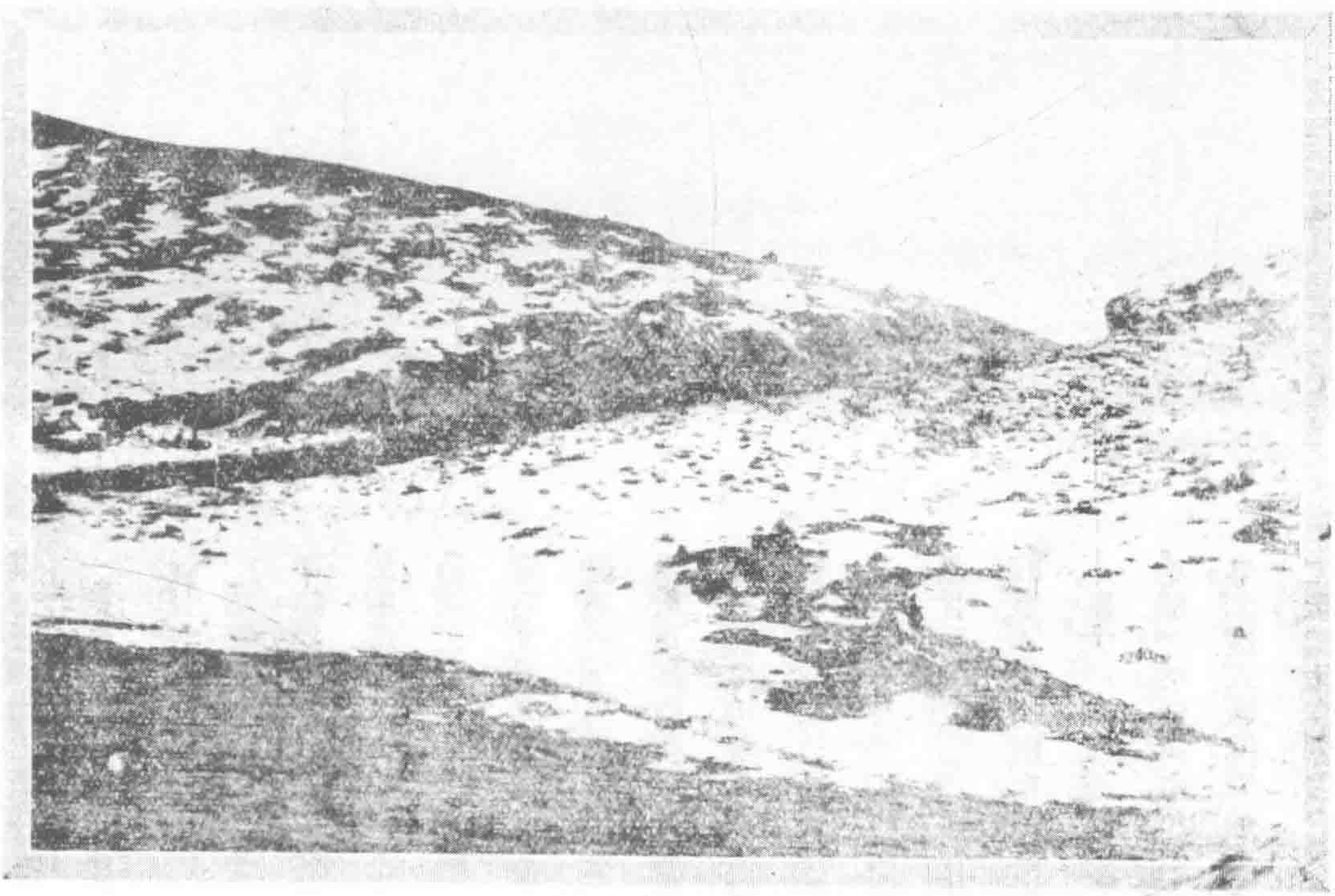
處分離。例如上午八時開門。至十二時閉門。落鎖回家中飯。至一時。復啓鎖開門。至下午五時後。便又鎖門走矣。小商店則亦終日交易。並無定時，

哈密乃富庶之邦。氣候和暖。地土甘沃。牛羊滿野。故其出產亦饒。皮革羊毛煤米麥菓品。在在皆備。皮革羊毛。大半均銷售於俄。煤則沿街叫賣。大車載行。惜係舊法開採。不諳新法。又無公司之組織。僅以少數人任之。自採自售。聊以糊口而已。白米每石九元。（安西一元。僅得一升半。此同行王君親購事也。）麵粉一元。可得二十餘斤。生活之易如此。實由出產富饒所致。至於菓品則蘋菓李葡萄甜瓜均有。葡萄乾一種。粒小無核。色青香甜。可以藏久不壞。價亦甚廉。又有甜瓜。為哈密特產。頗負盛名。昔時曾以進貢京都者。瓜作橢圓形。長一尺餘。直徑約六七寸不等。皮多細紋。肉色淡黃。可一寸餘厚。中如南瓜。水份頗豐。甘甜清涼。冬時尚有藏以售者。瓜乾每聽合洋一角。可以久貯。惟不足一顧也。聞產於一百二十里外之三堡者為最佳。

陝甘一帶所通行者。祇民三之袁頭洋銅元及制錢（俗呼毛錢）等。餘外概不收用。及至新疆。則又一變。除現洋尚可用外。其樣式單位。均是完全不同。普通所通行者。分一兩湘銀票。二錢五湘銀票。及一錢湘銀票三種。並紅錢一種。一兩票係紙

七—四五九

幣。初由北平財政部所印。長可六寸。寬約三寸。紙張花紋。俱印刷精良。後以財政不敷。乃自行購機照印。技術不佳。故極惡劣。二錢五銀票。俗稱狗畫子。大小不及一兩票之半。亦本省所印。一錢票。俗稱油布帖。係用油布所製。亦本省所印。至於紅錢。亦本省造。係紅銅所製。作為輔幣。每銀一錢。合紅錢四文。故遇三錢時。給以二錢五銀票一張外。再加二紅錢。便可市上均用此種票子。雖無準備現金。但係省府所印。故頗樂用。加以輕便。人民反視現洋為可憎。其情形與內地相反。殊令人可怪。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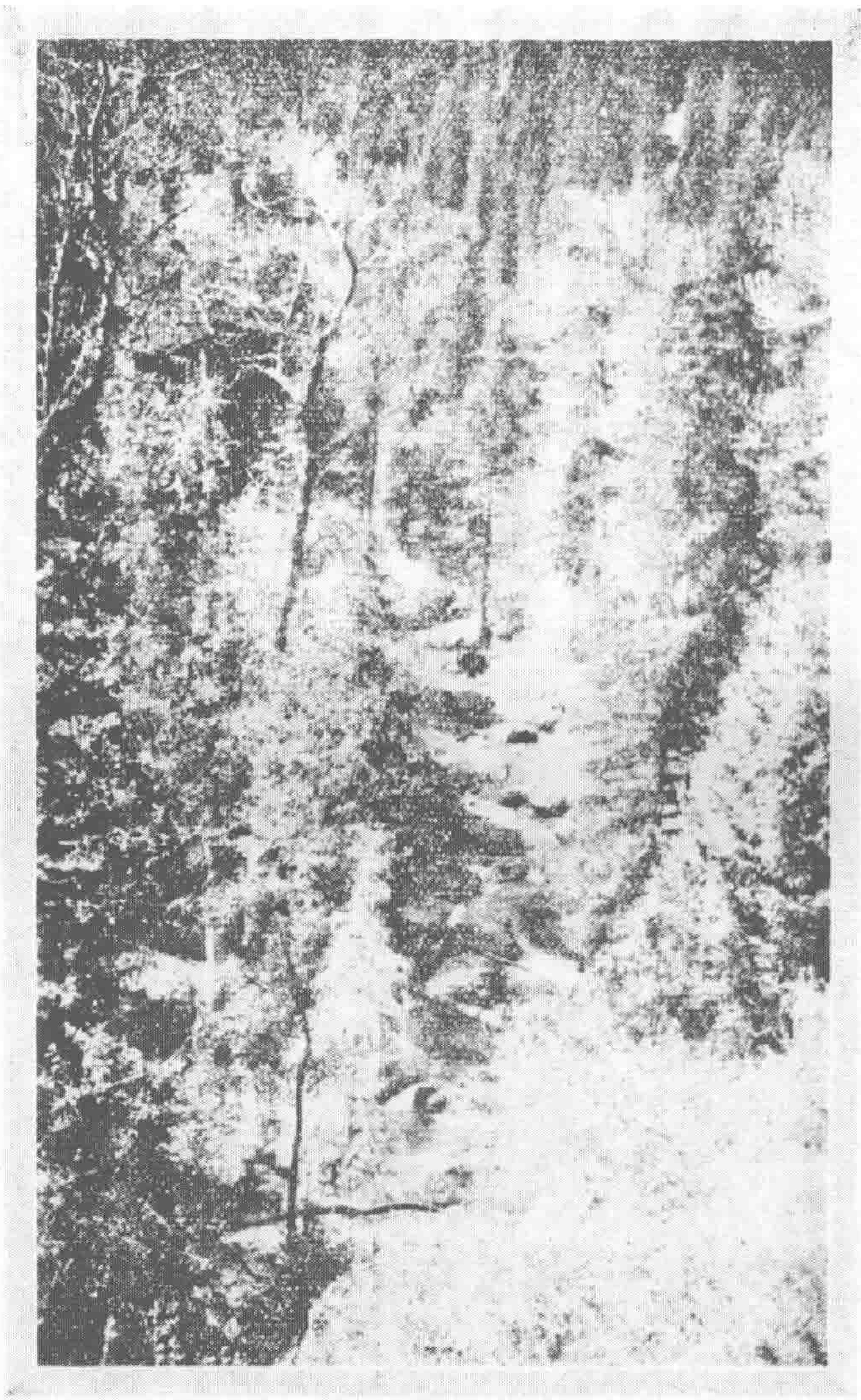
形勢險要之星星峽

物之賣買。雖稱幾錢幾分。然究其實。一兩並不能合一元半之計算。普通購物及匯兌。恆以二兩五左右作一元。例如匯兌百元至天津。恆須二百五十餘兩始匯。又如布匹。每尺須銀圓五角。始售。則索價時必需一兩二三錢。故驟聆之下。稱兩稱錢。一究其實。則須二兩五。始抵及一元。名實異趣。亦可怪矣。不過省府為維持其信用起見。凡官吏之薪給。一科長僅百五十兩。合洋六十元耳。是以新疆政府人員。極為清苦。此種現象。聞所未聞。因不憚詳述一斑。為好奇告。為遊新者鑑。不致有茫然

無措之苦。

漢城之南郊。樹木茂密。流水清廿。有板橋。有亭樹。風景絕佳。朝則啼鳥嚶鳴。暮則烟靄環罩。士女爭臨。壯幼咸集。而地方寥廓。清靜幽宜。步行樹下。胸懷頓覺舒適。非常足稱。哈密之天然公園。

四城土府。築於高岡之上。洋樓相接。亭樹麗勝。凡有宴會。均在此舉行。其內容佈置。悉參俄式。頗為精美。塞外遐荒。而能得此。不得不令人嘆為難事。然屬王邸。泛泛者固不易一擴眼簾也。回王墳亦在回城近郭。全用花磁方磚砌成。五色燦爛。上圓下方。外繞以牆。就外觀而言。亦頗尋常。乃土人侈言歷二十年之工程始成。果爾則內部構造。必極雄偉精細。非吾人所可測矣。



迪化南山中古樹蒼鬱

一月二十八日　住二堡。行八十里。

上午整理行篋。畢赴電局。田局長處辭行。途遇郭子明君。偕至茶肆。啜茗吃點心。下午復至大街。遍覽傍晚五時離哈。繞西門至南門。過回城。沿途雜樹繁密有綴。清泉淙淙。紅日晻曖。亦足使人逸興遄飛。惟塵灰蓬蓬。極為討厭。坐覽回王墳址。光彩奪目。與夕陽相輝映。時見回人向日祈禱。口中喃喃。靜默跪地。半晌方畢。余等頗以為奇。過此森林漸稀。行人

亦少。二十里。屹嶝。有泉有樹。纏回一戶。二十里。西一顆樹，古樹一株。地名本此。十里。五屯河壩，有渠水二。幸水淺。得安然而渡。十里。頭堡。柳樹成列。風吹蕭蕭。東南有二泉。流爲一池。足資灌溉，車店三處，居民合漢回纏而計，亦祇三十餘戶。西行草地。多鹻灘。鹻厚如霜。不能耕種。十里。西貢伯十里。二堡，歇。時上午六時。有車店一。漢回共約五十戶。地多林木，饒牛羊。渠水涓涓。流自土坡。土人無事。街頭暖陽之下。以賭博爲新年消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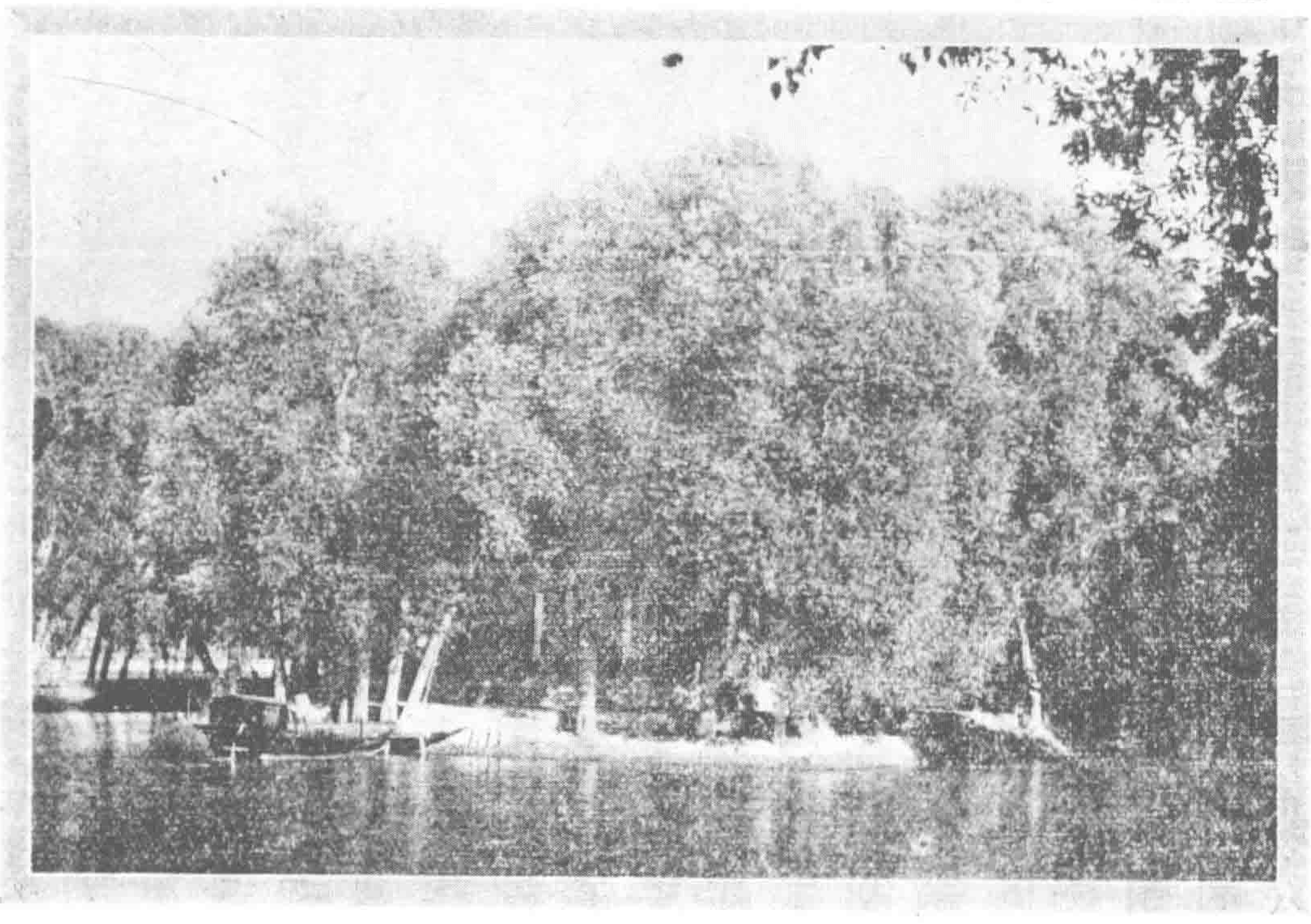
一月二十九日，住三堡。行四十里。

下午六時行。西走草地。後入戈壁。地平風烈。極目荒野。景色頓覺沈悶。三十里。十里堡。五里。白楊溝。五里。三堡。歇。時子夜。後此地有車店三。官店一。漢民八戶。回民七戶。纏民三十餘戶。堡已廢。圮僅餘頹垣一圈。路西有白骨塔二、爲同治五年，官軍與回逆陣亡諸遺骸處，地產甜瓜煙草之屬。據土人言。土沃泉甘，終年無雨。故瓜菓較他地甜美。西南之十五里。爲四堡，亦以盛產著名。且出棉花葡萄等類云。堡近有小鋪數家。可購雜物。以視星星峽東諸站。不名一物者。富庶多矣。南有關帝廟一座。

一月三十日　住三道嶺。行七十里。

下午五時發三堡。西行草地。鹻質充斥，地勢漸高。升坡後。甚覺廣大寬平。北視天山聳立。綿互不絕。上積白雪，頗爲幽雅。二十里。柳樹

迪化公園內之鑑湖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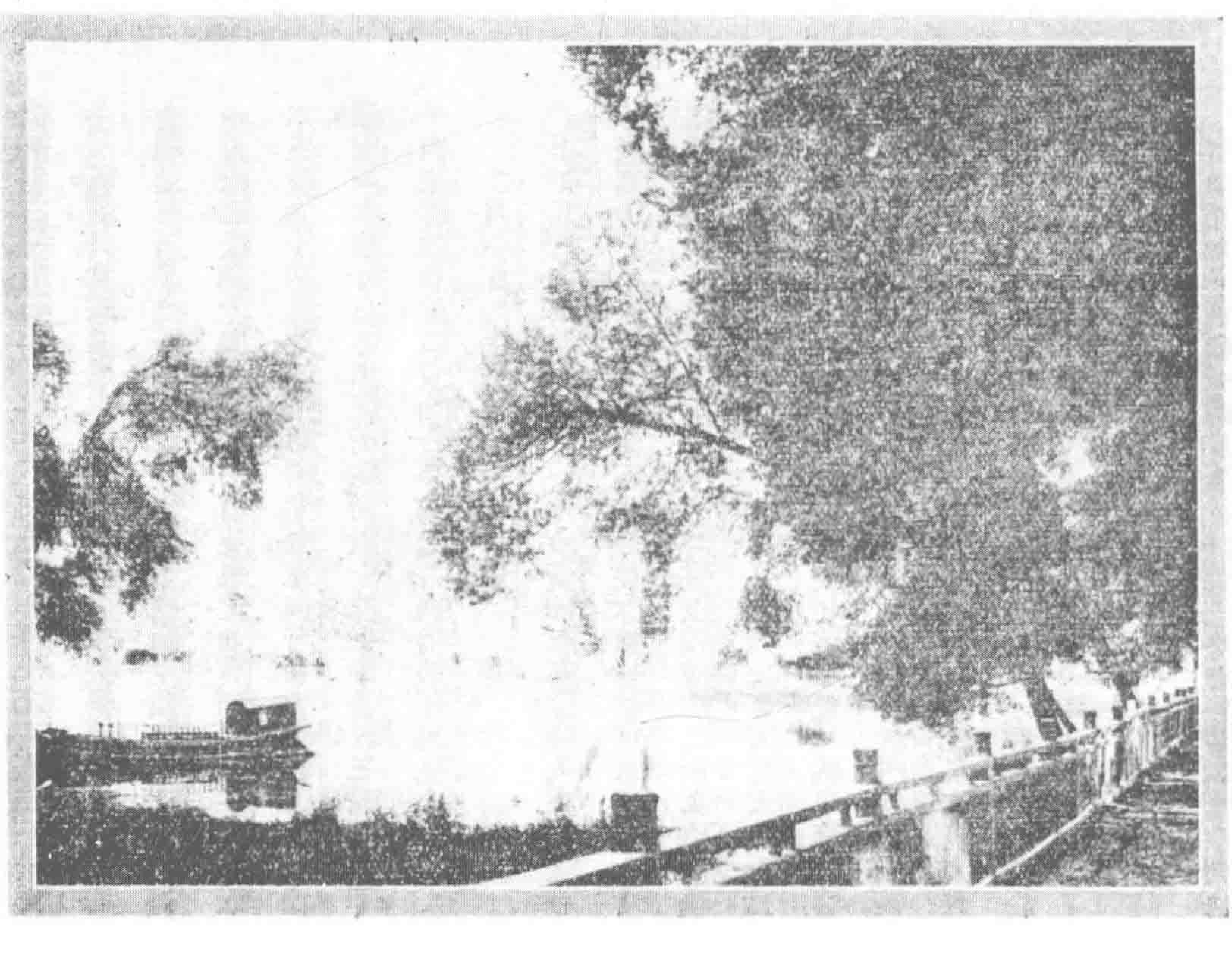


泉。村樹相望。泉水流逝、有纏民數戶。西行入戈壁。數涉大坂。不見人跡林木。景極枯寂。六十里。三道嶺。歇。時上午二時一刻。車店五家。漢四。回二。纏二。共八戶。西北有關帝廟。建于坡上。廟左數十武。有大泉、泉水沙中湧出。大小無慮數十穴。泡影重重。猶如濟南豹突泉。周有大樹數株。皆橫曲斜直有緻泉水微溫。清甘可人。居民飲料。均取給於此。西南六里。有煤礦、產煤頗豐。現每百斤售省票二錢五分、合洋一角耳。如通以鐵路。足銷內地、挽回漏卮不少。願企業家鑑之。由哈至迪、有窮八站。富八站之稱。前行便是窮八站之首站。聞至木壘河。始入富境。

一月三十一日　住瞭墩。行九十里。

下午六時。發三道嶺。向西北行。四顧戈壁。不見樹陰。十五里。鴨子泉。始見衰草破屋、三十五里、梯子泉。有泉水外湧、滿地成冰、車行頗滑。殘屋數間。現無人住。近多草地。似可墾牧。不識何以無人。北殆不善掖誘撫輯所致歟。十里。紅莊。老樹一株。泉流其旁。有屋無人。過此便又沙坡起伏。頗疲升降。碎石塞途。車行嚓嚓。途多棗樹。三十里。瞭墩。歇。時上午八時半。車夫稱可抵百四十里。車店六家。小鋪二家。僅售雅片香煙。餘無他物。香煙上等者。推哈德門牌。下等者僅日製之孔雀

迪化公園內之鑑湖長堤





迪化公園內曠野撈景

牌。西北一帶均如此。一年中不知須滿去若干錢也。漢民一戶稅卡一所。清時曾駐有馬隊一營。民國後。卽裁去。營房猶在。規模尚大。現僅有疲卒二人守此。東坡有關帝廟。廟左淵泉滾滾。外溢成一大冰場。伏聽冰底水流。汩汩有聲，泉之前。有新開坎井大小五六座。深逾十仞，互相連接。以供灌溉。東南有墩。緣梯而上。可以瞭望。四面空曠。沙石盡黑。近街柳樹數十株。牛羊甚多。三五成羣。下午。西來駝隊百餘。魚貫而行，長約里許。關內頗不易見也。

二月一日　住一碗泉。行七十里。

下午五時發瞭墩。向西行。一片沙漠。碎石塞途。時入夾溝之中。時登高坡之上。幸無大風。尚不甚苦。長途無村堡可息。連行七十里至一碗泉。人馬俱乏。時上午六時。遂歇。僅破店二所。孤立沙漠。西望山脈蜿蜒。雪色皎白。卽天山是也。四顧寂寥。沉沉大荒。不圖無獨有偶，與甘省中衛以西之一碗泉，相差無幾。一碗泉眞一凄苦之名詞耶，車店均爲軍隊所佔。車不得入。乃停諸門外。臨風招展。呼呼逼人。下午。見有軍隊一營。由七角井開赴星星峽。經此。盡屬囘兵。精神器械。腐敗不堪。新疆爲國內屏藩。有關邊防非淺。似此軍隊。豈堪一擊。頗爲殷憂。

二月二日　住七角井。行一百二十里。

下午五時一刻發一碗泉。西行。仍屬戈壁。地勢漸高。升一大坡。



蒙古王后

下行平地。寬坦甚適。長十餘里。過後入夾溝中。又升坡盤旋曲折。碎石磐犄。震撼異常。其苦有甚於九溝十八坡時。三十里入鄯善界。三十里車轂轆泉。時十時三刻。車夫於此尖。有車店三。官店一。地處山峽之中。與星星峽相彷彿。兩山峻削壁立。巖石多皺。玲瓏悅目。稱爲奇景。惜在月下。不得其眞相。停一小時。復驅車行。出山峽。度沙坡。忽得草地。震撼之苦漸減。遂卽安眠。任其行止。六十里七角井。歇時上午十時半。有車店五。民房三。如此荒村不及之地。設一縣佐。實是笑話。傍設郵政代辦所。電報房等。四面環山。處地又高。故氣候甚寒。遍地厚沙。步行不便。有胡桐十餘株。聞現今雪尙不大。決走小南路。經古城而赴省垣。因如由吐魯番。則路遠而僻。故不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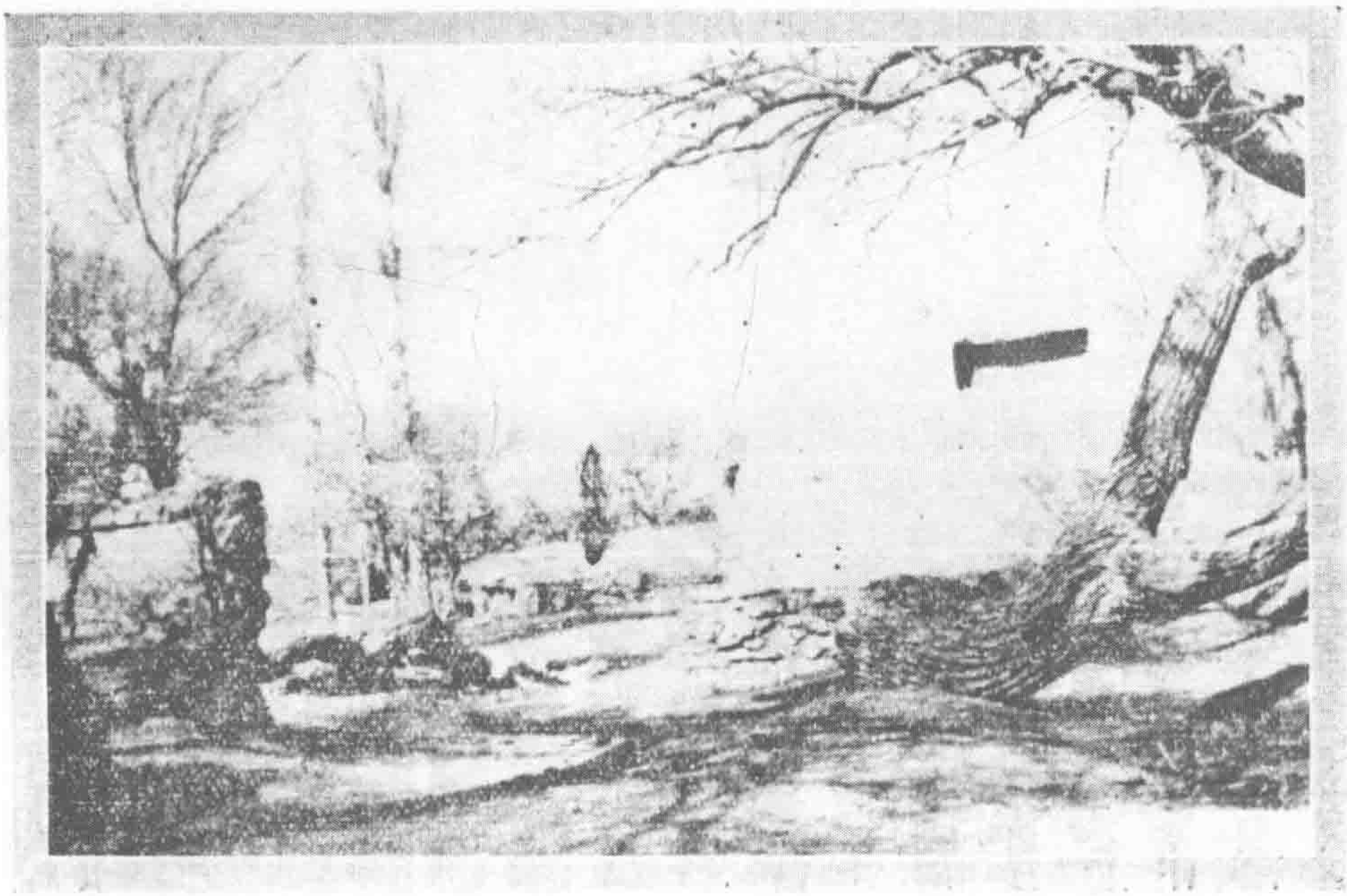
二月三日　住頭水驛。行九十里。

下午五時行。車聲轔轔。悄然離店。不見煙樹。極目荒涼。幸係草灘。向西北行。幾三里。有分界牌。指示路行。上書『西北達奇台。西南至吐魯番』。蓋雖分道揚鑣。而異趨同歸。均爲赴迪之路。吐魯番氣暖。冬時較宜。然奇台路佳。苟非大雪奇寒。旅客均願作小南路之行。過此行亂山中。四野寥廓。寒風陣陣。使人驚懼。而時升時降。數度天山小峯。山嶺蜿蜒。雪光映日。九十里頭水驛。歇時上午七時。有官店一。小店三。朔風如吼。淒涼之至。且

水鹹。不可飲。余等仍以老法。取雪溶化相代。戈壁之上。燃料最爲艱難。雖不值幾文之笈笈草。店家亦視若拱璧。不肯多予。於是狡黠之徒。甚有以柴門木板。私自竊取燒火。同居張某曾因此爲店家辱罵。余以爲太不顧體面。置公德私德於腦後。亦何怪店主之嘮嘮煩言不止哉。

二月四日　住大石頭。行七十里。

下午六時發頭水驛。向西北行。山路崎嶇。冷氣吹骨。路多沙石。頗不易行。三十里。色必口。車夫在此飲茶泡饝饝吃。饝饝係麵製。有碗口大。出爐時頗香軟可口。能久藏至一禮拜。硬時加水泡之便果腹。爲長途惟一之乾糧。僅一破店。岑寂之至。四顧羣山漸見雪光如銀。三十五里。小石頭。雪深沒脛。茫茫無路。御者下車行。徐徐前進。少一不愼。路滑車傾。危險非常。



新疆三道嶺之樹舍

最深之處。可及馬腹。而且山坡升降。人畜喘乏。殊足令人驚悸不已。過此漸行漸高。五里。大石頭。歇。正上午六時。朔風呼呼。齒戰不已。取水於釜。瞬忽成冰。爲天山最高嶺表。俗有大石頭凍死人之諺。亦不爲無因也。四覽羣山糾紛。如衆星之拱北辰。地頗寬平。有官店一。民店二。居民寥寥。不及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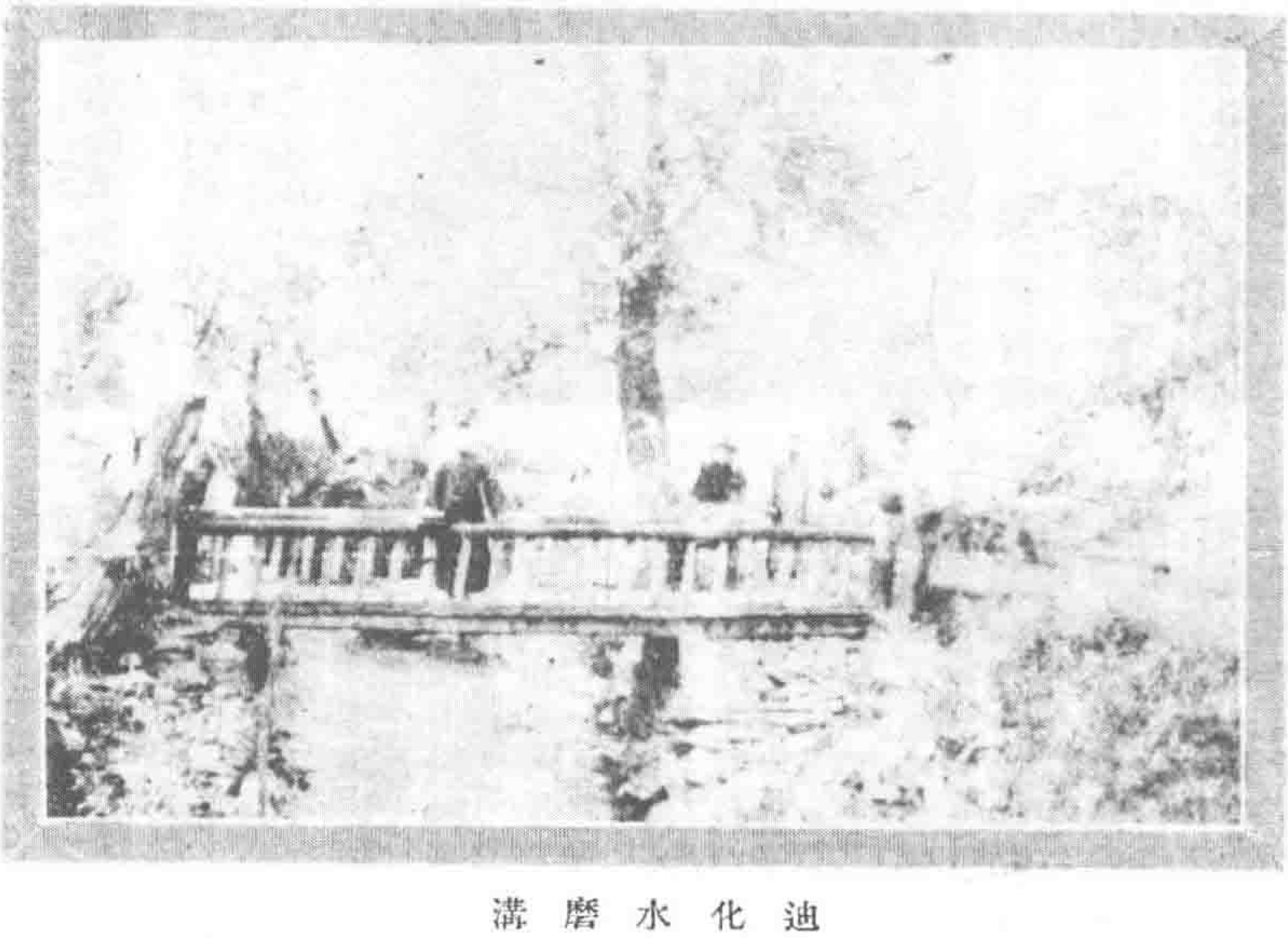
二月五日　住戈壁頭。行四十里。

今日因路途多雪。白光映目。不便夜行。上午十一時。卽離大石頭。勢向下降。危崖壁立。一片雪色。均深一尺五六。人蹈其上。不易提步。戰戰兢兢。大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概。沿途不見人煙。窮八站之譽。實爲事實。四十里。戈壁頭。時晚七時半。天已黑暮。幸有月光。雪亦較少。易於前進。有官店一所。兀然獨立。近無泉穴。掘井九

仍而不及水。故平時飲料一事。最爲困難。如遇行軍。實無法想。私念左公平西大軍。隨行勞師萬里。克敵自如。殊見嘉謨宏籌。卓才逾恆。且能從容不迫。途次植樹臨境種菜。自哈密以來。頗多關內事物。均左公之遺澤。使人不得不嘆爲近代之眞偉人也。

二月六日　住三個泉行九十里。

清晨九時出車店。向西北行。山峯漸少。路亦平坦。勢仍下向。無昨前兩日茫茫雪境之苦。得放轡縱步。已較爲愉適不少。但四野寥廓。荒涼沉悶。自隴西登程以來。莫不甘苦相間。絕少一路安樂。耳目舒悅之可能。偶經富庶之邑。便有窮山荒野大戈壁追隨其後。使人焦急不堪。但入新以來。宵小絕跡。高枕無憂。此又足以小慰征人者矣。今日所行之路。尙平坦。無振撼苦。九十里。三個泉。歇時下午十一時。有官店一。車店二。居民六家。與土人閒談。尙有能道康熙五十一年。和碩額駙阿寶擊敗準回於此之遺事。漠漠荒野。尙百年中之大戰場也。徘徊憑吊。興感系之矣。



迪化水磨溝

二月七日　住木壘河行九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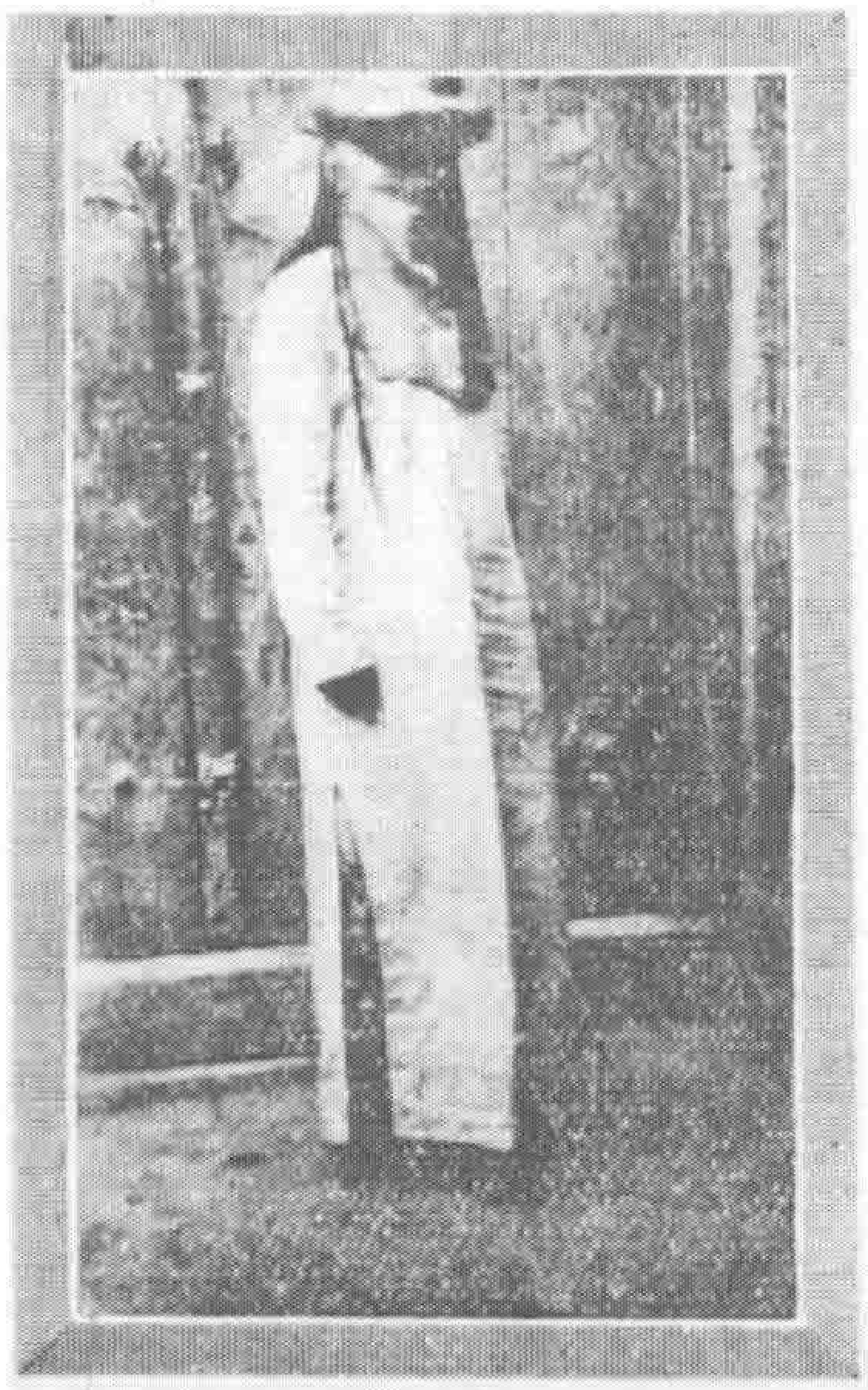
上午八時離三個泉。向西北行。風日晴和。山路曲折。仍蕭條乏味。沉悶寡歡。惟以苦盡甘來。窮八站將完。至木壘河後。便可舒適。私中不無小慰。乃捨車步行一段。車夫唱小曲以解悶。意頗自得。風塵生活。並不爲苦。不得不嘆國人堅毅之處。但文明落伍。徒以人畜之力轉輸長征。其簡陋笨拙。何以復加。又不得不恨國家交通之緩。五十里一碗泉。荒村敗屋。闃無人居。僅二疲卒售水。以濟行人。過此距山益遠。隱約莫辨。路多微雪。塵埃不揚。車行甚疾。黃昏時。漸入佳境。村舍不斷。行人彳亍。有富庶氣象。四十里木壘河。住。時晚八時。街市喧闐。心神快慰。無以名狀。洗滌塵垢。飽餐夜飯。便卽匆匆就睡。

二月八日　住木壘河未行。

今日決在此休息一日。以舒窮八站之困乏。木壘河。爲唐蒲類縣舊址。亦卽自七角井赴省窮八站之首站。戈壁之餘。得臨斯境。尤覺繁盛可愛。市街熱鬧。居民稠密。約三百家。

近村有農民一千四百餘戶。產米麥牛羊木材。爲哈密西北一巨鎮。而且地勢險要。臨河居高，駐有新兵一營。頗爲殷富。民十三年。已改爲縣佐。以視七角井，破戶十餘。荒涼無比。雖同一縣佐。相差誠不可以道里計矣。午時。在某回教館吃抓飯。以白米和羊肉•羊油•葡萄乾•瓜乾等煮成。味鹹且甜。氣膻而臭。頗爲膩口。食時不用筷匙。以指抓送入口。故名。本纏回一種食法。余因好奇。特嘗試之。究非所慣。不克下咽。漢人在此營商業農者。佔一大半。以津帮最多。

新疆纏回婦女



二月九日　住老奇台城。行九十里。

上午八時發木壘河。仍向西北行。村樹時見。景色尚佳。左顧右盼。頗爲愉快。二十里。咬牙溝。車行溝內。碎石振撼。猶如出涼州城時。頓感不適。出溝後，始得坦途。小有稚樹。臨風招展。天陰多雲。寒氣撲面。二十里。東城口，居民八家。枯樹數株。可以打尖。二十里。西吉爾庄。纏回二戶。土沃可耕。三十里。老奇台城。住。時已星月耀明。燈光爛爛。惟沉靜無聲。狀頗蕭條。

二月十日　住奇台縣。行九十里。

上午入城游覽。城址甚大，惜均空地。聞係回亂時所毀。致成墟燼。有新建上帝廟。規模可觀。內多惡狗。猛烈異常。因僅就門近玩覽碑石。遂出。節近上元。青年好事之徒。鑼鼓喧天。扮跳獅子。紅男綠女。爭相跟看。塞外荒涼。此風猶存。然歌舞昇平，比較內地槍聲炮火。使人驚魂不定者。差勝多矣，下午五時。發老奇台。路平可行。疏林不斷。落日銜山。倦鳥歸林。坐攬斯景。悠然出神。四十里。四十里腰站。店二。居民十餘戶。二十里。三十里堡。小街一條。樹林數株。過此頗多村舍。四野寒霜。幾曲流水。東方微曙。景色沉靜。迴味茅店雞聲月。人跡板橋霜之句。頗類似之。三十里。奇台縣。歇。時上午七時矣。

二月十一日　住孚遠縣。行八十五里。

奇台俗稱古城子。城周一千四百五十丈。滿漢二城。現已併合爲一。除東北兩門外。西南均有二門。故其數共六。余登城垣。俯覽全市。廣大無比。不愧爲北疆大邑。城關居民。有一萬二千餘戶。人口稠密。街市興盛。大商店多至四十二家。貨物充盈。應有盡有。例如香煙一種。西北一帶。從無國貨可得。此間則大聯珠長城等牌均備。而其內外裝璜華美。並不亞於內地。以津晉兩帮。最具勢力。俄人在此。亦頗孜孜不息。有洋行八大家。小號三四十家。凡洋布•瓷器•鐵貨•文具。充

斥於市。無異東三省之日本化。令人驚訝不已。奇台道尹。游聲知事各公署。均設於此。種族有漢滿回纏四。漢人佔十之五。回纏合及十之四。鼎革後滿人一蹶不振。衣服襤褸。飲食不給。男女貧困。可憐非常。漢人在此經商務農。頗爲殷富。津帮均楊柳青人。往往有子身來此。勤懇數年。便成小康。於是鄉里艷羨。羣相率而來。猶如歐人之赴美覓黃金情形。同一熱烈。自願西移。不假官廳。可謂移民政策之最上乘者。

奇台地當孔道。四通八達。科布多。烏里雅蘇台處其北。吐魯番居其南。歸化包頭在其東。伊犂塔城位其西。終年車馬輻輳。不絕於途。春秋駱駝數恆逾千。關內貨物凡由蒙古草地運新者。莫不經此交卸。然後四散各處。而俄貨之出入伊犂塔城者。亦以此爲必經之路。且也。阿爾泰科布多諸地之糧食用品。均仰給於此。可與東北哈爾濱之地位情形。隱約相似。又何怪其繁盛榮茂之無因哉。惟望國人注意奮起。大家高唱到新疆去。努力經營。毋爲異族攫取。成爲第二之哈爾濱可也。

地位之佳。固屬繁盛之因。要亦包藏豐富。物產盈足所致。糧食如米麥豆菽蔬菜。礦產如白金砂金煤。葯材如羚角鹿茸。以及豺狐牛羊之皮毛。均遠銷國內外。爲地方生產之大宗。惜乎不加改良。限於資才。大利所在。眞不止此。是以新疆乃吾國之外府。苟有所缺。均能在新疆無論何地求之。所可嘆者。主人無能。子孫不肖。難以長進。遂致隣封覬覦。眈眈待動。嗚呼。能不危乎殆哉。吾不欲言矣。

下午四時發奇台。經西關折向西南行。煙樹相望。行人雜踏。狀如江南。頗爲愉悅。十五里小屯。小店三家。旁有流水一渠。樹林十餘株。十里三十里堡。廢屋一座。敗垣半傾。空洞無人。十五里大泉。店鋪五家。居民八戶。地甚清靜。夜景沉沉。薄雪在途。奇台孚遠於此分界。十五里頭工。民居數家。十里笈笈窩子。小店二。民居八。可以尖歇。二十里孚遠縣。住時晨六時。

二月十二日　住紫泥泉。行一百四十五里。

孚遠城周七百六十丈。俗稱濟木薩。僅東西南三門。東西一百五十里。南北二百五十里。城小民寡。約二千人口。以農爲主。尙耕種。無大商市。鮮市儈。城北三十里。後堡子有破城基。土人呼爲唐王城。據考係唐北庭都督府金滿縣舊址。時有古物掘得云。

地產煤鐵。煤礦有紅山。甘溝。南大槽。北大槽。西乍子五處。鐵礦在水西溝。鐵質剛烈純正。能經久不蝕。比俄鐵價廉而耐用。素爲俄人所重視。名馳全省。淸乾嘉時商人崔占元毅然以振興鐵業自負。鳩資設廠。冶業最盛。從事於爐火中者約幾千人。造福地方。挽回權利。堪稱豐功大業。塞外偉人。回亂發。餘蕩然無存。昔時興盛。渺不可求。至足傷也。亂後雖經商官承辦。冀圖恢復舊觀。終乃事與願違。一蹶

不振。而新省自俄通商後。洋鐵輸入。年有增加。舉凡一勺之微。亦非新產。捨近求遠。漏巵浩大。益用驚心。占元已矣。後起何人。願新人其熟思之。

孚遠千佛洞。素負盛名。惟以路遙多雪。欲借良駒而不可得。乃賃小驢二。與方硯農游。出南門。向西南行。雪厚滑蹄。驢性狡壞。非鞭策不進。殊爲可惡。惟騎驢過小橋。瞻眺田野。景亦頗具樂趣。十里抵山麓。有新建王母宮三楹。空無人居。亦未加以裝修。乃沿坡路上升。路狹而陡。滑不可言。一里後。便抵洞前。老道迎入。梵宇清潔。宏暢可愛。夏日得此。無異身入清涼寶山。水甘茗香。沁入肺腑。一几一案。亦纖塵不染。游覽一周。假坐小憩。老道引至正殿後。燃燭入洞。作半圓形。倚岩鑿成。就岩壁之上。中塑佛像。大小約數百。千佛之名。恐係虛聲。均工細非常。躍躍如生。金光五彩。尚新。想出新未久。據老道稱。每年六月六日。爲千佛大會。演劇酬神。最爲熱鬧。五百里內。羣來拈香祈福。車馬塞途。行人雜踏。恆半月始散。其繁盛如此。亦可見人民好佛之忱。仍不失西域佛國之風。余等復周覽四外。由原道而返。

下午四時半。發孚遠城。十里。柳樹河。農民十餘戶。田野可耕。三十里。雙岔河。民房幾間。男女方燃燈喂牛馬。二十五里。胡桐根疙瘩。小屋夾道。可七八家。五里。三臺。忽入小鎮。商店四十二家。有稅局及信箱。街市頗有可觀。附近良田滿野。務農爲生者。三百餘戶。足稱殷富。十里。駱駝圈子。多村舍。饒林木。令人眺望不倦。五里。老三台。二十五里。四十里。井子。孚遠阜康於此分界。居民寥寥。三十五里。紫泥泉。歇時已上午十時。居民二十餘戶。小舖三家。

二月十三日　住阜康城。行九十里。

下午六時。發紫泥泉。二十五里。小泉。樹林扶疏。居民二戶。二十里。大泉。有泉水滾流。清甘可飲。旁多芨芨草。黃枯乾脆。爲戈壁上惟一之燃料。小店二。專售雜物紙煙雅片等。居戶二。餘無他物。二十五里。九運街。土堡矗立。周可里半。居民五十一戶。附近以耕種爲業。二十里。阜康縣。歇東關。時晨七時十分。

阜康城周三里許。清乾隆時所築。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二百五十里。無商務。以農產爲主。地饒煤礦。又以製酒著名。可與浙紹相埒。俗稱阜康燒酒是也。歲產六七萬斤。遠賈新省南北。及隴西諸郡。

二月十四日　住迪化。行一百三十里。

下午五時。行。三十里。甘泉堡。居民四百餘戶。引天山雪水。以資灌溉。有小店二家。二十里。入迪地界。頗多小山。旋升一大坂。下坂後。廿里。黑溝驛。並無驛舍。有居民數戶。過此。坡坨時見。荒涼非常。十里。西土。十里。古牧地。將天明。車夫在此飲茶吃點心。街市有店五六家。居民六十餘戶。稅卡一。郵政代辦所一。頗爲繁盛。纏民較多。光緒二年。官兵在此斃回逆數萬人。回酋遂不能守。可謂近代之大戰場。余

以迪化雖距不遠。但恨不能立卽飛到。好似歸心如箭。因見有轎車可行。車輕而疾。乃以銀二兩。子身改乘轎車先驅。蹄聲得得。異常之速。私衷甚慰。二十里。七道灣。村舍數十家。為迪化近郊產米之區。十里。水磨溝。高山幽秀。水流清越。旁有水磨。輪轉之聲。遠送入耳。惜殘冬未盡。景色蕭條。尚無引人佳趣可言。過此。邱陵忽現。乃沿麓而行。風日晴和。曠野多樹。往來行人。馳驅牛馬。均轉頻繁。十里。城垣在望。已抵郭外。入迪化北門。經北大街。將軍署。頗覺興盛。惟道路泥濘險惡。稍一不慎。便易翻入汚泥中。復出新東門。褚君雲中。郭君供邊。王君衡如。俱已在此相迎矣。前行里許。鐵塔三座。聳入雲表。洋房三楹。綠窗耀目。奉公萬里之無線電台。居然置身其間矣。几案清潔。飲食適口。四顧山野。一目十里。於是樂乃無藝。回首長征。恍如隔世。猶以為車聲轔轔。臭氣沖天。尚披星戴月於荒村敗店中也。此行計費時半年又二十八日。共走一萬餘里。至於旅迪調查所得。以及塞外瑣談。諒亦邦人君子所樂聞道。因分附於後。以作殿軍。視為餘興也可。作為正史。更無不可。

迪化小誌

（一）地位與街市　新疆面積寥廓。地勢高峻。中貫天山。橫斷南北。於是天山之南。號曰南彊，天山之北。號曰北彊。迪化處天山之北陰。居全省之中央。在昔為西域諸國。攻奪爭掠之點。故命名亦變化萬狀。紙不勝書。如卑陸、師車、北庭、烏魯木齊、均其地也。迨及有清回亂平後。闢新疆為行省。始擢迪化為省垣。（寓啓迪來化意）鼎革迄今。仍承舊名。顧俄人纏回則尚稱烏魯木齊。（英名 Urumchi）土人又號紅廟子。（因城外有關廟四壁色紅）現全省文武官員均駐於此。實為新省凡百庶政。發號施令之中樞也。

迪化四顧羣山。土肥水甘。以言稼穡。則黍稷盈疇。以言畜牧。則牛羊滿野。以言礦產。則煤鐵金銀。在在皆有。且地當要衝。位居中樞。故北赴塔城。西入伊犂。南至喀什噶爾。東及哈密。仕宦之升遷。商賈之輸運。車馬輻輳。不絕於道。不僅此也。漢族之來，大抵近則隴秦。遠則平津蘇浙。寄身萬里。散處四方。以天山之北為最多。天山之南則甚稀。而北彊一地。尤以迪化為總匯。故入其境。耳目之所接。飲臥之所安。無異置身關內焉。在昔舊城。建於西北山頂。新城成後。遂變墟邱。至今僅遺廢井頹垣。聊供游人憑吊而已。新城為漢滿二城合併而成。時在有清光緒三十二年。周圍十一里五分二厘。計七門。除東西南北四門外。復闢新東、新西、新南三門。街巷櫛比。居民殷稠。城廂約二千五百餘戶。人口幾九萬人。

迪化雖為滿漢二城合併而成。然盛衰則殊。滿城極形蕭條。僅為市民寓宅。至若繁盛街市。仕宦館舍。則均在漢城。尤以南大街為最佳。街衢寬平。市廛雄麗。氣象甚新。有京津風。聞十年前。固亦屋脊鱗

頂。傴僂而入者。今則層樓大廈。接踵而起矣。地價遂什百倍於疇昔。且不易得。至如東西北三街。則稍有遜色。然苟力加經營。亦不難相與頡頏也。

全城市政不舉。警務久弛。故溝渠不通。汚濁異常。加以冬令大雪。恆數尺厚。春暖解凍。化為泥濘。將軍署前。深沒馬腹。步過上巳。始能安步。及乎夏日。則又苦飛塵撲面。幾難涉足。人民反處之泰然。有司亦絕不加意。滋可怪也。普通人恆騎行。或乘此方通行之騾車。富者均備有俄國式之馬車。高車大馬。鈴聲轔轔。汽車則僅有二三輛。於省府及郵務局見之。

南郭外。為纏回商業會萃之區。以布匹・皮革・氈毯・為大宗。因當道不准纏回營業於城內。恐有礙治安。故均集此。再南即為俄人貿易租圈地。曲水涓涓。樹蔭夾道。路途平坦。洋肆林立。屋宇修潔。另有一番風緻。躑躅道上。心神為怡。同一地方。華洋頓殊。低首思之。使我心痗。豈治理之未善。抑國性之判然耶。俄國領事館。前俄華道勝銀行等。均集於此。以俄人為最多。英美德次之。政權仍屬吾國。不若津滬漢租界之操縱由人。喧賓奪主。不容置喙情形也。

(二)氣候　迪化處國之西北。與東北之哈爾濱。遙遙相對。故寒暑亦彷彿。冬多大雪。高可二三尺。及乎暮春。始漸溫和。外間寒度。恆在華氏零度下之五六度。重裘不暖。噓氣成冰。人在室中。非火不溫。貧者燃以洋鐵爐。或炭盆。富者咸用俄國式之壁爐。高可一丈。周約二抱。中以火磚砌成。外包黑漆鐵皮。作圓形。措於牆隅。火光融融。終夜不停。數室生春。始不覺寒。炎暑之時。日中熱度。在百度外。然一日落西山。便覺漸適。及乎更深人靜。則又夜涼如水矣。溽暑遇雨。即須夜棉。再視博克山頭。皎然積雪。幾如置身日本富士山中。炎威之苦頓解。心神之適異常。終年雨量不甚多。農事全賴天山雪水以資灌溉。時間比津平相遲一時半。如天津已正午。迪化則尚在上午九時半也。夏季晨三時許。即鷄唱天明。入晚七時後方黑。冬季七時黎明。晚五時日落。

(三)交通　新疆孤懸塞外。山川修阻。加以地多荒涼。人煙稀少。無論與關內之行程。艱澀何如。即就本省而言。以幅員之廣。途次之久。已足興嗟。而行政長官。又抱一老死不相往來之旨。苟邊陲有警。運卒裹糧。將不知如何善其事也。茲分述省內外之道路如左。

(甲)省內之路程　本省面積廖廓。迪化至塔城伊犁。均須二禮拜。約一千三百餘里。(現迪塔已駛行汽車。約四日可到。每人車資合四十元。)至哈密須十五日。至喀什噶爾幾二月。大半均係四輪台車。騾駝亦多。然僅供運輸貨物而已。境內山路佔十之四五。其餘莽莽平原。如加修葺。架設橋樑。便可通行汽車。則行程時日頓減。境內交通既便。百物流通。企業自盛。可不待言矣。

(乙)省外之路程　新疆北接蘇聯。由塔城而北。約一千五百里。即俄國西比利亞鐵道阿爾太支線之斜米巴拉定史克站。（著者按。阿爾支線係自諾夫西比史克 Novosbilsk 南下。而至斜米巴拉定史克 Semip'atinsk 爲止。通車已久。近復接連自斜至塔什干附近。沿新邊平行作大包圍式之新築西比利亞東土耳其鐵道線。亦已竣工。舉行極盛大之典禮。引起全世界之注意。新疆將來交通。勢必益形便利。然危險更甚矣）新省棉花皮毛出口赴俄者。均由此途。故終歲車馬。不絕於道。旅客經塔城西比利亞鐵道赴津平者。約三十日至四十日便達。爲入關最快之捷徑。比年以還。旅客官吏商賈往返關內外。咸樂此途。致日有增加。陽關故道。幾鮮行人。亦可嘆也。西出伊犂。即係俄境。新俄商業。此路亦占重要地位。他日隴海伊蘭路成。再與西比利亞鐵道相接。行見歐亞之交通大變。地方繁盛可立而待。南經喀什噶爾。可至蘇俄•印度•西藏•以及中亞各國。東則地接甘肅蒙古。此途現在頗爲重要。貨物旅客。春秋甚盛。自迪化至蘭州。須六十日。沿途均有驛站。行者便之。至於商賈。則喜行蒙古草地至歸化。因無關卡之征擾。土匪搶掠故也。途屬戈壁。僅行駱駝。約三月可達。夫新疆內外交通。如此遲緩困難。故迪滬郵件。如經甘肅省。須五十餘日。或兩月始到。由西比利亞鐵道。則僅二十七日至一月便至。但祗限寄書函圖籍而已。歷來郵務長。均係外人。高級職員。歲由交部自關內派往調替。營業尚佳。辦事努力。郵局房屋。不亞內地大局。故其建築爲普通冠。

有線電報。創立幾二十餘年。雖屬部轄。實係省府所有。除原有肅迪通關內綫外。本省南至喀什噶爾。西至伊犂。北至塔城。均能通達。十五年春。復修自省至阿爾泰線。惟荒山大野。時出障礙。內部管理。又復不善。致多外界煩言。俄人且嘲爲駱駝電報。大有未必速於置郵之嘆。

民十之間。交部爲求邊陲消息靈敏起見。特與英國馬可尼公司。訂購二十啓羅華脫弧光式大雷台三座。第一台設於庫倫。完工未久。便爲俄寇佔有。其餘二座。分設於迪化及喀什噶爾。機器及運費。糜款共一百餘萬。歷時幾二年。鐵塔三座高三百尺。土人呼無線電台爲三根桿子。房屋亦佳。十三年冬。開始與瀋陽電台通報。凡關內至新省電報。甚有當日即得回音者。頗得一般民衆之信任。尤爲西商所樂用。雖價昂數倍於有線電報。亦不惜遠途求發焉。本省與喀什噶爾電台通訊。亦甚迅捷。十五年春。復與濟南電台交換電報。同年夏。更與俄國西比利亞之諾夫西比史克電台通報。成績均有可觀。惟現以政局關係。大半均已不通。加之機器陳舊。所費多而效力小。爲今之計。非改用短波電機不可也。

(四)政治　故督楊增新。起家州縣，服官西北。幾三十餘年。腦筋自較陳舊。而又服膺老莊學說。處處以使民不爭。使民不相往來為主旨。用人行政。遂不能有所新展。僅足保守而已。吏治人才既缺。愚民政策更謬。實業不興。學校不舉。軍備腐敗。財政紊亂。郵電檢查綦嚴。書報不易入目。以苟安為務。自利為用。幸天災未降。邊野無警，加以處地窩遠。音訊鮮通。無論國內紛爭至何狀態。均能免入漩渦。是以十七年中。兵革銷沈。盜賊絕跡。民安其業。怡然自得，有世外桃源之目。楊氏雄才。固足贊服。獨惜未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放開眼光。遠瞻將來。為邊彊立百年大計。致機會一去不可再得。蓋新彊之環境險惡。外有强隣虎視。內有種族紛歧。政治如能完美。覬覦自可消失。此二十年中。俄以內顧不暇。無心及此。故得如是。今後何如。頗難推測。楊氏晚年。略言維新。惜無良好股肱相輔。毫無成績可言。總之。新疆之政治。向來是保守政策。清明健全固談不到。但混亂悲哀。亦不至於。外交方面尙好。

(五)敎育　僅有俄文法政專門學校一所。中學校一所。師範學校一所。小學校五所。師資既乏相當人才。生徒又復寥寥。設備之不善。經費之不充。更不問可知。各校學宿。均不收費。法專學生。且有膏火費之津貼。畢業後。得擇尤派赴外交界辦事。學生中有志升學者頗夥。然以困於財力。無法達到目的。內地各校。不見新省學生蹤跡者以此。各校學生。蒙哈人種。尙有許多。惟纏回則甚少。蓋以歷史關係。回族向來鮮讀漢文。且為回敎敎規所不許。一若深恐文化被人侵略者然。故積重難返。不易感化焉。愚竊以為新省情形特殊。故文字上須求漢蒙回哈共冶一爐。學科上須合本省實用而設施。如工業未興。工學宜講求。礦產未闢。礦學宜注重。他如畜牧須改良。農林須促進。庶幾因地制宜。收效始宏。而獵等之弊可免。不知當局諸公。亦以為然否。

(六)實業　塞外農工商況。內地不易探悉。茲分述如左。

(甲)農　迪化近郊。土沃水甘。頗利農務。舉凡米麥黍稷蔬菜瓜菓之屬。莫不色色具備。且藉天山雪水之利。無旱魃之災。以極微之人工。獲豐厚之收成。遠非他處可比。年來新墾之田漸增。然供給他方之需要亦多。致米價因之激漲。十五年間。每石合南方三元餘。十六年增至五元。十八年已逾七元。(此數係由新省紙幣與斗量折合南方情形而得。) 然仍較各處廉。迪化之農事不得法。耕種均極簡單。收獲已頗可觀。苟加改良。定能增加產額。無待言也。現在農戶。半屬自耕己田。餘亦租自他人。均兼事畜牧副業。故牛馬羊三者。幾家家有之。蔬菜之屬。種類與內地埒。大半多自左宗棠出關時帶去。其後北平農商部。及私人携植新省者。亦年有若干種。津人較湘人勤奮克苦。故南郊一帶之菜圃。星羅棋

佈。均不數年。咸成小康人家矣。愚意裁兵殖邊。從事墾牧。最爲適當。然知而不行。空談何補。又迪化農產品中。百合最負盛名。遠賈至隴右諸郡。其味淸香甘適。別具風味。爲他處所不及。握管憶此。特爲遊迪者介紹。

（乙）商　迪化不特爲新疆政治之中心。抑亦商業之樞紐。無論平津蘇俄來貨。均須到此分卸轉運。故春秋駝隊。千百成羣。日用之品。陳肆列市。在在均備。雖處邊僻。但以政客宦歸。均集於此。購買力極強。價昂亦不惜。舉凡新奇華麗眩目動人之物。到此最受歡迎。業此者。莫不利市三倍。故津人隻身至此。用其機警。運其手腕。不數年間。使面團團作富家翁矣。津商最善經營。執商界之牛耳。有八大家之稱譽。然其由來。亦非偶然也。至於晉湘隴蜀諸幇。則瞠乎其後。有望塵莫及之嘆。迪化以困於交通之不便。貨物之難得。於是長袖善舞黠者。得施其壟斷之技。廉時搜而存之。及乎市上貨缺。始昂其值而售之。迪化此種情形。數見不鮮。凡豐於財貲之仕宦。亦羣喜與商人逐什一焉。凡平津來品。取價約昂一半至一倍不等。匯兌尚便利。並不吃虧。

自歐戰停後。俄亂敉平。俄商之勢力。漸形恢復。致俄貨充斥市場。無不咸備。羣以其價廉。故樂用之。無異日貨之行銷東三省。然而今後新疆之華商。新疆之經濟。眞不堪言狀矣。

（丙）新工業　舊工業中。實無可說。幸年來迪人思想稍改。工廠漸設。吾人可名之曰新工業。然事屬草創。新人限於經驗學識。前途能否發達。尚不敢說。茲記其大概如左。

（A）省立製革廠　爲省有事業。聘俄人爲技師。出品尚可用。惟規模甚小。出貨有限。且內容不善。時作時輟。故極覺無生氣。

（B）省立工藝廠　資本不充。僅以採煤石油爲大宗。出品未見佳。量亦不多。此外兼織造工藝。成積庸庸。

（C）電燈公司　爲迪商吳某所發起。集資商辦。於十六年春。宣告成立。然以無專家指導。致引擎馬力不足。燈不滿千盞。燈光已暗淡不明。用戶嘖有煩言。非改換機器。不能謀營業之發達也。

（D）迪塔長途汽車公司　該公司係官辦。有車三十餘輛。半爲客車。半爲貨車。係購自天津。司機人係哈薩克居多。由俄人敎練。車輛牌子不齊。各站設備不周。是其最大缺點。營業尚可觀。

（E）阜民紡織公司　爲省府所發起。商界亦有股本。然無權力。羣以此爲募捐性質。不肖官吏。甚有藉此強迫投資。致釀成命案者。機器僅一千二百錠子。由滬上某洋行定來。一半由甘肅運新。一半由西比利亞而到。致蹉時幾三載。糜費數十

萬。汽今尚未開工。廠設西大橋。地勢房屋均尚適宜。工程人員。悉由滬上聘來。日後進行。恐多不利。良以此種工業既無計劃。又鮮經驗。原料更屬爲艱。至於工人之不易招集。出品之是否能與俄貨抗衡。均是問題。以一千二百錠子爲小規模。欲求獲利。殊不敢言。加之官氣十足。徒供中飽而已。設不幸而余言果中。則失敗之後。新疆大資本之新企業。忽爾摧殘。後來者。將無人嘗試矣。

(F)機器局　爲袁大化撫新時所建。規模甚大。機器均德製。能造槍彈等。後改鑄銅元。現僅代爲修理槍砲機器等。內容日窳。腐壞漸多。內有透平機一部。係用水力發動。

(丁)鑛　新疆之利。均埋於地。故礦產極豐。迪化以煤石油金爲著名。煤則以土法採之。驅車沿途叫賣。無科學之方法。無組織之經營。及乎爲時既久。水積難採。不惜以數十百里之面積。以幾百金售去。設以新法。何致棄之如遺。石油則除工藝廠外。尚有一商辦之石油公司。從事煉取。但土法終屬不佳。且辦事人中飽爲快。致歷年虧蝕不堪。油質甚佳。量亦豐。金則工程較難。尚無人與辦。聞紅山嘴下。昔人時有金塊發見。蘊藏頗富。

(七)民情風俗　迪化之居民。漢占十之六七。回占十之三四。而漢族又分津平湘晉隴豫諸帮。回族亦有漢回纏回兩系。至於蒙滿。則式微已甚。不足一述。茲將漢回各民族情形。略誌如左。

(A)漢族　以津平帮爲最有精神。最有希望。其人善經營。喜清潔。故充滿朝氣。不染煙酒。有八大家之稱。幾握商界之牛耳焉。湘人在昔之時。從政爲多。民國後。逐漸衰退。已遠不如前。茶市尚爲所操。晉幫以經商居多。勢不敵平津。然亦占有相當地位。隴幫在政治上，現最活動。而有權力。大有取湘人而代之勢。年來甘肅天災人禍。久無寧歲。致遷移新疆者日增。至於三江幫。(指江浙皖贛言)人數最鮮，以從事政界交通工業爲夥，有江浙會館。頗宏大。雖各幫之事業不同。然無論何人。以發財爲目標。則無稍異。故極好利。但顧私而忘公。公益事宜。遂不可問矣。

(B)回族　在漢回纏回兩種。漢回來自隴東一帶。服裝言語大致與漢人同。但深目隆準多髯。信可蘭經。文字橫行。自右而左。頭戴白布平項小帽。不食豕肉。見之輒避。以耕种賣漿操屠爲業。性狠多狡。平均皆屬小康。渾噩終身。故能相安無事。稱漢人爲大敎。自稱小敎。有清東干之亂。均此輩所爲。現以撫輯有方。薄有恆產。遂亦不甘胡爲矣。纏回多來自本省喀什噶爾。爲土耳其族。虬髯偉軀。男則革履西服。戴以皮冠。或纏以布。狀如印人。女則垂辮成雙。畫眉爲一。天足豐乳。喜衣

紅綠鮮艷顏色長袍。外加長馬甲。秀美不及哈密。顏色易老。凡婦女外出。必以花巾白布蒙其頭面。人尚智巧。惟亦溫順。以營商業農爲多。其宗教之信仰。與文字之書寫。與漢回同。但言語咿咿莫辨耳。至於兩族人民、除婚姻不通。信仰各異外。政治商業上。均尙融合無歧視。故能始終安處無事。

語曰。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是以迪化之習慣。就漢人言。亦頗龐雜。各以其鄉井歷來情形爲標準。惟吉凶慶弔。大體終屬相差無幾耳。一年中。舊歷春節。停市休業。鼓樂喧天。婦孺老幼。衣紅著綠。競作拜年。舉舊習難改。邊氓尤甚。不能加以苛責也。上巳之後、氣溫雪止。於是有娘娘廟及水磨溝等之廟會。百貨駢集。士女雲蒞。競妍鬭艷。舉城若狂。雖途遙數十里。風塵十萬斛。亦不惜扶老携幼命駕奔至。然究其實。並無何種新奇之事。僅優孟衣冠之點綴。蓋邊氓娛樂無方。假酬神演劇之機會。藉以稍舒其生活之沉悶。與夫曠夫怨女之隔膜而已。中秋前數日。年行賽會遊行一次。盛設鹵簿。廣備鼓樂。長逾里餘。時恆三日。全城空氣。頓覺緊張。滿街滿屋。奔走坐列。煞是大觀也。接連又有公園廟會。車馬盈門。羣來遊園。炎暑未退。花草猶榮。觀劇賞景。最有興趣。纏回漢商。多設臨時小店。雅稚餐室於其中。凡售點心馬乳諸肆。生意莫不發達之至。一入冬令。便索然無聞矣。此外端陽中秋重九冬至諸節。其習俗亦與內地相同。故不贅言。至於回族。新年約在舊新三月間。除夕日。廣製餅餌之屬。饋遺親友。元旦。相率道賀吉祥。平時禮拜日。至各教堂聽阿洪(卽牧師之類)講可蘭經。祈禱拜祝。習以爲常。人死。則先淨身。並將全體毫毛剃光。後以布裹緊。置於棺內、臨壙時。將棺放於穴中。再從其下。抽去底板。屍入穴內。上覆以板。然後塡土築坟。而儀式甚簡。終年除冬令雨雪外。喜遨遊山水名勝之區。徘徊樹蔭花棚之下。或品茗喧談。或蘇烟狂吸。或挾琴絃高張。佐以咿唔歌調。或起婆娑酣舞。衣袂翩翩紛飛。(俗稱爲偎郎)又性好馳馬。控制如意。對漢人尙服從知禮、優秀者略明國勢。蠢愚者直渾然罔覺也。

新省雖遠處邊陲。未沐文化之澤。然民多畏法。見吏如虎。一年之中。大辟之犯。僅數數見之。惟按其罪。殺人越貨。則絕無其事。大半均屬奸情而已。設循循善誘。導之以禮義。必易成爲優秀國民、可斷言也。

(八)社會生活　物質上之生活。尙屬可以安然處之。茲分述其衣食住如下。

(甲)衣　在吾人理想中。以爲塞外遐荒。完古樸質實。無浮奢之好。孰知踵事增華。未遑多讓。舉凡錦緞羽呢。在在皆有。羣以江南時尙爲樣本、茍一遇有自津滬來者。無論一衣一巾。尺寸花式。都爲迪人所注意。嘖嘖稱羨愛。故中等以上之社會。

均衣冠楚楚入時。不亞內地。貨價約比平津昂至一半。

(乙)食　米麵蔬菜雞鴨猪牛羊均有。惟魚鮮筍類。則甚難得。春夏時。城西河產之小鯽魚。爲左公攜新所遺。市上尚能見之。每年冬令。有額敏河運來之冰魚。長約徑尺。肉粗無味。聊勝於無而已至於蝦蟹鰻蜊之屬。則望梅止渴。僅能於罐頭食品中求之矣。

(丙)住　城內房屋。大半均屬卑小之平房。或以泥築成。或以磚泥合建。屋頂均係一面平。略斜。覆以土。不用瓦。可以扶梯上登遠眺。如游屋頂花園。室內有土坑。完全北方風味也。年來新建築。多層樓大廈。或西式房屋。空氣新鮮。光線充足。可見進步不少矣。至其生活狀況。特製下表。

生活費一覽表（十七年製）

品名	數量	價格	附註
米	每百五十斤	七元	
猪肉 雞	每斤 每二隻	二角 一元	
雞卵 蔬菜	每百枚	一元二角 無定價	新上市品均極昂其餘尚不高
菓子 房屋	每間	無定價 約一元五角	甚賤 一月租金
俄國布 綢緞	每尺	無定價 一元至三元	甚賤可比滬價

就以上情形。不可說其生活不佳。但邊僻鄙陋。耳目極苦。書報寄遞。已實不易。又復百端扣留。是智識方面苦。舉城無一娛樂場所。足以消遣孤陋乏味。沉悶非常。是精神方面之苦。而環觀全城市民。均屬酷好雅片。遂致鳩形鵠面。一望生厭。言語則常識不足。舉止則暮

氣沉重。獨每逢廟會。及奔走若狂。其餘博弈狹邪。尤爲一般人民消遣之良法。事固可懲。情亦可憫。欲救斯弊。非提倡平民敎育。增設高尚娛樂場所。並嚴禁弱種病民之煙毒不可。

新省地廣人稀。工資因較他處高。凡修髮沐浴。其值均昂。且不滿人意。如多移技師工人前往。必受歡迎。

迪化雖無劇場之場。幸尙有京戲。時於廟會中見之。惟藝多淺薄。優孟衣冠。粉墨登場。不能引起人之興趣。祇可聊勝於無而已。此外尙有所謂梆梆子米胡子等。表情頗能入神。惜辭句欠工。有傷大雅。其音呼呀。爲秦腔之一種。恐係由甘肅省所流入。土人極喜此道。

新省十數年來。未經兵革。故氣象升平。不知有人間慘事。社會上遂得安寧而有秩序。足衣足食。樂其所業。此亦特殊之情形。足以誇稱於世者也。

（九）名勝

（1）公園　民十後。全省釀金創立公園於迪化西郊之西大橋。糜資十餘萬。佔地幾十畝。中塑前督辦楊增新銅像。藉爲楊督紀念。其地茂林清泉。沉靜雅麗。有池沼•亭榭•畫艇•彫閣之屬。中西參半。輝映引勝。爲新省首屈一指之名園。比之南京之第一公園。可稱較勝多矣。每屆春秋佳日。仕女如雲。熙熙攘攘。涼亭啜茗。輕舟沈瓜。流連忘返者。眞不知其數也。仰首西視。則爲紅山嘴。山巖壁立。甚爲奇兀。上建梵宇。香煙甚盛。門前即西大橋。長逾數百步。橋下水聲澎湃。若海上之外白渡橋。秋夏年行廟會。游客尤多。園內園外。車馬行人。備極擁擠。

（2）農事試驗場　場址在東門外里許。中多花卉。香氣溢人。有亭二。可拾級上登。遠眺四野。場後樹林森然。惜地方狹小。範圍有限。侷促無旋身之處。且年久失修。圯廢日多。致游人漸減。亟宜設法整葺始可。

（3）水磨溝　在東門外。有十餘里之遙。車行約一小時。沿途空曠。樹林鮮少。而峯迴路轉。漸見涓流。至則草木葱蘢。鎮市在望。山岩泉水。分陳於前。心神頓爲一快。有水磨數處。巨輪飈轉。機聲隆隆。不絕於耳。土人利用水力。藉以磨麪。命名之由來即此。過此前進。地勢愈高。景色愈美。古樹參天。蒼翠欲滴。入門後。拾級上升。平宇數間。寬宏壯大。旁多聯語匾額之屬。爲游人吊古危臣思君之舊作。惜塵沙蛛網。不能久坐。俯視流水潺潺。樹木扶疏。則又不忍遽離。過此越嶺而前。景色益麗。水聲益急。細玩清泉。冷冽異常。令人寵辱皆忘。而自高下降。匹練橫空。大有瀑布之美。尤足嘆爲觀止。其旁有亭榭朱欄。可供憑眺。夏時遊人紛至。輒終日不肯去。實勝服一劑清涼散也。是園爲清季戴瀾戍新時所建。就勢佈置。得天然風韻。土人稱爲瀾公園。後戴瀾奉旨准予回京。此園遂公開於衆。雖距城甚遠。遊人亦不

惜命駕旃臨焉。山下有機器局。局旁有溫泉，水多鹼質。浣衣者浸漬稍久。不加氣力。取而曝之。卽潔淨無汚云。

（4）南山　離城甚遙。處地極高。往遊者。須費五六日光陰。始能瀏覽。全勝，車行一日。可抵山麓。再捨車易騎上升。山中有寺刹可休。憩飲食均備。無用裹糧。山中羣峯遠列。雪光耀目。老樹參天。瀑布飛地。皆千年古物。幽邃涼爽。無與爲比。而氣候甚寒。雖在盛夏。游人仍須攜帶棉衣。故避暑者必豐其行裝。熱稍退。卽須遄返。其冷有如此。

（十）將來之希望　迪化之剖解。已如上言。可知天產之饒。含孕之富。不可謂係窮鄉。獨惜人事不足。致一無可述。當遜清末葉。袁大化撫新時。頗具刷新志願。實業人才之訓練。工廠機器之購置。全城馬路之規劃。在在積極進行。不幸鼎革事起。袁氏匆匆離迪。後起無人。遂使十九年來。一無寸進。連前人一番慘淡經營之苦心。棄之。惟恐不速。此則游新者不得不爲迪化惜。更不得不爲袁氏悼焉。今者。楊氏殂矣。深願治新者。放開眼光。打起精神。努力邊務。專心政治。置國內紛爭於不顧。任國防重寄於屏藩。爲先烈賢豪之後起。爲吾民種族留餘地。此則不佞遊新後之將來希望。同時並盼國人未雨綢繆。將新疆問題。共同切實研究。須知三十年後世界之重要問題。恐卽新疆問題矣。此言屬實。閱者幸勿輕視。容後當另文與常世明達商榷之，茲不贅矣，

塞外瑣談

（山林野火）每於秋夜。步行庭中。四顧岑寂。昏黃不見人影。正欲反身入室。忽仰視博克大坂。火龍蜿蜒。長逾數里。余怪極而號諸人齊集。不知以爲何事。乃指以所見。衆人熟覩火光灼灼。照耀頗遠。時或東伸西縮。時或忽明忽暗。久漸消失。亦不知其原委。後遇土人。以此事詢之。始悉博克大坂古木參天。漫山不斷。年事既久。枝枯易焚。樵夫牧童。偶一不愼。星星之火。遂成燎原。山上風烈。往往一燒幾十里，惟白日不能見。黑夜便洞鑒無遺。不足奇也。於此亦可見森林之盛。無人管理。焚林損失。已是普通事。未免暴殄天物矣。

（靈雀窠）秋盡冬來。有呼售靈雀窠於道者。因佇足視之。片薄如餅。約大碗口大。色澤灰黯。僅售七錢五分一枚。茲述其本源以留考證。靈雀窠產於北疆之伊塔一帶。天寒多雪。爲全省最。故一年之間。鳥雀死亡。不知其數，惟靈雀一種獨存而繁。後土人加意研究。始諗其窠巢之結構特異。大半均是駝絨羊毛諸纖維質品所成。輕而軟。堅而美。片片如機器出品。以之製衣。溫暖勝於絲棉。年老者服之。四肢不覺寒冷。於是功用大彰。羣乃而出搜尋。銷售附近。惜爲數有限。不易遇見耳。

（柳花）產於烏蘇。爲柳樹之花。他處不可得也。色靑爲佳。捲收小如碗豆。一經泡開。大比玫瑰花。淸香撲鼻。性寒。產量有限。故價甚昂。

藏於鐵罐中。可以經年不壞。暑夜月下。啜飲一杯。沁凉異常。

（蚊蚋斃人）客有自阿爾泰來者。謂其蚊蚋之大。幾逾胡蜂。夏季行人。均不敢走。往往為其咬成不治。即騾馬之屬。亦時有倒病於途。故不得已而行此路時。亦必晝伏夜行。竭力準備。以防不測。吁。世途危險。眞在在均足置人死地。可不殆哉。

（五指凍失）十五年冬。新省郵務局長携僕自西比利亞鐵路來新。甫至塔城縣。大雪半人高。氣寒之烈。無與為比。由塔至迪。途次墮於雪中。幾不能覓得。後經救起。因右手未戴手套。五指遂遺失不可接。成一殘廢者矣。

（上帝廟宣誓）國府成立以來。文武官員宣誓就職。視為隆重之典。此制早已實行於新省。其大旨相似。足堪記述。先是故督楊增新。深慮貪吏害民。有玷官箴。故特建上帝廟於城北。規模壯麗。氣象嚴肅。凡文武官員掛牌後。例須先至上帝廟自陳。赴任以後。矢以清廉。苟有賄賂擾民之事。甘受夭殛。然後楊始欣喜。但就事實上言。仕宦而至外放。遭遇最不可得。畢生希望。即在於此。清廉自矢者。能有幾人。然究不敢胡為矣。亦不可謂無效果也。

（郵電檢查）新疆好如一祕密國。其內容如何。無一敢道。入境出境。中外人士。均須聽其准否。及到省矣。又復一舉一動。暗中監視。郵電檢查。非常認眞。毫不忽略。各縣亦然。郵件如家信中之兒女事。都不便說。苟有談及新省內容。指摘當局者。輕則扣留。重則傳去親訊。電報局長係親信人物。尙較寬大。獨對無線電台最厲。除派檢查員外。再加漢兵監護。又恐漢漢相袒。不盡妥善。復加回兵。互相監視。故均嚴密非常。

（人盡可夫）南疆一帶。纏婦最淫。朝秦暮楚。不知廉恥。故其俗荒靡。桑中陌上。穢聲盈耳。苟兩情相愛。便成夫婦。偶不如意。便各分離。往往一婦有閱人二三十者。據方硯農稱。喀什噶爾一隅之纏婦。無一貞潔可稱。人盡可夫。得歐風之先云。

（阿爾泰採金）阿爾泰之金。在新視最為著名。採金期間。為四月入山。八月出山。天暖可以工作。逾時便不相宜。現今採金人數。年約二三萬人。憧憧不息。極為熱鬧。省府僅收金課。餘均自由。惜用舊法。完全視各人命運。採得多少。毫無把握。大半為俄人收去。成色不甚佳。以之運津。須較足赤減百分之五。

（偎郎）纏回喜作偎郎舞。每於春秋佳日。樹蔭之下。載漿飲樂。飲畢起舞。其數或四或二。且舞且歌。步法整齊。合拍。旁有鼓樂。其音鏗鏘。亦頗可聽。吾儕觀之。不諳意義何在。然相傳已久。似與西洋舞略同。不可謂無藝術價值也。

（匿名函）新省自楊增新治理以來。境內盜匪不聞。兵革銷沉。商安其業。農事於耕。但頗患民自用。諸多專制。譽之者稱為世外桃源。

毀之者詈為混世魔王。然又不敢公然斥之。往往以匿名信見寄。內中或畫一烏龜。或寫王八二字。偶為檢查員查及。卽不予遞。故楊氏均不能入目。終有殺身之慘。亦可哀矣。

(放炮祈晴雨)迪化附近。如天久不雨。或久雨不晴。楊氏便親至博克大坂祈禱。以放炮為最後辦法。市民聞之。便色然以喜。雖屬迷信。間或有驗。據稱此習已久。楊氏故不得不如此。以順民情也。

(用夏變夷)蘇俄自新舊兩黨分裂後。舊黨無立足國內之餘地。不得不逋之於異邦。新疆毗連俄境。且生活易甚。於是如水赴壑。羣求入籍。余在北疆一帶。見有俄婦。頗多嫁於華人。衣服鞋襪。完全中國式。但黃金之髮。碧綠之眼。則其本來面目。所生子女。膚白髮黑。混血種矣。俗呼入籍俄婦。為二賫子。

(迪化水太壞)省垣婦女。大半淫靡。貞潔甚少。或倚門賣笑。或私自隨奔。心語目送。便結良緣。此乃教育不發達。職業不易圖。以及好騖浮華。少見世故所致。奈一般人士。謂係天山雪水。飲之令人淫。是以風氣靡靡。無法救藥。全以此罪水。未免為水叫屈矣。

(外交勝利)南關之外。洋商林立。十五年時。有華人某。服務於德商某洋行。偶以事故遭譴。大班竟披頰數下。以洩其憤。華人怒。乃至省署外交使樊耀南處控之。傳訊後。得其實。責大班不應侮辱華人。須加賠禮。並勒令限期出境。否則將停止營業。大班不得已。竟悻悻回國。

十五年春。俄領事至省府來談判局部通商條約。竟要求新疆全省礦產。俄有優先權。他國不得開採事。新省當局。咄咄稱異。外交使樊(時曾任迪化道尹兼軍務廳長)在座。乃侃侃以蘇聯對外宣言。素以打倒帝國主義。輔助世界弱小民族為號召。貴使何以提出此種違反宣言之要求。實使敝國對蘇聯失却同情心。殊為貴使不取。倘再提及。敝國決先昭示全世界。徵求公正之批評。俄使語塞。不敢重提。

總之。樊之為人。頗有幹才。為新省文官中之第一。民衆均極信仰。十七年刺楊之役。失敗被難。殊足哀悼。余以為政治活動。則可有其事。若謂赤亂。未免冤矣。國人因路遠。不明眞相。信筆書及。特誌其實行如上。九原有知。可稍平其抑鬱孤憤矣。(完)

新西蘭試車記

秦理齋

歲聿云暮。朔風凜冽。北半球冰膠湖上。雪滿山徑。繒纊無溫。草木凋零。而南半球春日融融。正是山明水媚鳥語花香之時。吾人處此萬里庭戶輪軌交通之日。正不必倡消寒之會。大可鳩集良伴。作南國之旅行。既擴聞見。又避寒威。南半球之陸地。東有南美。西有南斐。其適在吾國之南而相距最近者。厥爲南洋羣島及澳洲 Australia 與新西蘭 New Zealand 南洋諸島。國人游者夥矣。澳洲與新西蘭。則以僻處南太平洋。非歐美航道所經。罕有往游。即詳知其地狀況者。亦殊寥寥。考新西蘭在南緯四十度處。其距赤道之遠近。殆與我國北平相若。澳洲在其西北。當溫熱二帶之交。幅員之大。幾與美國相埒。兩地孤懸海洋。與外隔絕。數千年來。洪荒未闢。直至百餘年前。英人首往殖民。山林始啓。嗣後移殖日衆。工商漸興。成爲英國自治領土。迄今大都市中。舟車輻輳。道途平治。文化藝術。斐然可觀。雪梨之跨海大橋。長達五百呎。爲世界第一大橋。更以土曠人稀。寶藏初啓。民殷物阜。失業不聞。實世界一片安樂土。據最近統計。澳洲境內。平均每十人可有汽車一輛。其物質文明之程度。可以概見。然其內地。仍有石器時代之土人。與夫珍禽異獸。如袋鼠食蟻獸鴨嘴獸鳳尾樹之類。皆北半球所未見。可爲訪奇擷異之助。最近上海英僑某君。自備汽車。於遨游本國之餘。以半載光陰。馳車兩地。盡覽其山川名勝。歸而撰文。付刊於字報星期副鐫。以誌壯游。而於新西蘭之游程。紀述尤詳。爰爲迻譯。以供導游之一助。

余輩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乘蒙古利亞輪離滬。取道蘇彝士。先返英國。沿途所經。如新加坡•檳榔•可隆坡等埠。距余初見時。相隔已二十年。景象全異。莫不有猛速之進步。而其風景亦皆各具一種風格。海行得此。殊可喜也。及抵法國之馬賽 Marseilles 即驅車至蒙的加羅。Monte. Carla 作爲吾人游覽里維拉 Riviera 之大本營。在彼小駐兩星期。以汽車馳游附近名區。蒙的加羅景物最勝。喀錫諾 Casiro 徒負盛名。以吾儕觀之。似亦無足留連。在彼日夜以金錢生命作孤注之博徒。固不足以語夫清游也。（按里維拉爲歐洲著名游區之一。係指法國尼西 Nice 至意國斯柏西亞 Spezzia 一帶海濱而言。當阿爾匹山入地中海處。氣候溫和。風景清麗。山游海嬉。無不相宜。蒙的加羅爲歐洲著名賭國摩那哥 Monaco 之一都市。多別墅園林。其劇場甚著名。）嗣即雇汽車取道沙摩尼 Chamonix 至愛斯萊倍恩。Aix-Bains 在阿爾匹山中。作四日游。一路嵐光山色。美不勝收。尤以繞行白朗峯與沙摩尼時。耳目所接。爲生平夢魂所難忘。車資不昂。惟車夫不諳英語。而余

輩又不習法語。幸途中所需尚無感困難處。馳游既竟。遂乘火車往巴黎。勾留一星期。作第二度之觀光。

迨六月一日渡海峽抵倫敦。余輩先期函訂之摩里斯奥克斯福汽車已裝配待發。遂於此後六閱月中。駕游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九千哩。飛駛原野。跨越山林。天地妙景。若無窮盡之活動影片。徐徐舒展呈異觀於眼前。游覽之樂。誠爲生平時未遇。嗣乃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攜車登里墨那輪船。渡洋赴新西蘭。汽車裝箱運輸等費共約四十二鎊。

船自蘇桑浦敦 Southampton 起碇。即遇暴風雨。停泊懷愛德島 Isle of Wight 者三十六小時。迨風力稍殺。始復進發。第四日過麥提拉島 Madiela 停泊六小時。畀乘客一覽葡萄牙古島之機會。此後十日間。船行大洋中。水天茫茫。不覩陸影。亦竟未遇片帆。舟中乘客日聚甲板。或運動。或舞踏。或相博嬉。各擇所好。加以海平如鏡。涼風習習。雖居孤舟。樂乃無藝。將抵巴拿馬前一夕。船主集衆於甲板映演運河影片。詳講其歷史。聽者固莫不驚其工程之偉大。皆有急欲一覩之心矣。既而抵科隆 Colon 停泊一宵。科隆爲運河東口鎮。內雜居熱帶各地土人。列肆多售絲綢珠寶及東方器物。光怪陸離。亦殊可觀。

翌晨七時三十分駛進運河第一閘。嗣是在一小時內。連過三閘。船身浮起八十五呎。而入加頓湖 Lake Gaton 湖爲築堤建閘後人力所造成。蓋萊塞浦氏 De Lesseps 始鑿運河時。擬令河水與海面相齊。及美人繼之。以山麓數處堅實。幾不可鑿。而加敦河水量尚足敷航行之用。乃設閘疏湖。以資畜水。船入湖中。復開足速率。航行四小時。兩岸風景如畫。山峯數座。孤峙湖中。尤有島嶼縈繞之致。嗣入喀里白拉隘處 Calebra Cut 數哩間。曲折行羣山中。綠樹清流。峯巒掩映。無異置身圖畫中也。聞此段河工。迭遭土崩。最稱艱險。曾耗工程家無量心血。始克底成。吾人今日得安駛其間。省繞南美數萬哩之航程。皆前人努力之所賜。而吾輩所以報之者。亦唯有爲人類服務。以期造福於來茲。迭相報施。造成燦爛光明之世界。乃人生哲學之根本原則。此吾人於景仰先烈之餘。所不能不引以自勉者也。既而船出隘道。再歷三閘。降低八十五呎。停泊巴拿馬市。

巴拿馬運河地帶。屬美國管轄。有河工人員及美陸戰隊常駐。其間保護運河。其地棕樹敷蔭。園林相接。名花異卉。四時不絕。亦世間一方樂土。拔爾波亞 Balboa 土鎮與巴拿馬故城。俱在地帶旁。中央阿美利加之土着。與日印僑民。聚居其間。華僑亦不少。海濱雖炎熱。尚非不可居。

船出巴拿馬。即入太平洋。自此至新西蘭。三星期中。水天相接。所過陸地。僅畢凱恩島 Pitcairn Island 而已。島民爲變兵流犯遺

裔。孤居洋中。唯恃海船過境。以所產菓蔬竹器爲貿易。此三星期之南太平洋。適值風晤浪靜。氣候亦不甚炎暑。舟中人仍以跳舞運動門牌消遣。絕無岑寂之感。當船抵畢凱恩島前。船主復爲演講島民歷史。佐以幻燈。亦殊有興趣。

吾輩未抵惠靈登埠。Wellington 卽在海上度耶誕。晨間照常作祈禱。下午乃縱爲歡樂。舟中亦設耶誕樹。乘客咸有贈品。自一便士一包之菓子鹽起。至婦女所用之吊襪帶止。往往因人而施。以爲笑謔。某客似染其髮。則得洗滌粉一包。見者莫不軒渠。抵惠靈登之前夕。適過國際日期線。遂自十二月三十日一躍而爲一九二九年元旦。未得一辭殘歲。（按船過經線一百八十度時。東行退一日。西行增一日。如線東爲星期日。線西卽爲星期一。此線謂之國際日期線）及抵新西蘭首邑惠靈登。乘客轉以良伴分散。不無惆悵之色。蓋海行三十八日中。除首數日外。皆波濤平靜。人人意興甚豪。談笑讙然。相與殊樂也。客中有數人。因欲避去英國冬季寒威而赴新西蘭作漁嬉者。又有數人。則作省費之環游全球。將取道澳洲蘇彝士而返英。

吾輩登岸後。先將汽車略加修改。俾適合於山行。遂以兩月半光陰。在南北兩島作四千哩之壯游。乘汽車周游新西蘭者。宜加入南北兩島汽車協會。納費十先令。充臨時會員半年。期內可享受會員一切權利。卽旅館膳宿費。亦可減價十分之一。島內大道。皆豎牌指示途徑。又有指南書及地圖。可供行車指導。其道路雖不及英格蘭蘇格蘭之平坦。但已有數百哩良好汽車道。又有數百哩正在改造中。此外亦有粗具路基。未加鋪砌。若值雨季。勢難通行者。惟指南書地圖與汽車協會通告內。對於此類道路。均有說明。令人注意防避。海關對於旅客所攜汽車。祇須繳存押稅三十二鎊。俟出境時發還。

新西蘭景物之清麗妍妙。亦世界一大好游區。其湖泊山川瀑布之偉麗。綠樹田疇之清曠。隨在令人逗留而不忍去。旅館大都清潔舒適。食物亦可口。每人膳宿之費。日約一鎊之譜。

新西蘭有南北二島。吾輩先游南島。自惠靈登渡海峽至畢克敦。Picton 立卽驅車登山。穿布勒山峽八十哩。而往霍克的加 Hakitika 觀佛蘭慈約瑟冰川。Frang Joseph Glacier 自畢克敦至霍克的加。途經市墟多所。昔皆以金礦而興。今亦以金竭而廢。敗垣殘壁。荒無人烟。五十年前此間盛產之砂金。現已粒顆無存矣。

由霍克的加往觀佛蘭慈約瑟冰川。繞行羣山間。穿狹隘小徑七十哩。一路原生野林。漫山遍野。湖光海色。若巨鏡浮林表。日光下照。明媚晶瑩。氣象萬千。途中渡小溪無數。雨後則盛漲。晴則涸。類多未架橋梁。某次過一溪。時方盛漲。水深三尺許。不克渡。乃宿小客棧一宵。翌晨起視。溪水幾涸。汽車潑水而過。毫無困難。其他溪澗亦皆類

是。佛蘭慈約瑟冰川。偉大爲世界冠。長約八哩。其盡處猶寬及半哩。拔地約九千呎。而兩岸峻坡。仍滿生鳳尾樹及着花小灌木。彌望皆綠。亦一奇觀也。

迨折回霍克的加。乃取道烏的拉山峽。Otira Gorge 穿亞瑣山隘。Arthur's Pass 而入康德堡平原。Canterbury Plains 馳行兩日許。抵帝加浦 Tekapo 與布喀克 Pukaki 兩湖畔。湖在柯克峯 Mount Cook 下。其巔出海一萬二千呎。終年積雪。雲霧掩映。彷彿歐洲之白朗峯也。嗣以山徑封雪。繞行平原一百五十哩而抵貝讀白洛克。Pembroke 游瓦那加湖、Lake Wanaka 湖在萬山中。四面峻峯陡起。皆高八千呎以上。如張翠屏。並有絕佳之旅館。供游侶下榻。

湖游。竟乃向昆士湯 Queenstown 進發。以五哩之程。驅車登四千呎高山，渡溪澗二十八次。逾嶺後。又以二哩之程。降落六千呎，路既狹隘。行車須極審慎。但風景之美。亦有非他處所易覩者。第路險澗多。雨季恐不克通行耳。昆士湯背山面湖。爲新西蘭娛游最勝處，山則連峯積雪。高皆七八千呎。湖名華加的浦。Lake Wakatipu 景物之美。亦爲島中諸湖最。餘如各種球戲。以及釣魚畋獵之屬。均較他處爲勝。

自昆士湯至帝靄瑙湖 Te Anau 後。乃捨車步行。三日而抵米爾福海股。Milford Sound 沿途險峻難行。而風物如畫。米爾福爲世界著名風景之一。以山勢峭拔。不克築大道。僅能步游。往返約需十日。夏日自惠靈登開往墨爾邦 Melbourne 之輪船。間或繞道過之。

由帝靄瑙湖至杜尼亭。Dunedin 所經多橘園農場。頗似英國農村氣象。嗣乃遵海北歸。經克里斯邱樞 Christchurch 而抵畢克敦。渡海返惠靈登。途中過都市數處。皆可游觀。有凱古拉 Kaikoura 者。尤爲海濱有名風景區。

惠靈登爲新西蘭首邑。政府所在。工商輻輳。文物可觀。余輩小住數日。縱覽郊市後。乃馳車游北島。先循西海岸進發。至於萬加紐。Wanganui 爲南北兩島風景河中之最美麗者。河長約二百哩。發源於島之中央。曲析行山谷間。迴流急瑞。水清見底。兩岸懸崖峭壁，鳳尾樹叢生其上。頗有中國巴蜀三峽氣象。中游以下。山勢漸舒展。兩岸林木茂蔚。異花不絕。其間一百四十哩。可通舟楫。

更進至哈威拉。Hawera 乃牧場間一六市鎮。當地汽車協會書記。招待慇懃。曾導余等參觀一規模絕大之奶油乾酪廠。其出品大都輸往英國。市外不數哩。即爲愛格蒙山峯。Mount Egmont 拔地八千二百六十呎。有良好之汽車路。蜿蜒上升。達四千呎之高崖。俯瞰林野遠海。景物如畫。此峯絕類日本之富士山。吾輩車行三日。

此峯常在左右。此處汽車路為新西蘭之最佳者。與英國良好汽車路相若。踰嶺卽為廣大牧場。綠草如茵。牛羊十百為羣。放牧其間。有儵然物外之觀。旋抵惠多瑪山洞。Waitomo。Caves 洞內多石鍾乳。或壘壘下垂。或玉筍戟立。作諸異狀。最奇者曰蟲生洞。Grow-worm Cave 其中穹然若一大室。有發光小虫。叢棲石間。光芒閃爍。如萬點明星。又若百道流霞。倏忽萬狀。允為世界奇境之一。

翩抵奧克蘭。Auckland 位於地股之上。為北方大城。工商頗盛。海灣內島嶼羅布。景物清妍。附近有漁村。可作釣取深海魚類之大本營。海中饒劍魚鯊魚之屬。劍魚尤大。往往有重至一千磅者。奧克蘭之北。海灘平衍綿亘九十哩。多良好浴場。其中六十哩。大可飛馳汽車以為樂。又有政府保存之原生林。中多大膠樹。有周圍五十呎高至一百五十呎者。估其年齡。至少在二千年以上。

自奧克蘭折而東南一百五十哩。為羅都魯愛。Rotorua 以沸泉著稱。且多大噴泉。作種種異狀。每一噴吐。蒸氣上騰。日光映之。若彩柱徹雲霄。又有沸淖泥水。沸騰若一大鍋。亦為他處所未見。更東南百哩。為韋拉凱。Wairakai 亦有沸泉瀑布之觀。自此越泰拉偉拉山嶺。Tarawera 卽至那庇爾。Napier 更南一百五十哩抵惠加里毛那湖。Lake Waikaremoarna 湖在牧場間。與前此諸湖景又不同。自那丕爾至惠靈登二百十三哩。所經多富饒之牧場農作地。道路平坦。便於馳驅。而逾越三千五百呎之里墨台克山嶺。Remutake Mt. 尤饒奇趣。

余輩在新西蘭四千四百哩之車游。於此告終。遂摒擋赴澳洲。新西蘭人自具一種風尚。待人接物。和靄可親。汽車行與汽車夫。對於道路狀況。皆能舉實詳告。余輩獲益不淺。至於島中土人。未見有受教育者。第在北島。見有工人無數。似為飽食懶惰之民族。

新西蘭居民。雅嗜跑馬競走。是以大小市鎮。咸有跑馬競走之場。且到處有良馬。有供馳驟。惠靈登•奧克蘭•與克里斯邱樞。為新西蘭三大都會。場內設備之善。地位之佳。在他處實未之多覯。汽油價則大市鎮二先令。邊僻小邑二先令八便士。路中每隔若干里。輒有汽油站以資取用。歲中自十二月至翌年三月。為車游最勝時。此際天氣多晴少雨。氣候亦不甚炎熱。游侶如未自攜汽車到處可雇。甚為便利。

吾輩攜車至澳洲。在墨爾邦 Mulbourne 登岸。後周游維多利亞 Victoria 西南威爾斯 South West Wales 昆士蘭 Queenslahd 與南澳大利亞 South Australia 各洲。勾留六閱月。馳行八千二百哩。吾車歷經英國新西蘭及澳洲三處。先後行二萬里。始終未生障碍。亦可云堅固耐用矣。澳洲雨量較少。地方亦不及新西蘭之發達。但風景之美。則未見多遜。且饒珍禽異獸。為北半球所未見者。雪梨 Sydney 墨爾邦 Mnlbourne 白里斯本 Brisbane。及阿台萊特 Adelaide。附近多良好汽車路。旅館普通不甚佳。但亦在改良中。余儕澳游既竟。卽乘輪至爪哇。換輪返上海。此行往返共十有八月。水陸十萬餘哩。繞地球一匝。可謂生平之壯游。而旅費則並不甚貴云。

加拿大旅行事業

沛。甘。

每年在加拿大邊境經過的遊歷旅客人數在五百萬以上這許多遊客此去彼來好像一羣一羣的移民隊他們爲了增進康健尋求快樂。流覽勝境和休養精神所花的一筆旅費。現在成了加拿大的第二實業大收入。那個數目除了全國的小麥收穫外就要算到這項遊歷費的收入了。每年國外遊客留在加拿大的旅行費差不多在三萬萬元左右。眞所謂國家「看不見」的出口生利事業哩。

已往十年中。加拿大旅行事業的發達。實在是很可驚異的。一千九百二十年至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中間。外國遊客花費在加拿大的金錢大約有一、六八二、〇〇〇、〇〇〇元。至於這個數目的用途怎樣。教人很難想像。因爲像這樣一筆鉅款的花用。是很可疑惑的。

溫哥武島之森林



也許看了下面的一個比較。可以明白這個所謂旅行費者了。依據政府公款報告。國家「戰事與解散軍隊」項下支出約一、六九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樣很可以看見已往十年中。到加拿大遊歷的旅客。他們所在的一筆旅行費給政府去付戰爭與解散軍



華德東湖國家公園唯美山頂上之旅行隊

隊的鉅大支出。相差不過數千元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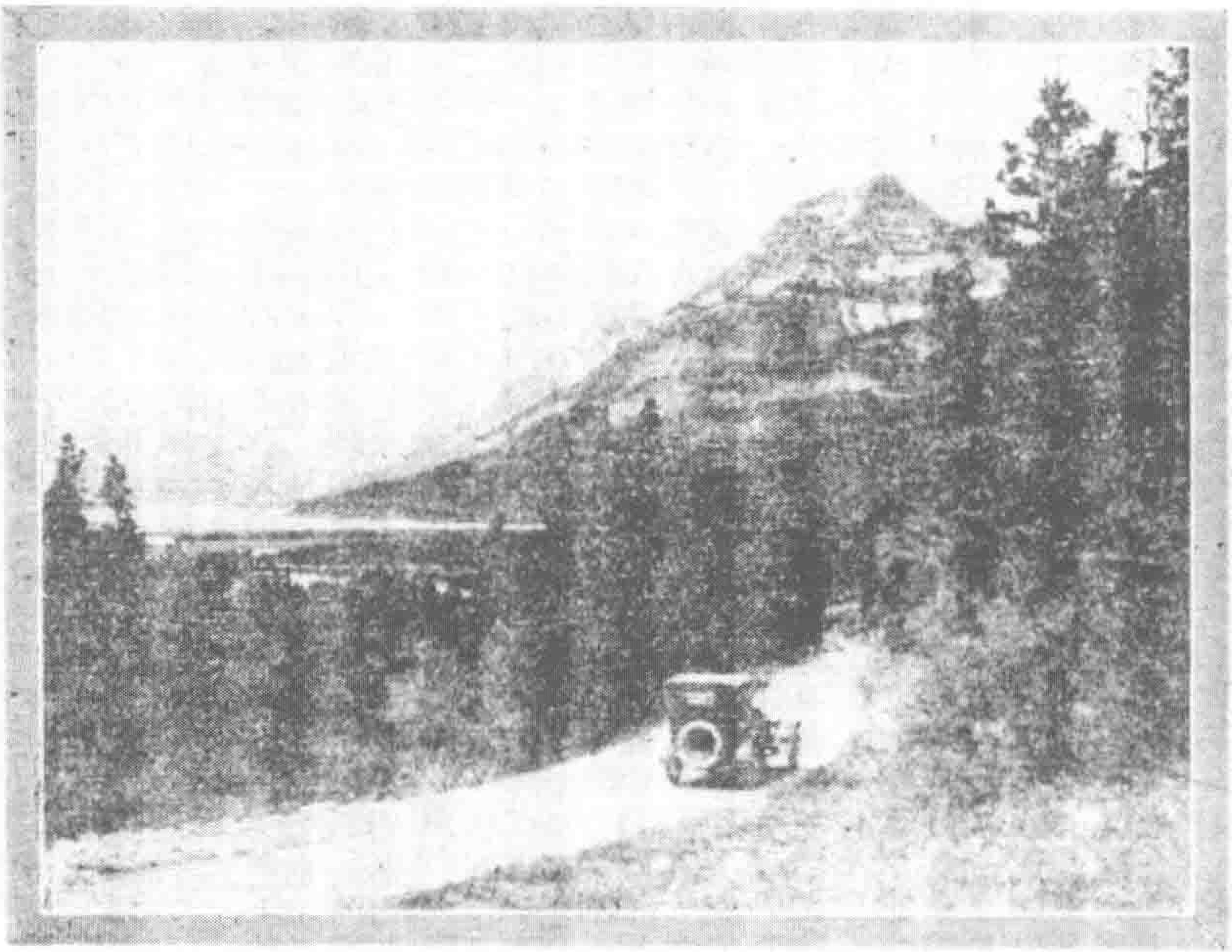
所以這項新事項的日漸發達。已經達到重要地位。所以能引起國內領袖經濟家的注意。也就不足爲奇了。至於旅行事業的發達。更復有限止可言。加拿大境內各著名大旅館。裝煌華麗。服務週到。是他們的特長。還有水陸兩方面鐵路和輪船的交通。也是鈎心鬭角。設備完美。世界其他各地。難能望其項背。

高原大道的發展進步。也有同樣的精神。因了這個關係。遊歷的旅客爲之增進不少。加拿大境內有四十二萬五千英里的大路。其中十五萬五千七百五十三英里均經改良。成爲省系交過的主幹大道。在這個新開闢的地土上。有這樣的成績。也是頗不容易了。還有一樁可以動人的就是加拿大全國的人口。比之大紐約尙彀不上哩。

加拿大居民因爲有這樣的建業精神。所以使一個新開闢的年幼國家。日進月盛。造就了許多驚人的財源。從落機山到海岸。其中各處的大量投資。很少人能夠想像到他的數目。千里路長的鐵道。外人到壯觀的森林裏。和美麗的大湖旁。遊客在這些地方。都可以露宿取樂。還有許多近代的大旅館。設備完美。建築華麗。使那班夫•爵士杯公園•莫司科客•茂萊海灣•聖安德立海灘等許多地方。各自成爲商業的大中心區。

加拿大各地像聖約翰、蒙得里爾、多侖多、溫尼伯、及溫古武等。對收到遊客的一種新實業。他們的前途很是光明。

加拿大與世隔絕的一問題已經是好幾年的事了。那時候水道祇有夏季可通道路祇有路線。不能通達任何地方。至於鐵道呢。不過東西相接連罷了。所以在奮門的時期中。荒原上的草長得很高大。各稱實業祇有一些立腳點。至於識得加拿大的眞正美麗的很少其人哩。有兩種原因使得上述的情形大爲變動。這兩件就是汽車和良好的道路。到了目下飛機的運用又是大得其時了。北部各地早已用海上飛機作爲運輸之用。對於將來振興旅行事業非常重要因爲有了海上飛機可以達到幾百處美麗的大湖區域。那裏可遊釣露宿。和其他的娛樂現在時候不過幾個高興的遊歷家及樵夫們偶而一到罷了。



華德東國家公園之大道

自然有了行駛汽車的大路。加拿大的旅行局而立卽改變。那與世隔絕的大障礙完全給道路打破。引動了幾千百萬的遊客和這個新地方去接近。有了這樣的道路。開闢了許多人跡罕到的地方。那里有湖澤。有美麗的風景。遠過於人們所意想的。在加拿大人還沒有料想到那地方要這樣的興旺之前。坐了汽車去遊歷的旅客數已不少。據國家統計局的估計。一九二九年到加拿大旅行的人。所花的錢大約二八九、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二〇八、七四四、〇〇〇元是坐汽車往遊的旅客所用去的。一九二九年車數的增加約計百分之二十。一九三零年的最後計數當然還要增加。如果從頭算起。那復從一九二零年起到現在汽車旅行者的增加數已達三倍之多。至於前途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千九百二十年的時候。外國遊客往加拿大施行所費的錢計八三、七三四、〇〇〇元。一九二四年增加到二四八、八七六、〇〇〇元。一九二九年增加更多竟達二九九、一八八、〇

〇〇元。這幾個數目都是國家統計局所編製的美國商會估計這些旅客所買的進口商品一九二八年時價值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同年美國商會估計美國遊客在加拿大所花的旅費共二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元。而美國汽車經過加拿大邊境遊歷的其數不下三、六四五、四五三輛。

又據國家統計局報告。一九二九年爲旅行而駛往加拿大境的汽車四、五〇八、八〇九輛。加拿大所得的利益較了前年約增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這是什麽意思呢。這是說觀光、旅行、運動、露宿、垂釣、遊獵等種種活動。可以在一個國內舉行大部份的地方優遊自然不爲近代文明所拘束。不過良好的道路和進步的交通方法使人常常去接近。

加拿大的旅行事業前途十分光明。這是無可疑義的。落機山區、盎太立屋湖域、聖老倫斯及沿海濱等處美麗壯觀的地方。都歡迎旅客們前往觀光。那里能夠得到居住上的種種舒適美感。

小巧的居住地方非常需要。最好在道路近旁或者近湖的地方。有家庭式的小逆旅。那里可以得到舒服的臥床簡單而豐美的餚饌。將來這種旅館事業的發達。常視需要而轉移。還有道路兩旁小溪大湖附近的適宜露宿地位也很需要。這件事想地方政府常能加以充份的注意。關於露宿地點的標準和管理尤極重要。一則與旅客的安全舒適有關。二則常有火燒森林的危險。免得可寶貴的樹林受着意外損失。

公共汽的需要更是日甚一日。除了後有自置汽車的旅客用作長途旅行代步之外。還有許多人喜歡個人遊歷。他的日用所需可從公共汽車上得到劃一的定價。

加拿大各省區都曉得良好道路的重要。道路的進步影響於全國經濟狀況並不在少。因爲良好的道路可以吸引遊客。從此生利。所以道路的有關於社會經濟。也不可以忽視。像加拿大那樣沒有完全開闢的地方。道路的能夠增進文明進化格外關係重大了。加拿大還有一條接連東西橫斷大陸的大路決不可少。這條道路一定能夠與築他的需要。現在已能看見。這條路的重要。好像一八八五年建設橫斷大陸通連全國的鐵道一樣。

如果橫過大陸的鐵路。大有關係於國計民生。那後橫斷加拿大的高原大道。自然能使社會及經濟生活格外進步。或者照着現在的情狀還要前進。

鐵路和水道的運輸。也極便利。一個人在目下從蒙得里爾到溫古武。若然坐火車祗須八十九小時便可達到。這種火車的設備較了任何地方的爲考究。

加拿大的天然利益所得獨多。許多巨流大川。都成爲商業運輸

上的要道。聖老倫司的河道將內的商品運往海岸幾及千里。還有無數的急流。勇湍崎嶇懸崖。及千曲百繞的海岸。使得這個河流大道成爲旅客興趣集中的地方。

據國家統計局調查。從美國坐火車或輪船到加拿大遊歷的人。一千九百二十九年較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增多一五四、〇〇〇人。大約高增百分之十。還有估計這班旅客所花的金錢較前年加多七、二三八、〇〇〇元。

加拿大境內尙有許多的大湖爲旅客及露宿者所不知者。還要等待先鋒的人去探視。更有整千累百的地方。人跡不到。爲理想中的露宿勝境。山區小徑常常加闢闢爲官道。每一年遊客們總能得到一個新奇的區域。城市裏的居民。因有火車、公共汽車、及飛機等種種代步。能夠常常與新發現的湖川及新認識的風景接近。這個就是加拿大所供獻的。她的汽船服務於七大洋之間。她的運輸公司佈滿全球。航行迅速的大西洋及太平洋渡船。每星期往加拿大一次。對於全世界的交通服務上很有關係。

上面所說的不過是些將來發達的背境罷了。加拿大的南面有人口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這些居民是全球出名的大旅行家。他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家門外的大路都是接向加拿大而去的。全球三二、〇〇〇、〇〇〇輛汽車百分之七十七在美國。這些置有汽車的居民。其中百分之五十。多是接近加拿大而容易駕駛前去遊歷的。

還沒有完全開闢的加拿大地土較美國略大。祇有居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然而境內有聯省的網道大路共總有一五五、七五三英里。加拿大太平洋鐵道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運輸組織。還有加拿大國家鐵路。在離海岸一千英里的蒙得里爾內地有最長的路線。更和紐約橫過大西洋的運輸事業相競爭。每年總可以看見從美國到加拿大去的遊客增加無已。

海上飛機。無遠弗屆。載客人到從未到過的湖域。已開闢的新路。常令遊客得到新的風景勝地。而旅客也是常常想多開眼界。與名勝接近。一九二八年沿了魁北克的格司鉢半島開築一條新道路。於是摩托車旅行家就能到加拿大區域中最崎嶇而又最美麗的地方了。自從這條道路完成之後。那許多人跡罕至的村落。以前祇有從海道可達到的。現在就有成千成百的汽車來往不絕載客前去觀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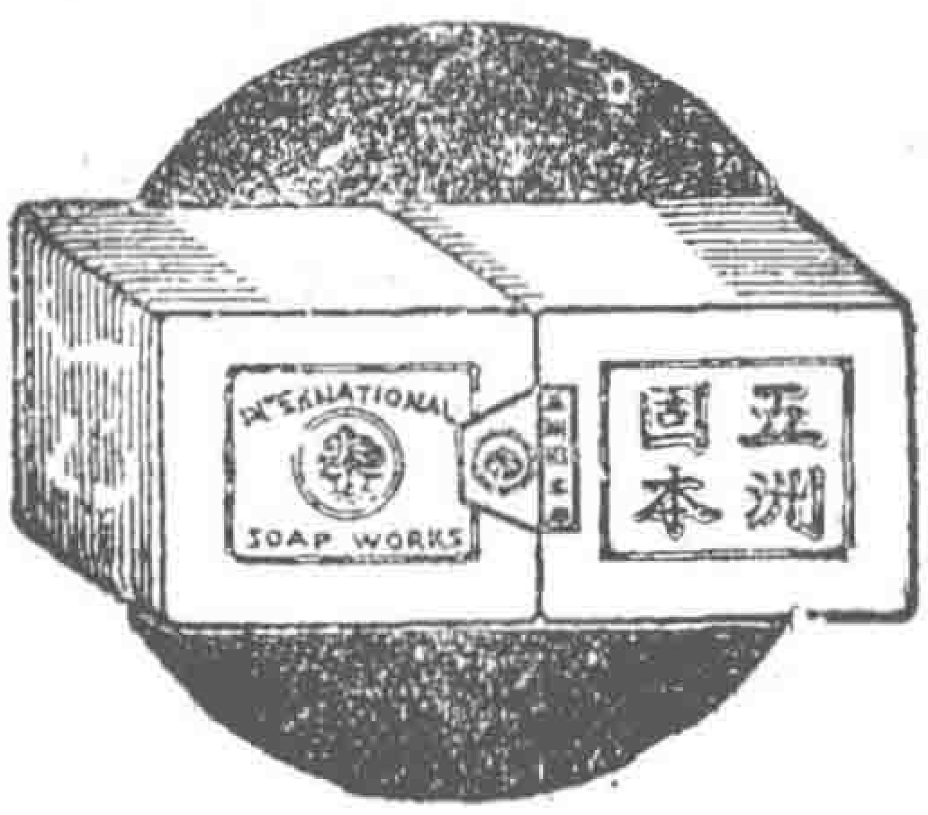
在加拿大不一定夏季纔是假期。春天可以玩湖。秋季就在樹林中旅行。冬天確可以跑冰賞雪。一年四季都有各別的樂趣。其中尤以冬季的戶外運動爲旅行者所最喜歡。因冬天的北方氣候最合衞生而增加人的興趣。青年們常常在寒天中找尋他們的樂趣。像

夏季一般，許多可以寓旅的場所。對於冬季的運動。非常注意。譬如滑冰、乘雪車、等等設備。應有盡有。即以蒙得里爾一處而說。每星期末一天。常有十輛火車載客開往老倫登地方去做滑冰遊戲。至於別地方的遊客在冬季裏。跑到加拿大冰天雪地裏。尋求樂趣的。更在少數了。

加拿大真是一個十分富有的地方。她有自然界的財源。像森林。礦產。水力等等。還有許多美麗名勝的地方。更屬用之不竭。像永流不盡的泉源一樣。所以今後旅行事業的能影響於他的經濟發展。却是不可輕視的一件事哩。

全國馳名國貨

五洲固本肥皂



上海徐家滙五洲固本廠製造

原料純淨
堅結耐用
肥皂之王
國貨之光
愛國君子
購用莫忘
杜塞漏卮
民強國富

五洲美容霜

滋肌嫩膚



美容妙品

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發行

車中雜記（一）

張少微

1由可倫比亞至聖約瑟（Columbia, mo.-St. Joseph, mo.）

我於炎熱的午后揮汗首途了。長途汽車站離居所約五百步。房主的女壻爲我携着兩個提箱。閒話着一仝走至車站。時爲三時二十分。由聖路易開來的汽車尚未及站。車站是在可倫比亞之正街（Broadway）上。汽車往返。行人如織。而炎陽的餘輝猶令人汗流浹背。在車站候室外等車的行人中有若干男女同學。不免一一周旋。藉消枯立靜待的死寂。

移頃。汽車駛至。乃與房主的半子作別。提了兩箱。匆匆登車。於車后之末座坐下。一時車外語聲喧囂。步履雜踏。握手者。接吻者，叮嚀者。不一而足，又頃，車夫檢票。檢罷，鳴笛爰即款乃離站駛去。

位於我右者爲一女同學識我至稔，

『哈，張君，你上那裏去，』她似乎很喜歡遇見了我。

『哈。到加利佛利亞去。打算於太平洋岸玩一暑期。』我答。同時還了一個笑。『你回家去麼，』

『是。加省誠乃一個可愛的地方。夏天既不熱。而又滿是近熱帶的景色。可爲消伏的良所。我於五年前去過一次。美感的印象至今猶存于腦際。令我渴羨不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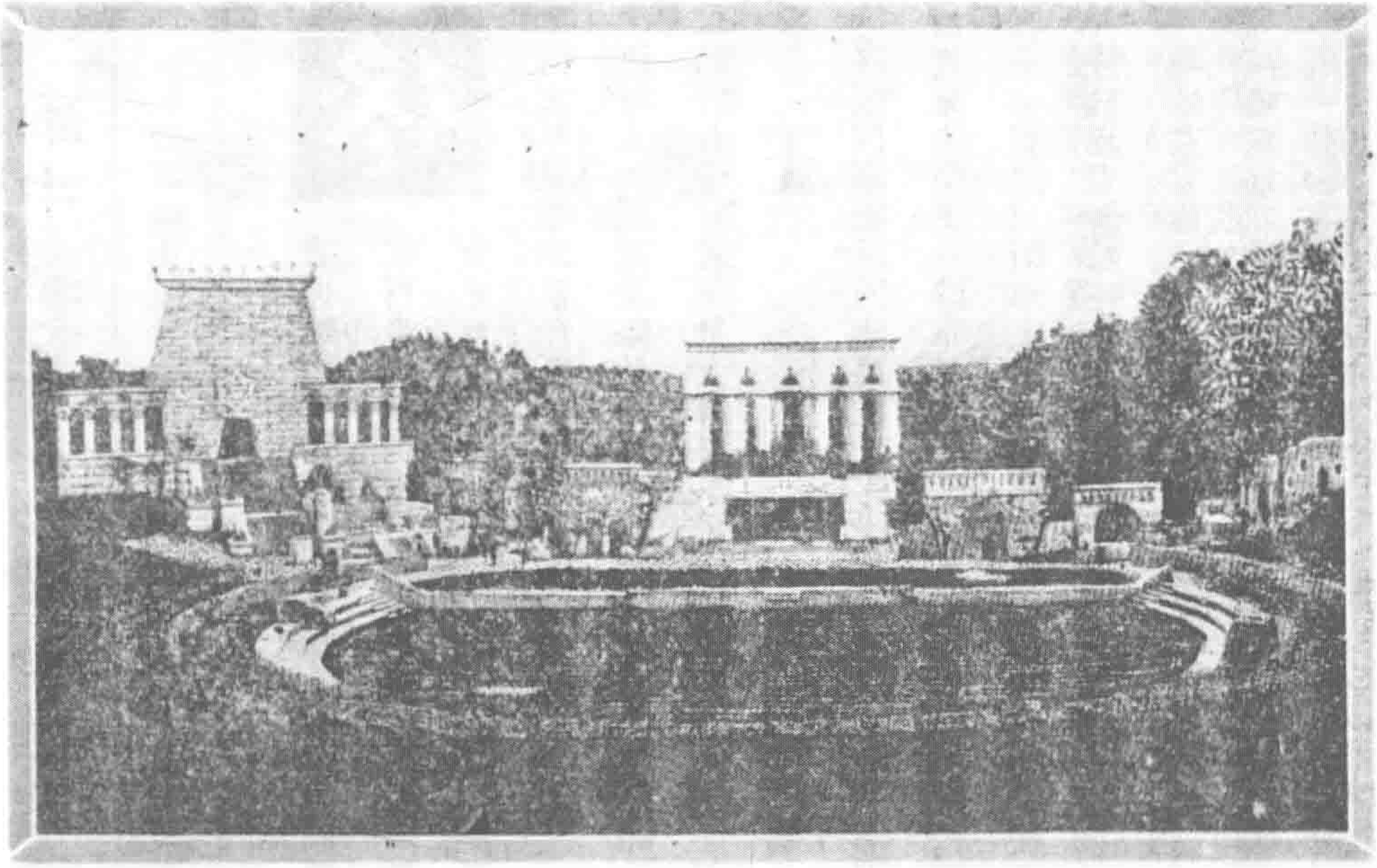
『加省與我國之廣東相仲伯。溫和的氣候爲菓品的中樞。爲居住的美地。而熱帶之樱杉。洋畔的溫流。尤爲詩人的意境。畫師的天地也。』

『張君。我實在忘不了你前者在我們的宗教班中講演的「孔子的倫理」。使我對孔道的眞諦有一明瞭的了解。而爲西方的所不及。』



聖約瑟城之査利街東望

七—四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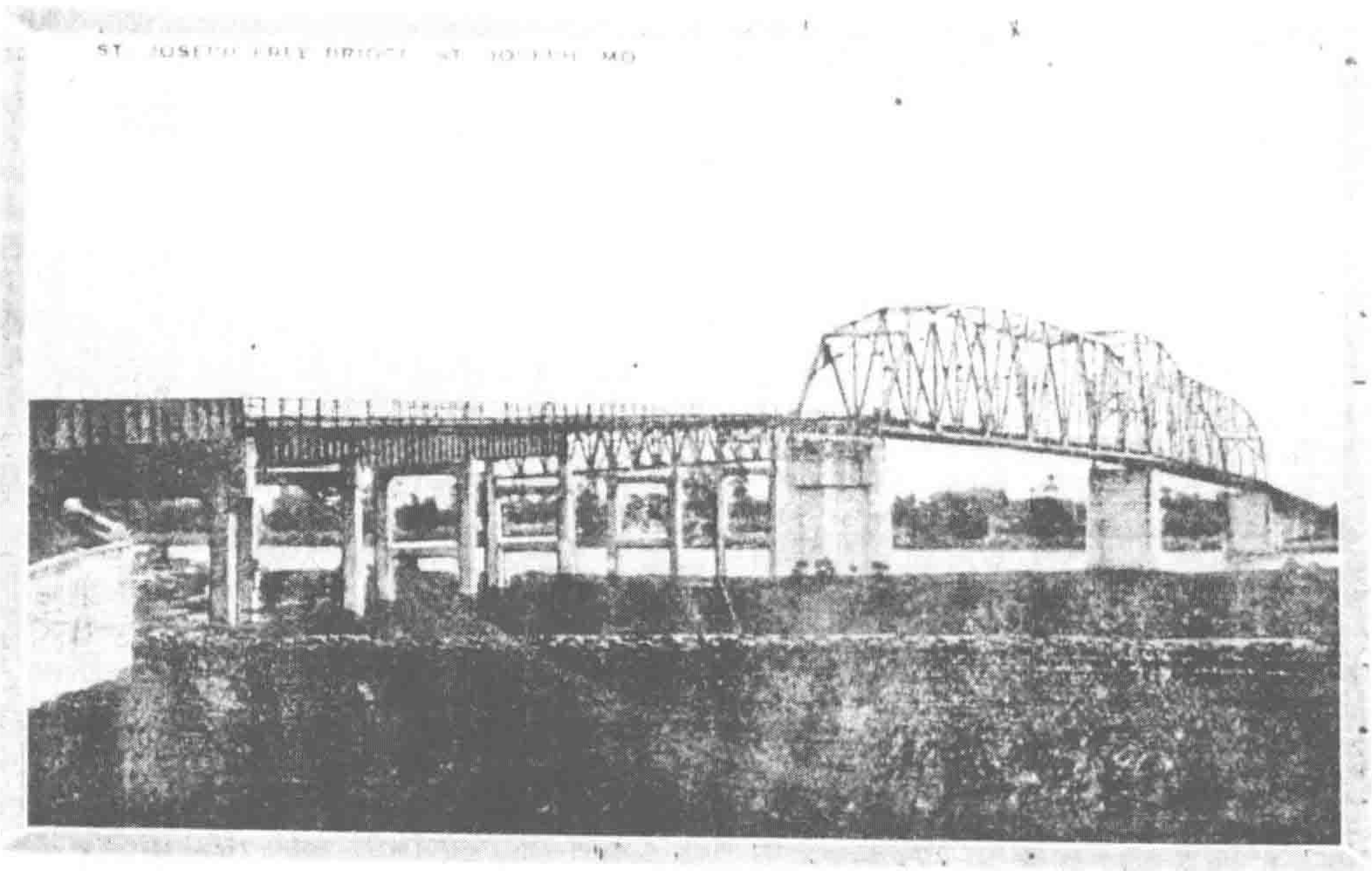


聖約瑟城克若公園中之自然圖技場

『是。孔子的大道實能致用於任何時代中之任何社會。因爲道德B人類之有倫次的和愛的向上之羣生活的至寶。西人之最大的錯誤卽是把孔子當着了一個宗教的教主。把其學說作了聖經佛經。孔子並不是一個宗教家。他最不喜歡談神鬼。把他當着了宗教家是小看了他。把他的學說給降了等級和重要。他是我們的先師。世人的先生，他是一個道德家。倫理家。哲學家。他的學說的基礎卽是「己所不欲勿施與人。」一五千年來他是亞東的光。而歐西近代於物質文明過極。道德淪落。羣生活動搖之際，歡迎孔道的趨勢日益顯着。此今日東西文化並合的呼聲之所由來也。』

於談鋒熱烈中車抵莫別拿(mɔdila)。車停後，遂携箱走出。餘時車復駛去。乃於街側向車內女同學揚手作別。莫別拿爲一小鎮。狹衢冷落。無可觀瞻。由此去至約瑟須改乘小汽車。因該路狹劣。大長途汽車不克駛行。頃上小汽車。向至約瑟開去。暮夙颯颯，頗有涼意。車中至極岑寞。遂與車夫閒話。擬車夫言。車抵至約瑟時約在十時前後，並此車及送我抵該城之后卽行開回。車夫謂現時腹餓甚烈。更以一人駛車回來之一途孤寞爲愁。

及不肉克非耳(Brook f eld) 已入夜境。車夫把車停在街中。謂去就食之卽回來。黑暗的大地。無聲的街心。使靜坐車中的我感無限的無聊和冷落，遂取出紙烟。吸而消時。但車夫却杳如黃鶴。於是我乃走出車廂。徘徊街心。夜寒益熾。餘時。車夫還未回來。爰乃回



聖約瑟自由橋

至車中假寐。又餘時。車夫口啣雪茄走來。『等急了吧。』他立在車外笑問。『沒有。』『我實在是餓了。我今天只喫了早飯。一至到了現在。將才喫了一大盤肉排。哈哈。』他吸了幾口烟。又向我說道。『我去我一個人一會就回來不然我一個人自在約瑟開回來實在太無味了。』

於是我又於車中靜待着。移時。車夫與另一人笑話而回。登車嘩然駛去。這時車中到不岑寞了。他二人東挪西批。談笑風生。很是有趣。

夜色深沉中車行很速。習習冷風自窗側射進。越過賣德爲耳(Meadville)。瞬抵至約瑟城。及車至聯合車站 (Union bus station) 時鐘已連響十下矣。我耐着冷意走出了車廂。進了站至票窗。詢問之下。方知由看色城 (Kausas City) 開來之大長途汽車須翌日午前十一時方到。爰乃携物走出。而送我來之小汽車早已駛去矣。我向左行了約二百步至在查利旅館 (St. Chaleo Hotel) 入館。簽名。付金。爰即入室睡去。及明旦。倦意始稍解

2. 由聖約瑟至旦物 (St. Joseph, mo.-Denvor, Colo.)

聖約瑟爲米蘇里省有名城池之一。其人口之庶。商務之盛。雖亞於聖路易。但其幅員之廣。地式之幽。足與之京。清涼的早晨 (五月卅日) 尾着薄弱的日曦。我走出了聖查利旅社。慢步亍亍沿途觀瞻。越過了男女青年會會所。觀光了聖道學校。乃折回至查利街頭。

人往人來車輛絡繹。煞有生意。

我立於南第七街(S. 7th St.)東望。眼睜所及。又是另一景色。遠處綠樹葱蘢中之教堂的鐘樓兀然挺立。一式一樣。比比皆是。使我迷夢至黑暗世紀以前的百分之百的宗教化的羣生活。目今教派之繁。以美國爲最。卽以米蘇里大學之五六千學生而論。除約三分一味於宗教者外。所屬之教別者共爲五十餘種。其類別不可謂不衆矣。然加以其他不知名的。數目之大。尤足以駭人聽聞。

移頃。入一咖啡館午餐。食畢。時約十時許。遂復至通衢間散步。行人益衆。電車與連城電車(Interurban)不絕於途。令人注目。街右爲米蘇里電影院(Missouri Theatre)。院外的裝潢極至華麗。而斯時日場影片已在演映。俄頃。忽有男女幼童四五十人魚貫走至。咸衣冠楚楚。快意陶陶。至院前排立不動。於是一老者走至排前。手置紅色小票數十張。一一分與幼童。分完。幼童們乃向右轉。行相與入院。惜是時陽光極弱。不克攝影。記者每以爲恨。

十一時迫近了。爰乃緩步歸至查利旅館。修息頃刻。卽携箱而去。走至聯合車站。以待汽車來臨。站內面積不大。售雜誌糖菓與冷熱飲食者佔其半。室中人影依稀。很是冷寞。餘刻十一時。而車還未至。乃往詢售票人。回謂不久卽至。於是走至售冷食處坐下。飲奶食食。枯然而俟。及至十二時半。車仍未到。遂又詢問售票人。謂大約半途出了病。不能按時駛來。諒餘時卽可抵站。於是我坐立不安。百無聊賴。擬出游。又怕悞車。坐等。耐心已去。在狹室中我漫步往返徘徊着。很感寥索。一時。一時半。二時。相與逝去。所冀抵站之車仍悄然無聞。不得已。車與售票人刺問。於是伊乃用長途電話詢問至路易汽車站。答謂車已在途中。電問的結果使我稍感有所冀盼。乃坐而默待。又約過一小時。汽車至矣。雖然較所定之時間遲到三四小時。但因就途心甚。也不以爲憾。此車甚大。可坐三十人上下。爲大太汽車公司(Attantir and Parifir Stages, from Coast to Coast)的。日夜開行于紐約·芝加哥·聖路易·紐兒林·看色城·旦物·鹽湖城·羅斯安·和三蕃司之間。

是時車中前座胥已有主。爰就後位坐下。移時。車夫檢票。檢畢。車卽開去。車中搭客共爲十六人。男十三。女三。有一男女係由紐約乘來而至羅斯安(Los Angeles, California)。餘都由沿途諸大城而上。末座二人。一爲米蘇里大學學生。一爲青年德國人工於美國。現由首都華盛頓(Washington' D. C.)至柯羅拉多斯樸閏(Colorado Springs, Colorads)。有此二人我遂無復寂寥了。

車過聖約瑟自由橋(St. Joseph Free Bridge' Mo.)時已是嬌光晚照的時候了。距城漸遠。遞入鄉區。形色倏變。獲感乃異。沿途售瓜者不絕於徑。售西瓜之廣告最足惹人視線者。厥爲一木製

瓜。直徑約丈許。下以四腿木架高約三丈許持之。瓜之前面係已切去一片。淺紅的裏面鑲着深黑的瓜子。煥然露出。而瓜之外周綠色嶄然。鮮美愛人。久懷渴欲的旅子望而不禁垂涎三尺焉。

鄉色很是動人。成羣的牛。黑黃相間。尋食田野。村落寥落。人烟罕覯。有時低樹成林。野兔跳躍。有時犬吠鷄鳴。鄉童嬉玩村頭。而這時車中客人的談笑聲也不絕如縷地囂於塵上。

及坎浦郊野(Camp Joy)車停。客人紛下。至便所。至飯館。忙張一時。是處爲一小城。距林肯(Lincoln)約一百二十五哩。十五分鐘后。車又開去。

半時許。抵佛而司城(Falls City)。車停半小時。爲客人晚餐之所。大街(Main Street)上滿是人和車。兩例屋舍高皇。商務很是可觀。城事辦公所(City Hall)是較白的。巋立街左。頗有聲勢。

我們的汽車又馳往其前程了。餘時車忽停駛。視之。原來前面有兩輛汽車對撞了。車夫和所有之客人勿然走出。往而審視。一輛尙新的歇勿賴(Chevolet)倒在馬路溝側。另一輛農人的舊佛而特(Ford)前二輪撞去躺在路心。一滿面是血的農人立看爲其妻擦面上的血痕。傍面站着的幼女哭插着臉上的血跡。嶄然。聞新車上的老太婆受了重傷。現已送至臨近的醫院調治。所幸兩車上五口人命當時咸未喪失。肇事的原因是因爲農夫的舊車讓路讓的太慢。新車開來很快。一時收止不住。爰乃有此結果。這種種車的使人望而流淚的事。在美國是家常便飯。前幾年紐約一城的撞死人的統計差不多是一小時一個。其餘如芝加哥•克利佛倫•鮑而蒂模等大城的撞車死亡率皆足驚人。按統計的提示。被撞死最多者。厥爲未成年的兒童。此種原因也極淺顯。即是因爲城市商務愈發達。城中的空間愈狹小。結果兒童們缺乏運動場所。逐嬉玩室外和路側。促成了粗心的車夫爲殺童的罪犯。因此近數年來美國各大城中之兒童游戲場運動很是動目。羅斯安之每一電車上懸有一長厚紙板。上印着。

『請你務必慢開。看見路側的兒童的時候就等於你看見了你自己的子女。公益局啓』

我們在二車間巡看了一會。大家即帮忙將街心上躺着的舊車推至路側。把撞了的車輪挪至一邊。於是各返車中。鳴笛駛去。但一幅目不忍覩的破車與血人的圖像洵難立即於腦中消滅也。

但。及我車駛近俄不恩(Auburn, Neb.)的時候。我車也發生了毛病了。原來一個後輪已經洩氣。須要換易。大汽車易輪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重上下螺釘又極費力費事。更易輪乃一污穢的工作也。於是車停于路之右側。客人齊下。二三愛動的男客乃佐車夫換易車輪。其他客人有膝地而坐者。有至就近人家飲水者。有立

而閒話者。有圍看易輪者。有小步漫游鑑賞鄉色者。而一對中年婦人走過馬路。近入了樹叢。移時而回。手置青酸小桃若干枚。擲送各人。人食之。咸吐出。大呼酸酸不置。

約一時半。車輪易妥。笛鳴一聲。嘩然駛去。

俄不恩為一小城。無可參覽。捨一小電影院外。頗惹人注目者僅為一悄然立於道側的至米罐頭公司 (Canning Co.)而已。

頃過鄧龍(Dunbaor)。只一農民銀行尚可觀。餘皆强於小家風味。有頃。及恩代利亞 (Undellia)。街外之公共墓院很是嚴麗。石碑纍纍。供花充斥。而兩蹲大砲亭然對立。尤為添色良多。

萊不銳斯克省之首城林肯終于入目了。以人口之多和幅員之大而論。在萊省之各大城中林肯為第二——鵝罵哈 (Omaha) 第一。林肯有居民約八萬。入街衢。高廈鱗比。商務興隆。人來車往。音樂喧闐。煞是大觀。車於街之繁盛區停約一刻鐘。客人俱走出。就近觀瞻。或就食購物於旁側。道間極其整潔。路寬而車停有序。行人衣冠之齊淨與車輛之新麗。足示是城人民之富饒。住戶區尤其清雅。遠離市聲。間於叢樹。為納福修養之天上人間。

黑暗振開巨翼了。視線因以縮小。而疲意由是大增。至害是亭師 (Hastings)已近子夜。黝闇的車廂由是充滿酣適的睡意。話聲無聞矣。

翌日為禮拜日。早四時三刻醒來。兜窗近視。路徑淋濕。始識夜間曾雨。向空辨之。白霧迷濛。細雨如織。別無可分。移頃。抵馬哭克 (Mc Cook)。細雨已止。天朗氣清。很是怡人。咖啡罷。身上暖意立增。於是乘精神清爽的刹那子車中又味日出之美。

幾聲俚歌驚醒我的晨夢。原來車中客旅咸已坐起。談話。吸咽。整頭預備于前站早餐矣。過一山。約三丈高。卽至北卜納他 (North Platte)。時為七時車停客人俱走至火車站內之盥室洗漱。後至一咖啡館早餐。美人對于早餐很是講究。先食水菓或飲菓汁。於是喫蜜塗煎餅或煎肉煎蛋和烤麵包。後殿以一杯或兩杯熱的濃的咖啡。自然東方人對此咸不習慣而不甚注意焉。

一抹晨陽吻着大地車軌迤邐。站側冷靜。好一幅晨幽俏照。甜蜜的新鮮的空氣倍增人之晨興。三五客人乃漫步站外。或遙望空落的遠是浴神于神祕的境地。或近玩為隣的嬌艷的幼樹一抉造物的天工。

車夫又換了。於是各自登車。出票與檢。頃卽與晨曦薄照的北卜納他作別。

平原已過。童山繚繞路側。又呈一番新鮮的氣象。山腰。山谷。及山麓上之牲畜爭覓食物。頗為近日社會中之貪得忘形者寫照。

不覺中車行的速率遞漸減小起來客人咸各詫異。因為此車現

時已經較所定的時刻晚了四小時許。不應再行慢開。於是各人的視線胥集中于車夫的手法。按車夫的動作。他的確是在試加速率。但只聽車響而速率愈來愈微。移時車夫開車于路之右側。停之。回頭向客人們道。

『實在很抱歉地告訴你們。現在車中的汽油已經告罄。不能再行一步。只好停此以待機會。』

大家聽了很是失望。因為一則首途心急，再則停止荒山路側，實在泊索悶煞。於是皆不滿意于車夫。以其不負責任。前站忘了上油。車夫也是無法把客人們的有形于面的飭詞一一嚥下。立于路旁吸咽以冀希望來臨。客人們也一一蹣跚走出。四望無聊。無所爭事。記者與二青年遂離車揉行上山。一窮千里目。童山易上。大石一二。位于土中。安樂如座然。俯視無數石子。形色互異。各爭檢拾。納于袋中。以作紀念。有幾種不知名的植物。形與仙人掌彷彿。獨秀生存。表示歡迎。及巔。四巒在目。呼呼其風。視線待然無垠。饒有至趣。於山巔嬉玩一會。即相與下行。抵中途。見距此約數丈遠之低山半腰上。躺着一個玻璃瓶。似為他人酒后所棄。我等爰乃拾石擲打。中者極少。不克碎之。路側觀望之其他男客。以為我等擲打一蛇。遂一一走來。冀藉分樂。迨至方見我等所擲打者非一動物。乃一玻瓶。既已走上。伊等乃各檢大石。對準拋打。惜與我等無異。無能碎之者。移時。一青年氣煞。乃尋一巨石。雙手擒之。走近丈餘。擲而碎之。各人始哈哈尋路下山。

若干旅車都風馳般駛過了。我等異常焦急。因為等侯過久。頃自前面開來一車。車夫擺手止之。而車行甚速。並未停留。因此客人們咸名以太自私。再移時另一車開來。未等車夫擺手已經緩行。至止。車中人走出呼車夫之名。原來為其舊相識。於是告以油盡。請其過前站時。令一油站送油來。於是伊等握別。飛然駛去。而大家愁意始稍解。

當我等立談以待油來時。後面一學生手提一提包。兼步走來。因他而大家都注意起來。及至。學生把提包放于地上。坐其上。周起烟來。

『你上那裏去。』

『加利佛利亞之長岸（Long Beach, Calif.）我是上禮拜離開了可倫比亞。現在兩隻脚差不多已經走壞了。』

『你是米蘇里大學的學生麼。』

『是我是法科第二年級。』

『途中沒有車代過你麼。』

『有一二輛車曾代過我。不過皆只幾十哩而已。』

『不要緊。我們請車夫代你一程。』

從前途中來往的汽車但喜歡招代途中的行人。尤其是衆學生。後來多數刼車者遂利用此機會。被騙的車主比比皆是。因此近來途中的汽車代人者尠少。而可憐的衆人乃大受步步跋涉之苦。

俄頃油送來了。各人咸上車。以待開行。

『到俄克拉邪(Ogllala)的票賣多少錢。』步行的學生問車夫。

『到那裏再算吧。現在須要趕路。』

車又神馳于荒山路中了。步行的學生坐在後面。因其太急。乃讓一地位另其就睡以資修息。

於了無可觀的山途中車中人都感寂寞。於是一青年婦遂走至車後與另三男客打起紙牌來爲戲。他們一面鬥牌一面鬥笑。其他旅客皆爲破寂感有興趣。此婦愛說愛笑笑歌。此時誠有益于我等不少。

車至俄克拉邪。步行的學生提了提包與我等話別。隨着車夫至票室付錢。此爲一極小鎮。市無可購食。車停頃刻卽去。十時許抵大司樸印師(Big Springs)。距柯羅拉多之旦物(Denver, Colorado)尚有二百四十二哩。

視區遞以增廣。無垠的草原爲眼界又開一新的紀元。路側野球場甚夥。美人之愛玩的表徵也。草原惟多爲牧場。鐵絲爲籬。地主是分。場內草秣雜陳。臭味刺鼻。牛馬羊分庭而食。色雜行異。誠爲又一天地。其他之地乃爲麥隴。麥低色青。隨風擺動。面若干野麥(Rush wheat)業已成熟。黃枯的麥穗成球轉動。雅足動目。

午刻至易弟夫(Iliff)。自及柯羅拉多之司大林(Starling, Colo.)時已是午后一時許矣。司大林爲一小城。中學及農民銀行的二大廈爲全城之耳目。本城中學很負盛名。柯省各中學遙音樂以該校爲最優。每逢賽會奪錦標而執牛耳者厥爲此校。

已經之路背爲細沙道。雨後之泥濘很是厭人。至此沙道暫盡。而平廣的油路由此而及過大島(Grand Island)穀銳年(Greeley)乃遙遙在望矣。

穀銳年爲柯羅拉多有名大城之一。人口與幅員雖遠亞于旦物。而否肆之壯麗。商務之繁茂。也可與京平。時有一男客欲去車中中年婦勸其至旦物下。因旦物遠佳于穀銳年。而可游者尤較爲夥。是客爲出游。無可無不可。逐向車夫另購一至旦物票。復笑然歸坐。仰頭座背。閉目假寐。於是車內之鬥笑聲喧囂一時。很不寂寞。

經過穀銳年車行異常平穩。而美國著名之落機山(Rocky Mountains)舉目可觀了。

美國落機山之長翼斷于二地。一黃石公園高原。二大分城(Great Divide Basin, com by 100 m)該山共分三段。曰北。曰中。曰南。與忙探拉(Montava)川俄明(Wyoming)和柯羅拉多(猶

討[Utah]一部在內)三省相符后是山之主要高峯。

一在南阿銳祖拉(S. Arizona)的高四千六百一十五呎爲南太鐵路(Souther Pacific R. R.)的通行區。

二在新墨西哥(New Mexico)之看派爾口(Campbell's Pass)的高七千二百五十呎爲三大貴鐵路(Santa Fe R. R.)的通路。

三在大分域的高七千一百零二呎聯太鐵路(Union Pacific R. R.)經行于克銳司塘(Crestcn)。

四在黃石公園高原(Yellowstone Park plaleaux)——美國之國家公園——的高約八千三百呎爲以上各峯之冠。

在柯羅拉多之落機山乃其南段共有四十六個高過一萬四千呎的高峯。其中艾爾柏時峯(Mt. Elbert)爲一萬四千四百一十九呎。乃是段山系之最高者更爲全美國之第二高峯。是省有高一萬三千呎的山二百五十四座。其中最强盛名者有二。曰夏外西山脈(the Sawatch rauge)長千十哩寬二十哩。曰三格地克銳司陀山脈(the Sangre de Cristo range)長四十哩寬十哩。是二山脈皆座落于是省之中部

落機山南段之高峯距旦物僅數十哩。遠望之帶山挺立。積雪姣潔。終年不化。各峯之上部積雪纍纍他無生物。中下部爲樹林大樹高聳。爲美國良材之出產地。山麓謂各大木場公司之房舍雄威大觀。

午後的涼意倍至。可又數日來之疲急頓爲鑑賞落機山爲所消釋。眞是大快人心。移時旦物之模形繪然呈露。車中人何其欣慰。又移時。街市入目矣。再移時抵位于熱鬧衢中之汽車站。車停。客人紛紛而出入站。於車中鬥紙牌的中年婦之丈夫笑面迎來與其妻握手接吻而一男客旁立而笑謂是男曰

『你的妻子曾和我們鬥牌呢。哈哈。』

於是夫婦覩而各笑。取了行裝即行相與以去。而是時其他之旅館的客旋也已分道揚鑣各覓各的安樂所而買食而休息而享樂是宵矣。

明華商業儲蓄銀行 北京路河南路口
用最新科學方法經營銀行業務
為顧客謀便利 為存戶謀安全
分支行及代理處
青島 天津 北平 寧波 漢口 南京 杭州 蘇州 濟南

中央信託有限公司
本公司收足資本國幣三百萬元專營 存款 放款 儲蓄 保險 堆棧等業務並經理房地產 代買賣公債股票 保管物品證券 出租保管箱辦理認眞手續迅速存息優厚取費低廉訂有簡章承索即奉備蒙 惠顧無任歡迎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九十八號
分公司漢口一碼頭五福里
虹口辦事處上海北四川路崑山花園路
堆棧 上海光復路四十九號

可歌可泣

周瘦鵑

第二十八章

在他們向管門人走攏來時。他們倆都是得意洋洋的。

『你好嗎、沙司庇亞。』亞兒問。拍着這老人的背。隨卽迅速得有如一霎眼。他從管門人的嘴裏攫下那個咬嚼過的烟頭。又塞進一支完整的雪茄烟、這個年老的管門人快活的矣了。舉手行禮亞兒和葛蘭絲當卽走進劇場、

一羣合唱班的女子。舞者和歌者。因爲出演得早。如今已站在戲台兩側的附近。談着笑着。他們都撥轉身。歡迎亞兒和葛蘭絲。

『這個小而老練的滑稽角色。工作是着實的輕易。在表演的時候。閒雅的來到這裏。在九點鐘以前。是不會上場的。』一個活潑的歌女歡樂的笑着說。

『輕易是對的。』亞兒同意的說。『你不以爲我在這劇場中許有繁重的事務幹嗎。』

這個歌女放聲笑了。伊和別的人們原都曉得亞兒確是表演中最繁重的工作者。他把一臂嫻熟的挽住這小歌女的臂。假作眼望着葛蘭絲。

『今夜我們一同出去——你和我、』亞兒用低的聲調向這歌女說。『進夜餐——飲酒——奏樂——唳。好嗎、你要說甚麼呢。』

他再望着葛蘭絲。但是伊向來很少向他饒舌。不肯有嫉妬的意念。

這時候、這歌女在一種詼諧的傲態中走開去。『先生。我不認識你。而況在表演之後、我已和四位從西南方來的巨大的有油水的男子有了約會、』

『三位已是太多了。』亞兒輕輕的說。把他的一臂挽住葛蘭絲。緩緩的向他的化粧室走去。

今夜他的心情很好、不祇是爲着他覺察他不久便和葛蘭絲結婚。但爲的是他終于促使葛蘭絲離開了黑喬氏的總會。伊牽絆在黑喬氏的類似死境的總會中。伊的職務上。本來不肯拋棄。直到最近。纔拋棄了。

『沒有職務。我覺得昏悶極了。亞兒。』在他最初勸伊離去時。伊曾這樣的說。『而況我覺得該忠事阿黑。他會照顧我。保護我的呀。』

『是的、』亞兒說。『但是你在那裏已經四年。時期是很長了。阿黑失掉了你。固是恨恨。但他必能原諒這個。我要你休息一番、』

所以亞兒有了他的主意了。剛正是今天。葛蘭絲向黑喬氏告別、又辭退了華浮萊路公寓中的伊的小房間。遷往上城更寬敞的所

在。

在他們走過舞台後面的走廊時。一個僕役匆匆的走到亞兒面前。

『一個女人打電話給你。史冬先生。』

『一個女人』。亞兒複說。『這是我加諸婦女們的甚麼怪異的力量呢。那是一個白面美人或是一個黑面醜女的聲音呢。』

這僕役不禁笑了。亞兒當即去接電話。葛蘭絲慢慢的走在他的身後。在猜疑着誰打電話來喚他。伊瞧見他拿起了聽筒。又聽得他隨意的說。



『唱爹爹』他低聲說『唱小寶貝歌』

『是的。我是史冬先生。你是誰呢。』

當下葛蘭絲瞧見一種苦痛而近似悲傷的神情。遍佈在他的面上。他的臉色泛成蒼白。他把一手按住傳聲器。掉頭低聲說。

『正是穆麗。』

一陣痛楚貫穿了葛蘭絲。伊原恐怕穆麗回轉來為難。如今竟成了事實嗎。亞兒退離了電話機。似乎他要掛上聽筒。再行斟酌。

『有甚麼事呢。』亞兒冷冷的問。

葛蘭絲瞧見他點點頭。隨即他掛上聽筒。再轉身向伊。

『穆麗說越快越好。叫我前往濟人醫院。』

『為甚麼呢。』

『伊不會說。祇說了那句話——就掛上了。我疑心莫非是一種詭計嗎。』

葛蘭絲的兩眼狹窄了。伊的心跳的沈着而迅疾。但伊勉強的說。

『你應該去的亞兒。』

「我原是這樣的猜想。可是每次穆麗來尋着了我那意思便是禍患來了。」

「是的但是——」葛蘭絲頓住了。「你以爲有甚麽關于你的孩子的事情嗎。」

這個提示像電氣般激動得亞兒活動起來。「我去。你在這裏等着。葛蘭絲。我不多時就回來的。」他向着劇場的門奔去。及至葛蘭絲到了那裏。他已跨到車中。馬達已在轉動了。伊瞧見他疾馳過那條圍徑。出了門。向百老匯的燈火駛去。

這正是劇場開演的時候——各街道上都擠滿了車輛。在亞兒的意中。似乎他决不能從這擁擠當中强行他的道路。但是他終于駛過了那劇場的地帶。順着一條比較甯靜的街道疾駛。不一會已駛出了蔭道。

穆麗在離婚之後。怎會這樣快速的來到美國呢。伊爲何叫喚他呢。球尼當眞的病了嗎。這些問題和一羣的別種疑問往來在亞兒的心頭。他坐着開車面貌是蹙皺着眼睛是凝定而悲苦。習性的單純的力量使他未遭撞擊的駛過交通大道。



我在這裏的醫生凝重的回答

他回憶起球尼。是他在那個大可紀念的午後在那公園中所瞧見的球尼。很是肥碩。是健壯的模樣。他自己想這似乎不能有甚麽慘事臨到了他心愛的孩子身上。葛蘭絲定是錯誤了。

然而葛蘭絲是正確的。在濟人醫院中的一張小床上。躺着球尼。他的眼睛是沒有神采。他的臉是瘦削。白得和紙一般。除掉每個面頰上有一小塊深紅的所在。他最後自行抬起身。低聲向穆麗講話。穆麗正彎腰湊着他。

『爹爹是來了嗎。我要我的爹爹呀。』

穆麗早就站在球尼的床旁。因恐懼而呆木了。在他講話的當兒。伊連忙湊上前去。摸着他的小而瘦的手指。

『是的。心愛的爹爹立刻就來了。他是走在路上了。不消一會兒工夫。你便可瞧見他。』

球尼吐了一口氣。掉頭避開伊。他的眼睛閉上了。彷彿他的問話的牽曳。已耗費了他的迅速減退的氣力。他不曾瞧見他母親臉上的愁苦的神情。和滴落在被上的伊的眼淚。

這時醫生走上前來。拍着穆麗的一臂。伊便隨着他走出這間白色的小房。到了客廳中。伊在懇求的望着他的眼睛時。把伊的兩手緊握在伊的面前。伊的臉因那可怖的經歷而蒼老了。這經歷伊已捱過了好幾個星期。

『還有希望嗎。』

『我恐怕是沒有了。』醫生和緩的說。『這東西的進展得太厲害了——他的肺是幾乎已全部沒有他再也沒有力氣和疾病奮鬬了。』

穆麗撥轉身去。劇烈的哭起來。既然已沒有希望。伊不要再往下細聽了。伊已覺察祇因伊自己對球尼的疎忽。便促使他向這悲慘的境地前進。在潘萊把伊遺棄在法國之後。伊便領回球尼——然而已經太遲了。雖然請了所有的德國的醫生來診治。但伊瞧見他在伊的眼前衰弱下去。最後在驚慌之中。伊趕往瑟堡。再搭乘一艘快船來到美國。在他們在前一夜行抵紐約時。隨即再趕往醫院。直等到球尼眞個要死的可怖的恐懼侵襲到伊。伊纔喚亞兒來。

伊從客廳的窗戶中望出去。瞧見一輛跑車在街上疾馳。馳到邊石而停往。亞兒跳出了車。向醫院的大門奔來。穆麗便迎上前去。

第二十九章

『球尼現在這裏。』伊說。領他向那間白色的小房走去。

亞兒望了一望穆麗的愁苦的臉。便躡着脚步走向床前。球尼似已覺察他的父親到來。因爲他睜開他的兩眼。露出一種慘淡的微笑。在亞兒彎下腰親着他的小手和發熱的頭額時。他瞧見這個小身體是怎麼的萎縮。在從前却是健壯得十分活潑。他被這種狀況所迷惑了。因爲分明死神的手已加到他小寶貝的身上了。然而亞兒不容許他自己相信這個。

他轉身向着穆麗。『甚麼——』

但是穆麗既不作答又不接觸亞兒的堅强的視線。他的視線是隨時的增重咒詛的意味。伊迅速的走進客廳。亞兒跟隨前去。

『你是怎樣待他的呢。』他質問。眼睛因憤怒而灼灼發光。『你不會照顧他——你讓他生病。』

忽然他的憤怒消釋了——這不是咒詛的時候。

在這個憂愁的時刻中。穆麗似乎祇是一個美麗的遼隔的陌生人。——可愛的陌生人，雖然伊的臉色蒼白，眼淚密集在伊的藍色的眼中。伊現在所身受的，自是悲苦的證明。但在他悲傷的等着瞧見他的孩子那長長的幾個月當中。伊從不會寫信給他。此刻他自然不能迫使他自己站往錯誤的地位，給與伊他的同情。

他再躡脚走過去。不敢呼吸的站在床旁，他瞥見一個身高面黑穿着藍色衣褲的男子，和一個身穿白色制服的看護婦。『唉』亞兒暗想。『不多一會。便不需要一位醫生或一位看護婦了。我既在這裏。該行使我做父親的權力。穆麗施行伊自己的方法，已有很長的時日。今後小寶貝應該跟隨着我，等他重復充分的健壯。』



在屏聲息氣的當兒這歌已唱完了

他不很懂得死亡。他從未接近過一個滯留在生死之間的界線上的人。他從未感想到小寶貝會得死亡。所以他不會辨出那獰惡的陰翳已罩在這苦痛的小臉上。和白蠟似的小手上。好像是一座大理石雕成的石像，他站着呆視床上。經過了一會兒工夫，室中的聲響。沒有一個送入他的兩耳。他也毫不留心它們。實在的說，祇有這小孩子纔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瞧見那枯皺的嘴唇四周的苦況，一種很大的苦痛刺進了他的心。不過希望是永遠在人類的心中活躍的。他告訴他自己小寶貝不久便可回復充滿了生命而喜躍如常。

這孩子是不安定的睡着。他的覆着蜷髮的頭在枕上微微的轉動。彷彿他在做着怪異而荒誕的夢，大粒的汗珠在他的額上閃閃

地發光。

他忽的抬起他的沈重的眼簾。望到他父親的臉上。亞兒曉得他這樣專注的瞧着定是不能辨認了。後來那些痛苦的皺紋在這孩子的嘴旁慢慢的平復了。這雖是一種堅決的努力。可是小寶貝確實笑了——一種怪異而不自然的笑。史冬覺得有一種快樂的震激。他的心愛者在他的環境世界的旅行中。並不會忘却了他。

『我的小孩子。』他嘆息的呼喚。

『小寶貝是病了。爹爹。』這孩子用抽搐着的嘴唇含糊的說。

史冬把這孩子的兩手握在他的手中。那手是這樣的瘦弱。這樣的慘白而沒有生氣。一重霧氣便障礙了他的視覺。這不正是那些肥碩而有圓窩的手指。他曾教他的心愛者計數到十數的嗎。

他的心煩苦極了。史冬端起一張椅子坐下。

『爹爹曉得的小寶貝。』他用一個低的聲音說。『但是你不會病久的。我在替你安排一切。然後我們便有很多的歡樂了。』

這小孩子吐了口氣。他的小身體受了過度的苦痛所剝蝕。呼吸是十分困難。

『我猜想我將往天堂去了。爹爹。』他含糊的說。他用他的舌尖舐舐他的乾唇。

史冬低下頭。親着這冰冷而瘦小的手。

『不會的。不會的。小寶貝。你切莫想到這種事。』他切實的勸說。『現在你是和我回家去。你不久便可全愈了。』他掉轉頭向醫生說。『要是我抱他起來可傷礙着他嗎。』

這醫生搖搖頭。他不說甚麼。但事實上沒有甚麼再會久久的傷礙着小寶貝了。這醫生雖是見慣了死亡的景況。但竟有些躊躇把這種可怖的消息告知這位父親。這父親的特殊的天才。是他常有所聞的。他也曉得這孩子的病狀。是極端疎忽的結果。在他第一次診視球尼時。便會大略的表明他的意見。在穆麗在悲傷中自認伊怎樣把伊的孩子交給陌生人撫養的時候。他曾暗想到有些婦人們的性質。簡直不大知道為母的對於兒女的維護。

『沒有你。我是非常的孤寂。爹爹。』這孩子低聲說。眼淚在他的眼睛中發亮。『媽媽帶我回家去。因為我哭着要你。媽媽說球尼不該哭着要爹爹。但是我是非常的孤寂啊。』

『孤寂啊。』這三個字正碰着亞兒史冬心中的一個傷處。他早就想着療治它的不斷的痛楚。但是那爆裂的疼痛。是擴張開來。他所經歷的極端淒涼的孤寂。更超過這個瘦弱而被創的孩子。眼淚湧起在他的眼中。他急忙的揩去。除掉了笑。永不許小寶貝瞧見別樣。

『爹爹要抱着他的孩子。』他和緩的說。『這和善的醫生說你

可以坐在我的膝上。心愛的。你可喜歡這樣嗎，』

這小孩子努力的要坐起他願望連同他的心一齊都抱在他父親的臂中。當球尼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受着陌生人的淩辱時。他是怎樣的高聲哭喊。爲着這個巨大的幻想。以及他的慈愛的父親而悲傷。那是沒有一個有生命的人所能揣想到的。實在的爲了他的稚氣的哭鬧。曾受過好多次的重打。

在史多抖抖的抬起他的兩臂時。衣服的袖管卸到他的肘際。一種憤怒的切膚的寒顫。傳遍了他的全體。他的可憐的小孩子啊。這樣的伶仃孤苦。這樣的美麗溫文。這樣的動人憐愛。亞兒不像往常溫和的他了。竟樂于扭住這人的頸項。這人曾幹了這種殘酷。這種可怖的事。小寶貝的兩臂有如是兩根小棒。上面遮着失血的皮

這使得亞兒的每個細胞的勇氣過抑不下。對着這種慘厲的狀況。哭泣了。他決不肯幹近于這樣殘暴的事。所以他使在他的嘴唇上勉强做出笑容。把他的兩臂伸到這孩子的身下。抱起他來。看護婦拿了一張毯子。走上前悄悄的裹住這孩子。伊又端過一張白色的安樂椅，放在床的近旁。

史多低低的說了一聲『謝謝你。』使坐在椅中。他是病在心呀。可怕的事實抓握住他。一個人類既衰頹到像在他的臂間的這個孩子。便不能再回復健康。他雖勇敢的驅除這個想念。却竟不能把它驅除。這種重大的疾病。已消滅了小寶貝的青春的全部。他的優越的氣力。是停滯在它的邪惡流行的進程中了。亞兒咬緊他的牙齒。嚴重的自誓他一息尚存。要爲他兒子的復原而奮鬥。

穆麗仍站在窗戶的近處。這是伊生平第一次伊害怕這個曾爲伊的奴隸的男子。但是他已忘却伊是在那旁——已忘却伊的眞實的生存。並不是他有意的忽視伊的存在。要在這些醫院中人的面前羞辱伊，

小寶貝用短促微細的喘氣而呼吸。但他的蒼白的臉已消除了它的苦難的神情。忽的亞兒幻想他的神態比較在過去的十分鐘當中的任何時刻進益了許多。他因這個想念而大喜起來。倘使在這般短促的時間中。竟能改善了這張憂苦的瘦削的小臉。那末好多天好多星期好多月合攏起來。那成就是怎樣呢。啊小寶貝必依然是小寶貝了。

『此刻你是好了。最親愛的。』他說。把他的面頰放在這孩子的蜷髮的頭上。『你和我卽將一同走去。然後——瞧着你的爹爹。心愛的。啊自從我先前瞧見你後。已過了一個長久的時間。你如今是多麼長大了。多麼長大呢。心愛的。』

『我是疲憊了。』這孩子嗚咽的說。『我傷了。爹爹。親愛的。在這裏。罷你不能救我嗎。在這裏。罷這是痛楚呀。』一隻小手送到他的

胸前。疲弱的落在上面。

史冬用他自己的一隻手按在這手上。一陣陣的寒顫。他冷得和冰一般。他竭其所能的要回復氣力。却是怎樣的無效啊。他迅速的聚積金錢。是怎樣的無用啊。聲譽是甚麼呢。大衆的欽佩的讚揚。把他當做他們心中的一尊神像。和他要解除這愛子的苦況的願望比較起來。那算得甚麼呢。他的心回閃到小寶貝的幼時。那時候他是多麼溺愛這個小孩子。但是那種狂歡的情緒。正如這種痛楚的愛。這種强烈的切求要設法使這些苦痛和頹廢的衰弱有一個停止啊。

第三十章

小寶貝身體轉側。翻了個身。他嗚嗚的哭了。這聲音刺着亞兒史冬的心。有如是一種巨大的實質的痛楚。

『安靜的臥着。親愛的小羊』他哽咽的說。『你這樣使你越發不適。爹爹告訴你一段故事罷。』

彷彿是一種幾已忘却的記憶。忽的前來活躍在小寶貝的心中。他霎眼望着他的臉。隨卽笑了。

『唱爹爹』。他低聲說。『唱「小寶貝」歌。你該記得。你不記得了嗎。小寶貝是爹爹的小寶貝。他不是嗎。不是球尼——是小寶貝啊。』

亞兒心想這小孩子有的一種怎樣强力的記憶。的確是强力的。但是他不曾感覺到磨難所保留着而存在的。祇有小寶貝所懷藏的種種快樂的記憶——他所崇拜的父親的記憶。

醫院中不許唱歌的這條禁例。不會記入亞兒史冬的心中。小寶貝要求他唱。他便該唱。這正是在他的孩子年紀還小尙不懂的它的意思時。他曾唱過許多次的那一隻歌。

他開始寧定的歌唱這美好的歌句。這些歌句。是在他未曾覺察對他孩子的父親的熱愛之前。直接從他的心中而發出的。這正是他近來常常歌唱的「小寶貝」歌。唱的時候。葛蘭絲都是從舞台的側面瞧望着。

他把他的眼睛望着這小孩子。他望着小孩子臉上的喜悅的神情。他的心多少慰安一些。極端的疲憊。閉上了這孩子的眼睛。但是因了對他心愛的父親。重行把它們睜開。

第一節唱完了。小寶貝似是睡熟了。史冬精細的望着他。見這孩子的眼瞼緩緩的抬起。他疲弱的說。『休息一下。爹爹。然後請再唱一遍。唱五遍罷。』

穆麗的哭聲。這時是高大可聞了。伊的心是被悔恨所撕裂了。伊祇爲着些浮華而拋棄掉有黃金價値的一個忠實男子的愛。誰能爲着悲傷伊的枯萎的生命。爲着伊的將死的孩子而責備伊呢。

最後醫生走到伊的身旁竭力的勸止伊。

『我不能忍受了。』伊悲傷的說。『這完全是我的過失啊。』

『唉至少是這樣的。史冬夫人。』這醫生回話。『你的小孩子如今是和他的父親很快樂。這是一個確切的證明。』

又靜寂了。祇有那非常甜蜜的歌聲正從一個因悲傷而作痛的喉中傾瀉出來。他往下唱往下唱。唱了再唱。這歌是在一年多以前他對他兒子最後所唱的。那時他們都很安適而快樂。

最後這孩子的眼睛閉合了很長的時候。亞兒就停止不唱了。他覺得一陣熾熱傳遍了他的身體。痛楚的皺紋在這孩子的臉上完全消失了。蒼白的皮膚平伏在那愁苦的嘴唇的四周。

『他是睡熟了。』亞兒遏抑住聲音向醫生說。『我把他放下。等我表演終了後再來這裏。』

他輕輕的抱着小寶貝到他的床前。緩緩的放他到枕頭上。看護婦便在旁邊盡伊的職務。他兩次視了小寶貝的面頰。他是怎樣的一個有耐性而可愛的孩子。這正是他的兒子啊。

他站直身體向醫生說。

『醫生。我此刻是匆忙得很。但是在我回來時。我能會見你嗎。大概午夜時分我可以回來了。』

『我在這裏的。』醫生凝重的回答。

他對這婦人。並不瞧着一眼。伊從前是他的妻子。是他崇拜的愛人。史冬便走了出去。他沒有準備對待穆麗的話。他不能忍受那種神經錯亂的情況。那原是伊的習慣——不是的。這時候却不是的了。或許後來小寶貝病好了。我能夠不發怒的和伊商量事情。有一件事是定然商量的。他願望伊能守護他的兒子。他不做聲響的把房門關上。從他的衣袋中取出手帕來揩拭他的眼睛。他是在神經奮張的抖顫着。他顧慮到今夜該怎樣的應付舞台上的表演。可是沒有一人可以替代他的。

忽然的有一個怪異的叫喊之聲。從他剛正離去的房中傳出來。這是穆麗的聲腔。喊出了那個可怕的聲響。

他撥轉身。推開房門。他在門限上停留了一會。穆麗是在床旁看護婦森嚴的站在近邊。

天呀他是盲目了嗎。他的視覺困在過去的半小時中經過了那苦況而昏花了嗎。

白脫瓦司醫生正用一張紙覆在小寶貝的臉上。

『他是死了。亞兒。』穆麗叫號着。『哦。我的上帝啊。請饒恕我罷。』

終了了。一切都完結了。「小寶貝是死了。」這幾個字在一種嘲弄的聲腔中。在亞兒的劇跳的腦海裏自行的說着。他的小小的陽

光他的小寶貝已過去了。前往那蒼白而閃爍的羣星的上方。天空作藍色的那邊的一個世界去了。那裏沒有一人能再傷害他了。他父親的歌已送這個孩子入到永世去了。

這個被奪去了愛子的父親不告別一聲逕自轉身走出去。再輕輕的把房門關上。

他聽得一個痛極的聲音——『亞兒』——曉得是穆麗在喚他。但他不回答……他是孤獨的蹣跚的走過客廳。

他是在前往別一個地方——但是往那裏去呢。哦。是的。劇場——這是他登場的時候了。……他走下醫院屋外的台階。身體是晃蕩着。伸手向欄杆支持他的身體。他隨即坐在他的車中。向他的目的地駛去。他决不明白他是怎樣駛抵劇場的。但劇場的管門人瞧見這輛小跑車灣過那園徑的轉角而停住。葛蘭絲也會瞧見奔將前來。同時發出一聲低的叫喊。伊對亞兒的白色的臉瞧了一眼。已料知有甚麼可怖的事情發生了。

『球尼是死了。』

亞兒握住車門站着。害怕走動似的。他瞧見葛蘭絲的眼眶中充滿了眼淚。同時從劇場的門裏送來音樂的聲音。——緊急。悠揚而生動。這正是在亞兒出場前的一節。他使奔進葛蘭絲的身旁。前往他的化裝室。不論發生了甚麼事。伶人必須應時出場。娛樂他的觀衆。這是顛撲不破的劇場的習俗啊。

葛蘭絲隨着亞兒到他的化裝室。瞧見他安然的走入。但伊不曾進去。伊覺察他要懷着他的悲哀單獨的在着。並且他必須極度的凝聚心神急急的化裝。準備接受叫喚而出場。但是伊剛纔在他的眼睛中所瞧見的神情。使伊對他今夜的出場歌唱。有十分的危懼。他祇怕不能適應前排觀衆的需求。而使得他們大笑。倘他受了頓挫。那許能把他推回到先前的那種失望的態度中。葛蘭絲如同一個小哨兵似的。在他的化裝室門前來回的踱走。伊對于這悲傷的亞兒表示深切的同情。又夾雜着伊爲他而發生的恐懼。

亞兒坐在他的化裝台前。以非常的速度在化裝。他的時表放在他的面前——他祇有四分鐘便須出場了。一隻大鏡框裏的球尼的照片。放在化粧台的一邊。但他不許他自己瞧着他所有的時間。必須都用在黑色的化裝上。在那化裝的後背。他覺得既是個表演者。無論如何。都是準備登場的。燒焦的樹皮是已用過。又用紅色的染條塗出他的嘴唇的輪廓。分別出色調的濃淡。然後他套上他的衣服。在叫喚的僕役叩門後不多一會。他便從室中走了出來。

葛蘭絲面向着他。『亞兒。今夜你不該勉强登場。』

『我要登場的。葛蘭絲。觀衆在等候着——他們在盼望我。我必須登場的。』

他毅然的談了這話。勉强的鼓起他自己的毅力和勇氣。他便走好開去。站在舞台側面慣常的地位。等待他的暗示。他瞧見舞台管理哈列鮑爾司站在近旁。監視着場面。一班合唱班的迪勒少女們在他的身旁掠過。因受着了一陣稱讚伊們舞蹈優美的采聲。使嘻嘻的笑着。很是快樂。燈光滅而又明。一個怪狀的跳舞者跳上場來了。亞兒緊緊的握住他的兩手。靜止它們的顫抖。——稍等一會。他便須自家上場了。葛蘭絲站在他的視線以外的所在。但距離他很近。焦急的注視着他。伊知道此刻已不能阻止他。他的心中是決定登場的了。

在這個怪狀的跳舞者表演終結以後。場上又暫時的黑暗了。亞兒隨卽聽得音樂班已奏起他的音樂來。他的心中便起了一種憂懼的劇跳。天呀。他們正是奏的「小寶貝」啊。他已忘卻了這歌重行用作他開場的節目。他有氣沒力的伸出他的一手。似乎要阻止他們。他們難道不知道他今晚不能對着大衆唱這歌嗎。

第三十一章

燦爛的燈光通明了。舞台上是空無一人。音樂班奏起開場的小節。預示亞兒的登場。但他依然站在側面。彷彿失了魂似的。不敢嘗試。他剛纔對他將死的孩子所唱的那隻歌。音樂班停息了一會兒再行彈奏。鮑萊司在神經興奮的狀態中向亞兒奔去。

『老朋友這是你的節目了。』

『我不能唱那隻歌。』亞兒抗議。『今夜不能唱。』

這舞台管理已瞧出有了甚麼禍事。但他不知道究竟是甚麼事。

『亞兒這時候掉換是太遲了。這是你的動人的歌曲。你該替觀衆想想呀。』

觀衆啊。亞兒受着這命令的犀利的力量所驅使。便走上舞台。那是許多燈。那是音樂班的領袖。再過去。那便是觀衆的模糊的面海。他莫明其妙的置身在我的特質中。是一個快樂的善歌的憨夫。一陣喝采的高聲。喧揚起來歡迎他。有如一陣大風似的。他便唱起他的歌來了。

舞台經理這纔放了心。掉頭向着葛蘭絲。

『他有甚麼事情呢。』

『他的小孩子剛纔死了。』伊哽咽的說。『親愛的心啊。哦他是非常的愛那小孩子。』他們隨卽在靜默中。用憂慮的眼光望着亞兒。他能完成這回事嗎。他雖是鼓勇的在歌唱。但在他們有訓練的耳朵中分明聽得出他是不時的口吶。當他唱到齊唱的複句。他聲音中的顫抖是十分厲害。有一次。他的聲音竟完全的改變了。

忽的在亞兒方面。似乎這班駁雜不純的觀衆已不存在了。他不瞧見那些長成的面貌。却瞧兒好幾百個嬰兒和孩子們的臉。都在

對他點頭示意。嬰兒和孩子們——他們已被遣往那虛無的世界——小寶貝正在他們的當中。

在這班人的集團中。他有不少的朋友。他們向來歡迎他。愛他是個快樂的人。有些是他的要好的朋友。把他認做是上帝自己的眞正的才人之一。如今見了他的種種怪異的動作。都不禁猜疑起來。他們曉得必有甚麼悲苦的事錘傷了他的聲腔而軟化了他的筋絡。因爲他雖是在唱着。神情却好似一個喪心而沒有生氣的動物。

他往常含有笑意的眼睛。是因悲哀而化黑了。它們是注視着空間。不注意於那些屏聲靜氣的歡衆。他的小孩子的臉。死在他的臂中的他的小寶貝。出現在那高大的天花板的近邊。在那些黑影中。那輪廓線是很明晰的啊。

二千多年前大預言家所說的話。突然的跳入這個父親的心中。

『一個小孩子可能導領他們的。』

一種電氣似的震激。遍達他的全身。小寶貝在用他的兩隻小手指導。他在這個艱苦的時刻該堅持不屈。這個微妙激昂的想念。便抬平了他的雙肩。他眼睛中的悲哀淡化了。而留下溫和的光明。他的小兒子已經越過了時間的障礙。正在障礙的那一方面等候他的父親。

他的「小寶貝」歌的詞句唱出了。彷彿這個唱歌者是感悟了。他是感悟了——爲一個小孩子所感悟。這孩子正導領他順着孤寂和靈魂困憊的黑路走去細小的手指在愛的當中是强有力的。在握住了他的心弦。細小的眼睛中在笑出他的勇氣來。

葛蘭絲和伊身旁的舞台經理。都瞧見了亞兒的突然的改變。希望增快了他們血管中血液的運行。是他們目力所不能見的東西。已給與亞兒生命的一塊新的園地他的嘹喨的聲腔在他唱出「小寶貝」幾個字時。是和諧而熨貼。

一會兒工夫。他已完結了他的節目。他站着聽那震耳欲聾的采聲。很不自然的鞠了一躬。走出了觀衆的視線。

『亮一次籠呀。亞兒。』哈列鮑萊司促使他。『你是榮幸極了。聽聽他們呀。他們要震倒這房屋了。出去鞠個躬罷。』

史冬不回答。他是眩暈。身體不適而發嘔了。葛蘭絲用兩臂抱住他。他重會的倚靠着伊。

爲着幕外觀衆的堅持。鮑萊司再作他的迫切的要求。

『祗亮一次。亞兒。那便不再有甚麼了。』他央求的說。

史冬用他的一手摸着他的兩眼。哈列的話。在他正是法律。他便重行走出台幕。喝采聲像波濤似的。從場中直湧起來。大喊狂叫。商請複唱一遍那隻歌。這個唱歌者嚀定的站着。望着這時是光亮的天花板。他的視線經歷了板的長度。小寶貝的臉是沒有了。

他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後移動。有人分開了沈重的台幕，亞兒便隱沒了。

這人正是哈列鮑萊司。在亞兒跌倒時。把他拖住。

在他的化粧室中。他抬起他的頭。好奇的向四周瞧望。再把他的眼睛帶回到葛蘭絲的臉上。這是可愛的忠誠的葛蘭絲正站在他的面前。——無論如何。總有了一個助力。

『我猜想我是忽的暈倒了。心愛的。』

葛蘭絲不回答。伊祇用伊的兩手捧住他的臉。堅實而緩和的捧着。彷彿是慰藉那抖顫的筋絡。他的黑褐色的眼睛。是多麼的怪大而光輝，似乎有實質的黑色。塗飾在它們的四周。

在葛蘭絲竭力安慰亞兒的當兒。他瞧着球尼的照片。聽着他的時表的滴搭聲。這聲音似是異常的高大。彷彿是一個聲腔在告訴他。時間是在過去。他的孩子已經去遠了。

他拿起這隻時表。開始緩緩把表針往回移撥——撥到九點。到八點。七點。六點。他這纔停住。同時一種怪異的神態。差不多像是一種笑容。顯露在他的臉上。葛蘭絲懷着一種突起的畏懼往後倒退。生怕他是失掉了他的心靈。

『這是甚麼呢。心愛的。你為何這樣呢。』

『我幹這回事。是為了球尼啊。』他的聲音和眼光。這時都有理性。伊瞧見有一滴眼淚落在時表的面上。

『我撥回我的時表。』他溫和的說。『撥到他仍在活着的時候。』

除掉亞兒和葛蘭絲而外。沒人曉得這個小葛蘭絲在球尼死後。為着搭救伊心愛的人所經過的劇烈的掙扎。他第一次失意的餘威。有如是一個食人的鬼。似乎正潛伏在一轉灣的所在。等着衝撞出來。把他打倒。亞兒滿心喜愛的小孩子的死亡。恰好是一個機會。所以失望的食人的鬼重來向着亞兒。同時葛蘭絲奮勇的和它戰鬥。

伊監視亞兒如同一頭鷹。生怕他重行失蹤。伊曉得倘使他再失蹤時。伊絕不能領他回來。第二次的失意比較第一次要險惡多多呢。

在他失意後的一天。亞兒先前所有的消極的感想。已佔領了他。他告訴葛蘭絲他要拋棄表演了。但葛蘭絲對于這個宣布採取回聲的行為。伊瞧出他如今所需要的。不是休養和逃遁。應逼迫他為他自己的利益而前進。彷彿沒有甚麼事發生似的。

『亞兒。你一定不能退後。你一定不能退後一寸的地位。』伊用熱情的自信的論調大聲說。『我曉得你如今的感想是怎樣。我和你表示同情。上天曉得我和你以及為你所受的苦況。你必須緊握

着意旨而生存——縱不爲你自己。却也得爲我。我愛你啊。』

亞兒久久的凝視着伊。不答。後來他纔安定的說。『你是對的。葛蘭絲。』

葛蘭絲覺得伊已獲勝第一戰了。但伊知道還有些別種小的阻礙。然而第一戰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艱苦的。

亞兒便仍留在麥克士的劇場中了。拿另一隻歌替代了「小寶貝」。但是他的狀況仍是一樣。好多夜已過去了。葛蘭絲戰鬥是有效了。他對生命的抓握。逐漸增强。因爲他被那班對他表同情的人們所包圍。因爲他已在工作了。

奇怪得很。穆麗在伊私奔之後。竟然失蹤了。失蹤的情形。和亞兒的正是一樣。球尼死亡的最初的震激。在亞兒的心中軟化後。他便依從葛蘭絲的提議。竭力的搜尋穆麗。在他們聽說約翰潘萊怎樣的用完了伊的金錢時。他們恐怕伊許是窮乏。但是穆麗離城之後。不會留下伊的去處的蹤跡。直到好幾個月後。亞兒纔曉得伊會到過西部的一個親戚家。伊從未回到百老匯。

在亞兒第二次的復原進步時。他和葛蘭絲的計劃。越發近于具體化。後來有一天。他和葛蘭絲。以及不多幾位他們最接近的朋友。前往轉角小禮拜堂結婚。麥克士。黑喬氏和亞兒從前的伙伴畢列克拉。都在這一小羣的朋友們中。禮節終了之後。麥克士低聲對亞兒說。

『朋友。這一次你檢着一個忠實的女子了。』

第三十二章

葛蘭絲走出了禮拜堂的門。很倨傲的倚靠在亞兒的臂上。面對着一班新聞攝影員。他們終于曉得了這回事。特地趕了前來。他們並不曾叫葛蘭絲和亞兒露出笑容。他們倆的臉却都是笑嘻嘻的、在這事務完畢後。他們倆便跨進一輛汽車。在那些奇形怪狀的高屋中間。在蔭路上疾駛而去。這許多高屋。在葛蘭絲瞧來。似乎都是玫瑰色和淡紅色和深藍色的午後的天空相映着。

……後來呢。

春季的時日到了。並向夏季趨進了。百老匯一帶、以及全美洲的各地各鎮和各個村莊中人人都在高唱亞兒著作的歌——是反映他和葛蘭絲在一起的新生活快樂的新歌。

葛蘭絲和亞兒住在第五蔭路一所新屋的最上層。在喧囂的街道上面的第四十層樓。那裏有一座小洋台。彷彿是佩佩爾的一座懸空花園。在那日長的初夏的薄暮時分。亞兒和葛蘭絲站在這洋台上。俯視那虛僞而浮華的城市。幾道河流在曼哈丹海島的兩邊。順着它們的銀樣的道路蜿蜒流行。巨大的船從外海駛進。夜裏的百老匯有如是一道黃色的條紋斜形的橫在那海島上。

『我會在這裏是多麽的希奇。』一天的晚間葛蘭絲和綏的低聲說。伊是蜷伏在亞兒的環繞而維護着的臂間。『我在黑喬氏的總會中工作了那麽長久。彷彿居住在一個山洞中。瞧見的天空。祇是些小的片段。如今我却是在世界的頂際了。』

『世界的頂際。』亞兒複說。收緊他抱着伊細腰的兩臂。『是的，那正是我們倆現今所在的地方。也便是我們在打算居住的所在。然而不是在紐約城中。』

『為何不是呢。心愛的。』葛蘭絲快速的向他動問。

亞兒含笑的眼睛變得嚴重了。『因為——我已經思量過。葛蘭絲。我不要我們久久的住在百老滙的四周。百老滙原是很好。我們已戰勝了它——這應該謝謝你——但是世界上再有別的好地方呢。』

『這是眞實的。亞兒。你要去到別個地方居住嗎。』

『是的。為何不去呢。昨天劇場閉幕的時候。我已告訴麥克士。我要脫離舞台。不再用燒焦的木片化裝。不再歌唱——便是不當做職業了。我要運用我的時間在著作歌曲。這是我隨便在那裏都能幹的。所以——為何不到加利福宜州呢。』

『住在那裏嗎。』

『是的。住在那裏。你想你可中意那個地方嗎。』

『我很愛它。』

『那末這事便商量妥當了。』亞兒俯下身體。親了親葛蘭絲，『我們住在加州。無論何時。我們要回到百老滙來。就可來的。那地方對我們是很新鮮。我們可有一種值得自負的時間賞覽風景。倘然我們要去遊歷阿爾白。或是前往印度。或是中國。又或是南海——我們都能前去。簡括的說。無論你這顆小心喜歡前往那裏。我們都可去的。』

在春季和夏季。這兩個人體距離接近的站在那高的洋台上。低聲談論他們的愛和他們將來的生活。生活展布在他們面前的他們將來的生活。彷彿是一道銀樣的大道融和在淡霧之中，那末……

又是百老滙的夜了。衣服都麗的從劇場散出的羣衆。都在湧進旁薄總會。總會的名稱仍舊。但是換了新主人。和一個新的司儀員了。

爵士音樂班奏樂了。舞客們都在跳蕩着。那個司儀員誘導大家歡娛。有一個良辰。在樂聲終止。一對對的舞客離去舞場時。司儀員望着一對華貴的人物走進。最後他認出了。一人便連忙喚起大衆的注意。

『諸位夫人和先生們。』他用一個小小的揚聲器說。『我們今夜是榮幸非常。因為有著名的女明星和男歌唱家——百老滙的

「善歌的愚夫」來了。』

亞兒和葛蘭絲坐在遠遠的壁前一張桌子上。在大電燈照過全場射着他們時亞兒因應葛蘭絲的催促緩緩的站起身。仍有從前在這裏不知若干次歡迎他的那種釆聲要求他演說和唱一隻歌。他舉起他的一手。場中方纔寗靜。

『諸位夫人和先生們。』他開始說。『你們大多數是曉得的。這裏是我從前充任司儀員最初嘗着成功滋味的所在。所以這是應該的。我來到這裏告別一聲。我是恭敬的進來。所以我仍是恭敬的出去。對于我的朋友們。這裏待我是十分的優異。我祇有銘感在心。

『有人曾經說過。『西去罷青年的人。』我如今正奉行這個教訓。百老匯是我的仇敵。也是我的伙伴。今夜我們將離別——朋友們了。我要帶着這位小姑娘前往西方。伊是很忠實的援助我。伊是葛蘭絲佛蘭爾史多——我的妻子。』

雷鳴似的釆聲再起。亞兒再舉起一手。請求寗靜。

『我不要你們以為我是拋棄了歌曲的著作。我仍當繼續的著作歌曲。而由別人來歌唱。朋友們——倘然你們當中有來到加州的。我要你們來會會葛蘭絲和我。你們定能尋着我們。縱然不在一所灰色的小村屋中。定在太平洋旁一座有四十二間室的別墅中。那裏有一個日本籍的僕人。和一匹或兩匹打波羅球的小馬。倘然我們不在那裏。那個僕人。或是助手。能告訴你們往那裏去尋我們……祝你們安眠。在夢中也是歡笑。再會罷。』

大衆都愛好亞兒的風趣的演說。但呼喊的聲音仍是高揚。要求他唱一隻歌。『亞兒。亞兒。對我們唱呀。』他們叫喊。『看在舊時的分上。祇唱一次。』

亞兒掉頭向着葛蘭絲。『我給他們唱甚麼呢。』

葛蘭絲臉色微微的發紅。伊已想着一隻要他唱的歌。但伊不知道伊有無叫他唱的勇氣。然而伊終于說了。

『亞兒你還記得你從前在黑喬氏的總會中所唱的那第一隻歌嗎。』

『當然我記得的。但是我對他們唱。同時也是對你唱。』

他走過場中。站在鋼琴的旁邊。和四年前在黑喬氏的總會中那一夜的行徑正是一樣。葛蘭絲瞧見他和鋼琴師講了話。後便掉頭面向着大衆。當下那慣熟的音樂向伊送來。亞兒在唱着歌詞——「一切都倚仗着你」的激越的歌詞。

在這廣場的靜默中。這些歌詞似是直接的向葛蘭絲飛撲前來——這些歌詞伊是默記在心的。在從前對伊的意味是痛苦的。伊曉得伊永遠不會忘記從前亞兒是怎樣的對另一個婦人——穆麗唱這些歌詞。當時伊——葛蘭絲是站在黑喬氏總會中的壁前。

伊的紙捲烟盤是捧在伊的面前。伊的眼睛是注視着那個貌美年輕的歌者非常的欽慕。那一夜伊是怎樣的苦悶。曉得了伊所愛的男子正在向別一個婦人傾注出他的心來。

在屏聲息氣的當兒。這歌已唱完了。接着便是那喧鬧的采聲。亞兒緩緩的繞過那班歡樂的酒徒和餐客們的當中。他們都趕過來和他握手。拍着他的肩頭。他最後走到了葛蘭絲的面前。

『這是怎麽樣呢。』他問他的眼睛中。爲着他對葛蘭絲的愛而光采輝耀。

『驚異得很啊。』

『葛蘭絲。』把溫和的說。『這是你的歌完全是你的啊。』

在大衆移轉他們的注意向着場上的表演時。葛蘭絲和亞兒悄悄的走出了總會。他們臂挽臂的走過百老匯。在他們的頭頂上。是那許多色彩的燈光眩目的閃耀。再在高處那便是衆星的柔和而雍睦的明光。

（全書完）

獨家經理法國名廠伯爵乾片

千代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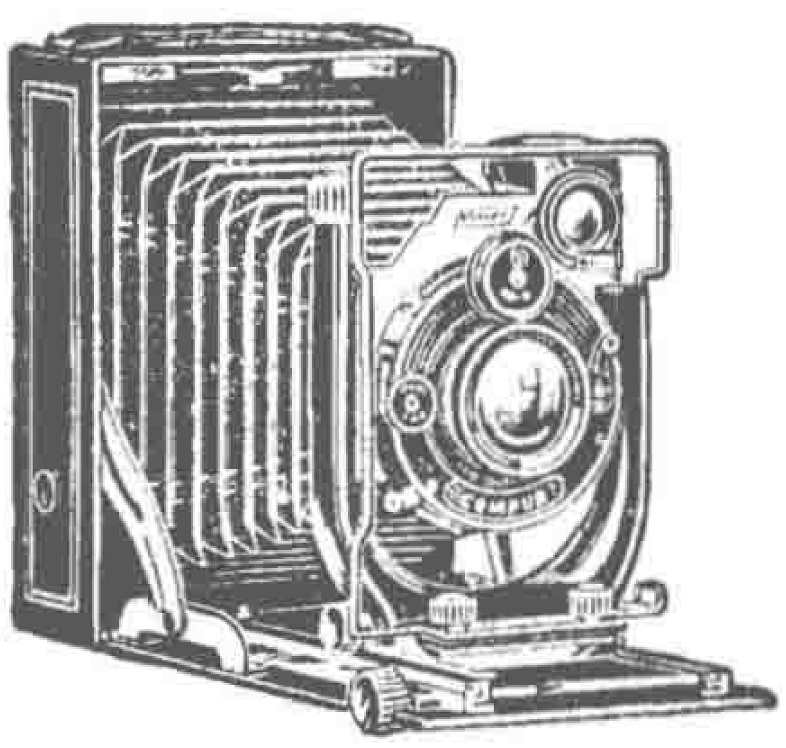
CHIYOYOKO, PHOTO SUPPLIES
SHANGHAI.

1929年最新出品

德國

納茄而各種鏡箱

價廉物美



無出其右

本行專運歐美各國照相材料及以鏡頭快鏡應有盡有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千代洋行謹啓

發行　上海南京路三百九十三號　電話六〇四六八至六〇四六九

分行　虹口吳淞路十號內地會隔壁　電話四〇〇三〇號

總行　電報掛號第〇二八八號　無線電報掛號第〇二八八八號　信箱掛號第一三〇八號

革命外史

李涵秋遺著
漱六山房評註

第二十一回　珠樹停雲檀奴追倩女　瑤波瀉玉紅淚訴離愁

梨雲嚇出一身冷汗。暗想我打紫蘭別墅出來。沿路未見一個人影。可想這荒村四面居人甚少。況且這人深夜出沒。定然不是好人。萬一被他看見。就使不是強盜。也難保不欺我這伶仃弱女。生出歹心。何況這一帶險僻地方。本是匪人藏匿之所呢。越想越怕。想要尋一個躲避之處。或者讓他過去。我再出來。方可無虞。左右望了望。祇有那一株柏樹。根株甚寬。枝葉又密。不如還去藏在樹下。罷躊躇之頃。那一叢樹林裏的脚步聲音、來得更加切近。還聽着他口裏彷彿在那裏唱歌。這時候梨雲已驚魂欲碎。說他一字一句都聽得清楚。斷然沒有這個情理。這也是那唱歌的人、後來自己告訴人的。所以在下此時便把他寫出來。以醒眉目。又不得不明白交代幾句、以免閱者駁詰。歌曰。

風蕭蕭兮水不波。征鴻嘹唳兮葉辭柯。狼嗥虎嘯兮山鬼多。有美一人兮傷如之何。

梨雲這時候已經一步一步的。向河岸低處直竄。意欲掩覆在樹根下面。為藏身之計、驀然聽見那歌聲好像是熟人口吻、不由芳心一動。不肯下去。遲遲疑疑的立着不動。一霎時間、那人已走近石橋旁側。他也看見河岸下似乎有人窺探。歌聲頓住。猛喝問了一聲是誰。便從問的聲音裏、空放了一聲手鎗。他也是防着橋下躲的或是歹人。借此鎗聲。想要將他嚇走。（一路閒閒而來。到了這裏。陡然一拍就合。妙筆無雙。）誰知梨雲便在這問的聲音裏、聽出這個人來。又驚又喜。忙提着自家清脆喉嚨。也答了一聲道。來者莫非魯士成先生麼。我是梨雲、請先生勿再開鎗。使我吃嚇。魯士成不意會在這地方竟覓着梨雲。這一喜也就喜到極處。忙將手鎗依然插入腰裏。飛一般搶近河干。急喚梨雲姑娘原來也到了此處。快些上來。我同你一路行走。梨雲見來的果然竟是魯士成。從驚喜之中。更覺動彈不得、幾乎直挫跌下河裏去。還是魯士成走近梨雲身旁。扶着他登岸。兩人便坐在那石橋欄干上。擁為休憩。（這一番遇合。非但出於二人意外。就是看書的人。也萬萬想不到。）梨雲當這長夜漫漫。驚魂忐忑之際。驟然遇着魯士成。其芳心快慰。自然不消說得。從快慰之中。便生出無窮感激。感激到了極頂。也沒有一句半句話。可以說得出來。惟有珠淚縱橫。不由倚向魯士成肩頭。嗚嗚咽咽哭個不住。魯士成知道他的意思。一時也不知拿那句話去安慰他。轉想起自家同梨雲的身世。陡覺百感交集。那英雄眼淚也就不由的向着梨雲、一把一把揮洒起來。當此月黑風高。四山岑寂。除得這一對痴

男怨女。在那裏相對嗚咽。但聽得風林怒吼。澗水悲嘶。好是也在替他們鳴着不平一般。著書到此。又覺得有幾句閒話要說出來。博諸君一粲。中國舊時小說。每逢書中事跡無可轉變之處。便請出觀音大士。或是黎山老母來幫忙。如今西學東漸。舊小說漸漸不合社會心理。譯本小說就乘時而起。不然到了要緊關頭。不至於請仙佛出來幫忙。但是實在到了無可如何的當兒。究竟也不能不請帮手。這種帮手和中國舊小說的帮手不同。說起來也不值一笑。不過是一個偵探的假面具。從外面看去。似乎變化無窮。從事實想來。依舊是移花接木。你若拿這個話去駁詰他。也只好道個無巧不成書。若不是這般鬬笋合縫的湊起來。這一部小說就做不成了。我著這部革命外史。已經將告終結。何以又說這一番廢話。我也爲敘述到梨雲夜出侯門。正思量去尋魯士成。魯士成竟不先不後。偏生就在這一夜也跑到這裏來。巧巧的就會遇見梨雲。天下那裏有這般巧事。諸君且緩。等我趁魯士成先生和梨雲姑娘在石橋上對哭的當兒。不妨將魯士成此番忽然遇着梨雲的緣故。先行補敘一番。然後纔知道這段湊合的文章。幷不是可以隨手牽扯得來的。因爲魯士成自從銜命爲媒。被梨雲婉言拒絕。他便怏怏的去向侯爵復命。及至侯爵聽見他那番話。頓時臉上露出不然的意思。很有些怪梨雲不受抬舉（好一個言而無信的人。自己在法庭說得天花亂墜。說什麼天日在上。不負斯言。更要請魯士成做個證人。倒也似乎很像個有意思的人。如今言猶在耳。證人也在面前。已經完全變卦。有這樣負義忘恩的兒子。便有這樣輕諾寡信的父親。）魯士成也是極頂聰明的男子。有什麼瞧不出來。當時辭了侯爵出門。一路上便替梨雲設想。知道梨雲既然忤了侯爵的意旨。紫蘭別墅便不可以一日暫居。即使侯爵不驅逐他。他也沒有這顏面寄人籬下。但是梨雲是我拾着生命去救他出險的人。既救拔於前。便不容坐視於後。况且他自幼僻居村野。京城地方。定然沒有一個可以倚靠的人。萬一離了紫蘭別墅。這人海茫茫。叫他到何處去尋覓安身之地。論救人救澈的道理。這一定是我的責任。義不容辭的了。一路上輾轉思量。毫無善策。回校以後。却有些精神恍惚。坐立不寧。却好校裏有一個學生。名叫李安國的。同自家最是親密。眞個同手足一般。好在魯士成近來所做的事。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也沒有一個人不敬服的。李安國這一天見他愁眉不展。便猜想他定是爲的梨雲。他們兩個本來同住在一間臥室裏。下課之後。李安國便向他逐細詢問。魯士成也不相瞞。便一老一實將這爲難的情形。同他商酌。李安國也帮着躊躇了半响道。你替梨雲姑娘打算。原自不錯。但是你便去約他到京城來住。你又沒有家室。自然要替他尋覓旅舍了。不過京城旅館雖多。每日需用却甚浩大。梨雲姑娘固然是一身之外。別無長物。你又清

貧如洗。沒有供給他的餘資。長安居大不易。爲將來計劃。他這一切費用。又從何而出。見義勇爲。固然是我們男兒本分。然而與其無濟於事。不如審愼於先。我替你想這件事却不可冒昧去做。須得想個萬全之策纔好。魯士成連連點頭道我何嘗不想到此處。只是陳侯爵爲富不仁。（陳侯爵以前不過是頑固閉塞的一派。也還不算什麽大壞人、獨獨這一次的驅逐梨雲。非但爲富不仁。而且背信辜恩。行同狗彘。何以變得如此之快。恰是他家那位好姑太太的功勞。）我若置身事外。這梨雲姑娘的身世。也就可憐極了。依我的意思。只好權且叫他先行暫居旅舍。隨後再計劃別的善策。李安國重又說道。話雖如此。但是成大事者必善其後。你將他老遠的住在旅舍。無論薪水之資。你兩個均難措辦。到後來仍不免陷於危地。重爲世人訕笑。即此孤男少女。非鳳非鴉。究竟成何名目。况且陳侯爵既已嫉彼如仇。可想隨地隨時。定許派人監督你們行動。稍一不愼。你的清名。固然玷辱。即從前一番婆心毅力。亦將不能求諒於人。仔細思量。如何値得呢。魯士成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目瞪口呆。計無所出。轉走近李安國身旁。要商量一個善後之策。李安國道。此時替你設想。必須先替梨雲姑娘籌一安身之所。旅舍既不可久居。我家母倒現在城南孤兒院裏做院長。這是你向來知道的。院中一切事務。又全歸我那個寡姊料理。這地方是慈善機關。所有經費。又都是地方公益輸入的銀錢。不但收錄孤兒。是其本分。間有無依無靠的婦女。也准暫時寄住。我明日便將這件事稟明家母。他對於這些事。是最肯扶危救困的。料想沒有不答應的道理。你就趕快去把梨雲姑娘接過來。帶他去見我母親。旣不須花費銀錢。又免得在社會上別生枝節。等他權且安住下來。過幾時或者替他在京城裏謀個職業。好讓他有一個謀生之地。至於將來他的婚姻大事。只好再看機會。說不得吾兄竟要担負這種責任的了。魯士成聽着這些辦法。覺得妥當非常。心上十分感激。只管仰着脖子。望着李安國。不敢打斷他的話頭。忽然又聽見李安國提起梨雲婚姻。大有就叫自己同他結婚的意思。不由羞得面紅耳赤。倏的跳起身來。說道。這個如何使得。這個如何……（魯士成極愛梨雲。梨雲的感激魯士成。更加淪肌切骨。覺有非魯士成不嫁的意思。就在事勢上看起來。梨雲不嫁魯士成。一定從此守貞不字。到了這個時候。魯士成已經沒有騰挪的餘地。魯士成的所以不肯承認。還是中於少年客氣。只說君子施恩不望報。若娶了梨雲。豈不是以前的冒險相救本來懷着私心。他何嘗不曉得這個當兒。他們兩個的精神。已經粘合爲一。分析不開。然而還要說出這種矯枉過正的話。這是魯士成過猶不及之處）李安國忙攔着他笑道。我不過一句戲言。你何必認以爲眞。這般着急。况且在這寢室之中。原是同你互相密識。你竟發起喊來。萬一被同學聽見。

豈不要笑我們鹵莽。魯士成也笑道。我心裏焦急得很。以後他這婚姻的事。萬萬不可再提到我。至於你替我們這番籌劃。眞叫人感人骨髓。事不宜遲。我怕這個老侯爵。斷然不能再容梨雲姑娘在紫蘭別墅久住。我此時並無別法。只有立刻將你這主意告訴他。叫他同我一齊進城。趕緊去拜謁伯母。魯士成一面說。一面就想到校長那裏去請假。連夜去接梨雲。李安國見他這般匆促。不覺好笑起來。一把將他衣衫扯住道。我知道你凡做一件事。只知猛進。並不思前想後。以致往往引起後來的懊悔。就以這事而論。雖然我料定家母天性慈仁。若將這話去告訴他。想他總不至拒而不納。但是也要等我先到孤兒院去一躺。給個信息給他們。也好叫他們預備。不至臨時倉猝。照你這樣冒冒失失。（魯士成雖然性急。恰也是對於梨雲格外關切的表示。）立刻就將梨雲姑娘携帶入城。便是到了那邊。已將夜半。一個男子。帶著一個女郎。冒昧前往。一定要把我母親嚇上一跳。任你善爲說辭。告訴他們這番原委。還防著他們不肯見信呢。況且陳侯爵就使甚不滿意梨雲姑娘。他不過今日纔得的拒婚消息。難不成會連夜的趕他出去。我料定侯爵尚不至此。（雖然沒有連夜攆他出去。這種情形。也差不多。）你權且忍耐一夜。包管不會誤事。魯士成覺得他這說話。萬無可駁。但是心急如火。一會兒抓耳撓腮。一會子又將雙手插在衣袋裏。不住的踱來踱去。李安國笑道。我還有一個計較。現在離晚膳時間尚早。與其你請假到紫蘭別墅。不如我先請假到孤兒院。和我母親姊姊說明白了。明天下課時候。你便去接梨雲姑娘。那纔是計出萬全。保無一失呢。魯士成這纔十分得意。連連向李安國鞠躬。說便請吾兄一行罷。只是爲我的事。重累吾兄跋涉。寸心實抱不安。只好等梨雲姑娘出來之後。再同致謝吾兄劃策之恩。李安國慨然道。同是救人救澈。難道只許吾兄見義勇爲。我輩便該袖手旁觀的麼。說著。果然請了假往孤兒院去。這事不消說得。自然沒有不成的道理。李安國欣然回校。和魯士成說了。魯士成那裏還敢怠慢。便從第二日下課之後。也不瞞校長。將自己同李安國的計劃。一一告訴明白。又說必須儘今晚去迎梨雲。將他送在孤兒院中安頓。校長也爲他這番義舉所感動。自然答應魯士成歡喜異常。也不邀人作伴。只將他隨身的一柄小手鎗。插入衣袋。與匆匆往紫蘭別墅而來。出校之時。天色已經入暮。若是梨雲在紫蘭別墅再多躭擱一回。便可同魯士成相見。他那裏會料到纔一負氣出門。魯士成便在這時候來迎接自己呢。（就在這一刻之差。釀出許多大事。文情十分奇詭。）魯士成迸着一口氣。趕到紫蘭別墅門外。掏出名刺。向守門的說特來請見梨雲姑娘。有要言同他面議。那守門的將魯士成上下打量了一番。也認得是侯爵所最契重的那個陸軍學生。昨日也會來會過梨雲姑娘的。却不敢怠慢。忙走近

一步。說道。可惜先生來遲了一步。日落時候。梨雲姑娘已離此地而去。想還不曾走遠。先生若去追趕。包還可以趕遇得上。魯士成驟聽此語。頓出意外。不禁正色說道。敢問梨雲姑娘好好住在此處。何以忽然舍此他往。他這遠行主意。還是自家願意。還是侯爵逼他走的。他一人之外。可還有別的侍婢作伴。至於他要到達的所在。可曾和你們說明。還請一一告訴我。我自然感激你們。那人又垂手答道。我們侯爵並不曾逼梨雲姑娘出走。只不過從今日清晨。侯爵把夫人從這裏請回。午後又命僕役到此搬掇什物。梨雲姑娘便含有怒意。也不曾與別人商議。就在傍晚時候。孤身出門。所有侯爵夫人贈他的衣衫珍飾。他兀的一毫不曾取去。通同抛棄在椅子上。他那裏還肯攜帶我們的侍婢呢。至於他要到什麼地方去。他又不會說出來。我們也不敢瑣屑動問。這其中情節。怕只有侯爵夫人同侯爵或者知道。別人都是茫無頭緒。我不敢欺騙先生。先生如不見信。明日見了侯爵。一定可以明白。先生如不去追趕梨雲姑娘。便請移步到我們府裏一走。最好。（這個守門人。倒沒有豪奴惡僕的習氣。大約把他派在別墅守門。也不是什麼得時人物。所以還覺得好些。如若派他做了侯府的門房。恐怕就不是這般氣象了。）魯士成此時也顧不得旁人譏誚。不由頓足長嘆。臉上陡露出無窮失望顏色。默不一語。心中輾轉尋思道。據這兩人所說。顯見得是侯爵心腸褊窄。因為梨雲拒婚。公然不容他住在紫蘭別墅。梨雲又是個心高氣傲的人。如何尚肯伈伈俔俔。寄人籬下。決然舍去。自是正理。但是他這伶仃弱質。京城路逕。既不熟悉。一旦負氣而行。又不知他棲息何所。萬一再遭盜賊之險。或膏虎狼之吻。豈不枉了我當日救他的一番辛苦。想了一會。忽又失聲道。李安國悞我。李安國悞我。若是依我昨日便來相訪。何致弄出這一番舛誤。畢竟是我閱世不深。凡事依違兩可。以致悔之無及。罷罷。好在他此去。尚不甚遠。還是追踪前去。務要得他一個下落。這裏地方荒僻。除了一條直達京城火車站的大路外。其餘都是深樹密箐。絕人行迹。我也循著這條大路趕去。或者可以趕得上。亦未可知。主意既定。於是便不同那閽人說話。掉轉身子。便走。再看看四山暮色。業已直壓下來。他仗著一身本領。却不畏懼。如飛的登坡越澗。方纔行抵大道。那淡月疏星。已隱隱落在雲際。一口氣走了的幾里路。依然看不見梨雲踪迹。心上愈覺慌急。正行之間。忽見前面有一座樹林。遮蔽著去路。因恐有歹人出沒。於是抗聲高歌。借此為壯胆之計。又念倘若給梨雲聽見。或者他知道我追踪而至。便可相逢道左。不致當面錯過。所幸梨雲以一女子。行此荒僻途經。步履艱難。雖然走在魯士成之前。魯士成的脚步恰比他快得多。却好便在石橋左側。借著手鎗聲音。轉做了他們兩人晤面的媒介。你看奇也不奇。至於他們兩人的晤面情形。前書既已表明。不消再

贅、當下兩人就在石橋欄上並肩坐下。這一番愉快。也算是出鄷都洞以後的第二次領略滋味了。不過鄷都洞裏。梨雲對於魯士成。只有猜懼而無愛憐。今昔比較。迥不相同。梨雲對著魯士成。只覺得天壤茫茫。以外並無知己。欲待用幾句感謝之詞。又以受人大恩、決不是幾句空談。所可酬報。轉是從心坎裏流出兩行清淚。呆呆的望著魯士成。揮灑出來。魯士成不免先問他何以刻不能耐。遽自舍去紫蘭別墅的緣故。梨雲少不得將侯爵對付他的前後事迹。一一告訴魯士成。只引得魯士成雙眉倒剔。愈顯得英氣勃勃。大有劍拔弩張之勢。半晌纔又問道。姑娘此番負氣出來。自然迫於無可如何。不容損折女兒身分。但是我知道姑娘是側身天地、四顧茫茫。既已出了紫蘭別墅。更從何處重覓棲息之所。不可不預為籌劃。姑娘若不見棄。還請傾倒肺腑。盡以相告。鄙人如有能替姑娘為力的地方。無論若何艱險。誓願担負保護姑娘的責任。魯士成這幾句話。真是從心坎中爬剔而出。任是誰人也沒有不感激的理。何況梨雲已經死心塌地。一縷柔情都灌注在魯士成身上呢。當時聽著他殷勤見問。心裏雖十分感激。口中却說不出什麼感謝的話。又聽魯士成問他將來棲息之所、他一時也無從答話。只把眼中那一片情波。向魯士成一閃一閃的漾過來。忍無可忍。纔慢吐鶯聲。低低的向魯士成耳邊說道。今宵冒險夜行。原未敢卜前途凶吉。只是寸心希望。便想尋至先生與校。將此番窘況。敬告先生、此後命運榮枯。全仰仗先生替我籌劃、明知交淺言深。不合過於煩瀆、實緣一身以外、別無可以付托之人。先生若肯拔我泥塗。登之衽席。倘祈勿以冒昧見責。（這是梨雲第二次的表示、差不多已到短兵相接之時。却說得極為含蓄。）梨雲說至此間。已是悲咽萬分。重又流起淚來、魯士成此時靜默不語、只管聽梨雲敘述他的胸臆。自家危坐石欄、低著頭只把那柄手鎗摩娑撫弄。及至梨雲敘述已畢。纔跳起身來道、姑娘、這也不是哭泣的事。凡遇著危險境遇。須要從死裏求生。你的用意。我已經一一明白。你須知道我的所以夤夜之間、追你直到此處。我原防侯爵不能容你久住、已在這一兩日內。替你籌出一安置之所了。梨雲又驚又喜、忙問道。匆遽之間。我真個便忘卻了。還不會問先生何以便曉得我要離去紫蘭別墅、却好便在這個當兒深夜相逢。若不是方纔聽見先生的歌聲。同這鎗聲。幾乎不當面錯過。這柄手鎗、要算得我同先生遇合的媒介物了。魯士成聽得梨雲稱讚他的手鎗、猛可裏眉飛色舞。哈哈的怪笑起來。（就這一笑裏。又笑出許多風浪。這真是梨雲姑娘的不幸。）望著梨雲說道。我這手鎗、豈但做了今夜我同姑娘遇合的媒介。姑娘還不知道他當初早已替姑娘結果了仇人的性命呢。（這般險語。在深夜無人之境。說出來覺得令人忽然一嚇。）只這一句話。把梨雲嚇得直立起來。不知以後如何。請待下

回分解。

漱六山房主人評

梨雲負氣而行。四海無家。一身漂泊。而又空山隻影。滿目荒涼。更以伶仃纖弱之身。有絕代傾城之美。萬一忽來强暴。如之奈何。在梨雲一方面觀之。可謂已到日暮途窮之境。而始終無絲毫悔意。具見堅心勇氣。正如雪裏梅花。歲寒松柏。豈浮花浪蕊。所能比其萬一。當今之世。如梨雲者。能有幾人。

魯士成之歌。慷慨激昂。而又深情宛轉。於以知魯士成之心。殆無時無刻不念梨雲。亦無時無刻不愛梨雲。特其愛爲英雄之愛。而非傖夫俗子之愛耳。

魯士成所以一聞他人談及梨雲婚事。卽竭力否認者。其實未嘗不願與梨雲結婚。特一則少年好名。惑於施恩不望報之說。一則明知已爲寒士。不願令所愛之人。食貧守困耳。否則心苟無瑕。但堅持初志。任人談論。於我何關。何必一聞此言。卽再三表示。可見此事爲魯士成所竭力掩蔽。深恐爲他人所知。故不談梨雲婚事則已。苟一談及梨雲婚事。幾有掩耳而走之勢。此英雄欺人之語。讀者幸勿爲著者所蒙也。

陳侯爵忍心害理。背誓食言。驅逐此無告之女郎。其用心何等惡毒。卽使梨雲未嘗捨命救其愛子。而爲絕不相識之人。苟有天良。亦當予以相當之救濟。況梨雲曾有恩於景虞。而陳侯爵且于法庭之上。鄭重表白其感激者乎。此種貴族。其天良已爲金銀酒肉之氣所錮塞。不獨陳侯爵一人。故謂滿清亡於貴族。殊非苛論。

魯士成與梨雲陡然會合。如羣山萬壑。齊赴荊門。而於此作一結穴。筆勢蜿蜒夭矯。如神龍之首尾皆見。

此回爲最大之風波所緣起。筆力直貫至第二十四回結束之時。蓋前此之梨雲。雖迭遇風波。幾瀕絕境。以較此後之風波已若小巫之見大巫。故本回爲全書結束之關鍵。

第二十二回　剗地發狂言舊案重提俠客忽爲刺客　無端施毒計奸奴暗探恩心化作讐心

魯士成在月光之下。把手鎗撫弄了一會。長嘆道。手鎗呀。手鎗呀。我一腔熱血。全仗你了結世上恩讐。合歡堡流血一場。不過是你發軔之始。罷咧。景虞那厮。受了姑娘救命之恩。到此反使姑娘東竄西奔。萍蹤無托。依我性起。我總有這一日。叫他飲我彈丸。好讓他向黃泉路上。去尋覓浣蘭。雙飛雙宿。完他拚命要娶浣蘭的志願。我當時總還是爲著姑娘。不忍下這厮的毒手。早知如此。我何不……魯士成越說越覺高興。叱咤之音。與夜風相答。更覺無所用其顧忌。梨雲心細。早聽出他話中用意。嚇得四肢亂顫。雖然四野無人。畢竟總怕

隔垣有耳。急得忙上前用纖手按著他的嘴道。先生說話須要留神。這是一件什麼事。如何可以信口開河。萬一……梨雲剛說到此。眞個疑鬼有鬼。猛覺得隔河那邊、似乎有個黑影子一閃。凝神看去。又不見了。梨雲驚得渾身冷汗。用手指著道。有人有人。魯士成見他這胆怯情形。不禁大笑起來。忙安慰他道。姑娘放心。莫說夜闌更靜。這荒僻地方。沒有行人。便是白日之間。輕易要覓個行人問問路逕。恐怕還不容易呢。（合歡堡的暗殺浣蘭。到此刻方纔知道是魯士成做的事。這是無論那一個。都想不到的。魯士成雖然不愛浣蘭。恰也沒有什麼深仇宿怨。所以大家都疑心不到他身上。）你們做女子的。總是胆氣虛弱。一會兒神經錯亂。深恐我這話爲人竊聽。所以便覺得好像對河有個人影。我倒不信。待我去踏勘踏勘。若是果然有人到此。便叫他先吃我一鎗。說著。便拋下梨雲、提著手鎗。趕向橋下去了。梨雲見他走向前面。格外胆怯。連聲喚他回來。魯士成看了一回。重又回到橋上。笑道。姑娘眞是胡鬧。我四面都看過了。那裏有人。怕是姑娘眼花了。梨雲急道。便算此地沒有旁人竊聽。以後這件事。還求先生要守祕密。我如今纔知合歡堡暗殺的案。是先生仗義所爲。但是我國政治不修。做官的容易混淆黑白。那一天在法庭上面。先生不見侯爵對此案十分注意。都疑惑出自白伯通們之手。若知道是先生做的。侯爵未必肯不爲愛媳報仇。怕於先生身上很有些不甚方便。魯士成笑道。敢作敢當。纔是大丈夫的本色。姑娘你是個閨中弱質。那裏知道我們做陸軍學生的、將來固然要羣策羣力。一心抵禦外人。然而國蠹不除。且未可遽談對外。像政府裏那一班顢頇的官僚、哼哼。我都有一天把他們草薙而禽獮之。方纔洩我無窮憤懣。梨雲原是防著魯士成遭禍。所以用話去勸慰他。誰知越是勸他。他越說得厲害。更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剪斷他的話頭。一一詢問他今日來到此處的經過。魯士成方纔將同李安國籌劃的辦法。以及要將梨雲安置在孤兒院裏的話。詳細告訴。梨雲自然是感激不盡。兩人正談得親密。那半輪新月。先前還隱在雲彩裏。至此障翳全消。冰輪乍湧。彷彿照澈他兩人心地、怕他們彼此方寸中。大約早把彼此的小影。嵌得牢牢的了。夜涼如水。霜氣滿天。魯士成尚可勉强支持。梨雲却已經凍得玉肌起粟。粉面凝香、露出那弱不勝衣的可憐狀態。魯士成本是英雄肝胆。彷彿百鍊之鋼。然而值此深夜沉沉。別無人迹。眼前又分明對著一個艷如花玉的美人。也就不免心旌搖搖。有些不能自主起來。不由輕輕握著梨雲的纖腕、默默無言。只向他嬌面上呆看。把個梨雲看得十分羞愧。又不忍推拒著他。也只得俯首至膺。粉臉上一朵一朵的紅雲。一直潙入頰際。魯士成正在情思迷離。（魯沈二人的情愛。到此已寫得非常酣暢。暗中恰與百花山梨雲和陳景虞言情一段。兩兩對照。）猛一轉念、頓時將

梨雲纖腕放落下來。肅然正色。只說了一聲阿呀。此處不可久留。我們趁著時候尙早，還來得及抵城。我便送姑娘到孤兒院安置罷。說罷。立刻催逼著梨雲就走。自家便一步一步的跟在後面。仍從大道上行來。梨雲正猜測不出魯士成何以一會兒纏綿。又一會兒冷淡。見他逼著自己上道。好在自己在石欄上休息了好半晌，又得魯士成作伴。便不似先前趦趄不前的光景。遂從月光之下。振作精神。拽裙前進。奇怪，先前行路好似十分艱難。到此恰又不然了。走得異常利便。穿林渡澗的。將一帶荒僻地方行盡。早見京城裏無數電燈。排列空際。一似繁星點點。異樣好看。梨雲心裏方纔留貼。彷彿從魑魅世界。重入人境。眨眨眼已抵火車站旁。這時候夜車還不曾開行。所有候車的人。都紛紛擁擠在那裏。喧嘩嘈雜。魯士成深恐同梨雲失散。便緊緊跟在後面。指點路徑。一逕向孤兒院進發。論孤兒院裏平時的規定。例於每晚十句鐘。停止職務。凡有門鍵。均行鎖閉。今夜李安國的母親。因爲聽了李安國的話。知道梨雲今夜要來。李夫人不便命閽人坐待。因閽人須要早起。恐妨碍他安眠時間。所以自己同著寡女。到這時候。依然還坐在辦事室裏。靜候消息。直等到子末丑初。還沒有來。母女兩人剛自疑惑。聽見外面門鈴掣得浪浪價响，李夫人知是他們到了。忙命女兒親去開門。自己走至階下迎接，果不其然。已見魯士成引著一個女郎。姍姍而至。心上大喜。將他們殷勤延入室中。魯士成先向李夫人脫帽行禮。然後再替梨雲介紹，李夫人一眼瞧見梨雲。眞是出落得嬌艷非常，風神絕世，覺得偌大的京城地面。竟很不容易選此佳人。何以命宮磨蝎，上帝又似有意無意的與他爲難。一時間由憐生愛，由愛生敬。顫巍巍的上前執著梨雲的手。引至頰邊，表示親愛之意。梨雲也知道李夫人的用意。也覺甚爲依戀，彷彿如子女對於慈母一般，魯士成又將梨雲所遭的際遇。略略告訴他們母女。說至沉痛去處。李夫人也有些愴然欲涕。（梨雲紅顏薄命。我見猶憐。何物景虞。忍心舍棄。雖沒有焚琴煮鶴，恰實在蹂躪處女的愛情。我若有權。此等人必須鎗斃。）這時候魯士成恰與梨雲並立在一處。珊瑚玉樹。相映生輝。李夫人同他那寡婦女兒。不覺暗暗稱羨。以爲眞是一對天生佳耦。四只眼睛。只管向他們看，看得魯士成不好意思起來。忙說今夜勞伯母久候，心中實抱不安。此時夜色已深。急於回校。所有梨雲姑娘一身。便全賴伯母另眼照拂。我日後若有寸進。終當酬報大恩。李夫人謙遜了幾句。親送魯士成下階。魯士成又向梨雲叮囑了幾句。梨雲見魯士成要走。覺得異常悽楚，無如欲留不得。也只好含淚看他出門。李夫人送出魯士成。將院門關鎖好了。然後走進來。因爲院中房屋不多。就命他女兒將梨雲帶入他的臥室之中。好生安息。這邊的事。且放下不提。只說陳侯爵當日將侯爵夫人特地喚回府邸。午後又叫人到別墅裏去

搬取什物。原是用的烏夫人第一條計策。以爲逼走梨雲之後。他孤身無靠。一出別墅。必然無所依棲。縱不立殞溝壑。終究難免飄零道路。(好殺才。眞是反面無情的畜類。)或竟流爲乞丐。亦未可知。到那個時候。方顯得我這貴族的威權。喜則可以立躋榮顯。怒則可以立置泥塗。世間一切衆生。苟非喪心病狂。斷不敢公然同我們貴族反對。無怪那些卑鄙齷齪的士夫。白日則奔走權門。暮夜則乞憐暗室。以至一天一天的。將那些貴族弄得勢餤鴟張。心腸狠毒。譬如以陳侯爵而論。在當時北京的輿論。都以爲他夙負盛名。還不失爲賢者。(沒有聽信讒言的當兒。似乎倒也像個賢者。一經聽了烏夫人的讒搆。就立刻變成一個殺才。這足見他們貴族中人的毫無骨子。)猶且不免聽信烏夫人萋菲之語。生生的使出貴族的威權。向一個最可憐而孤苦無告的梨雲。用此劇烈的手段。其餘不及他的貴族。還不知多少。平時的作福作威。恣睢暴戾。更可想而知了。至於梨雲已經出了紫蘭別墅。可算與陳侯爵毫不相關。誰知道這個陰賊狠險陳靜芳。還不肯饒過他。又百般的在侯爵面前攛掇。說我們既不留梨雲。料想他此後決無生路。但是還有一層可慮。我看那個陸軍學生名字叫什麽魯士成的。爲人很有些不安本分。他既然是個學生。理宜安心學業。不預外事。他居然自命豪俠。始則聽見梨雲陷身賊窟。他有本事救他出險。你想他同梨雲。素無瓜葛。梨雲的生死。與他何涉。他若不是出於一點好色之私。他何必冒著偌大危險。做這件無益的勾當。後來見梨雲病勢沈重。自知不能達他那祕密目的。所以他竟忍心害理。將他拋置道旁。不顧而去。若非警士將梨雲送入醫院。梨雲之死於火車站與死於酆都洞。又有何異。就這件事。我就看出這人外假豪俠之名。陰行盜賊之實。毫無足取了。至於哥哥後來勦滅百花山的事。以素來精練的重兵。去征討那些烏合之衆。自然是拉朽摧枯。容不得稽延時日。不過那些强盜。仗著地勢險固。勉强勝得一兩仗。到後來終究是螳臂當車。立見潰敗。又何用這魯士成來殷勤獻計。剛剛遇見你虛心下士。偏生信用他的言語。直搗賊巢。其實那時候卽使沒有魯士成出來。難不成哥哥就沒有別的擒賊計策麽。僥倖邀功。坐讓這奸奴得志。哥哥更是忠厚待人。顚倒備至。直將個魯士成說成了拿坡侖復生。華盛頓再世。妹子當時不好拿話來駁詰。以一個屢握重兵的堂堂侯爵。難道智識反出新進草茅之下。(這個陳靜芳直是烏鴉轉世。除了浣蘭之外。他從不會說人一句的話。)怕這風聲傳出。豈不於哥哥的一世英名。有所妨碍。這還罷了。古人道得好。泰山不辭土壤。河海不擇細流。只要他人有一技之長。原不妨兼收並納。也可見得你的恢廓大度。你此番失著。全在要求梨雲爲媳。何人不可去做媒妁。偏生要請這輕薄後生。向梨雲去代表求婚。老實說這豈不是引狼入室。天下未有見

甘旨而不思染指的道理。我何以說這話呢。魯士成雖是學生。外間的事。他沒有一件不知道的。他豈不探出梨雲在醫院裏已經病愈。他那戀色的心腸。自然重新提起。加著公庭上互相晤覿。就令梨雲對他無情。他也不能不對著梨雲另存深意。可巧遇見你這老而不達世務的侯爵。忽的要替自家兒子求婚。任是什麼人聽著。也要怨恨。何況這魯士成本來別有肺腸呢。我就猜定他這一次替虞兒乞婚。不但不肯盡心。怕還要竭力從中破壞。那梨雲又是小家碧玉。半生來同强盜廝混。毫不會受過家庭敎育。自然而然同魯士成愛戀情殷。甘心棄喬木而入幽谷。論他們兩人身份。倒也是一對佳偶。只不過叫我們堂堂侯府。連一個女郎都爭不過那魯士成。未免使人聽著齒冷罷了。虧你還懵然罔覺。只知道怪梨雲不知好歹。你那裏想到內中牽掣傀儡的。還大有人在呢。我已經聽得哥哥叫人去搬取別墅中的什物。使梨雲不能久留。然而梨雲此次行踪。哥哥倒不可輕輕放過。依我主見。趕緊打一個電話到紫蘭別墅。吩咐府裏那些僕役。不用聲張。暗暗的跟著梨雲。査訾他依棲何所。他若是與魯士成並無干涉。不去訪他。我們也不爲已甚。此後任他東蕩西飄。死活也不去過問。萬一他們訂有密約。他既不嫁虞兒。自然便去嫁魯士成。他離了紫蘭別墅、定是到陸軍學校訪問魯士成。烏夫人說到此。又歇了一歇。方纔冷冷笑道。哼哼。你若是俯仰隨人。毫無生氣。他們將來結婚之際。你不妨再去叨擾他們一杯喜酒。萬一你還自命英雄。老當益壯。一個已經成就的媳婦、生生的被人拆散。那拆散的人。便是娶你媳婦的人。你總該想一法子。叫他們也不得遂願。那纔算是英雄手段。（這算什麼英雄手段。不過是盜賊心腸罷了。）便是全國國民聽著。也還稱讚你這老侯爵年紀雖高。氣魄尙旺。不至受凉血之譏。你畢竟比不得我們女流。被人欺負。只好罷休。我千方百計。替虞兒娶的一個新媳婦浣蘭。白白的被人謀殺了。至今總不會有個水落石出。知道的呢。自然是兇手狡黠。難於偵探。那些不知道的。還疑惑殺了侯爵府裏的要人。侯爵總沒有這本領破獲罪犯。以後大家都看得你們父子無足重輕、將來怕不是你爲魚肉。人爲刀俎。稍不滿意。手鎗炸彈。一齊拿出來奉贈。那纔有寃沒處去訴呢。烏夫人說話時候。似嗔非嗔。帶笑不笑。你看他雖然已是半老徐娘。却一時間臉暈紅霞。眉橫殺氣、含嗔帶怒之中。著實還有幾分風韻。這纔是巧舌如簧。萋菲成錦呢。（天下除浣蘭之外。竟還有這般險狠陰惡。四者俱備的婦人。而且偏偏又具著這種口才。說得有情有理。怪不得侯爵要聽他的話。給他牽到那裏是那裏呢。）侯爵起先聽他講著、尙自不甚注意。及至後來。提到魯士成身上。越聽越覺得有理。只管掀髯點首。不去打斷他的話頭。末了又說到浣蘭被刺的事。眞個又羞又氣。分明知道烏夫人嘲笑他一個活媳婦。既被人拆

散良緣。一個死媳婦。又不能報仇雪恨。想到此間、直覺得以我這堂堂侯爵的身份。簡直辱沒殆盡。立時跳下炕來。望著烏夫人說道。賢妹言言金石。老夫領教甚多。我若不照著賢妹所言。達到此種目的。有如皎日。言罷。忙走到庭心裏。望著那一輪夕照。喃喃禱告起來。內中還夾著誓言。烏夫人坐在一旁。瞧著侯爵這般神態。知道他已爲自己話頭打動。他此時心裏兀自異常著急。又驚又喜。遂又趁勢說道。大凡世上無論什麼煩難的事。都要耐心去做。沒有個不趁願的。哥哥。你此時儘是生氣。又有何益。依我主見。還須防著梨雲逕自離紫蘭別墅而去、還不快去打電話給他們、他們叫留心探著。（既有心逼走梨雲。又叫人留心探著。七顛八倒的。漫無主見。也是描劃貴族中人的醜態。）也不用大驚小怪。若是梨雲今夜不走。便留心看誰來訪他。若是梨雲今夜便走。使悄悄的在後面趕著他、看他前去訪誰。哥哥還須叮囑他們一聲。如果少不用心、明日訪出來。定將這些沒用的奴才。一齊驅逐出府。侯爵連稱是極。（這時的侯爵。完全變成了他妹子的傀儡、）便將這幾句話。向電話筒裏親自吩咐。可憐這些事情、那梨雲如何會想得到。所以當晚負氣出門的時候。方以爲踽踽獨行。心驚胆怯。那知便在這個當兒。已有兩個惡奴。預備追踪而至。他們剛待舉步。猛然魯士成又跑了來、向他們探問梨雲踪跡。只得暫行止步。及至魯士成走後。方纔潛蹤躡跡。向魯士成身

後趕來。他們在路間一切情形。雖然看得不十分明白。然而隱隱約約都照入眼際。石橋之上。他們並坐談心。萬不料到這深夜荒村、曾有人將他們喁喁私語、竊聽了去。第一件最有關係的、便是魯士成自述在合歡堡用手鎗擊殺浣蘭。兩個惡奴互相以目示意。其中便有一個人益發向前走近幾步、還要細聽他們如何講話。其時梨雲眼快。已彷彿見樹陰之間。有一個人影子一閃、不禁失聲驚叫起來。攔著魯士成。不要聲張。惟恐屬垣有耳。在當時魯士成的意思。還只說梨雲疑心見鬼。他那裏猜得到果眞有人刺探他們的私事呢、雖然仗著胆壯。立時提著手鎗、向橋下巡視了一遍。其實人是有心、他是無意。等到魯士成走近身旁。那人早已躲在一株大樹背後。以後魯士成同著梨雲入城、他們也就緊緊跟著、一直瞧見魯士成將梨雲送入孤兒院裏。方纔轉身。兩人商議本要把所聞所見的情形、立刻報告侯爵。又因時候不早。府邸上下人等。定然已經安寢。不敢前去驚動。是以重行回至紫蘭別墅。準備明日入府稟陳一切、誰知次日侯爵更不能耐。已從電話裏傳喚他們進府、他們那裏還敢怠慢。立刻馳回侯府。入見侯爵、侯爵一見他們、便問他們昨日接得電話之後、畢竟梨雲姑娘其時可曾遠走。如若還不曾走。今日見你們回邸。他可有什麼說話須詳細陳述。以便相機行事。那兩個惡奴。見侯爵十分躁急。烏夫人已坐在一旁。拿著一雙俊眼。緊緊的瞟著他們。

（一雙俊眼。瞟著兩個奴才。而且還瞟得緊緊的。不知道的。豈不錯認了姑太太要弔他們的膀子。）你們知道侯爵性情嚴厲。稍有違忤。輕則呵叱。重則驅逐。再加以那位姑太太又最會從中挑撥。對於僕役。異常苛虐。此次看著侯爵這般神色。曉得這事非常重大。忙敬謹回答道。小的們自奉侯爵電諭。一毫不敢怠慢。立時暗暗的監察著梨雲姑娘的舉動。誰知梨雲姑娘見侯爵夫人回邸。去志已決。俄延到傍晚時分。逕自出門而去。侯爵甫聽此話。旋即向烏夫人冷笑道。果然不出妹子所料。他竟不肯暫留。這女孩子倒還算是有氣節的呢。烏夫人更不回答侯爵的話、轉回過頭來。向他們問道。哦。他竟自走了。你們想是老實便聽他走去、也不必偵探他的下落。可是不是。兩個僕役忙戰戰兢兢的回道。這個小人們如何敢於怠慢梨雲姑娘。烏夫人聽到此處。猛又重重的向他們橫了一眼。厲聲說道。什麼梨雲姑娘。這賤婢已經和我們脫離。你們老實便喚他名字罷了。還這般姑娘長姑娘短的鬧著。他是何等樣人。配我們府裏的人這樣尊貴著他。你們不要糊塗到腦子裏去。你以為他還有這福分。做我們侯府裏的新婦不成、（這個惡婦。作威作福的鬧的烏烟瘴氣、怪不得嫁他了個姓烏的短命鬼、倒也名稱其實。）兩個家人聽了。忙改口說道。梨雲出門之後、小的們剛待暗地趕上去。誰知便在這個當兒。門外來了一個人。詢問梨雲何往。侯爵喝問道。這人是誰。如何便會曉得這事。梨雲纔走。他便進門呢。家人又道、這來詢問梨雲的。便是侯爵素來極契重的那個魯士成先生、烏夫人微微一笑。向侯爵道。哥哥。你看我料事如何。說了這一句。便不再說。又催著家人快往下講。家人道、小的們當時便回答魯先生。說梨雲行踪。我們實不知道。不敢妄答。那魯先生聽了這話。更不再問。掉轉身軀便走。侯爵笑道。他這一走。定然是趕梨雲去了、你們便該追踪而去、纔好。家人忙說小的們自然不敢怠玩。一見魯先生走後。也就暗地裏緊緊跟著他們。他們一無不會曉得我們在後。一直趕至那座二仙橋、纔看見魯先生已同梨雲會在一處。兩人坐在石橋欄杆上。喁喁私語。小人們又不敢走得過近。却不甚聽得清楚。遠遠瞧見那個梨雲。一會兒含笑。一會兒啼哭。烏夫人又從旁插嘴笑道。哥哥。你看這賤人。狐媚樣兒。眞叫人聽著生氣。這種女子、便是要得來做虞兒媳婦。也決不會遵守婦道的。譬如那個魯士成。與他非親非故。却對著他這般淫啼浪哭。畢竟是何用意呢。侯爵連連點頭。（魯士成雖然和梨雲非親非故、却是他的救命恩人。他遇著你們這班沒心肝的東西。無處訴苦。你叫他不對救命恩人哭。恰對那個去哭呢。）又對那兩個家人跺脚恨道。便是你們離著甚遠。難道一句話都沒有聽見。這還是你們不用心的緣故。我的意思。難道單叫你們去看他的啼笑不成。兩個家人連連答應了兩聲、重又垂手回道。後來魯先生講得

高興起來。忽然從腰間掏出手鎗。高聲向梨雲說了幾句。這幾句話。倒很有關係。恰被小人們聽了個明明白白。侯爵把頭一歪道。奇呀。他說話便了。與手鎗有甚干涉。（這一段問話。由淺入深。次序一絲不亂。始而是梨雲一方面。從梨雲一方面就勢遞入魯士成。再從侯爵反撲與手鎗無干一句。把魯士成的擊斃浣蘭。從反撲裏直跳出來。文字便覺十分出色。）你們快說出來。給我聽。烏夫人此時也便凝神壹志的非常注意。那兩個家人方纔將魯士成說在合歡堡用手鎗擊死浣蘭的事。一一告訴侯爵。只把個陳侯爵嚇得直跳起來。不知陳侯爵如何替浣蘭報仇。且待下回交代。

漱六山房主人評

浣蘭竟爲魯士成所殺。實屬出人意外。然而在法庭中陳侯爵曾談及此案。必爲白伯逌羽黨所爲。魯士成乃默然不語。如有所思。已爲第一伏線。又魯士成囘校之後。心中尚蘊一極秘密之事。不肯告人。必待景虞與梨雲結婚之時。方肯當場宣布。此爲第二伏線。善讀書者。隨處研求。不難得其線索。迨魯士成此番自行表白之時。牽及以上數囘之線索。一時皆動。煞是奇文。

此囘描寫兩人情愛。已到月圓花好之時。完全從空中著筆。芊綿淸麗。不愧作家。

陳靜芳一派挑唆之語。千刁萬惡。如見其人。然而此一篇詞令。恰妙到毫巔。無人能及。蓋彼明知陳侯爵原非深恨梨雲。不過銜其拒婚之怨而已。故放過梨雲。而從魯士成一方面單刀直入。分作四層。第一層謂魯士成本有私心。並非仗義。第二層竟謂魯士成有心棄置梨雲而去。第三層謂百花山勦賊。即不用魯士成之計。亦可蕩平。而魯士成之來。亦懷私見。第四層謂魯士成銜命求婚。非但不忠於所事。更從中竭力破壞。竟將魯士成認爲極大之罪人。更千方百計聳動侯爵好勝之心。激起其忿懣之念。又於詞氣之中。深許其善於用兵。覆雨翻雲。搖唇鼓舌。極縱橫排盪之能。雖蘇秦張儀復生。不過如此。的是一篇絕妙好辭。不可以人廢言也。

陳侯爵毫無主見。甘爲傀儡。貴族之無用如此。

此囘從上囘銜接而來。囘末『陳侯爵嚇得直跳起來。』與上囘『沈梨雲嚇得直跳起來』。互相呼應。是爲文字中之對鎖法。

第二十三回　海市蜃樓危言蒙老悖　羞顏苦語白刃刼婚姻

侯爵不覺叫了一聲哎呀道。原來我家浣蘭。便是這廝殺的。怪道我那時在法庭審訊白伯逌。他偏有意無意拿話攔阻我。我因爲信

彼太深。總疑惑他是不肯株連無辜的意思。那裏曾猜到殺人凶犯。便在我身旁咫尺。我還懵然罔覺。他心裏自然還在笑我糊塗。就是將來被人知道。也要責備我見事不明。放著眞正的凶手不去查辦。轉一味的向白伯通身上追究。這不是我轉爲這廝弄於股掌之上麼。可恨呀。可恨。侯爵此時。一味價在廳上發怒。便是烏夫人也覺得事出意外。轉有些不敢相信。忙向家人們重行問了一句。說這事很有關係。你們可曾聽眞了不曾。萬一聽得不眞。却不可信口亂講。家人急道。這個小人們如何敢妄自揑造。不瞞侯爵說。那時候魯士成正在高淡闊論。小人們還親眼看見梨雲上前用手掩著魯士成的嘴。力勸他此時不可聲張。又用手指著小人們躲藏的地方。說是防著有人竊聽。魯士成兀自不肯相信。聽見梨雲這話。隨卽提著手鎗。向小人們隱藏之處來查看有無蹤跡。嚇得小人們躲避不迭。不是小人們見機得快。幾乎被他尋著了。一樣死在他手鎗上。怕此時還沒有人到府裏來報告呢。侯爵聽了。只管搓手頓脚。沒做理會處。(極罵侯爵無用)烏夫人冷笑道。哥哥也不必爲這廝生氣。我看起來。這件事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你以爲那廝眞個同浣蘭有什麼仇恨不成。在合歡堡那裏。必要置他死地。他的處心積慮。必然是要來狙擊虞兒的。他防著虞兒不死。將來還要同梨雲踐那百花山的婚約。因妬生恨。所以纔出此激烈手段。他那裏料到不曾擊中虞兒。偏有那無辜的浣蘭。替虞兒代送了這條性命呢。他以爲做了這事。又在衆人喧鬧之中。不會有人知道他便是凶手。其實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上帝不肯容這凶人久稽顯戮。偏生叫他自己供招出來。覓被我們府裏的人一一聽見。這也沒有別的辦法。哥哥立卽去吩咐警廳。速速捕獲凶手。不要使他聞風逃避。他就捕之後。若要狡賴。我們這兩個家人。便是佐證。侯爵聽了。連連點首稱善。又向那兩個家人稱讚道。這事倒虧你們細心。不枉追著他們這一蹓。但是他們講過這話之後。魯士成挾著梨雲到那裏去了。難道陸軍學校裏肯容留這女子住宿不成。家人遂又將魯士成送梨雲到孤兒院的話。訴說出來。烏夫人笑道。好呀。孤兒院是國民捐助經費收養人家兒女的。難道又收容漠不相識野合的男女麼。我已經明白了。這一夜魯士成定然同梨雲住宿在院裏的了。(陳靜芳專以小人之心度人。大約他若做了梨雲。一定要同魯士成先行交易。擇吉開張的了。)那兩個家人重又正色說道。這個却沒有這事。小人們在院外留心探看。魯士成送了梨雲進去以後。隨卽獨自出來。逕向學校而去。烏夫人冷笑道。這些曖昧的勾當。你們這些蠢才。如何會知道。他們自有祕密的辦法。(如此說來。你倒是個過來人。)你還愁他們這幾日間不雙飛雙宿麼。烏夫人說這話時。含譏帶諷。欣欣然若有餘幸。兩個家人那裏還敢剖辯。只低著頭呆立不動。侯爵喝道。你們呆立

在這裏作甚。還不替我快到警廳裏將這件事同凶犯的下落告訴總監。叫他立刻多派警士。速向陸軍學校去把這廝拿來。怕躭擱下去。給這廝得了風聲。再行逃脫。那時候豈不多費手脚。家人忙答應著。回身想走。還是烏夫人攔著。叫他們且緩。便向侯爵說道。雖然以哥哥的勢分。囑咐警廳辦案。他們自然不敢怠慢。然而這事關係很大。還須哥哥親自寫封信去。纔成個體統。再者也防著他們這班人講話講不明白。反致誤事。哥哥以爲何如，侯爵拍手笑道。妹子所言極是。眞個要算得巾幗中的豪傑。老夫就依你所說的辦去便了。侯爵於是抛了烏夫人。逕到他那間秘密的簽押室裏。將魯士成在合歡堡所犯的情節。一一的寫得明白。又在函尾蓋了一方自己常用的圖章。然後纔拿出來交給家人。送到警署。可想警督總監方因爲這案未曾辦獲。對著侯爵深抱不安。也曾疊次嚴訊白伯通。白伯通又堅執與此案無涉。正沒做理會處。今日接到這封手札。那裏還敢片刻停留。更不假手於人。立時親自帶著數十名警士。飛也似的向陸軍學校而來。魯士成自從將梨雲送入孤兒院以後。回校時候已是不早。好在他是稟明校長出外的。進校時也沒有人詰問。別的學生。都已沉沉入了睡鄉。惟有那個李安國。因心裏懸挂這事。還不會安寢。獨自一人。秉燭而待。一見魯士成入室。便迎上來問梨雲可會出了紫蘭別墅不曾。魯士成忙先行道謝。又將去尋梨雲不晤。後在途間相遇的話。告訴李安國。然後說承伯母和令姊厚意。對於梨雲十分憐愛。幸而梨雲既已得所。我庶幾可以少釋仔肩。從此當一意在學業上用心。不再干預外事了。李安國聽他說話。不覺微微含笑。魯士成忙問何故。李安國笑道。吾兄是個聰明人。這事還待我直說不成。若問我這笑的原因。我只笑兄既縛情絲，一時如何容你擺脫。你想你對這梨雲姑娘。可謂俠義情兼而有之。在吾兄用意。自然是君子施恩。不求人報。然而施恩的人。雖然無求報之心。而受恩的人。不能禁他沒有酬報之意。(這眞是千古通論。就是古話裏頭的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人有德於我。不可忘也這兩句話。無奈現在的人。恰完全反了個過。他自己其實並沒有什麼好處在人面上。他却偏以爲有了好處。念念不忘的想要酬報。至於別人。分明有好處在他面上。他非但忘記得乾乾淨淨。甚而至於還不承認這件事。再甚而至於連這個人的面都不願意見。怕要牽他的頭皮。禮義廉恥。一齊喪盡。咳。不可說。不可說。)況且大丈夫行事。自然要全始全終。你僅僅將他救護出來。以後他這弱質伶仃。孤兒院裏既非久居之所。他的將來身世。你就忍心不相聞問不成。我現在說一句話在此。你試驗著。便任你鍊鐵爲心。摶鋼作骨。從今以後。不再與娟娟此豸爲緣。然而別人的心。未必同你一樣。恐怕他這一段美滿良緣。竟是非君莫屬呢。論起事實來。雖然女子沒有向男子乞婚的道理。然而

你們的事情。恐防還當別論。總之吾兄旣種愛河之因。此後必收情塲之果。魯士成不等李安國說完。早已含笑掩着耳朶道。吾兄休再發此種不經的議論。我若是因爲救了他。便思量娶他爲妻。我還成個什麽人呢。君子不刦人於危。我這顆心原是坦白無私。經吾兄這一番話。竟有些不能質諸衾影了。李安國也笑起來道。我不過是說着頑罷了。但願梨雲姑娘將來能放過你。那是更好了。今夜時候已經不早。我們快快睡罷。誰知李安國前一夜剛同魯士成說的話。次日淸晨。眞個孤兒院裏就有電話來請魯士成先生到院一行。李安國聽了。只是望着魯士成微笑。魯士成十分焦燥。那裏肯答應去。只在電話裏回說學校裏功課繁重。不在休假期間。萬不能任意出校行動。說完這話。便同李安國向教室行去。剛剛走了兩三步。忽然電話機叮零零重又不住的響起來。此時直把個李安國笑得幾乎打跌。魯士成兀自氣憤憤的。不肯去接話。李安國笑著替他向話筒裏說了幾句。然後又逼著魯士成姑且儘今天向院裏一走。好將你這不能輕身出外的緣因。告訴梨雲姑娘知道。料想他也是個明白事理的人。決不至强你所難。况且適纔在筒裏講的話。全是家母的意思。恐防還有別的事情同你斟酌。亦未可知。魯士成縐眉說道。兄言雖甚有理。但是今日又無故去向校長請假。怕校長未必允許啊。李安國笑道。老實你此時逕自前去。停會上課時間。若是校長問你。我自然會替你掩飾。也不說你去訪梨雲姑娘。只說你身體不快。在寢室裏略事休息半日。你若是沒有什麽大躭擱。使趕在午前回校來。也不爲遲。魯士成被李安國逼得沒法。這纔怏怏的逕向孤兒院裏來會梨雲。（雖然逼得沒法方纔肯去。然而究竟要他自己肯去纔行。他的所以怏怏。不過是一種强制功夫。希冀可以跳出情網。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這就是魯士成現在的情景）說書至此。便有人疑惑梨雲未免不近人情。漸趨浮蕩。明知魯士成校務羈身。何至幾次三番用電話來約他往晤。然而此種議論。却未免寃枉了梨雲。誰知今日邀約魯士成的意思。全出自李夫人母女。因爲他們母女自從昨夜見了梨雲之後。覺得他嫻靜端莊。心中敬愛備至。破著半夜功夫。絮絮的詢問他一身踪跡。梨雲也看出他們誠懇之意。遂也不相隱諱。將所經的際遇。一一在他們母女面前傾吐出來。說到魯士成屢次救他於危難之中。不禁淒楚非常。掩面嗚咽。李夫人是一個極有肝膽的人。見此情形。不禁失口說道。阿呀。姑娘。照這樣看來。魯士成先生待你這一番厚誼。你如何能夠輕輕辜負了他。况且你父母雙亡。又無戚屬。你爲何不替自家將來的身世籌劃。你還不同他明白訂了婚約。你難道還安著別的什麽心腸不成。（一連九個你字。如急雨飄風。輕車駿馬。乾脆爽利。覺得李夫人的口氣。別是一般）李夫人這幾句話。雖說出自熱腸。然而却似乎有些不

近人情。你想叫梨雲怎生回答。只把他羞得俯首至膺。盈盈不語。還是他那寡婦女兒。瞧出這光景、忙用話搭訕道。男女婚約。却也未可輕易出口。據我看梨雲姑娘旣同魯士成先生有此非常情愫。可想將來必成佳偶。不過他們彼此靦覥。大家都不肯明白宣布。母親旣抱著如此熱心。何妨從中介紹替他們圓成這好事呢。他母親笑道。你的話倒也不錯。早知如此。我方纔也不放魯先生出這院門。必要逼著他答應了我。方肯罷休。好孩子。你看這時有多早晚了。若是來得及。可趕快用電話把魯先生請來。待我向他說。我是個性急如火的人。若不將這事撮合完成。我這一夜也睡不安靜。梨雲此時粉頸低垂。聽著李夫人說話。未嘗不感激他這一片熱心。又暗暗笑他過於躁急。自家羞口難開。固然不好慫恿。却又不好攔阻。正在萬分爲難之際。還是李小姐格格的笑道。母親向來辦事。都是這裏雲捲飆馳。其實便延捱這一夜。還怕魯士成先生逃脫不成。（伏筆。已經暗照下文。） 況且現在已是三更時候。何必驚天動地的。把魯先生再從學校裏請出來。未免不近情理。我願母親權且耐過這一夜。明日早間。再請他到此。也不爲遲。說著。又向梨雲笑道。姑娘。看我這話可是不是。梨雲只微微點首。默不一語。李夫人重又笑道。我依你便是依你。只是我總覺得好事多磨、惟恐遲爲鬼妬呢。（表明線索。而且處處都暗照以後的事情。） 所以第二天清早。魯士成就接得院中電話。雖然魯士成回絕不去。李夫人那裏肯依。又打第二次電話。說得格外著急。大有非魯士成親來一蹈。他便不能担負保護梨雲責任的意思。李安國聽他母親的口氣。也猜著了八九分。是替他們介紹婚約的。方纔逼着魯士成到院一走。魯士成不能推托。只得應允。甫到孤兒院門口。閽人似已預知其來。含笑迎接。將魯士成引入內廳。李夫人母女兩個。早已左右並立着相待。魯士成忙鞠躬施禮。李夫人便微笑道。老婦多事。從清晨時間。便有勞台駕過從。明知有礙先生功課。負疚滋多。實是迫於不能自已。尚乞先生原諒。魯士成此時未及答應。先已四圈瞧看。這廳上除得他母女二人。並不見梨雲身影。心中十分忐忑。已猜到他們相約的用意。不禁暗中好笑。只得權作不知。少不得也同李夫人周旋幾句。然後重行分賓主坐下。李夫人先將如何安置梨雲的事。告訴魯士成。魯士成忙起身稱謝。並稱小姪不情無端的引著一個陌生女郎。重累伯母和令愛殷勤將護。所有隆情。他日總當圖報。李夫人趁勢說道。我們所做的原是慈善事業。區區微勞。何足挂齒。轉是先生同梨雲姑娘旣無瓜葛之親。又乏里隣之誼。竟肯躬冒不韙。拔刀相助。救此女子於流離顚沛之中。非獨身受者感激靡涯。卽我輩局外旁觀。亦覺得先生義重如山。非尋常男子敢望肩背。特是就事論事。先生旣爲這女子籌劃於先。亦當爲他保全於後。自玆以後。萬一任其漂泊。靡室靡家。論君子愛

人以德之心。當不至公然出此，是以我同小女。昨日竟躊躇了一夜。若要事出萬全。覺得非先生要這女子不可。我們暗中也曾向梨雲姑娘表示此意。梨雲姑娘似乎亦以爲然。事不宜遲，所以今日更不容一刻稽延。立請先生到院。務祈先生慨然允諾。訂此良姻。將來成禮之時。老婦情願不辭介紹。素仰先生性情伉爽，諒不以唐突爲嫌。(李夫人這一番話。說得又慷慨，又婉轉，的是詞令妙品。和烏夫人對陳侯爵的一番說話。兩兩對照。功力悉敵。不過李夫人純乎爲公。烏夫人却是一團私意。比較起來。就天差地遠了。) 李夫人說畢。眼睜睜的望着魯士成。立待答覆。魯士成此時已經胸有成竹。並不慌忙。侃然正色道。伯母所說的話。萬不可行。在小姪這一方面。尤有萬不可行的三大原因。一者小姪此時正在求學時代。家無擔石。四壁蕭然。獨自謀生。尚無着落。何從有此餘資。蓄養妻子。梨雲姑娘卽使不棄俯允。嫁了我。這無米爲炊的貧士。何搘自累累人。二者小姪當初救他的初心。不過激於一時義憤。覺得浣蘭到京城來向陳公子求援。但凡少有人心。自必急於營救。誰知他心如蛇蠍。置而不理。坐使娟娟此豸。餓斃空山。梨雲姑娘既已所托非人。我不知道這事便罷。不幸浣蘭又將前後事迹。明白告我。我何能置之膜外。坐視不救。(與陳景虞的不救梨雲。作一正面的比較。) 是以歷盡艱辛。援他出險。雖不敢自居俠義。却還博得一個見義勇爲的虛名。今日若公然娶他爲婦。則我前此相救之心。皆成私欲。既無以求諒於同胞。又何得無慚於衾影。但就這兩件事而論。已覺得梨雲姑娘，凡人皆可嫁。獨不可嫁我魯士成。我魯士成凡人皆可娶。獨不可娶梨雲。何況這兩件事而外。還有一件最緊要的原因。便是陳侯爵的兒子景虞。其初他同梨雲在百花山遇險之時。本有婚約。他們一個感恩。一個知己。原不致變生意外。無如這個陳景虞。少不更事。昏憒糊塗。既慮梨雲姑娘爲强盜之服。又入他姑母烏夫人萋菲之語。翻然悔約。梨雲姑娘本不負他。他却負了梨雲姑娘的一片苦心孤詣。是以梨雲姑娘鑒於往事。不肯勉强成這怨偶。然而小姪之心。終究還望梨雲姑娘一時悔悟。依然能嫁景虞。今若聽從伯母介紹。則將來景虞不怨他自家做事糊塗，轉要疑我居心叵測。前日乞婚見拒之舉。甚至於侯爵也疑我從中破壞。任我身有百口。口有百舌。也難分剖了，(豈敢豈敢。早已分剖不來的了。) 況我以一堂堂男子，將來不患無妻。何苦奪人所愛。損我清名。所以一再思維。覺得此頭可斷。這件婚事却萬難如命。種種苦衷。不獨要求伯母見諒。並求將此意轉達梨雲姑娘，免得他恨我絕人太甚。說著。又掉轉頭向李安國的姊姊道。尊意以爲我這議論，合情理不合情理。李安國的姊姊。也只微笑不答。惟有李夫人挾著一番美意。以爲這件事包在自家掌握之中。又見他兩人一往情深。斷沒有不答應的理。不料忽然被魯士成一

番搶白。竟是出人意計之外。失望之餘。不禁老羞成怒。對著魯士成冷笑道。如此說來。簡直沒有轉圜餘地了。魯士成也冷笑道、斷乎沒有轉圜餘地。沒有轉圜餘地。說著。便立起身想要向李夫人告別。李夫人那裏放他得過。也就站起來、雙手攔住魯士成去路。（李夫人一片熱心。却引出魯士成的一番搶白。如何叫他不怒、 憤然作色、厲聲說道。你既不願意同他結婚。可想視梨雲姑娘竟同陌路。我請問你。你平白將一個視同陌路的女郎。交付我們母女。將來畢竟作何安置、我這孤兒院裏。却不能容人任意安插婦女。你既能將他携帶前來。還請你將他携帶出去。一思量將這重大擔負。托付給我。你轉逍遙事外。天下也沒有這般情理。李夫人的意思。也不過借此逼迫魯士成。料想他沒有安置梨雲的去處。少不得原要依他的辦法。老人家苦心孤詣。並非眞個出爾反爾。魯士成若是明白這其中意思。只須婉言道歉。另說幾句安慰梨雲的話兒。也就可以借此敷衍。難道李夫人當眞逼着他將梨雲帶走不成、誰知魯士成天生是個爽直男子。覺得李夫人語語挾制着自己、不由勃然大怒。指着李夫人說道。你這院裏。既然不能容留婦女。何以昨天我送他來的時候、你們又欣然接待呢。哦。今日因爲我不肯順從你的話。你便借詞挾制。忽的反過臉來。男女結婚。也須兩方面願意。倒不會見你這個强作冰人的。這般一想情願。人家不肯聽你的話。你就……此際李安國的姊姊。見自家母親因爲梨雲婚事。竟同魯士成爭吵起來。旣覺得好笑。又十分爲難。見他們行將決裂。更不敢遲疑。忙走近魯士成身側、攔着魯士成不可暴躁。有話不妨緩緩商量。這纔將魯士成按捺下來。兀自氣憤憤要走。李夫人又决意不容他走。緊緊攔着。（魯士成少年氣盛。未免言語之間。過於强硬。偏偏李夫人也是個性急非常的人。弄得他下不來台。自然就要翻臉。急先鋒遇着了一丈靑。功力相當。倒也好笑、）照這情形。眞個萬難分解。只見廳後屏風開處。驀的盈盈娜娜、走出一個身曳白衣。淚痕滿面的美人來、更顧不得自家羞澀、忙走至李夫人和魯士成面前。哽咽道。伯母同魯先生千萬不用爭執、自慚薄命。漂蕩無依。承伯母盛情。爲我終身籌劃。遂不得已出此下策。魯先生持身如玉。所說的話正自有理。若是因爲我區區一身。彼此傷了和氣。我梨雲生旣無以見人。死且不能爲鬼。伏求伯母同魯先生暫息雷霆之怒。所有婚姻之事。從此置而不論。但使薄命之躬、稍安棲息。一日不死。終當別謀所以酬報伯母同魯先生的厚意。若是今日因爲此事。傳播得通國皆知。則直是驅薄命人於死地。更不能一刻偷生世上了。（這一番話說得悲涼欲絕。紅顏薄命。煞是可憐。但此刻除了梨雲自己出來解圍而外。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排解。）梨雲說到此間。以下的話。再說不下去。只有抽抽咽咽哭泣的分兒。原來李夫人邀約魯士成到院之頃。便叫梨雲

在屏後竊聽。若是魯士成一經答應。便立時把梨雲喚出來。與魯士成相見。誰知彼此議論不多一會。忽然決裂起來。魯士成的話。梨雲一一聽得分明。知道決無挽回。又聽李夫人堅執己見。相持不下。自己躊躇了一回。暗想這非自家出來排解。必致鬧成僵局。甚至這地方也不能久住。後顧茫茫。如何是好。李夫人雖然性急。却原是個很有閱歷的人。明知道今日向魯士成提出的條件。近於魯莽。原思借此恐嚇魯士成。逼他不能不聽。實在並無他意。今見梨雲自己出來。悽惶萬狀。心裏十分替他酸楚。也就不免陪著垂淚。魯士成一腔怒氣。見了梨雲這等悲酸。在不知不覺之中。也就無形消滅。（美人的酸淚。本來是世界上第一滅火機。憑你男子怒火沖天。只要把美人的酸淚。澆灌上去。自然立時熄滅。魯士成也是人類。豈能自外生成。）本想上前安慰幾句。又礙著他們母女。不好意思開口。大家都默然相對。還是李安國的姊姊。料到魯士成心事。笑著道。此處非談心之所。魯先生同梨雲姑娘跟我來。你們略坐一會兒。再行回校不遲。說著。便將他們從廳後引入一間密室。室裏玻窗明淨。几榻無塵。好笑魯士成先前似乎一刻不可暫留。此時不因不由的。也就隨著梨雲。入此密室。李安國的姊姊。將他們佈置妥貼。自家含笑逕自回身出去。陪著他母親整理院中事務去了。大凡男女的愛情。彼此蘊蓄在心。不會被人揭破。倒還可以排遣。獨是給別人將他們這一重暗幕。忽的揭了出來。相見之下。便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觸。諸君試想。（天下英雄。沒有一個不是多情種子。無情的人。斷乎不是真英雄。）魯士成對於梨雲這一番用情之處。若謂他真個出於義俠。全無一毫愛慕梨雲顏色的心腸。誰也不能替他出具這一張切結。（果然果然。在下就不敢替他出結。）不過其中確有許多窒礙。他對李夫人說的三種緣因。委實是他肺腑之談。並非故作欺人之語。他拒絕的話多提一次。他心裏的隱痛。便多增一層。（到了這個當兒。方纔把魯士成的真心。完全發揮出來。言情的深刻。無以復加。魯士成的假面具。也從此揭破。交代十分清楚。）自古以來。兒女情長。多半使英雄氣短。魯士成猶是人情。豈能獨超過這一重色障。此次在密室之中。又見梨雲淚珠滿面。咽不成聲。只呆呆的望着梨雲。不知從那一句話說起。表面上看似十分靜默。若論寸衷以內。早已腸迴九折。恨結三生。明知我方纔對李夫人說的話。他在屏後必已聽得明白。此時不忍再提此話。重使梨雲面上難堪。至於梨雲這一方面的意思。覺得乞婚之語。固未可出自我女兒家之口。況且事已決裂。至此即使我含羞忍恥。不惜低了身份。重行復述一遍。其結果料也可想而知。不過仔細思量。如其從此罷休。在人既無以酬其救命之恩。在己且不知將來托身何所。柔腸寸斷。百感交并。除得涕淚縱橫。也就寂無聲息。彼此相對約摸有十分鐘光景。還是魯士成輕輕

說道。姑娘且休煩惱。論起這件事來。果然是我負了姑娘。但是我的苦衷。還求姑娘體諒。不至疑我有別的用意。（這一句話。就是魯士成對梨雲表示不愛別人的意思。）自此以後。我也萬念皆灰。無心在京城求學。我有個友人。在上海開着個極大的紗廠。屢次有函招我替他襄理廠務。此次却好借此機會。襆被遠游。免得爲情羈絆。說罷。不覺一聲長嘆。兩個眼眶中。也就含着一泓清淚。梨雲聽了。驀地吃了一驚。說先生這又何苦來呢。你在學校受課。不過功虧一簣。而且貿易之事。又非熟習。白白的爲着我遠離故國。寄跡他鄉。這不是重我的罪過麼。至於你的用心。我都領略得到。我決不來怨你。（梨雲對魯士成稱了無數的先生。此刻忽然叫起你來。又同在百花山危難之中。忽叫陳景虞爲相公之事。兩兩相對。）不瞞你說。我自從醫院一病之後。雖纔倖獲痊。然而磨蠍臨宮。迭次所遭。都是拂情之事。元氣既未曾大復。何堪屢經種種磨折。我今年剛得十九歲。便是在世上苟延殘喘。料想也不會長壽。或竟在這一二年內。便永辭人世。也未可知。我的意思。趁我未經溘逝之先。有兩句話。想要向先生預囑一番。不知先生可肯垂憐見聽。梨雲說着。不禁雙頰飛紅。聲氣之間。便有些喘息起來。魯士成已十分憐惜。不禁緊緊握着他纖腕。低說道。姑娘有話明說。不妨。鄙人沒有個不能曲允的。梨雲這纔微抬雙目。向魯士成望了一望。哽咽著道。適纔在廳上伯母所講的那番話。我都聽得詳細。先生堅拒的用心。自是迫於情勢。但再顧此身。終須有所托付。若說將來我還再去另嫁別人。我敢在先生面前自誓。斷乎不作此想。我此時也不求嫁給先生。祇須先生應允容我同先生結一個名義上夫婦。先生年方少壯。便是等我逝世之後。再與他人結婚。年紀也未滿三十。也不致就擱了先生的終身幸福。我死之後。墓碑上只須鐫著數字。是魯士成之妻。我就死了。也得安心瞑目。此乃是我自家情願。覺得必須如此。方纔不負自己。且亦不負先生。先生若再堅執不允。我便立時死在先生座側。以表我心坦白。且亦掩了我女兒家自薦的羞慚。先生如尙念彼此的情愫。或不至更絕人太甚。梨雲說著。忽地寒光一閃。颼的從袖中掣出一把刀來。要知梨雲性命如何。請看下文分解。

漱六山房主人評

男女愛情。當分兩種。一爲精神上之愛情。如魯士成之於梨雲是也。一爲肉體上之愛情。如陳景虞之於浣蘭是也。魯士成雖力辭梨雲之婚。然精神之愛。始終不渝。陳景虞雖並未與浣蘭發生肉體關係。然而撫摩偎倚。早已沈淪於慾海之中。世間男女。每有形跡甚親而精神隔閡者。又有形骸雖隔而精神融洽者。精神之愛。較肉體之愛爲深。非情場閱歷之人烏足語此。

革命外史全書僅二十四回。今已至二十三回。將屆結束矣。

而猶興會飆舉、絕無枯燥之弊。此作者所以不可及也。

魯士成辭婚。與沈梨雲辭婚。亦是對鎖章法、

第二十四回 冒死救檀郎血濺變輿捐軀就義 興師誅賞族刀劉胡虜革命成功

刀光一閃。梨雲姑娘的那一把小刀。已經對准了自家喉嚨。差不上一牛分來去。只待魯士成的回話。再一瞧他那一副容顏。從無窮羞暈之中。更帶着冷森森的冰霜顏色、只把個魯士成嚇得手足無措。用手把梨雲那隻持刀的臂膊。緊緊奪住。失聲道。快不要如此。姑娘說的話。實在垂愛太過。我心裏十分感激。我全都依你。你就做我名義上的妻子。我敢發誓。（夾七夾八的幾句話。寫出魯士成當時倉皇情景、又暗點魯士成的深愛梨雲。）梨雲見魯士成竟答應了自己的話。不禁破涕為笑。已將那柄小刀、鏗然擲在地上。又忙攔着魯士成道。一言既出。我決意相信你出自眞誠。並不用你發誓。天下最會發誓的人。必是最會爽約的人。我同你從患難中閱歷過來。彼此心心相印。若取信誓言。反覺得生疎了。魯郎魯郎。（一聲魯郎。躊躇滿志矣。）我之此身。一日不死。一日不敢忘却你當初待我的恩義。若有可以酬報你的時機。雖瀕於死、亦所不辭。（暗伏下文、）梨雲說到此。又潸然雪涕起來。魯士成一片鋼腸。此時業已為梨雲溶化殆盡。不由的捧着梨雲玉腕。舉近自家吻邊。輕輕親了一下。梨雲也就縱體入懷。軟軟的和魯士成吻了一吻、霎時間春陽滿室。化冰雪而為陽和。作者一支禿筆。也形容不出他們當時的快樂。兩人剛在密密言情的時候、驀然聽見閧的一聲。室門大開。走進兩個人來、望著他們笑聲大縱。直把個梨雲羞得置身無地。趕快離開魯士成、走過去向壁而坐。任是魯士成身為男子。到此也就含羞不語、自悔方纔說的話過於決裂。一時轉圜不來、至於進來的兩個人。不消說得自然是李夫人母女。李夫人哆著兩片垂縐的唇皮。笑對魯士成道賀。魯士成勉強將梨雲所說名義上夫婦的話。表白出來。似乎恐怕他們悮會。李夫人笑道。老身願祝賢伉儷由名義而成為事實。則老身他日的愉快。比今日當更增十倍。便是方纔有語言冒犯的地方。也可借此消弭。先生以為如何。做書的敘到此間。覺得他們兩人情事、雖不十分圓滿。然而將來果如李夫人的話。由名義而成為事實。想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事。何以呢、梨雲年紀尚輕。未必竟如他所言不出一二年。便會溘然而逝、梨雲既一日不死。魯士成是個多情男子。也決不會負了梨雲、別成眷屬。將來陳景虞別諧佳偶。那時已經事過境遷。斷不至記念前仇。破壞他們好事。我這部小說。也就成了一種團圓的常例了。誰知佳人命薄。好事多磨。（反照前夜李夫人的話。）他們大家方在融和愉樂之中。不料偏在這個當兒。有門的閽人忽然氣喘噓噓的直撞進來道。院長不好了。剛纔忽然闖進

許多警營其勢洶洶的。向我們院裏捕捉凶犯。我向他們要捕拿那一個。他們只口口聲聲喊著。不要放走了。……閽人說到這裏。便用手指著魯士成道。就是不要放走了這位魯先生。如今正在到處搜尋。院長還是出去見他們一見方好。那個閽人正指手劃脚的說著。座中早驚壞了梨雲姑娘。他本是胆氣虛弱的人。聽見這話。早暈倒在榻上。魯士成倒還十分鎮靜。忙著前去攙扶梨雲。含淚喚道。姑娘醒來。姑娘醒來。李夫人陡聞此話。覺得出自意外。忙呵叱那閽人道。魯士成先生所犯何罪。警廳忽然要到我這院裏來逮捕他。你這蠢才。如何不問個明白。閽人忙說當時我也曾問過他們。說是殺人凶犯。奉陳侯爵的密諭。我們總監不敢怠慢。這是時刻也不能緩的事。李夫人委實不知魯士成在合歡堡擊斃浣蘭的事。梨雲也決不肯把這件祕密事告訴他們。所以他們母女。全然不知道魯士成有這案情。此時魯士成喚醒梨雲。安慰一番。梨雲一把扯住魯士成的衣袖。死也不肯放他出去。轉是魯士成向梨雲道，姑娘。你是明白事理的人。侯爵既然同我過不去。我便不走出去。也難保他們不來，（梨雲的心願。纔只算償了一半。忽然又有這樣的風波。替他想想。眞是萬分難受。）況且伯母這裏既有你累著他們。我如何還忍心移禍此地。大丈夫做事。既然做得出來。便不合畏首畏尾。貽笑社會。你好生在院裏安心靜養。我的生命。且請你暫置度外罷。魯士成說著。那英雄眼淚。忍不住也直落下來。梨雲哭道。你的事都是爲的我。你若有點意外變故。叫我如何能置身事外。我只不知道侯爵父子何以處處同你爲難。（這也是爲的你啊）你此時禍在眉睫。不出去固然辦不到。但是出去了。你自己忖度。可能安全無事。萬一果然不利於你。與其死在他處。不如我同你先揀一個地方。雙雙畢命。我的利刃。你的手鎗。便是死了。也可以同你携手同登天國。你以爲如何。魯士成忙搖手道。這個萬萬使不得。我們既不能叫這院裏受累。況事在危急。他們一班如狠如虎的警士，還能容我們從容外出。去做這件事麽。你放心。這件事我却有幾分把握。合歡堡的事。固然沒有憑證。卽使侯爵尋出陷害我的證據。他也該念我百花山破賊的功勞。（對你不起他們早已放在一邊。不以爲功反以爲怨了。）當時他要保薦我爲陸軍上校。我以爲還在求學時期。再三的辭掉了。此番我縱然犯了殺人重罪。他看在以前勞績的分上。將功折罪。亦未可知。這幾句話。並不是出於魯士成的本心。他知道侯爵同他結怨已深。斷不會容他活命。也是出於萬不得已。姑以此言安慰梨雲能了。生離死別。是人間最痛心之境。況梨雲此時方纔與魯士成結成名義夫妻。雖然前途已有一線光明。然而後顧茫茫。尚不知畢竟是何結局。豈意歡會方新。驚魂忽震。諸君想梨雲當此境遇。有不含哀拊心。肝腸迸裂的麽。兩人方在銜悲泫別之頃。冉看李夫人母女早

已走了出去、霎時間警士已洶洶擁入。魯士成這副面龐。是他們認熟了的。便不須再問。已從腰間將那一張逮捕狀。向魯士成面上閃了一閃、魯士成屹然喝道、諸位不消動手。我立刻同諸位到警廳裏去便是了。那些警士笑道。好極好極。前日先生本是座中佳客。或者我們總監看先生分上、不至於轉過臉來。叫先生做階下囚徒。衆人說著、莫不含譏帶諷。立逼著魯士成就走。梨雲看了這種情形、芳心如割。那裏肯容他走。意思還想在警士面前替魯士成解說。魯士成深恐他有這一舉。無益於事、反落人褒貶、心裏狠了一狠、咬緊牙關。用力將梨雲牽著自家衣袖的那只纖腕、硬擘開來、使勁一推。梨雲更站不穩。逕退到一張榻上倒下。又暈了過去。魯士成硬著心腸。逕自同著警士們到警廳裏去了。但是此番那些警士。何以知道魯士成的行踪、特地趕來捕捉呢。因為那些警士。本來逕赴陸軍學校。以為魯士成必在此間。那知撲了個空。看門的校役劈口便回魯士成已經出去。警士大疑。有些不甚相信。又將捕捉魯士成的緣由。和校役說了、要到裏面去搜查。校役知道事關重要。好在魯士成出校之時。曾告訴閽人。說到孤兒院去。閽人就據實和他們說了。警士更不遲延。隨時風馳電掣。逕向孤兒院而來。魯士成猝不及防。遂為所捕。至於魯士成的如何受審、怎生定案。姑且隨後再敘。我轉須從梨雲一邊寫來、好做此一部革命外史的結束。梨雲自從兩番暈倒。也不知閱過了多少時間。方纔悠悠醒轉。流眸四盼。那裏會着見他那個擔負虛名。魂縈夢繞的郎君。只見李夫人母女、還有幾個侍婢。團團圍繞著自己。止在一聲一聲的喚著自己的名字、及至見自己已經甦醒、大家方纔把心神按定。李夫人將他擁入懷中。輕輕拍著他的胸脯。低勸道。姑娘勿怕。魯士成雖然同那些警士前去、料想不至有別的變故。你看他走的時候、舉止從容。神情安雅。毫無一點驚恐神氣。可想定是為人誣陷。只須他到廳略行剖白。廳裏嘗出他無辜受屈。少不得安然送他回校。說不定在這一兩小時的功夫、你們夫婦重行晤對。亦未可知。萬一他安然竟出樊籠、你轉又骨化形消。芳姿憔悴、他那時見你這般模樣。你叫他如何消受呢。（李夫人雖是一番好意。然而牛頭不對馬嘴的勸慰之詞。又叫梨雲如何消受呢。）梨雲從無窮悲痛之中。見李夫人低低向他講這說話。他只得忍著哭泣。仰著頸項。聽他說的是些什麼。或者另有別的施救魯士成之策。及至一一聽下去、覺得在事實上毫無補救。不過是一派安慰之詞。詞氣之間、又像是說魯士成只要不犯殺人的罪。自可安然無恙。可知他那言外之音。分明是說魯士成若果然鎗斃了浣蘭。則當然按律定罪。有死無生的了。（其實李夫人母女、何曾知道魯士成鎗擊浣蘭的事。這是梨雲的臆想。）梨雲既知道合歡堡暗殺的事情。全是魯士成一人所做。他又是個磊落男子。要他含糊抵賴。他又決

不肯爲再觸著李夫人這番言語。眞覺法網雖寬。更沒有魯士成的生路。卽使魯士成方纔不會同我訂這婚約。就事論事。他與浣蘭本無深仇大隙。無擊殺浣蘭的必要，合歡堡一舉。全是爲我復仇。既憎其負義於先。復憤其奪婚於後。義憤所迫。遂甘冒國法。竟學了朱家郭解一流人物，他好好一個安心求學的學生。他何以不顧身家。不惜性命。他豈不知道此案不破則已。一旦破獲。他豈復有生望。怪道他屢次拒我的婚約。大約還有一半防著生命不保。誤我終身的意思。魯郎魯郎。（梨雲第二次暗叫魯郎。已經和第一次明叫魯郎的局勢大不相同。一展眼的工夫。便有舉目河山之異。怎叫他不心酸腸斷。）你不負我梨雲。我梨雲恰萬分累你了。咳。名義婚約。倘屬影裏情郎。患難餘生。行作獄中寃鬼。上帝上帝。像這般困苦艱連。到了我梨雲這樣、也可算是極頂了。千思萬想。又不好把魯士成眞個殺了浣蘭的話。告訴他們母女。依舊嗚嗚咽咽的俯首而哭，把他們母女哭得沒法起來。李夫人急道。姑娘。這也不是儘哭的事，請問你便立時哭死了。與魯先生有何益處。我還勸你暫止悲痛。另想別的法兒。纔是正當辦法呢。一句話果然提醒了梨雲。强止淚容。說道。伯母所議極是。我此時方寸已亂。渾如失乳孩提。凡事都要靠人提挈。我也別無他法。只好立刻潛赴警廳。探訪他們訊鞫之時。究竟若何辦理。果如伯母頌禱。他竟安然無恙。自然謝天謝地。萬一他竟有個不測。畸零之人。偷息世間。有何意味。我也惟願同他駢首市曹。同登天國。至於伯母愛護我的一番恩德。只好待之來世。再圖酬報罷了。李夫人點頭長嘆道。姑娘私赴警廳。原見姑娘的義氣。但是姑娘年輕貌美。出去便有人注意。轉恐於事實上多有妨礙。我爲姑娘計劃。此時權且勿妄行動。我立卽叫閽人先到警廳那裏，詳細查訪。一經有所聞見。隨時趕回報告。使姑娘放心。姑娘看我這話還使得使不得。梨雲到此。也就沒有法子。只好點點頭。又重重謝了幾句。李夫人當時叫進閽人。和他說了。叫他快去。那閽人唯唯答應。如飛的向警廳去了。梨雲雖見李夫人叫人去探聽消息，然而自己心中。終覺得凶多吉少。兀自忐忑不定。坐在一旁。只有垂淚的分兒。（此時的梨雲。可憐已極。一個絕代佳人。竟是艱難險阻。怨憤悲哀八個字結合出來的原質。說起來。不怪梨雲薄命。只怪著者實在狠心。）李夫人在勢不能常常伴著梨雲。少不得偷著空閒。還須料埋院中事務。又怕梨雲焦急太過，或竟出意外變故。只好吩咐一個侍婢。在梨雲室中伺候。停不了一會功夫。李夫人又走過來安慰他幾句。其實梨雲那裏肯聽。把一個李夫人急得什麼似的。到了午餐時候。邀梨雲去餐室用膳。梨雲也不肯去。只時時刻刻向外面盼望。望那個閽人趕回來報告消息。誰知一直望到黃昏時分。還不見來。梨雲急得如熱鍋上螞蟻一般。團團亂轉。李夫人也十分焦急。罵那閽人如何還不回

來。此時大家都帮著梨雲盼望那個閽人。一似那閽人一定會挾著最佳消息前來。這件事便好生有個頭緒。及至初更以後。纔見那閽人跑得氣喘吁吁的回院。急問院長現在何處。有人告訴他院長在梨雲姑娘屋裏坐著。你打探的事情怎麽樣了。那閽人也不答應。逕自趕入梨雲室中。果見院長坐在上首。一見閽人。便喝問如何一去就延挨了一天。你打聽出魯士成先生怎生詢鞫。聽別人口氣。這案還有法子想沒有。那閽人垂手說道。自奉了院長之命。吩咐我到警督廳。梨雲先見那個閽人回來。心地少覺甯帖。巴不得他一口就將這件事明白說出來。及至聽著李夫人問他之後。他轉不慌不忙。在這裏咬文嚼字的講話。眞個著急非常。忙搶著說道。老人家。請你揀著要緊的話講罷。早間的事。用不著敘述了。李夫人也知道梨雲著急。便也喝道。你只說魯士成先生於案情上有礙沒有礙。誰要你慢吞吞的繞著灣兒說話。那個閽人聽他們這般口氣。方纔換過口氣。說道。我一逕到了警督總廳。逢人便問魯先生的案幾時開庭審訊。便有人告訴我。這是要緊案件。何能延擱。怕立刻就要開庭了。我其時如何還敢怠慢。隨卽立在門外等候。誰知等了半日。還沒有消息。我十分著急。又問旁人究竟開庭在什麽時候。有人說早間不開庭。大約午後一定是要開的。我聽了這話。先前還想回院吃飯。又怕因為吃飯錯過了機會。只得隨便吃了些窩窩頭充飢。李夫人接著問道。你且說午後開庭如何訊問。那閽人又慢慢說道。（大家十分性急。他却只管慢條斯理的行所無事。眞是急驚風撞著了慢郎中。）果然開庭倒好了。累我一直等到這時候。纔遇見廳裏一個熟人。說今天不開庭。你還是回去罷。我方纔：：　李夫人怒道。原來你去了一天。始終未曾得著消息麼。閽人鞠躬應道。是是。連說了幾個是。便不開口了。梨雲坐在一旁。先前還呆呆地聽著。到此忽呀的一聲哭了。李夫人忙著上前撫慰他。一眼看見閽人還立在一旁。忙道。蠢才。你還站在這裏則甚。一件事都辦不妥協。白白的躭擱了這一日功夫。又有何用。還不出去。那閽人很是沒趣、怏怏走了出去。合歡堡暗殺要案。既經捕到罪人。如何不急於訊問。原來其中另有緣故。侯爵此時對於魯士成。已處於不能兩立之勢。他早經和烏夫人等籌劃。無論這暗殺的事。是否魯士成所做。都要置魯士成於死地。（越發可殺。魯士成雖然實在是鎗斃浣蘭的凶手。然而侯爵還沒有確然知道。竟就先存了這一種誣陷恩人的心意。簡直連畜生都不如了。）萬一當廳詢問之時。魯士成狡賴不認。證據不齊。如何能定他的死罪。於是想出這一個法子。假托案情重大。禁止旁聽。所以魯士成就逮之後。暫行擱置一邊。不事開庭。一俟國人的意思懶散下來。然後出其不意。在密室裏略訊一番。任是魯士成不肯認招。也須用嚴刑峻法。使他承認。草草承認之後。只須奏報上去。便可立時正法。

(好殺才)無怪孤兒院裏的閑人白白等了一天。自然打聽不出了。梨雲幾次三番，要親到警廳去探訪魯士成消息。總被李夫人苦苦攔著。說他們既然謹守秘密。可知外人無從探聽。姑娘便是前去。也一定勞而無功。而且跡近嫌疑。更恐有損無益。若是姑娘終不放心。我倒有個人。可以叫他代姑娘一行。他們認識的人多。或者可以少得眉目。梨雲含淚忙問伯母想叫誰去代我刺探，李夫人笑道。我的意思。便想叫小兒安國去設法探問。他和魯先生本有同學感情。料想此番聽得魯先生被捕。也正在那裏著急。少不得也要前去探聽的。梨雲也沒法。點點頭答應了。李夫人隨即打電話去給李安國，立刻得了回話。說李安國已經同著幾個同學。去見警察總監去了。李夫人走來，重又告訴梨雲道。我的話如何。正不待我們吩咐。他們早已去了。這事很關係校中名譽。校長也決不肯置身局外，姑娘你放心罷。(話雖如此。恰教梨雲如何放得下這個心。)只要有一個陸軍學校校長出來，替魯先生爭持此事。侯爵位分雖尊。也不敢公然以人命為戲了。我看姑娘還是略進點飲食。靜待好音為是。梨雲聽了這番話。果然心上爽快了好些。當晚也就隨意進了些飲食。李夫人纔將這一條心放下。李夫人當夜又在電話裏接到兒子的報告。說魯士成的案情。尚未得有頭緒。雖然羈押在廳裏，因為不曾定罪。廳裏十分優待。決無苦痛。請轉告梨雲姑娘放心。一俟得了的確消息。我當立時到院。稟陳一切。刻下實在不能偷暇出來。李夫人聽了。也覺歡喜。便去和梨雲說了。大家略略放心，誰知隔了三天。剛是清晨時候。李安國已經來了。倉皇失色。夾著滿臉淚痕。急得話都說不出來。李夫人見此情形。知道不好，劈口先問魯士成的事情怎麼樣。畢竟凶吉如何。你快先說來我聽。李安國搖頭不語。只急著問那位梨雲姑娘現在何處。我有話要告訴她。母親引我一見。我好說出來給大家聽，李夫人長長嘆了一口氣。便引著兒子去見梨雲。他那姊姊也知道了。便也趕來打聽消息。李安國此時是初會梨雲，見他憔悴芳姿。異常可憫，再觸著自己胸中無窮酸楚。不暇同梨雲施禮。已經垂下淚來，說道。姑娘。可憐魯士成先生已定成死罪。不久使行鎗斃了。李安國說到此處。業已哽咽得不能開口。(青天霹靂，梨雲一顆已經迸碎的芳心。如何經得起這一個大打擊。)李夫人聽見這話。先防著梨雲又要暈絕過去。忙走近梨雲身邊。輕輕擁護著他。說也奇怪。梨雲到了這個時候。轉一點眼淚也沒有。只睜著一對秋波。向人呆看了半晌。忽掙出一聲噯呀道。這死罪如何定得這般快當。難道他竟承認了自家是凶手不成。李安國頓足恨道。我不知魯士成與陳侯爵在什麼時候。結了不解之仇。這其中主動全出自侯爵一個人手裏。他那裏容魯士成分訴。又不肯公開審判。昨日還不曾有這個凶信。就在夜裏四更時分。秘密拷訊。便憑著他那兩個家人。

說是在二仙橋畔。聽見他自己將這件事告訴人的。這兩個家人便是憑證。魯士成果然矢口不供。也還沒事。誰知他聽了這話。隨即滔滔滾滾。將這件事招了個明明白白。可想侯爵如何還肯饒他性命。立時定了死刑、疊成案卷。大約不出五日。便要宣布執行。我們校長也因為是他自己供招。轉恨他在外而好勇鬥狠。有損校中名譽、自然不願替他剖白。況且就是剖白。也不中用。此時李夫人等莫不咨嗟太息。失聲替梨雲可憐。再看看梨雲。雖然面白於霜。却不露一毫悲痛的顏色。兀自暗暗稱奇。惟有李夫人懷著鬼胎。深恐梨雲死志已決。此後不免要步步留心監督。李安國略坐一會。揮淚告辭。梨雲恰也殷勤道謝了幾句。這時候中國正是貴族專制的時代。如陳侯爵等一班人。俱是墟氣成雲。炙手可熱。朝中大權、都在他們手內。可算言聽計從。凡有奏請。無不允准。在先陳侯爵因為勦滅百花山一事。極佩服魯士成的才具。他雖然不願受朝廷的爵賞。侯爵已將他姓名列入保案之內、政府裏已有擋冊可稽。此番不意為了梨雲拒婚一事。觸了侯爵之怒。又疑惑魯士成從中播弄。登時把前日一番愛慕之心。全化作嫉忌之念。偏偏合歡堡一案。死的又是他家冢媳、因羞成惱。因惱成仇、不由聽了烏夫人的播弄。定要將魯士成置諸死地。湊著魯士成又直供不諱。侯爵十分高興。立時同刑部聯銜入奏。他本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照例可以同刑部會銜。只消政府批一個著照所請。魯士成就要濺血刑場。決不待時。當時清帝也曾略加盤詰。說魯士成曾經有功於前。何以竟有此非法舉動。其中難保沒有別情、無如陳侯爵同魯士成已經勢不兩立。毅然奏道。此人雖有智術。可惜不肯正用。身列學校。公然與虛無黨暗通聲氣。立志與皇室及貴族為仇。（輕輕一句話。就加了魯士成一個大逆不道的罪名。）合歡堡殺的。雖係一區區女子。然而論他們的用心。就是反對貴族的起點。萬一赦而不殺。此後黨人胆氣愈壯。不難一旦崩潰釀成巨變。輦轂之下。他們竟敢如此橫行。可想此輩目中。那裏還有什麼皇家法律。懲一儆百。在此一舉。陛下若果姑息養奸。以後臣等便不敢任保衛治安之責了。侯爵說著。不覺聲色俱厲。清帝也就默然無語。魯士成宣布死刑的日期。便在這一年冬月二十三日。前幾天已是滿京城傳布殆遍。有替他太息的。也有說他少不更事的。風聲漸漸傳入孤兒院裏。梨雲知道魯士成刑期。依然不見他十分悲痛。飲食還同平時一樣。李夫人暗暗納罕。背地裏母女兩個。還議論他。說到底年輕女子。於愛情上不甚真摯。此時尚且如此、再過幾時。定然可以漸漸淡忘了。雖然未免寡情。然而我們倒可以免了時時防範。他女兒也點頭稱是。（以下奇峯又起。觀者且看他的收束如何。）誰知第二日清晨起來。李夫人走向梨雲室內。有意測他舉動。剛走到門外。早見伏侍梨雲的婢女。倉皇向外直奔。似乎要去尋覓自己

的模樣。於是連忙喝住他道。你這般形色倉皇。爲了何事。那侍婢一抬頭見了院長。忙叫不好了。梨雲姑娘不見了。早間我推門進去看衾褥還好好的摺疊整齊。像是梨雲姑娘不曾安寢的一般、房內房外、尋遍無著、院長看如何辦法纔好。李夫人聽了。倒也不十分驚異。因爲此種消息。自是意中之事。我在先倒將他看輕了。還疑惑他楊花水性、辜負了魯先生。可想他此番必不是逃跑。或者已經死在什麼地方了。想到此處。他女兒也來了。李夫人告訴了他。彼此嗟嘆了一番。立刻傳齊僕役。到處尋覓他的尸體。却又一毫影子沒有。李夫人依然不動聲色。囑咐幾個能幹的僕役。快向外面打探。凡有井河地方。都在查督一番。這一天直忙到夜。那裏有梨雲的踪影。李夫人委決不下。無可如何。只好緩緩的探訪。清朝的祖制。皇帝常要帶著扈從。出去打圍。這一天鑾車出發。侍從大臣。個個都去護衛。陳侯爵兼著領侍衛內大臣的差使。自然也在其內。旌旂前導。戈戟如林。一行人員剛剛走到郊外。鑾車前面、從斜刺裏忽躥出一個人來。侍衛大驚。疑惑是黨人前來行刺。鞭箠交下。那人不慌不忙。高囀鶯喉。叫了一聲冤枉。剛喊」這一句。身上已受了無數鞭箠。他兀自忍著痛。舉起一把解手尖刀。直向自己喉間刺去、頓時血花飛濺。玉山傾倒。一個尸骸。直倒在清帝車前。駕車的八匹名駒。也就驚嘶不已。清帝見此情狀。嚇得神色俱變。撩起車帷。望著御前大臣說道。可憐可憐、這女子若非有絕大冤情。斷然不肯出此。忙吩咐侍從。快去看這女子、可還有救。再檢查他的身上。可有訴冤的狀子、這時候別人都不明白。惟有陳侯爵初時見這女子。尚茫然不知就裏。及至見他尸身平倒過來。然後凝睛看去。原來正是那個梨雲、心也大大吃了一嚇、好在他同梨雲。還沒有什麼別的惡感。不過恨他拒絕求婚、將他逐出別墅、今日見此慘狀、雖然料到他爲救魯士成而來、然而人死怨消。也覺有些感愴。此時侍從們已向清帝面前陳奏。說這女子用的利刃。銛利非常。用力太猛。咽喉已斷。更無生望。解開他第一重衣服。却有冤狀一張、敬呈御覽、清帝悼嘆不已。接了訴狀。細細觀瞧、只見上面歷訴從前事迹。委曲詳明。末後自稱爲魯士成未婚之妻。明知魯士成顯犯王章。難邀天赦、情願捨生替代。伏望陛下鑒此愚誠。赦夫出獄。賤雖妄死在九泉之下、定爲聖朝祝禱國祚無疆。陛下與天同壽云云。清帝看了一遍。悲感異常。呆呆的拿著訴狀。只望著陳侯爵、目不轉瞬。嚇得陳侯爵戰戰兢兢。（老正夫。早知今日。何苦當初。）自稱萬死。在侯爵意思。以爲梨雲這張訴狀。一定將自己以前的私秘舉動。和盤托出。以致清帝看了。顏色不怡。清帝却冷冷的說道。你也不必如此驚惶、魯士成情眞罪當。這女子也自承認。你雖然定了魯士成的死刑。他却不曾歸怨於你。不過今日之事。若論國法、自然不能允許。若是可憐這女子的苦心。或者可以赦魯士成無罪。

况魯士成殺了浣蘭。已算有他聘妻梨雲替他償命。在朕看來。浣蘭一命可以不須用兩條命去抵償他。你的意思以爲何如呢。說著便將訴狀擲到侯爵面前。使他瞧看。侯爵聽了。方纔神色稍定。忙捧起訴狀。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誰料他言語之間。並無一毫怨恨侯爵之意。侯爵也就十分感激。忙奏陛下聖明。臣等欽遵諭旨。立赦魯士成出獄。庶使這女子芳魂相安地下。清帝聽了。方纔歡喜。今日本要出去打圍。經了這一番掃興的事。立刻傳旨回宮。又諭令侯爵除聽候傳旨立赦魯士成之外。還須將這女子尸骸好好成殮安葬。朕念他這番節烈。明日便降恩旨。另有封贈。安葬之日。即令侯爵代爲致祭。以慰幽魂。這番驚天動地的事。立時傳遍了內外九城。沒有一個人不替梨雲扼腕悲嘆。又羨慕他替夫代死。這纔算得天地間至情。不是尋常兒女情愛可以幾及的。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孤兒院裏正在四處尋覓梨雲。得了這個消息。飛報李夫人知道。李夫人母女自然有一番愛慕悲痛。也不去說他。侯爵伺候清帝回宮之後。立即返邸。大大的埋怨了烏夫人一頓。（全書中無限風波。都由這個長舌婦而起。眞是大衆的罪魁禍首。）說聽信了你的說話。險些闖出大禍。幸而梨雲不曾提及我們的私事。若是被陛下得知。我的顏面何在。烏夫人被侯爵埋怨。十分慚愧。自恨半生賣弄聰明。替人設策。到了結局。並不曾落人好處。又生生的將一個梨雲逼死。從此懨懨不樂。無顏再住侯府。依然作別兄嫂。回他那三平村老家裏去。婦人家迷信最深。他又是虧心的人。經此變故。遂時時覺得有個梨雲向他索命。不曾延挨了一月。竟自死了。（快哉快哉。長舌婦也有這般報應。你的花言巧語。往那裏去了。看到此處。爲浮一大白。）此是後話不提。且說侯爵此時沒有什麼別的懺悔方法。只得謹遵諭旨。趕緊把梨雲尸身從豐裝殮。權厝郊外。一面又親候了軍機處傳出赦旨。就親自到刑部獄中宣旨釋放魯士成。那魯士成自定成死罪之後。業已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心上却毫無畏懼，又覺隻身天地內。既無多眷屬。外又絕少親朋。蟬蛻此身。倒還脫然無累。知道刑期不遠。不過在此兩三日之間。惟最所痛心的。偏生在這個當兒。同梨雲忽的訂了名義上夫婦。白白悞了他一生一世。總還恨我情絲難斷。以致多此一重掛礙。更替梨雲著急。天地間何以竟有這般薄命女兒。揆他的心胸舉止。我死之後。料想他斷然不會嫁人。他不負我。我却負了他了。越想越替他難受。想要在獄中寫一封信給他，勸他別爲終身打算。不可單單戀著自己。（魯士成雖然深知梨雲的爲人。然而在魯士成一方面。却不能不如此說。）及至筆硯擺到面前。萬緒千頭。又不知從何說起。這一天正在獄中呆坐。猛聽獄門外面人聲喧嘩不靜。隱隱聽得有人說侯爵來了。魯士成浩然長嘆了一聲。忙將椅子推過一旁。靜候他們前來綑綁。頃刻之間。果見獄門大開。洶洶的

擁進許多人來。後面便是侯爵同著一個刑部侍郎。還有個警察總監先後走進。一見魯士成。侯爵忙含笑道。恭喜先生。奉朝旨恩赦。立請先生出獄。這句話眞個出於魯士成的意外。忙正色答道。學生待罪獄中。安心就死。並無求生之念。侯爵替國家監斬犯人。何容出此戲謔之言。侯爵笑道。這是何等事。老夫怎敢同先生戲謔。先生如不見信。現有赦諭在此。於是取出赦諭。給魯士成瞧。魯士成方纔知道不是欺他。但是事出無因。轉有些不能相信。隨卽詢問見赦的原故。侯爵笑道。此地不便久談。先生出獄之後。自當奉告。於是大家便簇擁著魯士成。向警察廳而來。侯爵百般引歉。又命人引著魯士成到浴室裏去沐浴。換過衣服。大家纔分賓主坐下。魯士成急待問明緣由。侯爵不便再事隱瞞。旋卽從頭告訴出來。魯士成不聽則已。聽了此言。直覺肝腸欲裂。心肺俱摧。也顧不得什麼。立起身頓足搥胸。失聲大哭。(人生最難得的是知己。尤其難得的是巾幗知己。魯士成得到了這般一個知己。却又爲他而死。難怪他如此傷心。)幾乎暈絕過去。哭得人人洒淚。個個傷心。哭了多時。魯士成便問梨雲停柩何地。侯爵回頭叫兩個貼身的家人。同著魯士成到梨雲厝柩的地方鴛鴦村去。魯士成更不怠慢。隨時立起身來。向侯爵道謝。侯爵紅了一陣臉。甚覺汗顏。魯士成又道。皇上那裏。亦請侯爵代爲謝恩。學生此刻便到梨雲厝柩所在。去憑弔一番。以表寸心。侯爵點點頭。魯士成又別了警察總監。隨著侯府家人。逕向梨雲扶柩之所而來。眞人黃土。千古傷心。况此中埋玉之人。又是因我而死。感恩知己。見了這一塊新土。滿目凄涼。眞個哀猿之腸九迴。枯魚之悲萬古了。魯士成拜了兩拜。又痛哭了一番。初意思量便在這裏尋個自盡。以謝芳魂於地下。不知後來想到什麼地方。忽的將鋼牙挫了兩挫。長嘆一聲。悠然而去。十年之後。中國革命軍起義。魯士成要爲愛妻梨雲復仇。(梨雲要陳景虞叫他愛妻。陳景虞竟爾負心。此願不會償得。到了這個時候。魯士成方纔爲愛妻復仇。前後兩見愛妻。一始一結。章法整齊。)這時早已做了革命軍的大將。推翻滿洲政府。排除貴族。陳侯爵這時還不曾死。父子兩人。在硝烟彈雨之中。雙雙畢命。(快哉快哉。我又要浮一大白。)這一次的華北革命之戰。其中戰功最多。主動最力的。大家都知道是十年前的陸軍學生魯士成。因爲這班貴族專橫。斷送了清朝政府。引起了中華革命的風潮。所以這部小說。就叫作革命外史。

(完)

漱六山房主人評

此回結束全書。情節非常熱鬧。非常危險。在千頭萬緒之中。敘事一絲不亂。閱者觀之。決不料其卽在此回結束。而作者以千鈞之筆力出之。突然結住。曲終收撥當心劃。四弦一聲如裂帛。彷彿似之。

烏夫人陳靜芳爲全書第一罪人。浣蘭景虞次之。侯爵又次之。侯爵夫人則不過爲一無足重輕之配角。至於白伯通兄弟。則本屬凶人。無所謂罪。特配角中之配角耳。

梨雲因爲天眞爛熳之絕代佳人。然其悞處。乃在於少不更事。受病與陳景虞相等。蓋白伯通初意。不過欲用美人計交驩景虞。以圖侔利。景虞未嘗有性命之憂。梨雲苟欲報仇。儘可徐圖機會。何必醉其假父而逃。因此而引出梨雲之阨運。且因此而死浣蘭。死烏夫人。死陳氏父子。雖各人咎有應得。而皆梨雲之少不更事。有以致之也。

烏夫人陳靜芳雖爲書中第一罪人。然而對於涵秋。則爲第一功人。苟無烏夫人之離間挑撥。自作聰明。則陳景虞早與梨雲結婚。月滿花香。一雙兩好。安得成此哀感頑豔之文耶。梨雲與景虞同一少不更事。而一則俠骨柔情。天人不啻。一則背恩忘義。小人之尤。故同一死也。梨雲之死。重若泰山。景虞之死。輕若鴻毛。兩人相去。何啻霄壤。

